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二册

建党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

(一九二一 —— 一九四九)

第二十二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 央 档 案 馆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目 录

争取胜利早日实现	(1)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新年献词)	
中共中央关于部队大会合后注意团结问题	
给南进部队的指示	(5)
(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毛泽东 (7)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周恩来赴渝前的声明	(14)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武工队工作给华中局等的指示	(16)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工作	
给周恩来的指示	(19)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毛泽东 (20)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时局问题及其他	毛泽东 (24)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离渝前的声明	(43)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	
战略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	(45)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	

给王若飞的指示	(50)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瓦解阎锡山部队扩大 太岳解放区的指示	(52)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抗战以来存在着的两条路线	周恩来 (54)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	(59)
(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	
附：广东临委关于开展广东工作向中央的报告	(60)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	
周恩来关于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等 问题致王世杰的信	(63)
(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配合盟军登陆应注意事项 给尹林平的指示	(65)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 联合会的指示	(67)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成立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 指示	(70)
(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 指示	(72)
(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3)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 毛泽东 (113)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 两个中国之命运 毛泽东 (127)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 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 (131)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 附：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
政府》的说明 (192)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口头政治报告 毛泽东 (198)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 论解放区战场 朱 德 (243)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
重要性 毛泽东 (286)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 论统一战线 周恩来 (291)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 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工作 陈 毅 (320)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
- 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 彭 真 (350)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
- 论党 刘少奇 (373)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
-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
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 (457)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通过)
-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 毛泽东 (459)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问题	朱 德 (476)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	
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任弼时 (481)
(一九四五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毛泽东 (489)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	(528)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通过)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	毛泽东 (529)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	
中国共产党党章	(533)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	
追悼大会的决定	(550)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附：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人民代表对中国	
革命死难烈士的祭文	(550)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	
愚公移山	毛泽东 (553)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556)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军委关于行动方针问题给王震、	
王首道等的指示	(565)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和工作部署	

- 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567)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大后方工作方针给王若飞的指示 (570)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
- 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572)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南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给湘鄂赣区党委等的指示 (577)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 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
延安会谈记录 (580)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
- 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
我之对策的指示 (582)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
-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毛泽东 (584)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毛泽东 (587)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河南今后作战方针
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 (589)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
- 军委关于创造以五岭为中心的湘粤赣桂边根据地
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591)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
- 毛泽东关于创立五岭根据地等问题给王震、
王首道的电报 (593)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 毛泽东 (595)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付必然到来的内战局面
给郑位三等的指示 (596)
(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开创湘粤边根据地等问题
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598)
(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
-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毛泽东 (600)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闽粤赣边工作方针与部署
给尹林平等的指示 (602)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
及交通要道的指示 (605)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指示 (606)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确定必须占领之交通线及
沿线城市的指示 (609)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华中我军的战略部署
给华中局的指示 (610)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毛泽东 (611)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毛泽东 (622)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625)
(一九四五年八月)
- 朱德总司令关于责令冈村宁次投降的命令 (630)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 (632)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毛泽东 (635)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 毛泽东关于赴重庆谈判问题复蒋介石的电报 (639)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
- 中央军委关于抽九个团赴东三省
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 (641)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 军委关于目前军队编制的决定 (643)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 (645)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到苏联红军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
和武装给晋冀察分局的指示 (646)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毛泽东 (647)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 毛泽东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方针
给饶漱石等的电报 (653)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 (655)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658)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 (661)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 刘少奇关于作战原则问题给张云逸等的指示 (663)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
中小城市的指示 (665)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

给刘少奇转中共中央的电报 (667)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 (670)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工作的指示 (671)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中原斗争配合华北、华东作战

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 (673)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

给山东分局的指示 (675)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重庆谈判情况的通知 (677)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

朱德给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信 (679)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配备一百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

指示 (680)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给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电报 (682)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

附：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给中央的复电 (683)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 (685)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黄克诚关于目前局势和

战略方针的建议的复示 (687)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

附：黄克诚关于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	(687)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撤退江南部队向北进军	
给华中局的指示	(690)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692)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关于目前的宣传方针问题	
给中央的电报	(694)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重庆谈判情况的第二次通知	(696)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部署给中共赴渝	
谈判代表团的电报	(698)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给中央的复电	(699)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军委关于必须控制江北给华中局的指示	(701)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702)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	
具体部署的指示	(705)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美军登陆后我之对策的指示	(707)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军委关于破坏与控制铁路公路迟滞	
蒋军行动的指示	(708)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军委关于黄克诚师应兼程北进	

- 给张云逸等的指示 (710)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 刘少奇关于目前形势与对美方针
给张爱萍的电报 (711)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国共谈判及目前时局的通知 (712)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
给东北局的指示 (714)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采取强硬态度拒绝美军登陆的指示 (716)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十万大军进入东北等问题
给东北局的指示 (717)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
- 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 毛泽东 (719)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敌伪军向我投降的指示 (721)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东满指挥机关等问题
给东北局的指示 (723)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 刘少奇关于认真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掌握
以多胜少原则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 (725)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
任务与方针的指示 (727)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
- 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728)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再派五万人去东北 给陈毅等的指示	(733)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	
军委关于上党战役的通报	(734)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进行交通战阻止国民党军队 前进的指示	(736)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平绥战役及准备消灭 阎锡山残部的指示	(739)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太行与冀鲁豫 全力争取平汉战役胜利的指示	(741)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	
关于重庆谈判	毛泽东 (744)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军委关于破袭交通线迟滞国民党军前进的指示	(751)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 给东北局的指示	(753)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	(755)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桐柏山区域创造战场 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	(758)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和 晋绥分局的指示	(760)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 毛泽东 (763)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 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 彭 真 (767)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美军方针和
应注意事项的指示 (770)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 中央军委关于十一月作战部署的指示 (773)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
- 毛泽东关于坚决作战控制东西北满
给彭真的电报 (775)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
- 中共中央关于增兵东北之部署
给刘伯承等的电报 (776)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野战军等问题
给彭真、林彪的指示 (778)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 军委关于争取东北战略性的决战胜利
给聂荣臻等的指示 (779)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交通的先决条件问题
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781)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
-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毛泽东 (783)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
-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毛泽东 (786)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宣传与谈判方针	
给中共代表团的指示	(788)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八日)	
附：中共代表团关于谈判与宣传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789)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	
中共中央转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	
邯郸战役的通报	(791)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	
给东北局的指示	(793)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	
联合会的复电	(795)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	
工作方针	毛泽东 (796)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	(801)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关于以锦州地区为战略枢纽	
布置工作的指示	(803)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毛泽东关于从内线作战着眼分批歼灭国民党	
三个军给林彪、彭真的电报	(804)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军委关于山海关失守后的部署	
给黄克诚等的指示	(806)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等	
给东北局的指示	(808)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 中共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路后开展
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 (810)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后的中心任务
给东北局的指示 (812)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减租运动和生产运动的指示 (814)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朱德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美军在华行动的态度
答外国记者 (815)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朱德关于中国共产党对东北问题的态度
答外国记者 (817)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琼崖特委的工作方针与
任务的指示 (819)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应以控制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为工作重心给东北局的指示 (822)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中原我军行动方针
给中原局的指示 (824)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 (826)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 陈 云 (828)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形势及今后方针的通报 (831)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今后工作的新方针 彭 真 (832)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关于国共谈判	周恩来 (836)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	
给东北局的指示	(850)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辟与坚持赣南粤北工作	
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852)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	
军事进攻的指示	(854)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对创造东北根据地的意见	罗荣桓 (858)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	毛泽东 (860)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军委关于争取张垣战役胜利	
给聂荣臻等的指示	(864)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协商解决关系中国民族前途的重要问题	周恩来 (866)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	
我党对策的指示	(870)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西满工作的指示	(872)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	
给东北局的指示	(875)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附一：东北局关于新作战部署向中央的报告 (876)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
- 附二：东北局关于目前东北形势与部署的
指示 (878)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 刘少奇关于应以主要力量建立东、西、北满
根据地给彭真的电报 (882)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中共代表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致
国民党政府代表的三项提议 (884)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中共中央关于中原军战略转移方向的指示 (885)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毛泽东 (887)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鄂豫皖地区斗争
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 (891)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美英苏外长莫斯科会议
关于中国的协议的谈话 (892)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 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全力放手发动群众
给东北局的指示 (894)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附：东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 (895)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争取胜利早日实现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新年献词）

一九四四年过去了。这一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决定意义的转变的一年。在欧洲战场上，以这样的辉煌的业绩标指着：苏联领土底全部光复，盟军在西欧第二战场底开辟，芬保罗轴心附庸底投降，法、比、南、希、波兰人民解放运动底巨大增长及这些国家领土底全部或大部解放。一九四四年完成了从东西南三面围攻德寇的战略计划，战争现在已经进行于纳粹帝国本土的边境上。苏维埃大炮轰击着东普鲁士的防线，美英大军攻打德寇的西墙。无论德寇还怎样在竭力挣扎，甚至局部地还企图反扑，但是战争对希特勒是输定了。德寇的一切挣扎，至多只能苟延若干时日，但是决没有可能抵御一九四五年的盟国的最后联合攻势。一九四五年将是纳粹德国最后覆灭的一年。

在太平洋上，一九四四年美军展开了对日寇规模宏大的攻势，相继攻破日寇的内外防线，从马绍尔、新几内亚经马里亚纳、帛琉而抵菲岛，并将日本本土放在美空军的战略轰炸之下。一年来日寇在海上丧土失地损兵折将，完全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日寇依然保持着它的海军主力，陆军尤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且在中国国民党战线上得到巨大的进展。因之，一九四五年在远东战场上将必然会有比一九四四年更残酷激烈的战斗。远东战争的胜利的迟速，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中国的战争努力，取决于同盟国在远东海上与陆上的联合反攻。要增强中

国的战争努力，准备与实施中国战场上的反攻，就要克服由国民党执政者的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而克服这种危机的道路，只有废除国民党腐朽的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

一九四四年是中国战场上重大变化的一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这五年零四个月，在中国战场上来说，形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停止正面进攻，集中进攻敌后解放区。国民党统治者，对于抗战则文恬武嬉，对于反共反人民则非常积极。因此敌后解放区的军民，就处在严重的困难情况中，肩负着坚持中国战场抗战的全部重大责任。这五年余的时间中，在敌后解放区的城市村庄，经过敌寇十余次烧杀的，只算是普遍现象，毫不稀奇，而在边缘地区，甚至有经敌寇烧杀六七十次者。在这样闻所未闻的严重摧残之下，人民旧日的积蓄，荡然无存。然而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十大政策，团结更加巩固了，战斗更加强韧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解放区由缩小的状态又一天天的扩大了，我们打败了冈村宁次，也打破了国民党内反动派的三次反共高潮，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在国民党战场上，敌人五年半中没有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采取敌来我去的消极避战政策，驯致士气丧尽，见敌即溃。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专制独裁，贪污横行，党政军民离心离德，官僚机构腐败不堪。日寇把中国人民看作“猛虎”，而把国民党政府看作“猛虎的囚笼”，以至声明“不以重庆军为敌”。但是从去年四月以来，敌人由于美军在太平洋反攻所造成的战略形势的不利，无可奈何，不得不除了在敌后依然控制庞大兵力以外，以一部兵力向这“不以为敌”的“猛虎的囚笼”进攻，以求得贯通大陆交通线及驱逐美军在陆上的空军基地。自从去年四月日寇恢复对国民党战场的

攻势以来，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豫湘桂诸省相继沦陷，不到半年而达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而在同一时期中国解放区却节节胜利，解放了八万方公里国土，一千二百万同胞。一年来中国战场上的变化，鲜明地反映了抗战中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两套办法的对比：消极抗战、坐待胜利、保持实力、排斥异己的政策，引导到溃败与危机；而新民主主义的积极抗战的政策，则引导抗战走向巨大的胜利。

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军事失败，使国民党战线处于严重的局势中。如果继续让日寇深入国土，那末，日寇是能够相对地暂时地挽回其颓势，使战争延长，使中国人民与同盟国人民的痛苦和牺牲增大。不承认这一点，或者不强调这一点的严重性，那就是对于我国人民，对于我们盟国不负责任。事实上，国民党战线的溃败，已经使日寇能够多少挽回其战略颓势，已经延长了战争，和增大了人民的痛苦与牺牲了。这个责任，是应由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担负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全国同胞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在可以反攻的地方要进行反攻，在应该准备反攻的地方要准备反攻，而另一方面则必须努力停止敌寇对大后方的前进。我们的任务，在毛泽东同志的《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概括为四个口号，这就是：“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组织沦陷区人民”，“援助大后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在这四个口号中，最中心的一个是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处于三种不同条件下（解放区、大后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所应一致努力的任务。因为一九四四年的经验，已经明白的指出了，如果不彻底革除国民党统治者的错误政策，采取新的抗战民主团结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政策，不驱逐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

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说不上配合盟国实行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联合攻势。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挽救中国正面战场的危机，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缩短战争，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

今天抗战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了。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全国同胞备尝了战争的种种痛苦，我们渴望着战争的迅速胜利。而日寇则希望着拖延战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则以其错误政策来帮助日寇延缓中国的胜利，加深人民的痛苦。际此新岁，我们希期全国同胞，以严肃的态度，切实的工作，来争取抗战的迅速胜利。尤其是在今年之内，要争取到这一迅速胜利的先决条件——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实现。

根据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部队大会会后注意 团结问题给南进部队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

目前南进部队分途出发，在各地即有我军南北部队的大会合，如王震部与五师会合，王戴^[1]部与河南部队会合，苏中淮南部队与苏南会合，且将与浙东部队会合等。而老部队与当地党及其所指挥的人民武装的会合诸情况会更加频繁。中央鉴于我军在历史上两个部队会合的经验，常因领导方面对会合问题未预有各种政治准备，在初度热烈联欢之后，即继之各种磨擦对立以致影响尔后团结和损害共同作战。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多而且苦，其关键在于双方都有盲目的山头主义，会合双方自视甚高，外来方面不入境问俗，而本地方面亦忽视询问来者情况，因而在互相接触的批评中逐渐造成对立，影响团结。特别这个问题是一个大群众问题。即领导双方虽能互相尊重而下面干部和群众则限于见闻，绝难照顾全面，盲目冲动之余，双方咸因以致扩大。中央认为此次南进各部队以及在南面各兵团，均应于会合前事先召集干部会议，士兵大会，说明会合意义及自己对会合所应采取妥善态度。最重要的一条是双方互相尊重，严禁批评对方缺点，并不许在自己队伍内部谈论对方缺点，提倡互相学习好处，隐恶扬善，如发现对方缺点和不满之处，宜经过自己的上级机关通知对方负责同志作检讨的参考，要纠正在下面肆意指摘的自由主义态度。中央很关心南进以后

的各种新会合问题，在双方群众面前采取说好学好的互相学习的亲和团结态度，而在党的领导方面则采取交换意见、发扬长处、纠正弱点的严肃的原则态度，这是一个团结的原则和方式的综合问题。希各地研究领会此一指示，妥善执行之。

中 央

子鱼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王树声、戴季英。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毛 泽 东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你们的经验，这次会议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文件说得很好，不但这里适用，各地也可以适用，我就不讲这些了。我想

^{*}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讲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

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比如我们提倡采取现有样式的军民生产运动，发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

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说：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

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

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拿陕甘宁边区说，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二十六万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由于展开了生产运动，现在我们不但不饿饭，而且军民两方面都吃得很好。

我们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用费，大部自给，有些单位则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并且自给一部分粮食，一部分被服。

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前方可以设立第二、第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

其他如油（每人每日五钱）、盐（每人每日五钱）、菜（每人每日一斤至一斤半）、肉（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教育费、保健费、擦枪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用费的百分之五十，可以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地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

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自给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给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这样，也就很好。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

有人说：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生产，就不能工作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学习，这些都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可是去年一年作战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并且普遍地开始了练兵运动。机关因为生产，工作人员生活改善了，工作更安心、更有效率，边区和前方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

在这里，有一点还须引起我们前方同志的注意。我们有些地区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会要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关于工业品，陕甘宁边区决定在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原来根本没有或者出产很少的，要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完全不靠外面。所有这些，由国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部、党中央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这是非常之对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这样做。有许多地方已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得到成功。

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

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周恩来赴渝前的声明^{*}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去年十一月，我曾和赫尔利将军由延飞渝。彼时我奉我党中央之命，与国民政府当局商谈具体实现联合政府问题，不幸竟被拒绝，致无结果而回。现又经过月余，时局日趋严重，为着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战胜日本侵略者，并为挽救当前危机起见，急须与政府及各方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具体步骤。此次去渝，即系本此方针，代表我党中央，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事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事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的步骤问题。我们认为除此并无别途可以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击退敌人的进攻，配合盟国的反攻，也并无别途可以挽救目前的危机。至于其他一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敷衍办法，不管其形式如何，决然无补国事。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等，甚望政府当局

^{*} 这是周恩来从延安乘飞机去重庆前对记者发表的声明。

速加采纳。

根据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武工队工作 给华中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华中、五师、东江^{〔1〕}：

（一）三年来武工队斗争逐渐发展已成为对敌连续进攻与长期发动农民的主要形式。两年来的斗争，大体上已将敌人挤到点线上与边缘地区，并保证了主力作战的胜利，保卫根据地的建设更臻巩固，成绩是很大的。

今后方针是消灭内地点线，开辟敌占区，把敌人挤到主要交通线上。因此，一不应满足于已有成绩，二应不拘束于现有经验，必须坚持进攻方针，继续向前发展，总合各种武工队的经验，把武工队工作更加提高一步，以实现上述方针。

（二）武工队有三种较好的类型：一种是阵地的，由正面推进，如刘笃庆、杨德谦型以公开为主的武工队。一种是深入敌人内部，掌握合法斗争，如阎子诚型以秘密为主的武工队。一种是钻入敌占区争取群众取得阵地，逐渐发展为安正福型半公开的武工队。应把三种经验综合起来加以提高普及于各个武工队，使之善于运用公开（明）的、秘密（暗）的、半公开（灰）的，武装（硬）的、和平（软）的，非法的、合法的一切可能打击敌人的斗争的方式，把正面推进与敌后发展结合起来。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点到面，逐渐向前发展。

（三）武工队各种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斗争的经验，和军事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经验，应大大发扬。任何一个军事斗争（从主力到民兵）若是没有内线工作，群众斗争的参加，就没有可靠的把握；反之，任何一个军事斗争，又必须估计到发动群众的可能如何，是否可以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军事的（民兵爆炸）、政治的（政权，反奸，敌伪内线工作）、经济的（反贪污，反维持，减租生产等）、文化的（敌伪宣传，群众教育，冬学，演剧，读报等）各种斗争，不如此，便不能保证持续的胜利。按一般经验，切合时宜与切合群众迫切要求，提出经济口号（如反贪污今年负担、反维持、反抢掠、减租生产、贸易合作等）是发动农民的中心一环（也可说是普遍真理）。其他斗争与经济斗争相辅而行，逐渐提高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不合时宜的生硬口号，应当避免。

（四）进一步贯彻群众思想。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仍然是武工队的重大问题。为群众服务的思想，必须见之于“让群众起来干”的行动，包办群众斗争，忽视群众力量，任何胜利不会巩固的。只有群众起来和我们一起来干，不管任何地区，都能站住脚，扎下根。当群众起来之后，培养地方干部与培植地方武装，又是巩固与提高群众的两件大事。过去这两件工作，做的还不够，今后要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到武工队中来。凡是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的群众领袖就要注意培养，大胆提拔，绝不要限于资格、经验、文化的偏见，而弃置不顾，贻误工作。培养地方武装，由组织公开或秘密民兵及掌握伪青年团着手，以自愿的个别的方式，逐渐发展为民兵战斗队、地方游击队或掩蔽在群众中的秘密游击队（聚则为兵，散则为民）。武工队有了联系群众的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就可能成为不可被战胜的力量。

（五）贯彻群众思想，实行主动进攻，综合斗争，统一领

导，是武工队完成任务的基本问题，望多加注意。

中 央

子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即新四军第五师、东江纵队。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大后方农村 工作给周恩来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周：

南方局在目前时期的工作，除开进行一般的民主号召与上层联络工作外，应用大力进行下层的群众工作。为了准备可能的日本对于云、贵、川的进攻以及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我们必需在大后方的农村中建立可靠的基础，南方局及大后方各地党的组织应以农村工作为主要工作。应设法训练与动员一批党员、进步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利用各自的社会联系深入到农村去，用合法的以及非法的办法去为农民群众服务，联络农民以及民团等。只有这一工作获有大的成绩时，然后才能在日本进攻中或国内重大事变中有雄厚的与可靠的基础发动游击战争。这个工作望你与若飞^{〔1〕}商量，加以布置。

中 央

子俭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即王若飞。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毛 泽 东

我们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能够和必须发动军民的生产运动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不成问题了。但是在游击区中，在敌后之敌后，是否也能够这样，在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还缺少证明的缘故。

可是现在有了证据了。根据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一九四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张同志报道中所提到的区域和部队，有冀中的第六分区，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区队，徐定支队，保满支队，云彪支队，有山西的代县和崞县的部队。那些区域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公路如网，敌人利用它的军事上的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处地转移。”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于战争的间隙，进行了生产。其结果：“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

^{*}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生产呢！

许多人说：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果真没有土地吗？请看晋察冀：“首先在农业为主的方针下，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共有九种办法：第一，平毁封锁墙沟；第二，平毁可被敌人利用的汽车路，在其两旁种上庄稼；第三，利用小块荒地；第四，协助民兵，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敌人堡垒底下的土地；第五，与缺乏劳动力的农民伙耕；第六，部队化装，用半公开的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旁边的土地；第七，利用河沿，筑堤修滩，起沙成地；第八，协助农民改旱地为水地；第九，利用自己活动的村庄，到处伴种。”

农业生产是可以的，手工业及其他生产大概不能吧？果真不能吗？请看晋察冀：“沟线外部队的生产，不限于农业，而且也巩固区一样，开展了手工业和运输业。第四区队开设了一个毡帽坊，一个油坊，一个面坊，七个月中盈利五十万元本币。不仅解决了本身困难，而且游击区群众的需要也解决了。毛衣毛袜等，战士们已能全部自给。”

游击区战斗那样频繁，军队从事生产，恐怕要影响作战吧？果真如此吗？请看晋察冀：“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以第二分区第四区队为例。当春耕开始时，就派有专门的部队去打击敌人，并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正因为这样，军事动作也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这个小部队从二月至九月初，作了七十一战斗，攻下了朱东社、上庄、野庄、凤家寨、崖头等据点，毙伤敌伪一百六十五名，俘伪军九十一名，缴了三挺轻机枪，一百零一支长短枪。”“把军事动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宣传配合起来，马上进行政治攻势：‘谁要破坏大生产运动就打击谁。’代、崞等县城内敌人问老百姓：‘为什么八路军近来这么厉害？’老百姓说：‘因为你们破坏边区的大

生产运动。’伪军在下面纷纷议论：‘人家搞大生产运动，可不要出去。’”

游击区人民群众是否也可以发动生产运动呢？那些地方，也许是还没有减租，或减租不彻底的，农民是否也有兴趣去增加生产呢？这一点，晋察冀那边也肯定地答复了。“沟线外部队生产运动的开展，还给了当地群众以直接的帮助。一方面，用武力掩护了群众的生产；另一方面，又用劳力进行了普遍的帮助。有的部队，规定了农忙时期以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群众生产情绪因此大大提高，军民关系更为融洽，群众都有了饭吃。游击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同情和拥护，从此更增高一步。”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晋察冀边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沟线外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由于干部的思想转变，重视生产，重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培养了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初步总结中，有六十六个英雄模范），仅仅五个月中，我们沟线外的部队，不仅在生产任务上按时完成了计划，而且特别有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新创造。”

一九四五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这是中共中央所殷殷盼望于整个解

放区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我们希望这一计划能够完成。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时局问题及其他^{*}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

今天这个报告会是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五部、六部的同志们以及许多别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话也没有来讲过。今天就是专为五部、六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加。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志们给我出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的问题。

一 时 局 问 题

大家关心时局，这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能不能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

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三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末，三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这几个大国自从订立了条约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八十个师，苏联出了二百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英、美两国人民比过去也不同了，现在觉悟起来了。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那个时候的政府——北洋政府，就参加了战争。那个时候全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怎么样？比现在就差得多，英、美两国人民的觉悟，欧洲人民的觉悟，中国人民的觉悟都是如此。那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反动的战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反对那一次战争，而第二国际领导下的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却

拥护参加那次战争的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怎么样，应当说觉悟程度很低。无产阶级尚且如此，其他劳动人民或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中国那时候怎么样呢？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十月革命头一天爆发，第二天中国人民就知道了。同志们，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十月革命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主义的政党才诞生，现在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万党员。从一九二一年到今年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中国起了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这二十四年的变化，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二千四百年，甚至超过了三千年、四千年。现在，中国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我看这是很好的。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这一点我们要看得到。由于这个原因，英、美的人民觉悟了，欧洲人民觉悟了，我们东方中国人民也觉悟起来了。因为人民一致要求打倒法西斯，结果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打倒法西斯的政策。那一班反动派，英国、美国、中国都有，他们反对联合苏联，但是广大人民不赞成，他们就没有办法。比如美国的选举，孤立派就吃了亏，因为孤立派分子反对同苏联合作，美国工人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就倒下来了。同样，我们中国人民的觉悟使得蒋介石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不能得逞。比如前年七、八、九三个月中，国民党宣传要解散共产党，他

们说共产国际都解散了，你们为什么不解散？又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老百姓的态度怎么样呢？没有一个拍掌的，延安的群众开大会，发通电进行声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的行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是这样打平下去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三个国家团结，三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打日本要打到哪一年终止呢？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美国把菲律宾占领了，会不会在中国海岸登陆？日本是不是在几个月之后就会倒？看样子几个月它还不会倒，因为日本法西斯手里现在还有东西，它不和美国人打硬仗，留下本钱慢慢打，它就是这么一个计策。

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要靠我们把它打出去，要靠我们党校的同志们毕业之后到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根据地坚持工作，把它打出去。我们现在小米不足，步枪不足，机关枪也不足，军队还不够，根据地还不大，我们还要增加小米、大米，增加步枪、机关枪，增加军队，扩大解放区。同志们都要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世界上的东西，你不去搬它，它就不动。比如这张桌子，我不搬它，它不走，这把茶壶我不拿它，它不起来。日本人也是这样，要我们“请”他走，他才走的。现在我们的军队发展了，我们的解放区也扩大得很快，生产运动在各个根据地也都发展了，但是还不够，城市工作尤其不够。正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小，日本人他才不走，所以我们要准备力量。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

不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做“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把杨虎城放出来吧！把叶挺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做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四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八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同志们，赶走日本侵略者，要靠我们在座的同志，靠我们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工作的同志们，靠中国人民多搞小米、大米，多搞步枪、机关枪，多搞军队，扩大解放区，在日本占领区组织游击队，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民主运动。做这些事就靠得住，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英、美、苏三

国的团结等，都只是条件。

时局问题就讲这些。

二 山头主义问题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个党是由很多部分结合起来的。所谓山头，这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中国这个社会，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因为受压迫就要革命。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家，交通很不方便。内战时期，党以及革命队伍被敌人割开了，分为一个白区、一个苏区。白区有这个省那个省，苏区有这个苏区那个苏区，时间很长，达十年之久。抗战时期也是这样，时间很长，有八年之久，也是这个根据地那个根据地。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方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党校，内战时期没有办过。现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全国各处大概都有在我们这里学习的。但是，我们的根据地还是被敌人分割的，不是连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需要我们开办党校来分析，来讲清楚。但是，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

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而各个部分检讨历史，要在一个前提下，就是指导思想必须是正确的，这样检讨才会有益处，才会有益无害。

什么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呢？我提出几点意见，请大家讨论。

首先是从团结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一百万党员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是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难过，这是正常的。现在中央有决议案，提倡大家讲话，无论是什么时候，你们凡是看到工作中间有缺点，有毛病，你们就讲。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讲过的两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确的东西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它适合人民的要求，使我们取得斗争的胜利。已经被客观事实证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认，而且要坚持；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真理，我们就要解释，就要批评。认识了真理就一定要坚持，如果不坚持会怎么样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把中国无产阶级打烂，把共产党打烂，革命就会失败。所以大真理也好，小真理也好，整体真理也好，部分真理也好，凡是真理都应该坚持。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错误，这就是在人民斗争中间不适合的，在斗争中

间讲的话不对的，做的事跌了跤子的，写的决议案或者全部不对或者部分不对的。错误的东西应该丢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该丢掉，没有理由保持下来。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的，话讲错了，事做错了，决议案写错了，就应该修正。如决议案有十条，九条不错，一条错了，那错的一条就要修改，这叫做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要采取这种态度？要的。一个共产党员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在党校学习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这就叫做公道。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这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辩证法最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统一，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比如对的和不对的，不承认这一条，就是不承认辩证法。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不能分析的，那他就没有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准备。许多同志因为没有这种准备，毫无主动性，经常是被动的。我们要提倡主动性，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写的决议，把自己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才能办好事。我们党校就提倡这一条。党校出去的同志，都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且到处宣传，对你前后左右的人宣传，到哪里就跟哪里的人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当然，自己看不到的缺点、错误还很多，那就要准备请人家讲。缺点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则说之，无则不说；讲对了很好，讲出了真理；讲的不对也不要紧，言者无罪。

同志们！我们奋斗了二十四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就出现一个革命的长期性。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还没有胜利。现在到了这样的時候，就是有可能胜利。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有一百多万党员，这就是要胜利的条件。从客观条件（国际条件、国

内条件)来说,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还要有主观的条件。主观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思想上有没有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内战时期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都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这两个时期留下了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人。第一个时期留下的人很少了,是不是还有一两千人,要调查一下。人虽然很少,但这是一堆宝贝,一不是金,二不是银,比金银还贵重。第二个时期的人便多一些了,有多少呢?现在还保存下来的党员有两万左右。第二个时期包括第一个时期有两万人或者两万人多一点,这一批人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是哪里来的?是土里长出来的,种子就是那两万多人。前两个时期我们做了正确的事,也做了不正确的事,叫做跌跤子。我们把内战时期的历史检讨了一下,有些同志还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这是很好的事情。检讨的目的在于得出经验教训,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你们各部分开会,检讨历史,大革命时期也好,内战时期也好,抗战时期也好,那部分也好,这部分也好,第一个出发点就是团结。讲团结那

就一团和气吧，开会喊一声“团结”，再喊一声“团结”，不就完了吗？照辩证法办事就还没有完，要分析，要批评，要搞清问题，分清是非轻重。讲团结就要加上分析，并且是精密的分析，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看一下，反复地看，思想酝酿成熟。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一个岂不好吗？这很可以研究一下，我看长两个耳朵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一个耳朵听那一面。团结加上分析，对各种矛盾的意见、不对头的意见，对每个人的意见，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对的，只是句把话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不对的；或者全部是不对的。分清是非，然后落在一个地方，就是团结。我们讲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如果不谨慎，头一步走得就不对，就不是为了团结，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评工作也不很妥当，那末，落下去的地方就必然是不团结。这种情况，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了解这些历史很有好处，它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觉悟了，盲目性逐渐减少了、去掉了。我们有了现在这样一套正确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准备在中国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学习和研究，会不会达到胜利呢？会要达到胜利的。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就是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很快我们党要开七大，也是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

在山头主义问题上，各位同志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们毕业以后到每一个地方都要估计到各种情况。王震同志率部南下出发时，我对他讲：第一条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条叫要看到困难。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的统一。

又是光明又是困难，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讲光明就讲光明嘛，又讲什么困难？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時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同时一定要讲困难。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对他们说了七八条，并说你们要装进头脑里去。不然三五个月后，你们毕业时就要长叹一声说：“早晓得是这样的延安，老子就不来了！”果然，后来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如此等等，那些人大概没有听到我讲这些话，或者没有听进去。以后开了文艺座谈会，这个问题讲通了。那末，怎样看延安，怎样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呢？照辩证法的方法，从整体出发。陕甘宁边区是什么地方？边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之一也。之二晋西北，之三五台山，之四太行山，之五……，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华中、华南，都有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这样的定义对不对？当然对。在这样的定义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何一个根据地采取什么态度呢？首先是万岁！就是一个万岁吗？万岁之

外，思想上还要准备着任何一个根据地还有它的缺点。陕甘宁边区十年之后还会有缺点，就是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里还会有缺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已经二十多年了，三个五年计划也完成了，红军相当强大，打仗的时候希特勒都怕得很，但是他们还出了戈尔洛夫^①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准备。你们出发到各地去，到每一个地方要喊万岁，九千岁都不行，因为那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做的是艰苦奋斗的英雄事业。但是同时，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准备那里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人多了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小米、大米没有那样多。还有，那里不晓得你是团长、旅长，只晓得你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没有说一声“团长同志请坐呀”，不很尊重，也没有开欢迎大会，让你坐冷板凳，或者你小有缺点人家话就来了。这样，你心里就容易产生一个东西，叫做气。所以同志们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有多少封锁线，有敌人袭击，不开欢迎会，开了欢迎会掌声不够，稀稀拉拉的几个巴掌。要讲这些丧气话，但是不是只讲丧气话？不是。我讲的头一条，就是壮气话，没有专讲丧气话。但是如果只讲壮气话，只讲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实上有点，有困难，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诉同志们：不要只说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随意开支票。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每一个地方都有缺点、困难，我们要事先估计到那里的缺点、那里的困难。到一个地方不要去批评人家，要采取学习的态度，在那里落下来，工作搞熟了，那里的人了解你了，然后再讲有什么缺点，这样人家就能听进去了，人家就会赞成，也会改的。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采取谦虚的态度。现在各个部分开会，领导骨干要经常商量，指导要恰当，作风要好。这一点很重要。指导恰当，运动就能胜利，会就可以开好；指导不恰当，会就开不好。

三 审查干部问题

上次我在这里讲过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没有听到，我再讲一下。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

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

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

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我要讲的主要问题讲完了。

上次我在这里讲到各部分革命团体，讲到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每一方面军里头又有各个部分，其中讲得不完全，还有一个十五军团讲漏了。在我报告以后，有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十五军团从前有过很大的牺牲，应该讲到它。今天我想补充讲讲那天没有提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三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磨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

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

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十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2〕}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十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三个方面——

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百分之百，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这三个问题，因为上次没有讲今天补充一下，我想讲的问题就是这些，完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戈尔洛夫是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一个高傲自大、固步自封的前线总指挥。

〔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开办和组织一些伪装进步的报社、书店及文化团体，甚至组织假共产党，诱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迫其自首，再让他们加入或留在共产党组织内部充当内奸，同时又派遣干探，以“左”的面目混入共产党机关内潜伏，伺机破坏。国民党的这种反共策略被称为“红旗政策”。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曾出现过对这方面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反“红旗政策”扩大化的现象。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离渝前的声明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本星期三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为他只说了在国共谈判中政府方面提出的所谓让步，而并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第一，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其所领导的一切军队移交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即是说，移交于国民党领导，因为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第二，在谈判中，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不能结束。由于有这两个条件或前提，这一切所谓的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是让步而是束缚或破坏抗战的力量。具体说来，第一，不把军队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便没有中共的合法。第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从来就不开会，也没有任何权力。第三，在党治下的行政院内设置所谓战时内阁，并无最后决定政策之权。第四，不取消党治和不改变排除异己的军事政策，三人委员会改编中共军队仍等于将中共军队移交于国民党政府。而且照打敌人的成绩看来，应该改编的不是中共军队，而是国民党军队。说明了这些，便懂得我代表中共中央为甚么拒绝了国民政府整个的提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拒绝了我们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以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的建议。我们又曾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由国民政府召开党派会议，讨

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以便在取得一致同意后，好实现联合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的答案是一种咨询性质的会议，而会议中预定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因此，我必须回延向我党中央报告。至于我们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退一切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等项，政府当局并未接受。这就是数月来两党谈判的主要内容。数月来两党谈判承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热忱相助，不断努力，吾人在此表示感谢。

根据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六日《新华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向皖南、浙东、苏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华中局：

江微各电、发展东南灰电、粟鱼电及你们复电，你们文电均悉，根据你们所述情况及所提意见答复如下：

（一）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中央和你们是一致的，下述意见都从这点出发。

（二）美军登陆是必然的。日寇为保卫沿海必须肃清其近后方，故扫荡顾祝同的可能性很大。但此两事目前尚未实现，大变化尚未到来，尚须稍有所待。因此，我苏南粟部，浙东何^{〔1〕}部，皖南部队，应就现地扩大及深入农村工作，整训及扩大部队，准备大举跃进。粟部占领莫干山后，暂不宜深入突进，以巩固现地，诱顽来攻为宜。谢祥军可率两团即去皖南，他的任务暂时亦不是向顽区挺进，而是加强南陵、铜繁、宣城、当涂、芜湖一带游击工作，贯通与苏南联系并兼顾沿江西上直至鄱阳湖的游击战争，巩固皖南阵地，这是将来深入皖南和赣东北的基础；浙东部仍就现地向敌后扩张。各部对顽方之进攻应有迎击部署，取各个诱歼政策。

（三）苏南工作，久与江北悬隔，艰苦坚持，成绩很

大，但仍须从各方提高一步，这是我军将来夺取大城市最可靠基础，粟裕同志宜长驻苏南指挥。我军江南大营，应常设在苏浙皖交界地带，将来敌寇大举攻顾，及美军在沿海登陆时，应派兵进入闽浙赣敌占区（在敌占领之后），而江南军区仍应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处主持。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把孝丰、长兴、吴兴、郎溪、广德、宣城、溧阳、溧水、高淳、金坛、宜兴等县工作深入，发动伟大的群众运动，深入减租减息，训练人民武装，培养本地干部。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这一基础打定，向南扩张和将来进城才有稳妥依靠。江北各根据地的经验，可供参考，万一将来上海变为雅典，我军仍可据农村为退路，打出局面来。为此目的，我们还提出另一重要工作，即除以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外，应派遣许多有训练的武装工作队，去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有二十多县，我们的工作很薄弱或毫无基础，这一弱点如不立即去补足，会妨害夺取大城市的任务。其办法：从主力部队抽调精干连队，配置强的领导干部，犀利短小武器，配置党政军民的工作人员，分路派遣进入沪、杭、苏、锡敌后之敌后去建立隐蔽的游击支点和广泛进行半公开的及秘密的居民工作。可学习华北武装工作队的经验，华中建立同情区的工作经验、掌握边沿区两面派的工作经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经验，充分运用去开展敌后之敌后工作。这一工作有成效，才能于盟军登陆、敌寇从农村市镇紧缩撤退时，我武工队即就现地以地方暴动方式，顺利接收那些地带一变而为我广大农村根据地，也就是造成了夺取大城市的乡村基础。没有这一条件要夺取大城市归为我有，是不可能的。大城市夺取后如遇意外挫折，亦有稳固的退路。这些武工队进入敌后

还应很谨慎的去争取伪军与顽方敌后工作，进行精巧的斗力与斗智的斗争。顽方的部署是很积极的，我们必须重视压倒的对策。为了实行上述办法，淞、沪、苏、锡线的武工队，应由苏中派遣。南京镇江外围，应由二师与苏南分担。太湖东岸，由苏南派遣。浙西、浦东，由浙东派遣。当涂、芜湖由七师派遣。每处派遣若干队以及每队兵员数目，均按实况决定之，总以布满敌后空隙、掌握一切农村为目的，且必须迅付实施，但均须经过训练方有作用。

（四）震林^[2]、叶飞两部，现应在原地待机渡江，到四月后，看情况再定行期，当敌寇大举攻顾或盟军登陆时再转移，亦不会丧失时机。苏中军区，仍应保持。叶南去后，亦应保持，那时可就文蔚、期光、丕显、季方、逸峰^[3]及其他同志成立新军区，目前即可委托克诚^[4]指挥苏中工作，谭未去前二师领导，人选不变，谭去后再考虑实施你们的拟议，梁崇学可即升任二师副师长。要叶、谭安心部署一、二师工作，并对南进部队，进行各种准备。至于军部南移，更是以后的事，看将来情势再决定如何实施你们的拟议。

（五）近来华中的动员较之四三年扩大部队十数万以上，证明动员力量和后备力量之强大，但应注意这类大动员，在华中各老区，也只能一次二次，再过即超过限度，不能应付将来最艰苦的局面（此点必须估计到）。你们确定以整训部队发展民兵为今后主要任务，这是很正确的，望坚决执行。部队编制目前一般仍宜采用千五六百人的中团制，二千人以上的大团制，抗战初期华北采用过，并不合乎实际，只有将来配合同盟国作战时，参加配合作战的部队应采用大团制。目前已成立大团的不必缩小，但注意不要一般采用大团制就可以了。你们对华中大扩军之后，宜就主力、地方团、县区武装三者进行适当配备。这种分散不集中的配置，仍是最好的储蓄力量的办法。

二十三团建制，即划归山东，不调回华中。八路军为准备应付可能的苏联参战，不能顾及陇海以南。淮北路西方面，应由四师负责，目前发展皖北、豫东，打通水东并准备以一部向中原西进是四师的任务。三师主力留作机动部队。一、二师担任南进，五十二团可即南开，但苏中仍应留一个到二个主力团，那一带的坚持对整个江北有战略意义。江北各老区仍是发展东南的起点，现在任务是如何深入工作、深入积蓄力量，以备将来有决定意义的大动用。

（六）华中局拟补充云逸、传珠、刘晓、粟裕、震林、子恢、克诚、汉年、炳辉^{〔5〕}为委员，连陈、饶、曾^{〔6〕}共十三人^{〔7〕}成立委员会，以陈、饶、张、曾、赖五人成立常委，原来之军分委撤消。上述人员你们可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央最后决定。钟期光留苏中工作，我们正考虑派人到军政治部来。华中局还应考虑各区党委的名单，选拔有威望的地方干部，参加各区党委工作，将选定的名单交中央批准。你们决定抽调大批干部往江南工作，这是很对的，一切南调及准备南调之军、政、经、教工作人员，均宜给予政策教育，使每人有明确的任务及政策观念。

（七）以上各项请你们加以研究，然后电复，你们如有意见，请再提出为盼。

中 央

丑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何克希。

〔2〕 即谭震林。

〔3〕 即管文蔚、钟期光、陈丕显，黄逸峰。

〔4〕 即黄克诚。

〔5〕 即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潘汉年、罗炳辉。

〔6〕 指陈毅、饶漱石、曾山。

〔7〕 原文如此，人数有误。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给王若飞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若飞：

养电悉，答如下：

（一）蒋^{〔1〕}在目前方针仍是玩弄民主外衣，维持独裁实质，不到最后关头（如苏联参战、国际干涉等等）连一点点民主让步也不会给的。旧金山会议只能有利于国内民主运动的推动，还不能说蒋在此会议前必有若干让步，真正能逼蒋让步的条件，还没完全成熟。国际方面，苏联还未参战，苏、美、英还未直接干涉中国政治；国内方面，大后方民主运动还未形成公开阵线，群众基础还很薄弱，而解放区的统一机构也还未组成，因此蒋利用目前某些情况，还可能拖一时期，国共谈判也不能望其速成，而只能运用公开谈判的形式，以援助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二）对王世杰的草案是要回答的，我们仍坚持以党派会议讨论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回案拟好后当电告。

（三）关于旧金山会议，我们曾向赫尔利提出国民党独裁统治，既不能代表解放区九千万人民，也不能代表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公意，因此，绝不应由国民党单独代表出席，而应由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国、共、民盟三方合组的代表团出席，国方代表只应占全数三分之一，其中且应由民主派参加。赫尔利回答：须由政府及蒋选择。现在各方既均主张代表人选应包括各抗日民主力量，望即本党之主张，发动运动，以证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全国人民公意。

（四）对大后方民主运动，我们一向极力援助，且决意使民主统一委员会能在大后方宣告成立，你在渝，即是以党的代表资格参加此运动的，在七大前后周、董^{〔2〕}均不会出来。望向各方说明。

中 央

丑有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指周恩来、董必武。

中共中央关于瓦解阎锡山部队 扩大太岳解放区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太岳区党委并告北局：

（一）阎锡山勾通日寇，配合进攻我抗日根据地，积极扶持伪军伪政，准备反攻时与我争夺太原，且成为蒋^{〔1〕}系顽固反动派进攻华北的直接桥梁。我为争取抗战胜利计，必须削弱与瓦解阎部，堵塞国民党顽固势力过黄河伸入吕梁、中条，准备反攻时首先夺取太原的有利条件。因此晋西北太岳区必须加强晋西南各项工作，达到缩小阎地区，削弱与瓦解阎部队，并须于今年内做出一定成绩来，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在阎锡山还未公开投敌以前暂不便以八路军公开名义进入吕梁山，只能以地方名义，采取复杂的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由南北东三方面逐渐向吕梁山内地推进。至于已进入我根据地内之阎部，在有利条件下，应坚决消灭之。

（二）为着工作便利进行起见，临汾、乡宁、吉县及其以南各县划归太岳区党委领导，依靠中条山以西及汾河南岸现有阵地，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及其他各种秘密组织，达到驱逐国民党特务队及阎之势力，逐渐向乡宁推进。该地区情况复杂，区党委似宜南移，以便就近确切领导。洪洞、赵城、蒲县、大宁及其以北各县，并洪、赵支队及洪、赵原有汾河东铁路地区（即前年划给太岳区者）仍归晋绥分局领导，依靠晋西北根据

地及洪、赵现有基地，发展中阳、汾阳、孝义、汾西地区，逐渐向隰县、石楼推进。

（三）太岳一分区与晋西南党委，应建立密切的联系制度，当铁路西游击队万不得已转移路东时，应由太岳供给粮食，帮助东渡难民，解决土地、种子等，并给游击队子弹、手榴弹、地雷等帮助。

（四）太岳、晋西北、北局、集总应注意挑选适宜回晋西南地方及阎部工作的干部，逐渐派回开展晋西南与瓦解阎部顽军工作，必须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向军官士兵同时进行工作，以及分批放回一些俘虏，进行收买工作。切实研究阎之兵农合^{〔2〕}极端剥削的土地政策，以及抽兵、检举、统治商业等政策。提出群众所迫切需要的口号去发动群众。希望晋绥分局及太岳区党委根据实际情况，详加考虑，并将布置情形电告。

中 央

二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即“兵农合一”，是阎锡山制定的土地政策。

抗战以来存在着的两条路线^{*}

（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

周 恩 来

这是指的全国政治中的两条路线。在抗战前和抗战以后，中国就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线。抗战开始以前，我们党于一九三七年五月由毛主席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主张的抗战是全民的抗战，发动全国各党派、各阶层积极参加的全民抗战；是全面的抗战，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动员的全面抗战。这种主张实质上是人民的抗战，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而不是靠少数人，靠几个英雄，靠政府，或单纯靠军队来抗战。党代会通过了这个方针，提出了用民主力量来推动抗战。我曾将抗战与民主比为自行车的前轮与后轮：抗战是前轮——方向，民主是后轮——动力。没有民主的后轮，前轮就无法前进，只有民主的动力，才能使抗战不会走错方向，最终达到胜利。抗战后我党即是本着这条路线的，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人民抗战的路线。因此，当“八一三”后，我党提出抗日十大纲领，号召动员全民的力量来抗战，就得到了全国人民、抗战团体和进步人士的拥护。因此，也才有抗战八年如此巨大的发展。

而国民党则与此相反，它采取另外一条相反的路线：片面的、少数人的抗战，少数人包办的抗战。国民党蒋介石是这样想的：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推动下，抗日的要求成为广大群众

^{*} 这是周恩来向西北公学学员作题为《民主与法制》报告的第一部分。

运动的浪潮，从“九一八”直至西安事变达到了它的顶点，如不抗战，蒋就无法继续维持统治，就会被人民的浪潮所淹没。所以说蒋介石是被逼抗战，从投机的观点上来抗战的。他想借抗战维持“统一”，消灭削弱异己，实行少数人的专制统治，一切军队、政权、经济、文化都要他来管，因此也就只能是少数人的抗战。这种为保持其专政统治权，一切由少数人包办的片面的抗战，是站在寡头专制的利益上的，这就是少数人抗战的出发点。因此蒋就不会去动员全民，而且畏惧人民，只是片面地依靠三百万军队抗战，在其他各方面采取消极方法：政治不改革，经济不生产，文化上复古，一切不仅不改变，甚至采取倒退的方法来抗战。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所领导的另一条路线的抗战，把解放人民的战争变成压迫人民、束缚人民，更便于统治人民，铲除异己的手段。

这两条路线在抗战一开始就存在。但是在抗战开始，共产党影响很大，抗战是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所发动起来的，我们的十大纲领得到全国的拥护，甚至影响到军队和国民党内部，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它那路线的实施。因此，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表面上不能不有若干改变，甚至某些改良，因此形成抗战初期一时的澎湃现象。可是很快这个局面就过去了，武汉失守，国民党退到重庆。敌人停止正面进攻，转入到“扫荡”敌后，抗战的重担落在发动全民抗战的共产党身上，压在敌后人民的身上，国民党却离开了战争的威胁。所以，从一九三九年起，五六年来国民党主要力量用在反共反人民上，从这时起形成中国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抗战中的两条路线就更为分明：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路线，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了胜利，六年来得到伟大的发展；而国民党区域在一党专政压迫人民的路线之下，六年来倒行逆施，因此着着失败，一直到去年中原、湘桂战争的惨败。六年来，一方面是

胜利与扩大，另一面是失败与缩小，这样两条路线的对比还不明显吗？六年来敌人用百分之六十的军队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打我们，再加上国内反共军队的压迫封锁，虽使我们在一时期曾受到一些挫折：根据地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但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人民战争的路线，人民创造了各种办法打击敌人，到敌后去，结果一直到去年发展到十八个根据地：华北有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六个根据地；华中有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七个根据地；华南有广东（不只是东江，现已扩大到西江、北江、粤北）、海南岛两个根据地；去年又建立了河南、湖北、湖南三个根据地；人口近一万万，正规军近八十万，民兵达二百四十多万，军队总数已超过三百万，而且仍在发展着，这是我们八年抗战的成绩。在面积上说，除去东北四省，我们约收复敌占区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人口只有半数。我们还是发展得非常不够，当然国民党丢的太快也是一个原因，简直使我们赶不上。这种发展不是偶然的，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主要是依靠我们发动人民得来的，不依靠人民，这样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敢于将武装交给人民，而敌人来了，人民能拿起武器打击敌人。这如果没有彻底的民主是不行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莫过于给人民以武装，国民党就不敢将武装交给人民，这是民主与不民主的区别。一个美国人在重庆和国民党人士谈，国民党人说共产党区域还不是一样不民主？美国人说他看到在共产党区域有选举。国民党人说那是假的，美国人说就是假的，你也搞一下假的好不好？并且提出他亲眼看到共产党将武装交给人民打敌人，就问国民党人：你们是否敢发，不要多，十支枪给重庆的老百姓？这位人士没法作答。再有我们政治上是三三制民主政权，经济上是全民发展生产，文化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大众文化，军事上是全民武装的抗战。有了这种全民的全

面的抗战，才有今天这样大的局面与成绩，这是为国际朋友与全国人民都认识了的。

正面战场则相反：国民党到重庆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压迫人民，故六年来所得结果是相反的，政治上表现了为任何战争中所没有的无能。去年中原、湘桂战争的惨败，怨声载道，重庆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整天在骂。不要说人民没有民主，连国民党员也没有民主，实际上一党统治就是蒋的个人独裁，最近他们也想学我们的精兵简政，进行裁员。据陈诚对我说：他要将军政部前后方开支的人员从六百三十万裁为三百六十万。我就告诉他：我们精简的人员是去参加生产，你这一裁二百七十万人就要失业。陈诚说他要给这些人学技术，但学了技术又到何处去？还不是失业。最近重庆街上充满了穿黄军服的失业军人。难民与失业是国民党政治上腐败到了极点的表现。政治上如此，军队就更无法动员。陈诚说前方打仗的只有二百六十万，其他后方人员达三百七十万，当然领饷的是确有此额，但实额以孙元良部一个军名额是四万五千人，而实额孙自称只七千五百人，仅仅六分之一。依我看，国民党军额至多只有一百五十万。从连长到军长没有不吃空额的，不吃空额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再则实际上兵源也真缺乏，今年蒋介石给兵役部长鹿钟麟一个命令，在后方各省一个月要五万新兵，以“练兵”著名的鹿钟麟亲自到各处跑，结果一个月只征集了五千人，全年只能征集六万人，我们则一个月就能发展六万人。至于拉青年知识分子从军，也是兵源枯竭的原因，结果十万人的数目，虽然可能搞到，但是用三万元安家费买来的少爷兵，到处闹乱子，是打不得仗的。远征军去滇缅路时有十二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这还是打胜仗的战线。一个连长为了自己做官在街上拿法币到处“请人”去当兵，自己也明晓得靠不住的。当兵只是当炮灰，毫无战斗意志。这都是由于用非人

的待遇对待兵员、压迫人民的路线所致。在经济上，由于人民得不到解放，所以不管粮食、棉花、桐油、食盐等都在减产，生产萎缩。而人民负担仅田赋征实即由六千万石到七千万石、八千万石，去年为一万万石，今年则增到一万六千万石。只这一项征粮平均每人即须负担一石。我们边区十个人才负担一石，所以人民不愿种征粮。没有原料，没有购买力，工业生产怎么会不减低呢？就是拿一百万万资本成立的战时生产局来说，也只能在军需生产上稍有改进而已。所以，在经济上说是一个破产的趋势，在文化上是统制思想、倒退复古的教育，许多学校因青年从军搞得遣散了，学生流浪。六年来三次反共高潮，制造内战，到处进行反共宣传教育，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削弱自己，遭受失败，这样也就必然是反民主的路线。孙科对我们说：失败的原因是不民主，是国民党心理上反苏反共的危险。这是有道理的。这样国民党的路线如何能领导抗战到胜利呢？所以，他们只有依靠外援，等待胜利的出路。从以上看两条路线、两种结果在今天是非常清楚的了，不仅我们懂得，世界人士、大后方人民也都懂得了。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华南工作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

林平^{〔1〕}同志转临委、军政委：

一、丑灰电悉，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工作布置的方针。

二、国民党为着准备配合盟国可能在华南的登陆，已将三、七、九战区放在顾祝同指挥下，成立东南行辕退保实力，等待时机。因此，在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乃极为薄弱，在将来沿海及敌占的城市要道，定将成为敌我友顽争夺的场所，同时也有可能日寇在盟国未登陆前，乃至登陆后发动新的攻势，将国民党这些军队压入山地，或部分消灭之。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你们对于地区划分原已合此方针，现再提醒你们，小北江方面可否再多派一些队伍，自然不要太削弱东江主力。北江以东，西江以南的两个地区发展，亦要与此方针相配合，好分散敌顽注意，便于我在小北江建立基础。

三、东江沿海发展亦要注意建立向北山地之基础，珠江三角洲的布置固要面对城市，但背靠东西两面山地的发展仍是必要的。

四、关于沦陷区工作，除你们规定者外，应由临委设法通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知各该处过去隐蔽或隔断的党员，恢复组织和工作，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武装斗争，在没有党员和尚不能派部队去的地方，应设法找到留在外面的干部回去活动。

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经过单线或个别关系领导，尽力劝导一部分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基础，以便今后发动。至于一时审查不清的党员可令其单独工作，在工作中考察。

六、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闻在玉林）、张炎的联系，并告以蒋介石先后派彭泽湘、陈策等带特务去谋刺他，要其小心。

七、中央决定将临委及军政委合并改为区党委，实行领导一元化，领导广东包括南路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并暂时兼管闽粤赣党的工作。区党委及其常委人数名单与各人分工，望你们照顾各个地区领导成分及其能力，拟呈中央批准。

八、关于闽粤边工作另电告。

中 央

寅鱼

附：广东临委关于开展广东工作 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日）

恩来并中央：

日寇打通粤汉，占领沿海，广东已处在全面沦陷状态。这种严重形势仍在发展中。为配合武装工作的开展及打开广东新局面，对建立游击区、巩固根据地及恢复党的工作，兹作如下决定：

(一) 为适应战争环境与要求，及根据我力量的分布状况，将地区划分如下：

甲、西江之北与北江之西为一区，派武工队约四百人（内有在职的团级干部三人，营级十人，连排级九十余人），挺进清远、四会、广宁，打好基础，再向连阳、湘桂边推进。

乙、西江之南包括中区六邑（恩平、开平、台山、新会、高明、鹤山）为一区，以目前中区现有基础，向沿海两阳发展，打通南路，然后向粤桂边推进。

丙、北江之东与东江之西为一区，以罗浮山的现有基础，巩固增城、龙门、博罗根据地，进一步建立增城、龙门、从化、新丰之间的南昆山根据地，为将来的领导中心，同时派武工队二百余人（团级二人，营级六人，连排级六十余人），挺进佛岗、英德、翁源，打好基础，向曲江、南雄及湘赣边推进。

丁、东江之东到闽粤边为一区，以潮阳、惠阳、海陆丰为中心，向惠来、揭阳推进，开展潮汕、闽粤边的游击战争。

戊、珠江三角洲为一区，在现有南、番、中、顺、三、东、宝的基础上，构成包围广州的形势。在此每一区内，再分成若干小区，则按具体情况决定。

(二) 对组织工作应恢复，采取下列几种方式：

甲、敌后之敌后，在我解放区采取党政军联席会议的方式，统一工作步骤。

乙、目前仍为国民党统治地区，则准备恢复工作。

丙、新开展地区，我们力量尚小，仍应保持部分地下党员，准备应付敌人及国民党的可能进攻。

恢复工作中心，是配合部队行动，扩大部队，组织民兵，动员民众，展开对敌的武装斗争；团结各阶层进步中间人士，

建立政权，执行党的具体政策。

准备恢复工作的中心是：进一步审查、研究与教育党员，团结与组织民众，准备武装基础，时机一到，立即动员。

（三）领导干部分散配备：

甲、连贯同志指导中区及南区部队工作与南路联系。

乙、梁广同志随政治部到罗浮山，指导西、北江之间与东、北江之间的党，负责审查粤北干部与组织及协助部队工作。

丙、林平同志随司令部负责总的指导，加强大城市工作领导，并搞好与韩江联系。

我们认为临委的机构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因此新的领导机构的组成，则成为十分必要。可否成立统一领导机构，并对上述决定是否妥当，均请作具体指示。

临 委

丑灰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即尹林平。

周恩来关于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等问题致王世杰的信

（一九四五年三月七日）

雪艇先生大鉴：

敬启者，兹有两事奉告如下：

（一）归延即向我党中央报告在渝谈判经过，金认蒋^{〔1〕}主席当日谈话其内容显与先生所云大有出入，同时，先生所提之政治咨询会议草案，亦与敝党意见相距太远。但尚准备将敝党之主张作成复案，送达贵方，以供研讨。忽得蒋主席三月一日之公开演说，一切希望，均已断绝。盖蒋主席不仅已向国内外公开声明不能结束党治，不能召集党派会议，不能同意于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合组的联合政府之主张，而且更进一步宣布国民党将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在全国人民尚无自由、各党各派尚无合法地位、大部国土尚未收复，大多数人民不能参与等条件下，由国民党一党政府所一手包办的完全儿戏的分裂性质的所谓国民大会，此实表示政府方面一意孤行，使国内团结问题之商谈再无转圜余地，言之实深遗憾。在此种情形下，先生向所谓政治咨询会议只是名称问题，敝党所提党派会议内容均可提出讨论商决云云，亦已不攻自破，敝党方面自无再具复案之必要矣。

（二）关于四月间之旧金山会议，敝党中央坚决认为，如欲使中国代表团真能代表全国人民的公意，则代表团的人选必

须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的代表，绝不应单独由国民党政府人员代表出席。美英两国均已宣布其代表团将包括各重要政党代表，而罗斯福总统更声明美国代表中共和、民主两党人员将各占半数。中国现状既如此不统一，贵党方面如欲一手垄断此代表团职务，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表示了分裂的立场。因此建议政府，此代表团除贵党党员外，中共与民主同盟应有必要之人员参加。敝党方面之人员，敝党中央决定派遣自己的中央委员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三人参加。此项要求如不得国民政府之采纳，敝党方面将坚决反对此项分裂之举措，并对贵党所一手包办之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所作之一切言论和行为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以上两事，敬请先生迅为转达国民政府为祷。专此，即颂公祺！

周恩来 谨启

民国三十四年三月七日 于延安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周恩来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配合盟军登陆应 注意事项给尹林平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

林平：

寅微电悉。你们现处之环境最复杂，英国对港、九绝不放手，且视广东为其势力范围，而美国则又易于先在广东登陆。美以扶蒋⁽¹⁾为主，英在拉拢地方实力，对我均有顾虑，对你们则较轻视，而英尤狡猾。英、美在华南，一方面有矛盾，一方面也必须求得妥协，闻蒙巴顿至重庆亦为此事有所商洽，且曾言美国将在广州湾、大鹏湾两处登陆，但时间未说出。国民党不会放松这个机会，必在南路和东江有所布置，可以断言。闻其在南路已将张炎杀死不知确否？在东江及广、九一带，除收买伪军外，戴笠特务系统还与英、美两方进行破坏工作的合作，戴之破坏方向对我重于对敌，尤注意我与英、美关系，且已得到若干情报。凡此种种均应放在你们考虑的问题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华南力量不仅没有像华北、华中那样大的主力和根据地，并且与华中根据地也还隔得很远，而城市工作在短期内的发展也有一定限度。一旦盟军登陆，你们会遇到种种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应预计到并作种种准备，务使你们在盟军登陆的配合作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上被攻击、受损失；反而能利用矛盾，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壮大自己，准备应付坏的条件，争取好的条件，以便进退有据。因此，你们的工作方针，应尽量运用统战关系，联多数，反少数，依靠群众，扩大武装，好立于不败之地。本此方针，你们对盟军登陆事，应有下列的看法和布置：

（一）盟军所要登陆的情报，可以给他，但他说的登陆地点不要完全信他，如大亚湾即可以登陆，其西之澳头有公路通惠州，再西之大鹏湾则可迂回广九线，而大亚湾以东之地形并不甚好，是否有意将我们注意力引至东边，并便牵制敌人，望注意侦察。

（二）在谈情报时，你们可正式与欧乐义谈具体配合问题，并提出武装我们的要求，看他如何答法。

（三）英军服务团如亦向你们提出此问题，可以同样方法处之，但不要打通。

（四）你们对配合盟军登陆的可能准备和布置望告。

中 央

寅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一、目前国际国内两方面形势，都给了中国抗战和民主运动以有利条件。在国际方面，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和精神，表现出：

1. 英美苏三大国间虽有过并仍将有某些重要争执，但团结终究是统治一切，这将保证战后的持久和平。

2. 三大国在解放欧洲之后，将立即增强解放亚洲的可能性，而太平洋问题，没有苏联参加，也绝不会得到彻底解决。

3. 三大国在欧洲不仅要彻底胜利，消灭法西斯主义最后残余，而且要保证所有解放区都能实现民主制度；这一决定在将来可以运用于亚洲和中国。四月间旧金山会议，将是克里米亚会议精神的发展。日寇最后失败已不可免，但他此时正准备持久挣扎，故我们在抗战胜利前尚有一段艰难路程。

在国内方面，自去年九月我党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后，国内民主派及广大人民，已纷起响应，并赞成以党派会议讨论这一要求的实施办法，只有蒋^{〔1〕}及其专制集团内恃其尚有一百五十多万军队归其指挥，外靠其尚有美国政府为之供应，仍坚持其独裁和分裂立场，反对党派会议和联合政府，并企图以伪装民主的国民大会使独裁合法化，以便在他们认为时机适当时好下反共内战的讨伐令。同时，美国目前政策，偏以扶蒋，这更易以助长蒋之独裁

气焰和内战危机，而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起来，蒋更要加紧压迫。因此，国共谈判，至少目前不会有何结果，而内战危机则依然存在。总之，要专制派自动向民主让步，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内外压力增加，最后恐还要引出国际干涉，才能找到问题的出路。

二、我党在坚持联合政府的方针下，目前着重于揭穿和反对蒋所要召开的国民大会之伪装的反动的实质，指出它将是一党包办的、具有分裂性质的御用猪仔国会，绝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我们所主张的国民大会，是要在国土恢复、人民自由、党派合法等条件之下，实行全民无拘束的普选，才能实现。且这些条件，必须联合政府才能保障其实行，而国民党专制政府是绝对不会实行的。故在战时，我们主张建立临时的联合政府，亦即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政府；在战后，我们主张建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亦即真正民选的举国一致政府。为推动此运动，并团结各解放区及全中国民主力量，积极准备反攻，以便击败日寇、建设中国起见，中央拟于七次大会上向各解放区及全中国人民提议在延安召开全国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方面成为各解放区的联合政权机关，但不称为政府，而称为解放联合会；另一方面又保持其抗日人民的民主阵线的性质。这一组织在政权上说，它将是地方性的联合政权，不是第二中央政府，但同时，又因为国民党政府必不承认它，故又是独立性质的地方政权。在全国没有联合政府时，它将是促进联合政府实现的一种主要动力；在全国有了联合政府时，它将是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是联合政府的支持者、辅助者，而在人民中将起着极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

三、现在距七大开幕之期不及一月，为使各解放区党外人士及党内负责同志，对上述提议不致感觉突然并有所准备起见，中央责成你们于电到半月内经过各边区、各行政公署，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商谈这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问题，尽量征求大家意

见，以供中央参考。座谈会中应注意事项：

甲、参加人数应使党外知名之士及杰出的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多于党内同志，以便将来解放联合会中，能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领导。

乙、吸收由沦陷区逃来的党外人士及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

丙、这一问题可说明是本地党的提议，由党的负责同志根据此指示加以解释，但商谈时要尽量推动党外人士及群众领袖发表意见，即使是反对意见也不要拒绝。

丁、这一座谈会暂不公开登报，各种意见望先汇报中央，暂不作任何公开响应。以上执行情形望告。

中 央

寅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成立 解放区妇女联合会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为适应目前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为加强解放区妇女运动的指导，团聚解放区妇女力量，促进全国妇女的团结与民主运动，准备成立解放区妇女联合会，进行办法如下：

一、在延安“三八”节妇女座谈会上已初步提出，《解放日报》近日社论更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希望各解放区妇救（或妇联）讨论响应。

二、由陕甘宁边区妇女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邀请各解放区妇救（或妇联）指定在延代表数人成立筹备会。

三、各解放区妇救（或妇联）应即收集本区妇女运动材料，特别是妇女的抗敌斗争，大生产运动，文化卫生运动，组织情况，典型例子等具体材料和经验总结，提供大会。

四、大会开会日期及正式代表选派办法，另由筹备会通知。

五、以上各项，由党委负责，根据当地妇运情况，妇女干部及妇女群众的认识程度，首先通知妇救（或妇联）领导同志及工作人员，进行讨论，然后普遍在妇女群众中引起讨论，并

在当地报章杂志上广泛宣传解释。

中 央
卯 微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成立解放区 青年联合会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为了目前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加强对解放区青年运动的指导，准备成立解放区青年联合会。

一、请根据新华社消息及《解放日报》社论，希各解放区青年团体讨论响应。

二、由西青、边青、边学联发出发起通知，请各解放区青年团体响应并指定在延代表成立筹备会。大会日期及选派代表办法，另由筹备会通知。

三、希各解放区青年团体，即搜集本区青运材料，如反敌伪斗争，参战参军，生产、民主、文化等情况，统计生动实例和经教总结，在大会前电告。

四、以上各项，由党委负责督促实现，并召集青年干部进行讨论，然后在青年群众中展开讨论，并在报章上宣传解释。

中 央

卯鱼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

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

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

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

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中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1〕}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

“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

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

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

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

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

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

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

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

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

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

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

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

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

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源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

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

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

“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

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

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

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

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

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

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

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

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 and 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

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

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

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

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 and 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

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的，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

达到彻底的胜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毛 泽 东

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斗争，不讲很远的历史，单讲比较近一点的历史，也有一百多年了。从一八四〇年和英国人打仗的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五年，已经是一百零五年了。这一百多年中间，有很多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当着资产阶级刚刚开始产生，或者稍微长大一点，或者后头更长大一点的时候，当着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先锋队的时候，无产阶级的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

觉悟程度还不高，但是资产阶级有各种优势，它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经验上都占优势，它有政党，有口号，有自己奋斗的目标。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它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只是近二十几年，无产阶级才有了自己的政党、口号和奋斗目标。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起来一次，被打下去，再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这样的历史差不多有八十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历史，据说有五十万年。这五十万年之中，一段是野蛮史，一段是文明史。文明史只有五千年或者稍多一点。我们中国的历史算长得很，但也只有四千多年至五千年。从黄帝纪元算起到辛亥革命四千六百零九年，再加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四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四十三年。其实所谓黄帝那个时代，还不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从奴隶社会算起，在中国据现有的可靠资料，应从商、周算起。文明社会五千年来，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资本家撞了资本家，市场少了，有的抢到的地方广一些，有的抢到的地方狭一些，因此打起来。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发生的，在座的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就会知道，记得此事。这次战争，刚才讲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到那种程度，就要出这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这次战争是破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损害人类利益的战争，是抢夺市场的战争，这是它的消极方面。但是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俄

国十月革命，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共产党，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我们中国就是一个。跟着世界战争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来接着有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但是这些都被打垮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分裂的，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觉悟也不够。胜利的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俄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胜利。许多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建立，印度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建立。东方几个大国如此，其他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共产党，大体上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九一九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

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所以我说，同志们，你们很幸福。我们那时候长得很大了，还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

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二十四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二十四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但中间被人家拦腰一枪打在地上，爬将起来又和他打，叫做土地革命。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主要是北伐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是国内战争，一九三七年至现在是八年抗日战争。现在的同志经历三个时期的不多，经历两个时期的那就很多。这是就我们全党讲。在座的代

表中，这个统计还没有做，究竟是三朝元老多，还是两朝元老多，还是一朝的多，现在还不知道。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三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互相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一九二五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座的林老^[1]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

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2〕}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

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3〕}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

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联共党史》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一九一七年就胜利了，三八年才由中央出版《联共党史》，经过二十年，可见此事不易。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四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这样。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我再讲一讲治病救人。治病救人是说，为了救人而去治病。人本来是好人，但病菌进去了，得了病，就请医生看一看，吃点药，治好了。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姐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

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但是，官长不能打士兵，这就是说，干部与党员要有正确的关系。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 Q 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 Q 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 Q 的作家还是喜欢阿 Q 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4〕}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

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我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不要怕这些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起来说，我们党二十四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 〔1〕 即林伯渠。
- 〔2〕 即周恩来。
- 〔3〕 即刘少奇。

〔4〕这里可能是指一九二七年三月至四月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最早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个观点。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的自卫。看这个趋势，农村将完全退缩到自足经济时代，除盐以外，农村将抵制一切商品进乡，同时又将尽量阻止农产品进城，如现在把谷米阻得天死地煞一样。”后来作者修正了这个观点。

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

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1〕}；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2〕}。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现在的时机很好。在欧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的一部分是在西方，那里的战争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是苏联红军努力的结果。现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的炮声，大概在不久就会打下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能够实现。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

现呢？我们认为能够实现。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多少年来虽然有了一些条件，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完备。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指一九四三年出版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

〔2〕 指毛泽东准备在这次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论联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一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问，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 and 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

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

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

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

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

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

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

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 民 战 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

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两 个 战 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

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

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中国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

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

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

所统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比 较

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难道还不明显吗？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来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

中有些是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真凭实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国家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政府吗？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卢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

讲不通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卢沟桥，又从卢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政府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幸喜中国共产党人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回来的中国解放区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谓《限制异常活动办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谓“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谓“解散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的所谓“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让步”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

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内 战 危 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谈 判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

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

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上面，我已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这样的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真相，国民党政府也

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在目前中国时局的严重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都希望中国能实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对于这些，当然更加关心。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下面，我就来说明我们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

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民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

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

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

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状况。

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

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

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

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

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

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

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

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国民代表？哪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

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时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

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吗？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

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

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 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哪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

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的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曰“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

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第七 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

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

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

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

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数民族问题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十 外交问题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这些援助，表示感谢。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

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

*

*

关于具体纲领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样。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

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关于我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说明。无疑地，这些纲领是要在全中国实行的；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给中国人民展开了这种想望。但是，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区，在解放区，这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不能不使我们在实行时要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些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有些还须在下面加以补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中国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社会各界发表同类性质的宣言的，还有许多。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日益表示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要求有一种适合时宜的民主的改革。重庆等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

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镇压，也不能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内的兄弟姐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

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

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的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必须充分地执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当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关于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这后一种人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

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五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

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

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

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

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附：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

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也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蒋介石就是束缚群众，他在柳州会议上讲所谓精神征服。我们对同志与人民是诚诚恳恳，无所谓精神征服，对敌人则是武力征服。我这个报告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对此有些意见，这是因为思想不很通。《新民主主义论》讲抗日的話还要少一些。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問題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問題是如何抗日。我说的这次有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至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那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同志们的意見很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采取了。

我们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是否“左”倾了？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是否采取绅士腔调如同招待新闻记者那样？那时我们的名誉很好，可是斯坦因、福尔曼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种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揭破蒋介石。或者如同苏联的态度那样？这也不适当，因为我们是不合法的，不像苏联，而蒋介石又非罗斯福、丘吉尔。那末，是否像《解放日报》那样？也不好，《解放日报》可以那样说，但也并非天天说，我们的负责人就不宜于那样说。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然只占一分不足。这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

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采取联合的态度，但也略示区别，略有批评。这一点也很重要，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对资产阶级，我说是多半与土地联系着。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之类。有的人看到三月一日蒋介石的讲话与我们的痛驳后，又慌张了；听说赫尔利回我们的电报中说不要作最后结论，就又高兴了。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

颉刚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导。领导问题我在报告中讲了一下，除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其他民主分子。

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

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这个区别以前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改变，以后还可以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如果大家同意报告的这些基本观点，则修改后即发给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

二

刚才几位同志提到大会的精神算不算旧账的问题。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

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议题，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决议草案。扯到军事历史、华北历史、各个山头等等，更是扯不清楚。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没有说品质，没有说非法，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成为缺点，而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取了这个方针。

政治报告中关于军事方面有一点还要说明的，即共同建设人民的军队问题。抗战中我军内部情况已有很大变化，有一些军事首长不是共产党员。军队要全部是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即使内战时期红军中的党员也不过占三分之一。如果有的军队和我们合作，以后又不合作了，这时我们应该让他们走，留余地，不要伤感情，即使再变成敌人也不过同合作以前一样。同别的军队的外部合作，山东做得很好，我们许多地方还是“左”了，需要耐心说服。

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做官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不过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为了委曲求全，而这个政府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

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不在报告上写。还有，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故历史问题延至现在的七中全会解决才成熟，各地的历史问题现在就不必急于解决，因为不成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一 路线问题

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

我们的总路线。

这样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党历来就有的呢？是的，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里，中国人民不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吗？正是这样。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之当前的各个革命任务，都是这样一种性质，各个革命力量都是这样一种性质。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几个字，可是常常被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是不是忘记反帝呢？有时也忘记，不过反帝不大容易忘记，比较记得牢一点。反封建有时就忘记了。反封建为什么有时会忘记呢？是因为忘记了农民。

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所谓人民大

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不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忘记过农民吗？一九二七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抗战时期，这种差不多相同性质的问题也存在过。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还有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队伍要有司令官、指挥官，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

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

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在那时以前，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同志，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后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帮助组织国民党；最后在革命过程中组织了广大的农民协会，会员有几千万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呢？昨天林老^{〔1〕}讲得好，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懂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

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他又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要农民，你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有没有？在中国，现在搞马克思主义，怎样搞法呢？他不搞无产阶级领导，他又不要这个领导地位，那还领导什么呢？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地主说：共产党，你可不行！于是乎，共产党就夹在地主与农民中间，最后接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只有一个九千万是城市人口。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

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另一个指头无产阶级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指甲，那半个指头是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起，没有研究。问他：“什么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

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抗战一起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那时候，中央认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可以打倒日本。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是比较和平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如果有一个什么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那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来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假的。有些人有这种思想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动摇，好像不要人民的战争也可以打败敌人。那他想依靠什么力量呢？比如，依靠国民党，甚至依靠国民党里面的顽固部分，认为依靠他们可以打败日本。但是过一个时期，他又觉得这样不行了。那时候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多，后来才多起来的。在我们党里头，这种情况很多，这种同志也相当多。我们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八月开了洛川会议，十一月在延安开了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中央曾经肯定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线被这些会议批准了、决定了。在这些会议上，中央不相信不发动人民战争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

这一点，在决议案上是写了的，在文件上也写了的。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吗？依靠它能够胜利吗？我们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相信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个早晨暂时地跑掉了。以后就要找一下，把马克思主义找回来。马克思主义，你要找它，它就会回来，你不找它，它就不会回来，因为它不晓得你要不要它！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我们这样地提出问题，不是将无产阶级的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纲领。这样的提法曾经被人家驳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说这个提法是要领导权。他们说，资产阶级的纲领，特别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纲领有力量，要在广大人民中，在农民中，在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共产党这一套没有用处！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分析，并广泛地宣传我们的主张，说：“农民们！小资产者们！各位同胞！你们要知道：只有自己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制度，把它改造成为有民主，有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团体的，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打倒！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就打不倒！即使借外国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国还是黑暗的！”我们的宣传员就是要讲这样一些话。对于非共产党员，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向他们宣传：“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军队，组织人民的政党，组织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来，它就不起来，怎么办？那就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

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并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们那时候要改造它，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并且国民党内部要发生分化，但是没有来得及。进步势力没有发展得那样大，中间势力也没有来得及争取，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结果改造就落空了。这样我们蚀本了没有？一个大麻钱的本也没有蚀。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老百姓听了我们这个话以后，会觉得共产党的话有道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同志们，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方针呢？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同志们！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

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上，我们纠正了上面所讲的这类错误思想，即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它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时时拥护国民政府，事事拥护国民政府，处处拥护国民政府，就是这类错误思想的一个标准的口号。这样的东西是错误的。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们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

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从此以后，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无数次的进攻，并且逐渐展开了攻势，比如像去年开始的攻势，今年就更大了。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防御为辅，这是对日本而言。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无数次的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将国民党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了呢？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国民党也请了一个教员，跟我们是同一个教员，叫冈村宁次，他从前住在北平，现在住到委员长附近去了。这个教员一教，国民党的影响就低落了，势力就缩小了。现在国民党的影响还有没有呢？还相当大。国民党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们还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四年的历史。要我们的影响去，他们的影响才会走；我们的影响不去，他们的影响就不走。所以说，国民党的影响是低落，而不是没有，势力缩小了，但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

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现在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还有若干同志不相信这一条路线。那末，是不是现在都觉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样彻底了呢？都是马克思主义万岁了呢？我看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万岁的，有九千岁的，有八千岁的……。就是从我们党员来讲，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最近华北、华中开了很多座谈会，反映出来不但在党外人士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而且在党员中间也有些人，对于我们这样一条路线，是不完全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说，在我们广大党员中，马克思主义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别很大，我看是从一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都有，虽然万岁也有。

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

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的。比如我们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参加旧金山会议，国民党开始不肯，但结果我们还不是去了？至于我们说去三个，他说你去一个，一个就一个，我们不大争，现在我们的代表已经到了华盛顿。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我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它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

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关于这一部分，最后我讲几句，结束一下。

第一、农民的情况怎样？农民抱什么态度？八年以来也好，二十四年以来也好，农民非常欢迎我们的政策，非常欢迎像我刚才所讲的政策。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不要讲我们共产党开了会，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书上写的一个德国同志，在柏林一次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时，就照念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听。现在我们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你回去这样一讲，很多农民同志就不赞成，他说他就是农民。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

高他们。

第二、小资产阶级怎么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

第三、自由资产阶级怎么样？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又比如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们是抱中立态度。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他们在两边劝架，给这边说不要这样，给那边说不要那样。最明显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国民参政会，我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委员长一定要我们出席，我们一定不出席。我们说：“你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才出席。”他们说“出席以后再给”，我们说“给了以后再出席”。就这样几反几复，我要你给，你要我出，结果一个不给，一个不出，还是给的没有给，出的没有出。在这中间，一些中间人士就两面拉，对国民党说“你给吧”，对我们说“你出吧”。这是自由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个标本例子。这样的事，多得很，现在时间有限，一下子说不完。总之，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能够使自由资产阶级中立，以至于使他们跟我们走。

第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怎么样？大地主、大银行家、

大买办阶层是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他们是国内抗日战线中的反动派。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一样。昨天报纸上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一篇文章，同志们可以看看。他提出的口号是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成立联合政府，在下次大选当中用选举来推翻丘吉尔。他说的“推翻”在我们中国容易引起误会，因为我们的特点和外国不同，在我们这里，“推翻”就是要争取领导权，过去我们曾经“推”过一次，我们要力争领导权。所谓力争，要注意这个“力”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争取领导权，要把广大人民，主要的是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不受我们的影响。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

最后，讲到外国。外国怎样呢？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我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其他外国，几个大国，同盟国，也要坚决地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好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为什么《解放日报》上没有登这个话呢？没有登不是永远不登，并不是否定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在报告中提醒了这个意思。在国外还有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这个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现在的世界面目已完全变化了，这一方面在我的报告中写得很多，很充分。关于黑暗的一面，我写得很少。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

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叫形势与路线。

二 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

第一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这样的划分是不是从这次才开始的呢？从前也是有划分的，不过从前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写：头一条是一般纲领，第二条是具体纲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但是我们各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政策，比如抗战初期的十大纲领，抗战中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有二十一条施政纲领，其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纲领，性质相同，条文小异。内战时期，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十大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下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还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北伐战争时也有类似的东西，党发布过很多对时局宣言，都是具体的纲领。这次我们把这个问题在这里说清楚一下，使我们的同志们懂得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第二个问题，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

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第三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在写具体纲领的时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条：“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其实在全文里，引用了孙中山所说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思已经有了。现在如果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没有讲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意思也讲了，因为那是孙中山讲过的。在后头，我还要讲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就是这个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

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为什么不强调呢？如果要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因为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把这些东西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对教育党员是有利的，因为我们

有很多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从前我在井冈山打土豪时，曾到一个土豪家里去看有没有书，一个老妈妈走出来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找东西，她说：“昨天已经共了产，东西都共掉了，现在没有东西可共了。”我们的农民同志很多都认为，把地主的财产分给他，这就叫共产主义。这当然不对。

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反共高潮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出去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称莫过于国民党了。另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然而它也不过是第三而已。再有还可以叫保守党。但是，一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美国的新闻记者福尔曼写了一本书叫《红色中国的报导》。还有一个美国记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现在翻译为《西行漫记》。不论你名称怎样改，它都是红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们还总是把红账挂在你的身上。所以并不在乎名称。国民党这名称总算好吧，但是为什么人家还是那样不喜欢国民党呢？从前有许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个坏的名字叫猫，叫狗。历史上有个人名叫王镇恶，名字这样好听，可是他还是死了。我们是不是要起一个名字使党不死呢？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它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的。有一个新闻记者叫爱金生，多少带点自由主义，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称我们为“温和的民主集中制”，可见我们并不那样

“红”。资产阶级的代表都那样讲，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国民党。对国民党我们尖锐地批评它，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他们有一点好处，我们也要给他们挂在账上。可惜国民党的好处不多，虽然想挂，却是很难，只能挂几笔，而且还拖了一个尾巴，要委员长洗去脸上黑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一方面是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我们说过打倒委员长没有呢？没有。在我的报告里，就连一个委员长也没有提。这位委员长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中国之命运》，本来应当提一提，但还是没有提，这实在是可惜。我的报告里提到的，去世的人有孙中山，现在又加上一个罗斯福，活着的人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为妙。因此，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关于这一条，委员长也看出来，他有几次要挑动我们去犯这样的错误，挑动我们的军队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动我们提出推翻国民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这些挑动。你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洗一洗脸，才同你“结婚”；你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

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不把他们打倒是不行的。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這個方

针，就会犯错误。麻烦是很多的，我们和国民党的麻烦更多得很。

第六个问题，关于改造旧军队。改造旧军官，利用旧军官，这里有思想问题，要在我们全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军队多得很，这中间有很多的军官需要改造，不能个别地对付，要有整个的政策。除彻底的反动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不相信旧军官能改造，认为旧军官不好搞，旧军官没有马列主义，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许多旧军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饭吃、找出路的，到我们这里才有出路，我们不怕他们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两种，一种是公开造反，一种是秘密造反，搞特务。公开造反我们有准备，而且公开造反已造了好多年，并未造出结果来。秘密搞特务我们要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眼睛望着他，这就是严肃性、警惕性。另一个就是走人，如果他带了枪走，我们并不蚀本，因为枪支是他带来的又带走了。你要走，送你几块法币，开个欢送会，并且告诉他将来要来还可以来，这就叫做政治。对比较进步的军队，要适当地帮助，从前我们对这些军队也有过帮助。有两种极端思想，一种是对旧军队一个都不要，不信任还要缴枪，这是不好的。另外一种是对比较进步的军队，什么东西都送给他，这叫帮倒忙，也是不好的。我们改造旧军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第七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军队，不像国民党的军队那样人人都要入党，我们

也讲过党军，但这是指的党的领导，不是要求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历来我们军队中的党员最多只有一半，经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党员是占少数的。在军队里，少数共产党员应该跟多数的党外人士合作，所谓“人士”就是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军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这个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些人听说无产阶级领导他，他就不高兴。有些人却偏要喊你要归我领导，如果你不归我领导那就不正确，路线就发生问题。这种神气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欢迎。在这里，我们要讲清领导的性质。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常常叫喊领导，人家不愿听，就少说些。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而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

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东有三支伪军过来了，现在他们不叫伪军叫八路军了。我们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们一开始是害怕的，以后逐渐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这个方法很好，《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我们大会各代表，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做一个决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

第八个问题，扩大解放区。在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要发动攻势。但是我们要注意防御敌人的进攻，敌人进攻我们就粉碎它，我们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

在抗战初期，是进攻的，到处发展。在抗战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缩小，以防御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发展。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我们规定了这样两条：第一条是进攻，第二条是防御。不要因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损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见绳子就怕。根据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经验，我们的任务需要发展攻势，扩大解放区，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个团）和小的兵力（武工队），到敌后之敌后举行攻势。因为日寇的情况变化了，它的兵力疲惫，自顾不暇，而我们的地方扩大了。我们和敌人两方面的情况都变化了，世界的情况也变化了，柏林快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相当的兵力，在可能条件下，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举行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各地作的关于一九四五年任务的计划，第一条就是进攻，第二条就是防御。这不是冒险主义，因为我们讲是在可能条件下，不是讲在没有可能的条件下去进攻，而且还讲了敌人有可能来进攻我们，要注意巩固根据地，所以这不是冒险主义。

第九个问题，准备转变。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我们提出过，但那时只是一种希望。那时候的任务是什么呢？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那时我们前面的敌人

是日本人，后面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我们被夹在中间。我们的力量在那时是个小手指头。一九三六年我们在全国的军队，包括南方游击队，仅有三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点，也不多。那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增加力量，长大起来。加一个指头，又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使它长大起来。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六中全会时我们特意为游击战列出十八条好处，这个方法好的，八年来证明了这一点。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有了这个种子之后，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饭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锻炼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到处飞，前面的敌人日本人搞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我们，他们两个都在挑动我们，挑动我们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们对我们一鼓一骂，一个说共产党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个又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怕死。谁愿意当机会主义？谁不愿意当民族英雄？但是我们还要学麻雀，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它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我们现在要“就敌就粮”。敌人的据点很多，但敌人只有点、线及小面。敌人要搞点、线，我们就分散搞面，这是“就敌”。人要吃饭，集中在一起没有饭吃，要分散吃饭，这是“就粮”。内战时期搞正规化，就是因为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没有搞通这一点。军队

不生产，专门吃老百姓的，吃上几个月，吃上一年，粮食吃完了，只好向后转，开步走，来个万里长征，可谓“英雄豪杰”。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灭你一百人。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报告里写了这样一条，有哪一天我们得到新式武器，就会更加无敌了，就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包含准备转变的意思。在解放区的任务里面，我讲到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就是说，进攻应在前，防御应在后。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将来一旦得到新式武器时，如果没有准备就不好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方针也要变，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要看具体情况，有力量就打堡垒，打大城市。打堡垒时打得开，有饭吃，我们就打；打不开，又没有饭吃，我们就向后转，把队伍分散开，来一个“聋子放爆竹——散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

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乡村，说要我搞乡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确。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没有那么多房子，乡村没有人去，行吗？所以我在报告中号召大批知识分子下乡，不要穿学生装，而要穿粗布衣。但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由于作战方法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我们也要准备在这个转变上发生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一定会或多或少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我们准备得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少一点，准备得不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多一点。这一点中央应该有准备，各地也应该有准备，事先要头脑清醒，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头脑清醒，这样意见分歧可能减少一些。

第十个问题，军队与地方。要深入农村，争取国民党统治区，争取沦陷区。我们要夺取大城市，但我们现在的旗子并没

有插在北平、武汉，还是插在山上，像清凉山、太行山、五台山等等。我们现在的根据地，是战略的出发地，但现在拥有的人口太少了，我们要发展到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一半。我们要是发展到两万万人口，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集中十万军队。首先因为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的军队，我们就能集中地从日本人手里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条件就不同了，力量就不小了。将来我们是“武器加数量”，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几百万军队，全国老百姓负担也并不太多，但是要有武器。在目前情况下，扩大军队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我们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军队，但是如果到处扩大，扩大得不亦乐乎，一月、两月没有小米、大米了，老百姓哇哇叫喊，那就不对了。所谓在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就是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第十一个问题，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召集这样一个会议，是我们大会向各解放区人民的提议，这是一件大事。报纸上还没有公布。现在只能是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不是普选的，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这样简便一些。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调查年龄、有没有选举权等，普选还是在

战争结束后搞比较好。当然要搞也可以搞，现在各解放区也有普选，但是这次我们要求比较快，不能太慢了。决定召集这个会议，要准备召开以后发表宣言，作决议案，建立经常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这是我们拟定的、心里设想的东西，报纸上现在不登，也不写，只在这里讲一讲。要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案，发出宣言，打电报给委员长，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同志们！我那个政治报告名叫《论联合政府》，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讲得很少，在这里就讲一下。请委员长组织联合政府，我们请了没有呢？请过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来同志去请过，我们《解放日报》、新华社不是几天就请一次吗？你每请一次，他总是摇头，不大高兴。他说组织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组织联合政府怎么就是推翻政府呢？我们说是和他联合，他说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们说开党派会议，他就叫“分赃会议”，他说他的政府是赃，不赞成人去分。周恩来同志同蒋介石讲：“孙中山先生讲过，将来要召集国民会议。”他就说：“你们把我的政府当作北洋军阀的政府，你们就是总理！”那个人实在难得讲理，还有一点流氓脾气，比较坏。

我们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党外人士要占大多数。我们准备选举一个机关，它的名称叫什么好，大家都想一想，你们想的也许很好。现在拟定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国民党有一个政府，我们避免对立，所以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要解放中国人民，谁人敢讲不要解放呢？人民都有抗日的权利，都要争取这个权利，反动派如干涉进步，取消人民的抗日权利，是绝对不许可的。提起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会骂我们“称王称霸”，我们就是称王称霸，是称解放之王，称解放之霸。什么人敢不要我们解放！

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个性与党性。这个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讲到我们党内，这一点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党这个军队同人民的其他军队比较有许多特点，它是先进的部队，是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性，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奋斗。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

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们的党，他不受调动，他干这样工作也好，干那样工作也好，往东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

我们党现在是不是统一了？历史决议案上写着空前的统一，这是说比较过去要统一，没有讲党是完全统一的。有的同志讲：“放下来没有问题，提起来问题很多。”这句话有道理。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使党推向前进的运动，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

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2〕}。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是解决了生产问题，没有生产党也不能前进。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还有到杨家湾小学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女同志，在清凉山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医生，他们和老百姓结合得很好。我们各

个根据地都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从前有一段时间《解放日报》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进医院，周扬同志也告诉我，鲁艺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刚抬头就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东西吃。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历史问题也比较恰当地解决了，但是还有问题。那天在预备会议上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讲起来讲得很好，做起来不兑现，他

讲的他自己也不执行，那就不对。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比如讲政策上的统一，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及各部分的纲领、整风、生产等，应在这些原则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共同的。至于每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工作也各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的不同。在军事工作方面又有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的不同，党务工作方面也有根据地、沦陷区等各种工作地区的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上人们也不相同，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总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个。它们各循其自己的轨道，按着一定的次序走，它们都是从太阳星云分裂形成的，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一样。太阳上没有人，我们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人，现在不能讲，我没有调查过。从前古时候地球上也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空气，自从有了空气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闹独立性，你们晚上抬头看，有时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闹独立性。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

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党内几部分干部的问题。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我们对这几部分同志要特别注意。

（一）理论工作者。我们整风讲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反，好像理论工作者就不那样吃得开了。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因此我们党内要学习理论。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

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

（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理论工作者。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

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三）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一到根据地里头，他们就感觉吃不开。根据地的首长多得很，看起来，首长总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长、中首长、小首长，这些同志心里憋气。审干的时候又找了他们的麻烦。“你是哪里来的？上海？西安？”“有没有问题？”看了又看，有点不相信。“你住在哪一个旅馆？”“有没有介绍信？”因为我们根据地都要介绍信，以为在上海住旅馆也要介绍信，你说没有介绍信，那就怪得很。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这些同志对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作风问题恐怕要三年五年

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我在报告里头已经写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至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有没有对本地干部和本地军队处理得不恰当的呢？如果有，应当承认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如我在陕北应当承认的一样。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同时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东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见。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们历史上的大纠纷。这一次开完大会之后，还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树声，出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讲过这些话。不要怕多讲，不要怕讲得舌敝唇焦，现在看来，舌也没有敝，唇也没有焦，我们说得还不够。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

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你们看，就是用脚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还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围绕太阳转几转人就增加了几年寿命，年纪愈长，包袱愈大，年纪老的同志们不要怪我这样说，我今年也五十二岁了，地球走的路也变成了我们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

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为此目的，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五）经济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在军队里面有后勤工作，在整个根据地、解放区有广大的经济工作，有广大的同志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对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们提倡、宣传得不够，使得许多同志感觉到，在这些部门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没有地位。我曾经讲过，延安有一个同志告诉我，要他做总务处长，他不愿意当，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不起。人家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做一般工作。为什么他说做一般工作呢？是因为做总务工作吃不开，现在我们应当使他们吃得开。有些同志认

为，做军队工作、党务工作吃得开，在军队里面是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开，做后勤工作还是吃不开。因为他们吃不开，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们吃得开。

（六）民运工作干部，工、青、妇干部。这些干部也感觉吃不开。有人把他们叫做“杂牌军”，其实都是“中央军”，没有什么杂牌军。大城市打开以后，广大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都要开展起来。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现在留下的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不多了，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我们要照顾他们，尊重他们。同样，没有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的干部也不行。

（七）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我们现在还叫他们是新干部，好像老干部就是万里长征来的，那就没有几个大人，不过一两万而已。同志们，在座的多数同志是老干部，因为你们富有经验，领导正确，所以被选为代表，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做工作的同志，数目虽小，没有他们却不行，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把经验当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轻轻快快。对同志们讲一个数目吧！现在，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一百一十几万，北伐和内战时期入党的顶多还有两万人，我们算一下，总共一百二十来万。这两万人的眼睛，不要只看着自己，还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几万。否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味道大得很，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这样不好，我们年纪比较老，并不十分漂亮，还是他们比较漂亮，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在抗战时期入党的的大多数是青年同志，当然年纪大的也有。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没有我们不行，没有他们也不行。两万人的眼睛要看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要尊重他们，不要使他们感觉这两万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候，先要想几天几夜，跟你谈话时到底怎样讲法。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

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抗战时期很长，对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不要笼统地叫新干部，因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党外干部。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全中国，我们的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

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3]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4]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

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下他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

的？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即林伯渠。

〔2〕“客里空”是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一个惯于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后来我国新闻界借以泛指那些脱离实际、虚构浮夸、说空话的新闻报道作风。

〔3〕指朱德。

〔4〕即徐特立。

论解放区战场^{*}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朱 德

同志们：

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抗日战争将近八年的时候开会的。我很荣幸，我能够代表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九十几万军队和二百几十万民兵，在这里向我们党的大会说话。我应该指出：这八年中，我伟大的中国人民组成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各个战线上，不分男女老幼，轰轰烈烈，与日寇作殊死的斗争；不管日寇如何凶暴残酷，也不管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及其统帅部的指挥方针有如何错误，中国人民仍本一往无前的精神，前仆后继，坚持了这伟大的爱国战争。中国人民将赢得最后胜利，这已是无可怀疑的了。这八年中，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与一切抗日的友军，协同保卫祖国。在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上，我们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曾流洒了最多的热血。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愧为中华民族最好的子孙，因为我们做了中国人民所最希望的事业，而且我们将继续不屈不挠地做下去。

我在此向我国一切军队中为抗日战争而殉难的战士致衷心

^{*} 这是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

的哀悼！向一切为抗日战争殉难的共产党人及人民致衷心的哀悼！

我在此向全国一切在抗日战争前线上的武装同胞致衷心的敬礼！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将士们致衷心的敬礼！向东北抗日联军致衷心的敬礼！

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是为了总结抗战经验，进一步地准备与全国人民、抗日友军协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大会。我完全同意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人民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而流血斗争的经验，规定了和提出了打败日寇和建设新中国的具体步骤与具体纲领，真正给我党和全国人民指示了决定中国抗战胜利和决定战后中国命运的道路。

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就不能有正确的军事方针。胜利的人民战争，是只能在正确的政治方针指导下，并在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联合政府基础上来取得的。八年来，我伟大的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敌人进行了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方针与正确军事方针的结合，就造成了人民军队，造成了解放区，造成了解放区三三制的民主联合政府，造成了解放区真正的人民战争，并使解放区战场所进行的战争能够取得不断的、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准备抗日战争的全国胜利，就同样地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这个政治报告的方针，必须在毛泽东同志这个总的政治方针指导之下。离开政治，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显然是不正确的。我现在向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军事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政治报告的精神及其方针的。

一 抗战八年

同志们！我前面说过，我们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已将近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变化不管怎样复杂，其发展过程，仍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这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的相持阶段，我方的反攻阶段。这三个阶段还没有走完，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三阶段的前夜。

第一阶段，是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间武汉失守。在这个阶段中，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的高涨，特别是由于我党坚持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得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由不抵抗主义转变为对日抗战，不得不在对内政策方面采取某些进步措施。这个时期中曾有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的抵抗，虽然又有另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遇到敌人不加抵抗即溃退下来。这时期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转变，是为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所欢迎、所赞助的。可惜，国民党当局这种转变，并没有彻底。我党中央在抗战一开始就指出，如果没有全面的人民战争，就不可能进行胜利的抗战。但国民党当局既然继续保持反人民的制度和立场，因此就不能进行这样的人民战争，这就给了日寇进攻以很大的便宜。日寇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战场上的这种弱点，仅仅在十五个月内就打到了广州、武汉，囊括华北、华中的大片土地和华南的要地。当然，日寇是有很多弱点的，这就是它所进行的战争乃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战争，因而是失道寡助的；就是由于这个帝国主义的先天不足，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感缺乏；就是它只片面地估计了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的力量，

而轻视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意志和抗战力量；就是又由上述这些弱点所形成的它的分散使用兵力与逐步使用兵力的战略部署和指挥。日本侵略者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但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无敌的敌人。其弱点是应当为我们利用的。很不幸的，就是日寇这种弱点没有被国民党当局所利用；反之，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个大弱点倒是被日寇所利用了。反人民的政治制度，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战略，就使得国民党手中的几百万兵，在十五个月之内，遭受到很大的牺牲；这种笨拙的战略，就使得前线将士英勇的奋斗不能获得应有的战果。

可是，就在这第一阶段，与敌人的进攻方向相反，我伟大的人民军队——八路军和新四军向着敌后挺进，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就是说：当敌人向我进攻，而国民党军队大批退却的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向敌后反攻，取得不断胜利，牵制敌人，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并在精神上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在事实上证明了亡国论是错误的，而人民战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正在事实上证明了速胜论是错误的，由于敌强我弱的诸条件，必然要经过人民战争逐步转移战局，因而抗日战争乃是持久战。

第一阶段的十五个月，使中国内部发生很大变化，日寇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当局看到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很成功地建立了新的战场，收复了广大的失地，从抗日的立场说，本来没有任何理由不表示欢迎的，可是它偏不欢迎，而且非常不满。就在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当局改变了政策，改变到对日寇消极抗战，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在日寇方面，虽然侵占了我们很多地方，但是在华北、华中，出其不意，遇到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对手，许多地方被我收复，好像心脏里插进

了一把利刃，所以也改变了政策，改变到对国民党战场停止进攻，对国民党当局诱降，而对八路军、新四军则集中兵力进行“扫荡”。这样，就出现了战略的相持阶段。不管怎样，有一件事是明白的：敌人进攻，国民党败退，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阶段，亦即战略相持阶段。如上所说，这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开始的。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国民党战场作了一次带战略性的进攻为止，其间共五年半之久；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之内，日寇在华的主力是在对着解放区作战，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一九四三年，竟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在这同一期间，国民党战场并没有严重的战争。这就是相持阶段的实际。

解放区的战争，是伟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解放区人民在这个阶段中所进行的战争，其无比的英勇，无比的坚忍，实为中华民族永久增光。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末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特别是在武汉失守之后，国民党当局的主要政策错误地由对外移到对内，对抗日战争消极，对反共反人民积极，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而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又是其特出的罪恶行为；如果中国人民不能挡住这股逆流，抵住这种袭击，也就不会有解放区战场及其与敌人的长期相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不能坚持下来。一九四四年日寇向国民党战场

新进攻的势如破竹的事实，把这点毫无疑义地证明了。而且，假如没有解放区战场的力量，使国民党政府投降妥协的企图受到最大的阻力，则必不能克服几次投降危险，而将使抗日战争陷于夭折。很多的事实与经验，以至敌人的许多文件，也把这点毫无疑义地证明了。可是这些情形，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外面还有很多人不了解。

国民党政府在这五年半的长期间中，是有充分的余裕可以力求进步，准备反攻的。但它所做的，不是准备反攻，而是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不是去增强抗战的力量，而是去削弱这个力量；不是去坚决抗战，而是去“曲线救国”，勾搭敌人。于是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就经不起考验，不是站不住脚，就是变为伪军。一九四四年日寇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进攻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河南、湖南、广东、广西诸省的大块土地，就在很短的期间沦于敌手，造成国民党统治区在抗日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危机。但是正当国民党战场无力招架的时候，解放区战场却渡过了一九四一——四二年的严重困难，向敌人举行了有力的反攻。敌人向国民党战场进攻，而解放区战场则向敌人进攻，这是一九四四年以来的新形势，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后期的特点，并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前期相区别。

这样，大家看得很明白，国民党当局把应该做的不做，不应该做的做得很努力，这种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国民党军队愈来愈弱。解放区的情形则与此恰恰相反，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等，愈战愈强，收复了很多失地，渡过最严重的难关，现在转到了新的发展与扩大的阶段。现在抗战的重心，是在解放区战场，而不在国民党战场。

由于中国人民八年的战斗，由于伟大的苏联军队向法西斯德国的胜利进军和法西斯德国即将完全崩溃，由于美英军队在远东的胜利（这里需要指出美国人民有特别的努力），由于苏

联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后在远东举足轻重的地位，毫无疑义，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现已处在大反攻阶段的前夜了。

怎样来准备和进行大反攻呢？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已在政治上说明了一切。在这里，我只指出：解放区人民的长期英勇战斗及其各种建设，是真正替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造成了可能的基础，是给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做了最大的准备。正像上面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掩护了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地阻遏敌势，则全中国形势早已改观。在将来的反攻中，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那里集中了广大的人力（将近百万的正规军、二百余万民兵、近千万自卫军），那里保护和发展的巨大的经济力量（相当大量的粮食生产、公私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经营），那里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沦陷区的大城市、铁路以及许多海岸在解放区包围中或控制下），那里有重要的战略据点（华北山地、平原和华中平原都是便于对敌大反攻的地带，而华北更为进出东北、内蒙的枢纽），在那里特别是有着解放区人民在持久战争中已锻炼出的极坚强的战斗意志，而民主政治的实施则提供了便利于大反攻的政治条件。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事业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及其所已获得伟大成就，如果轻视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的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

以下我就特别来说解放区战场。

二 论解放区战场

解放区战场的创造

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的抗日战争，

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这是中国抗战的特点，其中解放区战场是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创造起来，并负起独特的作战责任的。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这是中国人民的军队，这支军队的前身即是中国红军。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其创造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的时候，即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给它规定了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以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为它的奋斗目标。“九一八”以后，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痛心疾首于我神圣国土之被日寇蹂躏，充满了抗日的热情，数年间千方百计，经过无数艰难的流血的斗争和万里长征，以求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伟大的目的。到达陕甘宁边区之后，这支军队对于抗日战争做了切实的准备工作：红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干部的准备，与全国许多友军的联络，这些都做得很好。七七事变发生，我们党中央和这支伟大人民军队的全体将士接到警报，即于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发出呼吁，并要求出发前线，与敌周旋，不久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即出现在抗日的最前线。

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军在毛泽东同志的天才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入华北敌后。我一一五师进入晋察冀地区，我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地区，我一二九师进入晋东南地区。一九三八年我军更向东进，一部进入冀鲁豫平原和冀鲁平原，一部进入冀中平原，一部进得更远，到冀东配合了二十万人民的抗日大起义。一九三八年春，新四军继八路军之后开赴前线，进入华中敌后，在长江两岸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同年冬，东江纵队于广州沦陷后在当地起义。一九三九年，琼崖沦陷后，当地人民在我党领导之下组织游击队从事抗战。八路军初出马的时候，即在平型关进行了全国抗战中第一次的对敌歼灭战。

“九一八”以后，我党即在平津、宁沪、武汉、香港、广

州等大城市及广大农村，进行了有系统的抗日运动，赢得了广大同胞的同情。虽则在国内战争时期，这些工作曾遭受极残酷的摧残和破坏，但无论环境如何困难，我党在许多地方所散布的抗日种子，是深入到人民中间，造成坚固的潜在力量。特别是一九三五年我党所领导的一二九运动，曾对于促进抗日战争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华北、华中相继沦陷后，当地党的组织，即协同当地各阶层人民武装起义，转入农村游击，于是使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发展，大批知识青年和劳动人民参加到我军中来。以平津流亡青年为骨干，在山西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队。决死队是山西的新军，我们对它曾给以兄弟一样的援助。在冀中，回民同胞组织了回民抗日支队参加八路军。我们对于许多别的抗日武装力量，也作了大力的援助。这些当地的人民武装与八路军、新四军这种人民军队两相结合，形成了坚强的抗日力量。

这样，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而瓦解了的华北、华中战局，立即由我党、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合作，而迅速恢复起来。敌后变成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了。

这样，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从此在敌后代替了国民党退出之前的单纯防御的地位。

这样，为国民党当局所丧失的陷入黑暗的广大沦陷地区，逐步经过我们之手，收复过来，变成了光明的广大解放区，这就是华北、华中、华南三大解放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凡是国民党当局丢掉的地方，每个中国人都有把它光复的责任，我们正是这样做了。

这样，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初期，便牵制了日寇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寇不能全力西进的形势，随后又变成为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场。

这样，解放区战场就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重要的和决定的

战略地位，变成为抗日的重心。反动派企图利用日寇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借刀杀人的无耻阴谋，是彻底破产了。

这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和毛泽东同志出奇制胜的人民战略所造成的结果。

解放区抗战的三个时期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关初战胜利，至一九四〇年百团大战为止，这个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初期粉碎了敌寇讨伐队分进合击的“扫荡”战术。一九三九年以后，又连续粉碎了敌酋山下奉文和桑木师团长所提出的“封锁”、“分割”、“扫荡”三者并用的新战术。这些不断胜利，打开了局面，创造了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八路军由几万人发展到四十万，解放人口近四千万。新四军由一万二千人发展至十万，解放人口一千三百万。这是敌后解放区的创造与开辟时期。

一九四〇年秋，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威力，惊醒了敌寇。敌寇改换了统帅，由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又全部改订进攻我军的办法，提出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并重新规定在一九三九年即已提出的所谓确保华北“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的侵略任务，以准备太平洋战争，从而集中兵力，对华北解放区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其“扫荡”办法是：“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敌寇所到之处，实行彻底烧杀，企图建立“无人区”，以消灭我军的生存条件。敌寇经常以十万人左右的兵力对一个地区进行反复“扫荡”，每次连续至三月或四月之久，这是空前严重的局面。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华北各地发生灾荒，军民食树叶草根，更增加了局面的严重性。我军团结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奋斗。这一时期，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我解放区人口缩小至五千万以下，八路军减员至三十万。华中解放

区战斗频繁仅次于华北，新四军则维持着发展的局势。经过这个困难时期，我军和解放区受到了锻炼，数量缩小而质量增强。敌寇的“扫荡”伎俩有限，而我军反“扫荡”办法则层出不穷。我们在这时期更加亲密地与人民相结合，因而学会了坚持与敌人顽强斗争和战胜强敌的许多本事。八路军、新四军就这样胜利地渡过解放区战场的最困难的阶段。

从一九四二年冬，冀南、冀中、冀东各解放区工作开始恢复，华北各解放区转到新的扩张的时期，也即是开始了解放区抗战的第三个时期。敌寇企图继续其一九四二年的残酷“扫荡”，我军乃以敌进我进之战略，到敌后之敌后，去开辟解放区，粉碎敌之进攻。这一战略发生了极大效果，使解放区的发展，超过抗战初期的记录。在此期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伟大的整风运动和伟大的生产运动，各解放区随即响应进入行动，获得巨大成绩。同一时期，各地再次深入减租减息，更加发展了群众的抗日热潮，三三制联合政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使各解放区内部更加团结起来；在军事上，主力兵团更坚强，地方兵团日益扩大，民兵之普遍发动，又大大加强了各解放区的军事力量。这一切，把解放区巩固和加强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第一时期初，国民党留在敌后的部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关系还不太坏。武汉失守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政策的推行，特别是该党颁布所谓限制“异党”、“异军”方案后，即积极反共反人民，与日寇共同行动夹击解放区，成为解放区战场的积极破坏者。在第二个时期，敌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由于反人民的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一九四一年崩溃于中条山脉，一九四二年又在浙赣间崩溃，一九四三年又在山东崩溃，证明了任何反人民的军队在敌后都站不住脚。一九四一年起，敌后国民党部队，出现了大批投降的潮流。到第三个时

期，庞炳勋、孙殿英投敌之后，国民党投敌部队近五十万人，将官投敌者六七十人，扩大了伪军，帮助敌寇加强对解放区之“扫荡”。

光荣的牺牲和伟大的成绩

同志们！我在前面已说明了解放区战场的创造及其作战的各个时期。应该知道：在这样持久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各解放区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是说不尽的，写不完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多说，但我应该在这里向大家报告一些概括的数字，说明在这种残酷的战斗和牺牲中，中国人民得到了些什么。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的七年半（华南抗日纵队缺一九四三年以前的数字）中，总计对敌大小战斗十一万五千余次，击毙和杀伤敌伪军计九十六万余名，俘虏敌伪军计二十八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敌伪军计十万余名，敌伪总共损失计一百三十六万余名。

我军主要缴获：炮类共计一千零二十八门，机枪共计七千七百余挺，步马枪四十三万余支，攻克碉堡三万四千余座，攻克据点一万一千余个。

在一九四四年中原战役以前（正如我在这报告的第一部分里所已说到了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抗击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抗击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即在今天，在侵华日军（“满洲”的不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抗击的仍有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占百分之五十六，而所抗击的伪军则完全没有变化。敌寇重兵屯集华北、华中，这个形势就说明了并日益增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战中极艰巨的责任。

这种抗日人民战争的优异战绩，甚至可以从敌寇方面的反

映看出来。例如，一九四三年六月敌华北派遣军总部公布：“从今年一月到五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五千五百二十四次之多，其兵力达五十六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人之众。”又如，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一九四三年即敌昭和十八年度，综合战果报道说：

“敌大半为中共军，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解放区战场的战绩，正是全面的人民战争的战绩，难道还不明显吗？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解放区人民，其抵抗的极端英勇，其所受苦难的极端坚忍，其牺牲的极端壮烈，实是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浩大的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难道还不明显吗？

中国人民付出了上述的伟大牺牲，获得了下列代价，即创造了遍于华北、华中、华南十九省地区的解放区，解放人口共计九千五百五十万。

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计九十一万正规军，民兵二百二十万以上。这些数目字，明白指出解放区战场人民战争的伟大发展，与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成极其明显的对照。

这种解放区的力量，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的力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

和光明的展望。

解放区抗战的经验

若问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既缺乏武器，特别是缺乏新式武器，又无外援，并且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夹击，为什么解放区在极残酷的战争中，竟能日益壮大起来？毛泽东同志报告中关于“人民战争”的部分，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我在这里再稍为说一些经验。

总的经验何在呢？简单的同时又是明确的，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党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实现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团结，也因此实现了抗战一元化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解放区全面的人民战争，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

在政治上，就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生活的方法，实现了全民总动员和巩固的民族团结，合千百万人之心为一心，同仇敌忾，造成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国民党统治区证明了这一方面。而解放区则证明了另一方面：实行了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作了改善，就必能实行人民战争。

就是这样，把解放区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和民族自信心发扬到最高度，纵使在敌人空前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之下，战斗意志仍然能够坚持下来。

就是这样，把军民团结和官兵团结发扬到最高度，并普遍推行了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的运动，不管敌伪的从外进攻及其奸细特务的从内挑拨，这个团结都是打不散、挑不开的。

就是这样，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军队的统一以及政治与军事的统一，而打破了敌伪的“总力战”。

就是这样，能够在极困难条件下，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加强战斗单位，去对付敌之包围袭击，任何组织都能于根据地发生变化时，继续与人民一起，坚持斗争，指导斗争。

就是这样，能够以深入的政治工作去动摇敌军军心和瓦解与争取伪军。尽管日本俘虏很顽固，可是，我们在这方面的成绩很好。我们特别感谢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冈野进同志所领导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感谢朝鲜独立同盟，他们在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下工作，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极有价值的帮助。

就是这样，能够有效地以地下工作方法，去争取敌占区有民族意识的广大人民，使敌寇自首自新政策失其效果。

经济是作为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的东西。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首先的和主要的，就是实行减租减息，而另一方面，又规定交租交息，这是保证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解放区在经济上坚持抗战的基础。

就是这样，把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扬起来，纵使在敌人不断“扫荡”下面，仍能使生产不致中断。

就是这样，才能发动农民实行劳动互助（组织变工队、换工班等），造成各解放区群众生产运动的热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但发展了农业（这是各解放区现阶段的主要的生产部门），而且发展了家庭手工业和手工工场，走向自给自足和丰衣足食的目标。

就是这样，国营工业和工商合作事业才能够获得人民真正的合作，并因此而有了发展的真正基础。

就是这样，产生了军民的生产合作，并配合了精兵简政、军队生产和节约政策来减轻人民负担，节省人力物力，以支持

长期斗争，减少了浪费，使民力有喘息机会，使物力得到积蓄。

就是这样，各解放区就能够努力在经济上相互调剂，救灾恤邻，以克服灾荒，救活民命数百万人，而达到坚持斗争的目的。

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而有了上述的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东西，才有实行这种群众战的可能。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告诉了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八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所实行的战略战术的出发点，由此创造了解放区战场抗日人民战争的全套的战略战术。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

就是这样，能够实行内线与外线的灵活作战，夹击敌人。

就是这样，能够对于敌人的包围实行反包围，对于敌人的“扫荡”实行反“扫荡”，对于敌人的“蚕食”实行反“蚕食”，对于敌人的封锁实行反封锁。

就是这样，能够对敌人力争战略指挥和战役指挥的主动权，力求摆脱被动地位，而反转逼敌处于被动。

就是这样，能够以反复穿插打破敌之“反转电击”，以分散隐蔽、灵活转移、寻求敌之弱点，打破敌之纵深包围。

就是这样，能够以我之集中，歼灭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袭击敌之集中。

就是这样，能够以军民大破坏，打破敌之封锁分割，以民兵和分散之小部队相结合之地雷战，打破敌之梳篦搜索。

就是这样，能够以数个地区之配合出击，援助友邻区，打破敌之合围“扫荡”，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援助山地，坚持山地游击战以支持平原。

就是这样，能够使主力灵活转移，进行或准备适时之胜利反击，地方军则就地坚持，就地游击，与敌人扭打纠缠，困扰消耗敌人。

就是这样，能够创造了武装工作队的斗争方式，成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恢复工作的锐利武器。敌人把“扫荡”带至我之根据地，我武装工作队把各种抗日斗争的方式带到敌人营垒里去动摇敌人之心脏，并创造了非武装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中的所谓犬牙交错的战争，是在八年来解放区战场上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的战略战术，三者是一致的东西，这三者一致的东西造成了各解放区战场，又恰是各解放区战场作战的特点。

所有上述这一切，都是我们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抗日人民战争的经验，都是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及抗日人民战争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离开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政策，如果我们离开了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上述的一切都不可能存在。我们就不但不能压碎敌人，并且早就被敌人所压碎了。

三 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

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正确地指出了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

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这两条路线，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表现在军事上。

从压迫人民、奴役士兵出发，从消极抗战以至观战、专靠外援出发，从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出发，从排除异己、破坏团结出发，就构成了一条反人民的失败主义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这是国民党战场连战皆北的症结所在。

与此相反，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

前一条路线主张保留中国军队的旧制度、旧习惯、旧战术的老一套，拒绝根据抗日战争的新条件加以改革。这样，就便利少数人长期窃据兵符，把军队当作压迫人民、厉行专制的工具。后一条路线，主张根据北伐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经验，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武力与国民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原则，将中国军队加以改革。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团结军民，焕发士气，打败敌人。

前一条路线，说抗战可以速胜，是速决战，并从而不准备人民的力量，乃至肆意摧残人民的力量。后一条路线，说抗战不能速胜，是持久战，并从而主张加强准备人民的力量，发展人民的力量。

前一条路线，估计抗战全部过程只有两个阶段，说武汉失守以前，是敌胜我败时期，而以后，即是转败为胜的时期，它否认中间的相持阶段。后一条路线说不然，抗战全过程包括战略退却、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而以相持阶段为最艰

苦，这时应做的事特别多，特别是要经过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状况去组织广大人民的力量，经过相持阶段有效的努力，准备了一切反攻条件，才足以说转到反攻。

前一条路线，历来把战争胜利寄托在日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上面，不寄托在自己的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抗战努力上面，结果使他们失望，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们遭了去年一整年的更大失败。后一条路线，历来相信人民的力量，它争取外援而不依赖外援。几年来解放区战场的胜利，便是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以自力更生的努力去获得的。

前一条路线，主张和实施了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后一条路线主张在大反攻之前采取攻势防御的积极战略。

前一条路线，对于叛将不加讨伐，反而纵容降将，反而囚禁有功将领，如对叶挺将军等。后一条路线，则反对各种各色的投降理论，奖励有功战士，坚决讨伐叛官降将，伸张正气，振奋人心。

前一条路线，实施错误的兵役制，到处强拉壮丁，贿赂公行，浪费和虐待了中国人口中的精华。后一条路线，则普遍地实行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实行了在完全自愿基础上的志愿兵制，这样既满足了军队的需要，又正当地保护了中国的人力。

前一条军事路线，是国民党的军事路线。后一条军事路线，是共产党的军事路线。

这两条军事路线，是这样显明的不同。而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早从八年来两个抗战战场（一个战场越战越弱，一个战场越战越强）的史实中证明了。

毛泽东同志的名著如《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尽人皆知，是代表了共产党的正确军事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总括地说，就是人民军队的路

线，就是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正是使抗战胜利的路线。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的军事路线，是由它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而它的军事路线，又正是和它的军事学说相结合的东西。国民党的军事学说，浸染了德意日法西斯的思想，其最大特点，就是使军队高压在人民身上（军队对人民的特别权威），使军官高压在士兵身上（军官对士兵的特别权威）。在民族强敌面前，这种军事思想，等于解除自己武装，使作战陷于失败。

建军的原则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报告中关于“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的部分所提出和所解决的建军问题。

我这里只简单地说一下我们建军的宗旨。为了说明我们的建军宗旨，我要把中国现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着的两种不同的建军宗旨，对照起来说一说。

成千成万的军队，成千成万的带枪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人民，其中最大多数的是农民。可是，过去和现在，都有两种军队。一种，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保卫人民利益，替人民服务的军队。另一种，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极少数人的利益，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

没有一种军队不是国家的。但是有两种国家，一种是主权属于人民的，属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军队，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军队。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的军队，则属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人民的军队，因为和人民一体，对外就能有效地保卫祖国，对内就能保卫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与人民分裂，对于保卫祖国就不能不是无能的、动摇的、失败主义的，以至变为叛逆（如当伪军），对于人民的民主自由，则是摧残的、压迫的。

人民的军队，内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也是民主的，是军民一致的，所以能够一扫军阀制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内部要用压迫制度和欺骗方法，不如此，就无法叫由人民出身的最大多数的官兵去做反人民的事情；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当然要压迫，不如此，就不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的工具了。所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不但要保持军阀制度，而且要发展军阀制度，干脆用更野蛮、更无耻的法西斯制度来统御军队。国民党内的反动的统治集团，现在正在努力做这项工作。

这两种军队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属于哪一种呢？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就是属于前一种的军队，这种军队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创造这样的人民军队，是足以自豪的。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从其前身即内战时期的红军建军以来，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即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它是民族的，因为它始终站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具有保卫祖国的至高无上的热情。它是人民的，因为它是从人民当中来，始终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它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因为它一扫军阀制度，成为为人民的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工具。它的战斗力，它的不可战胜，就是由于它具备了这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在抗战中，

经过毛泽东同志具体政策的指导，又有了新的发展，因而在保卫祖国的血战中，造成了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大的战绩。

八路军、新四军这三大特点，事实上也即是建军的三原则。而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因为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因此就能够把保卫祖国当成自己的神圣职责，因此也就能充分发扬军队中的民主主义。这种人民的军队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的军队，是具有最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

毫无疑义，八路军、新四军所走的建军道路，是全中国军队所应该走的道路，是全中国军队所应该依照改造的模范。这是中国军队的光明之路，走这条路也即是国家之福。中国人民不要抗战胜利和民主解放则已，要想取得抗战胜利和民主解放，就要努力扩大和组织像八路军、新四军这样的军队。反之，如果有人要想削弱八路军、新四军，或者想依照反人民的军队模样来改造八路军、新四军，这就等于自毁长城，必然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做日本强盗的应声虫，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

我们愿意全国军队，都向光明方向走，把自己的军队改造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成为任何私人压迫人民的工具，正像毛泽东同志报告所说：“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上面说了我们建军的这些主要原则，我准备在下面继续讲我们建军的几个具体问题。

兵役问题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兵役制度。人民的军队，当兵的和当官的都是自愿来的，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所实行的那种志愿兵制，或者将来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所

要实行的义务兵制，都是建筑在与人民的意志相符合的基础之上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其兵役制度不能不是与人民的意志相违反的，因而不强迫就没有人肯去当这种兵。现在国民党的所谓征兵制，就是反人民的征兵制。国民党的这种强迫征兵制，现在发展成了最黑暗的一种制度，那里“征兵”的办法，是买、抓、骗。国民党统治区域，征兵人员贪污枉法，草菅人命；壮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绑、冻饿、囚禁、鞭挞，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为匪，抓来之后能够送到部队去的壮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现在所实行的，是志愿兵制。加入这个军队的，都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自愿来的。他们里面，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而最大部分则是非共产党员。由于八路军、新四军与人民密切结合，它的兵源永不枯竭。

将来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成立之后，将要有可能采取义务兵制。这种义务兵制，将与国民党政府现在所执行的黑暗的强迫征兵制根本不同，是建筑在自愿与说服的基础之上的兵役制。

怎样养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便有两种不同的养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养兵”方法，实际上是从剥削人民，因而又是从剥削士兵出发。而人民的军队的养兵方法，则是从爱护人民，因而又是从爱护士兵出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养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由于以剥削人民、剥削士兵为出发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以“国家养兵”为名，想出种种办法，来向人民索取军费。国内搜刮不足，则以国家名义借外债。军费筹得之后，就

以吃空额等办法自饱私囊，一层吃一层，官职愈高，吃得愈多；所以尽管筹得的军费很多，士兵却面黄肌瘦，衣不蔽体。中国的军阀，往往是最有钱的人，他们的钱，就是从军费中刮来的。到了国民党的反动派手里，这种黑暗的现象是更加发展了。“军费”，这是一笔烂账，从这里，国民党内的反动派不知把好大一笔钱变成了私产。

八路军、新四军怎样养兵呢？

我们的兵是穿起军服的武装农民，军队即是穿军服带武装的人民集团。要穿、要吃、要喝、要休息、要工作，都与普通老百姓无异。注意衣食住行的满足，这是物质营养；注意抗战爱民教育，这是精神营养。八路军、新四军的养兵办法，不但特别注意军队的精神营养，而且也特别注意军队的物质营养。

这种物质营养：第一，是在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原则之下，去保养军队，因为不然，军民之间就会发生矛盾，人民生活困难，军队生活也困难，就不能有力地对敌作战。在形势开展的时候，在军队的扩大成为必要的时候，必须以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为条件来扩大军队。在环境困难的时候，如像在一九四二年，我们在敌后则以精兵简政，实施了兼顾军民的原则。第二，是在官兵平等待遇的原则之下，规定部队人员的待遇，军官以身作则，与士兵共甘苦。只有能代表士兵利益，能体贴士兵疾苦的军官，不脱离士兵群众的军官，才是一个好的军官，这就是养兵的原则。这样，就在军队中绝灭了吃空额和剥削士兵的恶习，开了中国军事历史中的新纪元。第三，近年以来，我们在养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实行军队自己生产，解决军队自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这个新创造，对于我军有非常巨大的意义。根据边区军队生产的经验，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下，第一年可以达到部分自给，第二年可以达到半自给，第三年可以达到全自给。

在有战争的地区，部队自己生产，也可做到部分自给或半自给。首长亲自动手，是发动军队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军队自己生产之后，民众负担大为减轻，军民之间更加团结，军队生活更加改善，部队更加巩固，训练更加有效，战斗更加积极，并为养兵的经费开辟了无穷的源泉。

对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安置残废军人、退伍军人的工作，近年来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除了发动代耕及抚恤慰劳等以外，还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家务。在他们之中，出现了许多生产的英雄，他们的生活过得很好。今后对于这件工作，各解放区都要努力做好，使他们的生活过得舒服。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这种养兵方法，乃是中国军队史上空前的大改革。这种改革，正是人民军队内部生活、同时又是其外部生活（与人民关系）的特点。八路军、新四军全无外援而能养兵，且养得很好，其理由就在这里。

怎样带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带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是把士兵当成奴隶。而人民的军队的带兵方法则是把士兵当成自觉的战士。八路军、新四军的带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又去反对人民，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这种军队，发展了一整套极其野蛮的带兵办法。他们主张“将贵智，兵贵愚”的愚兵政策，因为兵如果聪明了，就不肯干反人民的事情了。他们制定一套军法、军令、军纪，依照这套军法、军令、军纪，就树立起军队中绝对独裁、绝对服从的残暴制度，凡是不听话的就处罚，听话的就升官发财，一面威胁，一面利诱。

他们在军队中，广泛发展打骂制度、特务监视，甚至暗杀士兵。这一切，是不承认部属和士兵的独立人格，是以黑暗的绝对服从的制度，造成部属与士兵畏惧慑服，以便独裁者为所欲为地去使用军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要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那末，除了这种野蛮的办法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统率军队呢？

八路军、新四军，彻底破坏了几千年来军队中的压迫制度。我们这里，从一九二七年创立人民军队以来，就废除了打骂制度。我们这里，承认官兵人格平等，只有职务的区别，不允许有军官压迫士兵或上级军官压迫下级军官的行为。我们的士兵为人民当兵，而不是为军官当兵。我们主张极其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官兵一体服从纪律，绝无例外。

近年以来，我们在带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就是尊干爱兵运动的开展。尊干爱兵就是说士兵要尊重干部，干部要爱护士兵。这一运动，大大地加强了部队的团结，大大地提高了官兵的积极性，使军队的各方面工作有飞跃的进步。

怎样练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练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练兵方法，是用盲目的、强迫的方法。而人民的军队的练兵方法，则是用自觉自动的方法。八路军、新四军的练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练兵分三方面：一是智力，二是体力，三是技术。

练兵首先是练智力。政治觉悟不高，不懂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兵也就练不好。没有政治觉悟的勇敢，只是血气之勇，有了政治觉悟的自觉的勇敢，乃是大勇。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知识，又要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作为基础。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既然主张愚兵政策，所以体力和技术就练不好，因为大家不高兴练。兵练不好，就算有了新式武器也没有用，反而会送给敌人。

八路军、新四军，在智力的训练方面，历来是有成绩的。我们的军队，政治觉悟最高，所以是打不垮的。近年以来，因为反对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政治训练更加切实和深入了。在官兵的军事素养方面更有系统地提高了，战略战术的学习与实际运用也有相当的发展。在文化学习方面，我们过去有成绩，近年来做得更好。我们军队智力训练中，近年来，在政治与文化教育之外，又加上了生产教育。生产教育，不仅帮助了生产运动，而且灌输了劳动观念，使我们的军人不会变成“兵痞子”、“二流子”，即使将来战争结束，仍是社会上有用的人才。

还应当指出，在我军智力训练方面的成绩，有许多要归功于抗战以来加入我军的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十分的欢迎。

其次说到练体力。打仗是格斗，是角力，所以体力锻炼很重要。增强体力，首先要吃饱穿暖，其次才是各种体力操练。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既然存在着剥削士兵的制度，就不能使士兵锻炼出强健的体格。而人民的军队既然存在爱护士兵的制度，则必然与之相反。

再其次，说到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与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过去我们不是也打了胜仗吗？不错，过去也打了胜仗，但打了胜仗，不是说我们的技术已经好了，已经够了。我们有了政治觉悟，再加上体力好，技术好，就可以打更大的胜仗，更少伤亡。应该说，上述这种错误的倾向，近年来已经改正过来了。在前年冬天和去年冬天，都进行了很大

规模的练兵运动，有的地区发展成为全民练兵。正规军进步很大，广大的民兵学会了埋地雷，这个成绩可是非同小可的。

我们近年来在练兵习武中的新创造，就是以上下合作的群众路线，代替由上级包办的军官干部路线。在我们军队中，已创造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官教官，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的教学相长的新教育办法。这是适合于我们目前的战争状况的。我们尊重军官和军事干部的特殊技能的传授。抗战以来，许多军事专家加入我们的军队，这对于我军战斗力的提高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十分欢迎。同时，要使军官们承认在他所指挥的几百几千人中，每人都有特长，行行都有状元，军官们应虚心去向他们学习。我们把军官高于一切的妄自尊大的态度，改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这个练兵的群众路线一经提倡，就发现在几十万八路军、新四军中有不少被埋没了的人才。在练兵运动中，每天均有新英雄、新技巧出现，这样就丰富了我们的技术。这种学习热潮正是造成士兵群众掌握技术的基础。总之，把士兵害怕的操场、课堂，变成军队锻炼本领和智慧的场所，改变了空气，提高了兴趣，军营变成学校。

我们在练兵中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就可以自满了吗？不能够的。为了将来的反攻，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学习掌握新的技术，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炮兵技术。

我们还要提高战术，注重实战总结，注重野外演习。四大教程的内容，只作为战术和技术教育的参考，择其合乎实用的东西，而不是照本宣科。八路军、新四军今天还不可能做到精通一切军事科学技术，这方面我们还很不够，我们全军需要继续学习，去掌握一切我们所必需掌握的新军事技术，这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这种练兵的原则之下，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士兵

是抗日前线有智慧的勇士，明天抗战胜利之后，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就可以变成现代化的国防骨干和国家经济建设时期生产与文化的干部。所以将来我们军队的复员，是不会给人民与国家造成困难的。

怎样用兵

有两种不同的军队，就有两种不同的用兵方法。非人民的、反人民的军队的用兵方法，不能不限于固定成规和固定格式。而人民军队的用兵方法，则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八路军、新四军的用兵方法，便是属于后一种。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得不到人民的帮助，又因为官兵之间的离心离德，作战的时候，不但不能依靠部属和士兵的自动性、积极性，反而必须在这个时候花很多的力量，来防止大量逃亡。这样，用起兵来，就非常之苦了。上面下的命令，都是依照一个主观的公式，既不问敌我力量对比，亦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所以他的命令，是一定做不到的。下级接到这种办不到的命令，就向上诳报一阵。上下互相欺骗，这种军队还能打胜仗吗？在抗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怪事，就是对于叛将不加讨伐，投敌的将领回来还可以做大官，有些艰苦守城的将领，反而被枪决。难道这不是奇怪的赏罚制度吗？

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形，完全不同。我们打起仗来，处处得到人民的帮助，民兵组织起来之后，挖地道和爆炸运动开展起来之后，人民对我军的帮助，其巨大与重要，是无可比拟的。在军队本身方面，因为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官兵之间相互的了解与团结，所以人人自觉自动，在一个意图之下，机动灵活，奋勇杀敌。古兵法说：“将不知兵，以其国与敌也。兵不知将，以其将与敌也。”这种现象，在我们这里，是完全没

有的。

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这几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干军事家在这里栽过筋斗的。而我们过去有些犯“左”倾幼稚病的同志，也恰是不懂得这种道理。当早年我们军队仅是步枪加梭镖大刀时，我们即研究如何根据这个现有条件去下决心，去决定战法，那时我们对着这样的军队不去高谈机械化兵团的战术。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当然我们处在解放区战场，需要我们去定出适合解放区战场的时间地点的战法。这几条用兵通则，还围绕着军队与广大人民结合的特点。一方面是以军队的作战去援助各种人民的斗争，另一方面又是用各种人民的斗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交通的、军事的）去配合军队作战。军队与人民的这种全面配合一直贯彻到战场上、战役上、战斗上去，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

官兵与人民一致，人人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敌人，因此，八路军、新四军里下的命令，只要适合情况，办得通，每次都是被正确地执行了的；有时也有办不通的过时的命令，因为下面能够适应情况，机断专行，也可以避免损失。这就是我们战无不胜的道理。

国民党军队去年在河南大败，有人检讨经验，认为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五不和，即军与军不和，官与兵不和，军与政不和，军与党不和，军与民不和。这是很对的。大地主、大资产

阶级的军队，到处不和；八路军、新四军，到处有“人和”，这是根本的区别。

我们来说一说军事理论。谈到军事理论，有些人就会搬出一套军官学校的高头讲章，或者广泛引用各国战史。他们讲的都是很高的理论，可惜这些理论，不一定合乎中国人民的实用。无疑义地，我们需要吸收各国的军事理论与经验，我们应向他们学习，不学习是不行的。但我们不机械搬用它，不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看待。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八年来的抗日战争，已经产生了合乎中国人民需要的正确的军事学，这是又有理论又有实际的军事学。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便是这种新军事学的代表作品。这些著作中的思想，过去可以根据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战例，现在则可以根据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的各种战例，来证明它的正确性。抗日战争的实践，是检验和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理论之正确的尺度。我在前面所叙述的解放区战场的抗战军事经验，人民战争的战略，便是毛泽东同志用兵方法特出的成果。

我们在敌后的坚持，我们的胜利，都是遵循了毛泽东同志从来用兵所已规定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而得到的，这就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这种基本原则就是根据军队与人民在作战上的深相结合而规定，也是以这种深相结合而实现的。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工作。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因为如果官兵不愚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便不能任意为所欲为。所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不是进行抗日教育，而是进行反共教育，不是教育官兵去争取民主，而是叫

他们去一味盲从。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实行特务统治，凡是官兵中有民主思想的人，都被目为危险分子，就要被监视，被开除，被逮捕，甚至被暗杀。国民党反动派的那种黑暗残暴的特务统治，是在于麻痹士兵的政治自觉性，养成士兵的盲目性，是在于监视、绞杀有民主思想的官兵，是在于使军队和人民隔绝，并压迫人民。凡是士兵被压迫的军队，决不能是服务人民的军队，而必然成为压迫人民的军队。虽则那种军队的特务工作，也叫做“政治工作”，但和我们的政治工作，是有天渊之别的。

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我们的政治工作：第一，是在于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发扬他们爱国、爱人民和改造自己的热情；第二，是在于团结本军和友军；第三，是在于团结军队与人民，提高人民保卫祖国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觉悟，帮助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第四，是在于从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敌伪，使之丧失战斗力；第五，是巩固和提高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保证命令之执行，深入政治、军事、文化、生产各方面的学习。而这五方面工作，又是互相关联、互相一致的东西。这些，是我们政治工作的特点。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能达到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我们进行的战争之所以是人民的战争，所以能进行人民的战略战术，所以能打胜仗，都是和这种政治工作不能分开的。

军队的指挥

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指挥方法和指挥机关。

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因为要消灭异己，派了许多私人去当师长，这些师长，常常只受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一个人指挥，别人指挥不动。所以许多师以上的指挥机关，等于虚设，

毫无作用，打起仗来，号令纷歧，莫衷一是，互相抵触。那里的参谋机关，甚至连最高统帅部的参谋机关，也常常成为一个传达机关而已。

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机关，层层节制，有职有权，内部一致，号令统一，下级则有机动的余地，所以上下团结。

八路军、新四军的特长之一，就是各部分军队之间的互相配合，协同动作。上级有命令的时候，当然决无推诿，就是上级没有命令，也能自动配合。主力军与地方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也很好。所以各军之间，皆能团结。

八路军、新四军的参谋机关，是真正能够工作的机关，这与国民党的军队有根本的区别。它的工作，近年来也有改进，这要归功于参谋工作人员们的努力。今后为了准备反攻，必须更加健全参谋工作。大兵团的作战，在现代的条件下，不能光靠个人的指挥，而要靠指挥机关来指挥。没有健全的参谋工作，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指挥机关。另一方面，我们的参谋机关，还必须加强自己的业务，首先要加强侦察与通信工作，力求情报的确实与迅速。

怎样解决装备及其他事项

几年来在解放区战场，我们最困难的，是部队装备和各种军用器材问题。我们解决的方法：第一，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几年来都依靠这个原则发展自己，维持战力；第二，就地取材，华北煤铁之丰富，铁道铁轨之破坏与利用，大大便利我们自己去制造武器，能普遍使广大民兵发展地雷战术的缘故，就在这里；第三，自己从敌伪手中夺取部分机械，拼凑起来，建设小型的轻便军事工业；第四，这些军事工业，常成为敌寇“扫荡”的搜寻目标，必需分散隐蔽配置，加强必要的武

装保护，达到不间断地制造以供给前线。医药方面，采兼用中西的原则，主要依靠缴获与购买，自己也有部分的制造。抗战初期，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帮助了一些药物，令人感谢。自国民党当局在一九三九年封锁解放区，这个来源便断绝了。然而，我们不怕困难，仍能自己解决。这是我们后勤工作人员的努力奋斗的成绩。

强大的主力与强大的后备

解放区部队分为主力军、地方军、民兵自卫军三大类。民兵和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主要担任保卫自己家乡的任务。每一地方的民兵自卫军，完成自己的保家自卫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和配合了全地区、全解放区的抗战任务。地方任务和全国抗战任务是密切相联系的。解放区的巨大的民兵队伍，这是我军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我们学会了组织民兵的工作，这件事情，其意义极为重大。民兵一经组织起来之后，就配合正规军作战，或者自己独立作战。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民兵保卫的功劳很大，敌后许多据点的收复，民兵的围困起了很大作用。民兵的主要武器是地雷，此外还有步枪、手榴弹和各种原始武器，以及土制掷弹筒。为了自己解决武器，许多地方开了“军火田”^{〔1〕}。民兵的联防作战，亦在许多地方组织起来了，这里看出了民兵向地方军转化的端倪。同时民兵自卫军还普遍地担任着生产任务，这样使战斗与生产结合，武力与劳力结合，实施此种任务，便改造了农村中的许多旧有形态。地方军站在主力兵团与民兵之间，它担任一个县或几个县的保卫任务，不仅担任反“扫荡”的较大军事任务，而且还应该为保护人民日常利益而战斗，如掩护收割耕耘，抢救灾荒之类。我们是根据地方军生于斯、食于斯、祖宗坟墓于斯的乡土热情，加强它去完成保护地方的抗战任务。每一支地方军在这

一任务中锻炼得坚强，则它业已接近并提高到主力的水准了。主力在战斗中常处于不时集中、不时分散的状态中，主力必须与地方军、民兵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更强大，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互相结合，这样造成了三者的有机联系。在最严重情况下可实施主力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反之，如在情况便利发展时，则民兵、地方军又可在一定条件下集结起来，配合主力或转化为主力，去完成更大的发展任务。根据这种办法，就使八路军、新四军拥有二百万以上民兵，作为自己的助手，作为自己的后备，这是他们经得起持久战斗的原因的一方面，也是解放区军事建设上伟大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说：“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这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

怎样瓦解伪军

在瓦解伪军的工作方面，近年来我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伪军是中国人，帮助日寇来屠杀与压迫中国人民，犯了滔天的罪行，再不赶快觉悟，反正起义，戴罪图功，将来是逃不了民族纪律的严厉惩罚，而与日寇同归于尽的。

伪军之中，成分复杂。在我军所面对着的八十万伪军中，其中五十万是原来的国民党军队，是在国民党内反动派“曲线救国”的荒谬指示下投降敌人的。

因此，我们对伪军的政策就不能简单化。我们对于死心塌地为敌作伥，屡次劝告无效的伪军，应该干脆地加以消灭；对于具有民族意识，但被国民党内反动派所蒙蔽而投敌的一部分伪军官兵，则要宣传争取，把他们从万恶的泥潭中挽救出来，重回祖国的怀抱。

不过，应当警告他们：希特勒已经垮台，日寇死亡不远，他们做了许多罪恶的事情，再不立即反正，就没有时间来为国立功，向民族赎他们的罪恶了，他们也就要受到民族纪律的惩罚。对反正的迟疑，其代价将是他们自己的倒霉。

四 今后的军事任务

同志们！上面我已经比较有系统地说明了我们的军事路线，也说明了我们的各项工作要怎样做。现在，我要说一说今后的军事任务。

全国的军事任务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提出：“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 and 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主张，是使中国抗战建国获得胜利的政

治方向。

在这个方向下的军事任务，便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执行这一任务，全国军民都迫切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统帅部，按照孙中山先生民主主义原则，成立一个能够胜任的统一指挥的联合统帅部。

这个联合统帅部，要按照孙先生的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的原则来办事。按照这个原则，则原来在国民党统帅部中和各军队中的一切脱离人民的、反人民的腐败陋习，都必须革除和改造，原来不适合于抗战和人民利益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政策都必须改变，原来上层的失败主义分子、亲日分子都必须解职，军事训练必须加强，军队的民主主义作风和政治自觉性必须发扬，军队中的特务统治必须根本废除，贻害人民和贻害抗战的兵役制度必须根本改变，而民族纪律必须建立，官兵待遇必须提高。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国民党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才能改变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的关系，才能实现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发挥其能力于抗战。所以这个联合统帅部的成立，是与国民党部队的爱国官兵的利益相符合的。

这个联合统帅部的成立，也符合于一切地方系军队中的爱国官兵的利益，因为经过它将废除分裂全国军队的一切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废除那种牺牲异己、保存自己实力的失败主义战略，经过它将增强地方系军队本身的进步，以符合人民对军队的希望，并使全国各军团结起来，有力地去改变战局。

坚持八年苦战的解放区战场，和所有苦战敌后的军队，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敌后友军，同样需要这个联合统帅部，以便使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有效地配合作战，以便援助解放区的各种军队，更有力地去打败日本侵略者。

特别需要指出：这个联合统帅部必须毫无例外地用一切新式武器去武装一切能对敌作战的部队，以加紧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完成民族的解放，而不是把它保留收藏起来，准备内战，以压迫人民。

共产党员，要与军界中的一切民主分子和军队，实行广泛的军内合作与军外合作。八路军、新四军中，共产党员只占少数，这里并无国民党军队里那种强迫官兵全体入党的制度，所以八路军、新四军事实上是共产党人与民主分子联盟的军队，即是人民的军队。

八路军、新四军全体将士，愿与全国抗日武装力量亲密团结起来，为成立联合统帅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共同奋斗。过去的成见应该废除，一切磨擦应该停止。我们认为一切抗战的友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都曾英勇奋斗，都有功于国家民族，在改组国民党统帅部，造成了全国军队团结联合的基础时，必须更大发挥全国军队的联合力量，去配合同盟国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不仅是全国军民的期望，同样是各同盟国家的民主舆论所期望的，同时也是国民党内部大部分爱国军官和民主分子所期望的。

沦陷区的军事任务

在沦陷区的军事任务，是加强对沦陷区人民的政治争取工作和组织工作，加强对敌伪军警的政治影响以争取他们反正，加强敌后各城市工作和组织地下军的任务。这些工作与我军行动配合，则大反攻的伟大日期到来，我军必能站在大反攻的主导地位，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大陆之外。

毛泽东同志时常说：应该学习法国地下军解放自己的经验。沦陷区的一切爱国同胞，我们在沦陷区工作的一切同志，都要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这个亲切的教导，认识自己责任的重

大，足踏实地，准备力量，以便时机成熟的时候，即摧毁日寇，光复我们神圣的河山。

解放区的军事任务

解放区的军队站在中国大陆的大反攻前线上，要担负起极其重大的战略任务，来协同国内一切友军和同盟国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

解放区的军事任务是：

一、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凡是敌人占领的地方，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都要去收回。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说：“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去年一年，我军在敌后收复县城十六个，今年四个月，收复县城十二个，这是因为日寇自顾不暇，而我军则在锻炼中更加坚强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依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集中较大兵力，向可能收复的地区发动进攻，是有利的，这可以减少敌人对我的进攻，并逐渐准备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同时，在一个时期内，要估计到敌人还可能向解放区进攻，所以仍须作粉碎敌人进攻的准备。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与不适合情况的集中行动，还是应该避免的。

二、扩大人民武装，消灭与瓦解敌伪军。为了抗战的胜利和制止内战的危险，主力军、地方军、游击队、民兵都还要扩大，不过必须在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条件之下进行。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他并且指

出：“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为了争取新中国的实现，为了争取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就要有强大的人民武装。至于消灭与瓦解敌伪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必需加紧去做。

三、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对于主力兵团向运动战的转化，要在适当的集中作战进攻敌人的过程中，逐渐锻炼和学习。民兵的训练，也须注意。民兵应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学会各种爆炸方法，使成为普遍的爆炸运动。

四、提高军事技术。为着战略反攻，必须有新式的装备，从现在起就要注意提高军事技术，以便到时能够使用。我们已经缴获一些炮，现在就应好好学习炮兵技术和研究现代战争的战术。

五、加强指挥机关。要加强参谋工作，使其能够胜任地担负起现况下的军队指挥，同时准备战局之扩大。要讲求更强有力地应付伟大反攻的考验。要加强政治工作，鼓励士气，提高士气，加强军事学习，保证能胜利地应付敌后现有情况，并能于情况剧烈变更时，有把握地去迎接新的战斗。要针对目前的实际作适当部署，还要对将来的变化有远见，预先有打算，这是政治工作的新任务。要加强后勤工作，诸如供给、卫生、兵工等事项，要使其能应付现在战局的需要，并对反攻之需要有打算、有准备，以期大动用时不致匮乏，这是后勤工作的方向。我们指挥机关将来需要极其大量的优秀的干部，我们要把许多好干部输送到军队中去。

六、准备大反攻的物质基础。全军动员起来，进行生产与节约，储蓄粮食和物资；自己努力，筹集大反攻所需要的物资。到将来集中作战之时，可以有备无患。

七、加强优待抗属、抚恤伤亡、安置残废军人及退伍军人

的工作。

八、要推进这一切工作，完成这许多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内部必须有很好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去团结广大的友军。团结与进步是不可分的。同志们应切忌自满，切忌骄傲；自满与骄傲是山头主义的来源之一。不论有怎样大的功劳，不应归功于个人，而应归功于人民；相反地，我们要时时进行自我批评，互相学习，以便提高自己的能力，无负于人民的信赖和委托。谦虚谨慎，自我批评，山头主义就会减少，军内军外的团结就会加强，我们就是无敌的了。

上面所提出的这一切解放区的今后的军事任务，其一个总的趋向，也即是其所必须准备的中心战略任务，概括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初期所已指出了的：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现在已临到在实际工作上逐渐地去准备实现的时机了。我们全军干部必须善于在思想上、工作上准备实行这种转变，以迎接这抗日大反攻的战斗。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再加重说一遍：任何人如果轻视解放区战场和解放区九千余万英勇战斗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的错误，那是一定的。

五 结 束 语

胜利的光芒很快要放射到全世界全中国，中国人民八年来所努力的伟大工程，业已逐渐接近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提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方向。我的报告总结了八年抗战军事的经验，主要是解放区抗战军事的经验，为的是如何在军事上去完成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去完成其

所提出的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战建国任务。

同志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是经过我们无数同志、无数中国人民流血牺牲创造出来的，所有已牺牲的同志们和战士们，将永远不朽。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支人民军队曾作了这样的论断：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同志这个有力的、英雄式的论断，是真实的，是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深厚力量的。这支代表中国人民力量的军队，这个中国人民力量的精华，其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这个力量将永远与伟大的中华民族共存，将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战胜日寇，战胜一切妨碍中国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障碍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们党的这次大会，便是要引我们走到这胜利之路。

同志们！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来和全中国人民在一起，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但已锻炼出了一条坚强的政治路线，能够解决中国政治问题，而且已锻炼出了一条极坚强的军事路线，能够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这条军事路线，正如政治路线一样，其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我在这大会上特别号召同志们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一如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说一样。所有部

队、军事学校、军事训练班，都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作为基本教材，作为教育的灵魂，以便于在思想上加强武装自己、战胜敌人。

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胜利万岁！

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万岁！

团结一切友军打败日本侵略者！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朱德选集》刊印。

注 释

〔1〕指抗日战争时期一部分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为解决民兵军火生产经费而开垦耕种的公共田地。一般由民兵和群众以变工互助的方式耕种，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制造弹药、地雷等军火。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 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毛 泽 东

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作，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解放区的军队，已经达到了九十多万。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还需要扩大军队到几个九十万。但是我们还没有外援。就是假定将来有了外援，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供给，这是一点主观主义也来不得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

^{*}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要的兵团，离开现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还有疑问吗？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现在，让站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部队，例如说两个连，去选择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或者由上面全部供给生活资料；或者不给它或少给它，让它全部、大部、半部或小部地生产自给。哪一种结果要好些？哪一种它们愿意接受些呢？在认真地试行一年生产自给之后，一定会认为后一种办法结果要好些，愿意接受它；一定会认为前一种办法结果要差些，不愿意接受它。这是因为后者能使我们部队的一切成员改善生活；而前者，在目前的物质困难条件下，无论怎样由上面供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至于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

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我们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员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们目前的条件，还只许可我们采取动员制，还不能采取征兵制。动员来的兵要过长期的军队生活，将减弱他们的劳动观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三）增强纪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不但不会减弱战斗纪律和军人生活纪律，反而会增强它们。（四）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大家明白，我们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剩下的不过数万人，而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

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们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另一个环子是生产运动。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战争还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地努一把力。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论 统 一 战 线^{*}

(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周 恩 来

同志们：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着重讲国共关系，一个是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合起来说，都是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

一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现在，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 这是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九一八”到西安事变；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们这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的，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九一八”以后，我们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写了。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例如察北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以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响应我们，跟我们合作。其他一些地方系的军队虽然不是完全同意我们的口号，也和我们有些合作。就连国民党中央系的军队，在江西打我们时，也有主张开到华北去抗日的。但是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对付呢？对于我们，是不断的“围剿”，更加猖狂的内战。对于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友军，是进攻他们，解散他们，消灭他们。对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就是谁敢多说抗日的話，就杀了他。以后，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发生了，我们的红军主力北上了，我们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且在一九三六年给国民党的信中，提议召集国防会议，发动抗战，召集民选的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共和国。在行动上，我们东渡黄河抗日，响

应那时华北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却调了大兵到山西阻拦我们抗日，目的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西北地方。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对于全国的救亡运动，他是极力地压迫，最后发生七君子入狱的事。所以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要求，全国人民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先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来谈判，以后我们就派了代表潘汉年同志去跟他们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要把我们的军队顶多编三千人到五千人。至于对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愿意抗日的军队，特别是东北军，就压迫他们。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来了，蒋鼎文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方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把杨虎城送出洋。这样一来，就激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几乎把和平破坏。而且他又拿军队来压迫，派特务挑拨，闹出了杀王以哲的事情。从此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的内战思想

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现在还可以说一件事，宋子文也是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那时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结果这话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八年，仍没有兑现。去年我在重庆见他时，说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说：“西安事变时你答应的诺言，我还没有给你宣布过。”事实证明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虽然内战是停止了，和平是取得了，但这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当时我们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都是这样说：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当时的方针是什么呢？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思想。

我们来看事实。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上，提出了四项诺言、五项要求。四项诺言大意是，答应改编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的苏区改为民主的边区，停止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五项要求大意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给人民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真正实行抗战的准备，改善民生。而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那决议有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

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冯玉祥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是没有被通过。那时我们曾经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代表会上做了报告，我奉中央命令也写了一篇文章^[1]，国内国外的民主分子都很赞成。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搞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现在准备召开的国大的祸根，就是那时候种下的。那时我们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但国民党来了个庐山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这个谈话会的方式，一直到上次王世杰同我谈判时，还想采用，提议组织什么政治咨询会，结果还是谈话会。不过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2]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现在他们提议的办法，是给个“公开”，我看就是差了这一点。我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杭州西湖，两次在庐山进行。谈判的对象是顾祝同、蒋介石等人。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只准我们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直接指挥。对边区呢？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蒋介石有一次对朱总司令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结果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

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直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对我们的党，就更荒唐了。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关于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问题，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要不是“八一三”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后来宣言也发表了，但蒋介石又发表了一个谈话，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 Q 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

针。首先是“八一三”后发生的对出兵问题的争论。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子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拼，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拼掉了很多，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的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像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

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像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 he 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同志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一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速胜论失败

了，依赖外国参战也落空了，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但他的投机性、反动性还是继续保留的。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去年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整整有六年之久。我们党跟国民党争论的中心，也就是像我们党一九三九年“七七”宣言上所说的，我们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国民党则是要妥协、分裂、倒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继续进行着。我们在这六年当中，主张积极抗战，求进步，靠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能够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在敌后做出了成绩，创造了十九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的军队，证明了我们的办法是对的，这样才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可是国民党在这六年中怎么样呢？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也分析了他们依靠外国帮助，等待胜利，勾结敌人伪军来制造内战的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六年中，就有三次反共高潮，进行过三次谈判。

关于这两个“三”，也可以说一说。开头有一个帽子，就是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武汉撤退以后开的。我们党在那个时候去了一个电报，态度是要求进步，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改革政府。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回答是，来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上原则通过，会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们军队，对边区，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活动等等，订了许多限制的办法。总起来就是：首先，抗战只有一个领导，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主张。第二，取消“特殊化”，反对所谓“封建割据”，对边区要包围要封锁。这也是

一直搞到现在的。第三，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以后他就不断地把队伍开到华北，跟我们磨擦。先后有朱怀冰、石友三、高树勋、汤恩伯这些人。并且还要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只许西安和重庆的办事处存在，其他的都要取消。因此，平江惨案发生了，竹沟惨案发生了，广东韶关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也取消了。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事情。第四，不许国民党区域有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以后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破坏。不许有秘密的人民运动，而且不许宣传。所以《新华日报》常常被检查、扣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不许登。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这个方针，一直贯彻了七个年头。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根子是从历史上来的。

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朱德同志已经说了，是从打边区、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和制造平江惨案开始。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那次

是我出去谈判的。我们和他一谈判，他就想讨一点便宜。那时谈判有四件事：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他就是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不要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那个时候有几个“北”：山东是鲁北，山西是晋北，还有一个黄河以北。他是想把我们往北送，这真是“投畀有北”。那我们就不干，所以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他毫无让步。我们作了一点让步，答应皖南部队退到长江以北，也是一个“北”，叫做江北。但是他还不干，来了一个何白^[3]《皓电》，要我们到黄河以北，也是一个“北”。他坚持《中央提示案》，因此引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是一九四〇年冬天开始，是从苏北战争埋伏下来的。苏北战争是他的阴谋，他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他们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我们就只有“喝水”了！那晓得他搞错了，因为苏北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改正了项英同志的错误。陈毅同志领导军队，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来了一个“退避三舍”。他打来了我们就先退。后来在黄桥来了个反击，消灭了他们两个师。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但是表面上他还想麻痹你一下。那时候我在重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他忽然请我去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过十天，他就动手包围皖南的部队，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当时皖南领导部队的同志犯了错误，所以受了损失。他就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回击，他不承认我

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从三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等到第二届参政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共高潮就结束了。从第二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谈判，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因为这时候正是一个复杂时期，有日苏协定，德苏战争，太平洋战争，以及新疆问题。第二次谈判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但事前也有些小的接触。日苏协定订立以后，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打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后来，太平洋战争前夜，中国的情势很紧张，日本和美国有妥协的可能，这时要开参政会，他又表示要举国一致。我们为了阻止日美妥协，表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和他一致，所以参加了参政会。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叶挺将军放出来（皖南事变中叶挺将军很勇敢，站在最前线 and 国民党斗争）。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张群担保。我们要求参政会以前就放出来，他不干。我们也打个折扣，那时候董必武同志和邓颖超同志都在重庆，两个人就只出席一个人，他来这一手，我们也来这一手。参政会开了，他仍不放。根据最近的消息，叶挺将军被蒋介石搞到重庆戴笠的特务机关里去了。世界上最不守信义的莫过于蒋介石。这是这个时期小的交涉。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谈判以前，蒋介石还想来一套手法，因为那时候新疆问题解决了，有点得

意忘形，他说：“我到西安去请毛泽东先生出来谈一谈。”后来林彪师长去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时我们还是希望在抗战中能找到一个团结的办法，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党的“七七”宣言中表示出团结的态度。蒋介石以为我们有点可以让步的样子，提出的条件更苛刻，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多编，仍是八个师，军队编了以后党才能合法，边区要改为行政区，作战地区还要向北移动。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我和林彪去见张治中，他公开说“还不是拖”！这里头又有文章，结果拖出来一本《中国之命运》，拖出来一个第三次反共高潮。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可是来了个八字由头，说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了，我们表示，如果他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总是可以谈的。所以去年林伯渠同志又出去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次谈判正值宪政运动之期，我们就表示要实行民主和宪政，提出了政治问题三条，具体问题先是十七条，以后改为九条，其他的八条改为口头的，这样正式文件共有十二条。从西安谈到重庆，一直谈了差不多半年，还得不到结果。蒋介石就来了第二次《中央提示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

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这样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谈判就在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后告一个段落。

从这三次反共高潮和三次国共谈判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继续反共和内战的方针，在第四个阶段中特别明显，所以谈判时他们充满着反共思想，反共高潮时就打起来了，这就是内战。虽然这样，文章还没有了结，还有新文章：不是再来第四次反共高潮，就是再来第四次谈判。结果，不是反共高潮而是继续谈判。这个谈判不仅有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参加，而且有外国人参加；同时，谈判又是公开的。这是和过去谈判不同之点，是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这是一个斗争，就是毛泽东同志报告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继续一党专制。半年来斗争更加尖锐。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情。正因为这样，所以谈判也就继续下去，于是有了赫尔利到延安以及我的两次出去。赫尔利在延安和我们签定了五条协定，同意我党毛泽东同志所提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这五条内容主要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

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五条不仅我们提出，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是签了字的。这五条他承认了，所以我到了重庆，就是为实现这个方针——联合政府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又拒绝了。我回延安以后，赫尔利又继续邀请，我就又出去一次，提出为实现联合政府，办法可以采取一个准备的步骤，先开一个各党各派的会议，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会议，来讨论如何改组国民政府成为联合政府，如何起草共同纲领，如何废止一党专政。这一次谈判国民党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反而叫嚷什么“你们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完全把我们的主张抹杀了。他还是要继续原来的方针。从《根绝赤祸案》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历来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把军权、政权交出来。这从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上就可以完全看出来，要我们把军队和敌后的政府都移交给他。他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三月一日宣布的要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假使谁出来反对，他就说你是分裂，他就要统一你，你不受他统一，他就要讨伐你，这就是他所准备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他这条方针完全是和我们对立的。今天除了抗战这点上还可说是相同之外，至于如何抗战，完全是两套。我们

是要胜利——彻底的胜利，要民主——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要团结——民主的团结，不但要国内的团结而且要国际的团结。国民党是另外一套，不是要彻底的胜利而是企图妥协投降，将来能用日本的资本和武器来打内战，把伪军收编过来打内战，不是要民主而是要维持独裁，不是要团结而是要分裂，在国际上是挑拨离间，企图英美帮助来一个“斯科比”，国民党就是这一条路线。

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民主运动。但是，就是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是继续着。我们一方面反对这种反动的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还是留有余地，不关谈判之门。三次反共高潮三次谈判，三次谈判后又继续谈判。谈判是为了胜利，为了民主，为了团结，这样的谈判才有作用，否则那真是谈话会了，那就不会有结果。这是长期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情形。

二 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

谈到经验教训，不能不联系到十年内战时期，甚至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错误问题。大革命时期我们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使这个统一战线破裂了。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被打败了，不得不退入乡村，发动广大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形式的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反封建压迫、反国民党统治的工农民主的民族

统一战线。“九一八”以后我们才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以，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是有不同的形式和性质的。但是这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又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因为新民主主义是我们三个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敌我关系和斗争营垒时常发生变化，形势时常变动，所以统一战线的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应当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

现在先说敌人方面。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这样，我们要认清敌人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成了复杂的问题。有时候敌人是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大众的。例如大革命失败，南京和武汉的反动势力合作，即所谓“宁汉合作”的时候，帝国主义站在他们后面一致地压迫革命。但是这种情形在整个二十多年当中并不很多，许多时候敌人是分开的。“九一八”以后就很明显，日本用武力侵占中国，他们就分开了。抗战以后更加明显，英美站在反对日本方面，成为中国抗战的同盟军。所以帝国主义是有分有合，分开的时间还是长的。从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说，北伐战争反对北洋军阀的时候，南方就有些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军阀到革命阵线里来投机，夺取领导权。十年内战时候，敌人对红军的进攻也是不一致的。抗战

时期，英美派大资产阶级翻过来站在抗战方面反对日本，但同时又和日本勾结。这样，敌人有分有合，情况就更复杂了。特别是各阶级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代表性改变了，本来不是敌人也可以变成敌人，常常使我们搞不清楚。蒋介石在大革命初期，起了一些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作用，但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以后，很快地就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大革命中期，他很激进，接近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武汉时期，他又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总之，各阶级代表人物是能变化的。在中国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方面变动很大，尤其以抗战时期为最。在这二十五年革命奋斗当中，我们所遇到的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思想，能够正确地认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矛盾变化，能够随时地认识敌人、分析敌人，能够提出战胜敌人的正确方针。而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弄不清楚这些，首先在认识和对待敌人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多错误。右的错误常常把敌人当成朋友。最明显的是北伐到了武汉，蒋介石在江西杀了陈赞贤，向共产党开了刀以后，一天天地走向反动，很清楚的是要走到敌人方面去，但是那时候我们党内像陈独秀这样的人，还主张继续和蒋介石合作，就没有认识这个转变关头的变动。“左”的错误常常把朋友当成敌人。内战时期，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是我们的朋友，特别在“九一八”以后，就是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朋友，而“左”倾观点认为他们是敌人，并且是最危险的敌人，竟错到这样的程度。

有些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同他们结成统一

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比如抗战初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有他的反动性。右倾的错误是替他擦粉，把他的反动性抹杀了。在一九三八年第二个武汉时期，说蒋介石集团不是法西斯，不是军阀，这就错了。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有“左”倾观点的同志，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比如一九三五年在瓦窑堡会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估计到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部分的大资产阶级，有转向抗战的可能，那时候“左”倾观点的同志就不相信，不懂得联合他们来推动抗战。

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是那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营垒中间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

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例如刚才说的第一次武汉时期的汪精卫，以前他的确是代表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的，但是到了武汉以后，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却还认为他是可靠的朋友，相信他，依靠他。“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例如“九一八”以前，十九路军代表大地主大

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江西进攻我们，但是到了“九一八”以后，民族革命高潮来到了，在福建和我们合作。有“左”倾观点的同志还把他們当作敌人，反对他们。这些都说明了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

再说队伍方面。

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

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可是人数少，力量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依靠一个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农民是这个队伍的主要力量，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五个指头占四个。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离开了农民就打不好仗。北伐战争时，军队本身也好，军队以外的配合力量也好，最大多数是农民。内战时候更清楚，完全依靠农民。抗战时期还是一样。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恰恰都是不认识农民，忘记了农民。“左”倾的错误是不依靠农民，只凭无产阶级打冲锋，结果使自己孤立。右倾的错误是依靠资产阶级，甚至依靠大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期，在武汉时期，认为资产阶级可靠，甚至把唐生智、冯玉祥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当成依靠，而不去依靠农民。第二个武汉时期，抗战初期，有一部分同志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大资

产阶级，以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能够打胜仗，把主要的力量农民忘记了。这种依靠法很危险，不仅要打败仗，还会被人家俘虏。第二个武汉时期，由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我们主要的力量在华北，所以没有像第一次大革命时候那样失败，但是危险还是有的。后来，大后方工作存在一个弱点，就是民主运动没有深入到农村。

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假使不跟农民结合，仅仅依靠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使革命取胜。右的观点以为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就可以取胜。这是不对的。“左”的观点就是连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大革命失败前后，曾经只依靠工人和城市的知识分子。譬如广州起义，只把城市工人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教导团动员起来，发动起义，没有依靠农民，也没有打算退到农村中去，所以广州起义失败了。上海起义也是如此，想依靠城市的工人和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在敌人力量最强的上海硬坚持，结果失败。现在我们又到了要进大城市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现在的主力军是在农村。做沦陷区城市工作的同志应该认识，要与农村配合才能进退自如，工农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有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队伍里面，还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叫他中间力量。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争取他，联合他，至少可以使他中立，但是不能依靠他。右的观点忘了农民，忘了工农群众，去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左”的观点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是错误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

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当时有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我们党的武装力量，有叶挺的二十四师等，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同时还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武装，从广东到武汉，特别是湖南的工农群众有了武装，这是我们的力量。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那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的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就坐专车去接他，我党也派张国焘接他去了。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当然还有土地革命问题，不过武装是一个中心问题，这在当时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二个武汉时期，以为国民党军队不改造也可以同他很好地合作，这同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右的错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析了这个队伍，把这个队伍里面的人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

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或者反动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右的观点就不是这样。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分左中右，结果左派就要跑到中间，最后跟右派跑了。第二个武汉时期重复了这个错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主张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除了亲日派以外，剩下的就是铁板一块，都是坚决抗日的。这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武汉时期，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左”的观点是只相信无产阶级，只相信无产阶级先锋队，脱离一切群众，自己队伍里的人不去联合。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左”的错误或右的错误，都是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左中右的分析，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结果孤立了自己。这是我们对统一战线队伍的分析，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犯错误。

但是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这样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以外，有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参加，就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不但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也都同无产阶级有区别。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所以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假如不区别，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一定受人家的影响。“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时期就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使一切人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懂得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右的错误是受了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和他合作，就容易受他的影响。他们的态度好一点，请我们作客，吃茶吃饭，就不去区别了，就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右的错误，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左”的呢？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这在我们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也这样指出了。同时，因为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受了大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直

接的影响，容易有“左”倾情绪。这些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

再说领导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彭述之，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领导权的思想完全相反。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但是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所以在统一战线当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一个队伍有两个司令官，就要打架，两个中间总要下去一个。在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曾经联合成一个队伍，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分了家，成了两个队伍。一直到现在还是两个队伍。一个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发展到今天有了解放区，有了人民的武装。另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十八年来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统治。这两个队伍在那里斗争，双方争取的对象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双方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方法是不同的。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搞得最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

法有所不同，就像和友军的关系一样。大革命初期、中期就是这样的方法。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当然，在另一种条件下，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不但实质上可以领导，而且形式上也可以领导。如在解放区，自由资产阶级就可能在形式上也受我们的领导，但他的独立性还是要保持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时是不是可以受我们领导一下呢？从历史的经验看，一时的或一个问题上的领导也是可能的。一般地说，当他们的力量小的时候可以受我们领导。譬如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就不愿受我们的领导了，但他没有力量北伐，就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这时还受我们领导，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表面上受你领导，实际上他准备和你分裂。又如那一天朱德同志报告中讲的，当华北敌人九路围攻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就要我们朱总司令领导。但那是一时的，一旦他和他的后方打通，就要跑掉，反而来打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惕。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但是如何抗战，他要按他的办法，不愿意照我们的办法，不受我们的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仅在不得已时、在某一个问题上能受我们领导，他们一旦有了力量，有了外援，就会立刻和我们分裂。所以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

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

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可以说“左”倾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

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就是不要领导权，认为只要说一句风凉话，所谓天然领导权就够了，实际上他觉得既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的，顶多搞一些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在农民问题上，陈独秀连减租减息都不赞成，更谈不到解决土地问题了。那时贴了很多标语，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个是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口号也有很多。但口号是口号，而实际上是放弃领导权，认为领导权是天然的，用不着争。所以在政策上就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虽然那时候湖南、江西、湖北等省，还有一些县政权是归武汉政府的，但是陈独秀压制工农斗争，一切都退让，退让的结果使大革命失败了。这是第一个武汉时期的错误。

第二个武汉时期的错误也是不懂得这个领导权问题。那时有一种解释，说只要抗战就是统一，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是统一的政府，蒋介石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已经开始民主化，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很好，很民主，很统一，也就是承认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但当时党中央是很强调民主改革、改善民生这两点的。武汉时期放弃领导权，还表现在不重视敌后的发展，不主张建立敌后政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假若这个统一战线是我们领导的，当然很好。但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承认我们的领导。他所承认的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的队伍统一到他的军令、政令里去。所以一切经过统一

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军令、政令。那时提出了七个统一，就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不是都统一于国民党的军令吗？还不是都统一给他吗？又如提出晋察冀边区也必须经过国民党批准才能成立。这还不是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吗？这样退让政策的结果，在武汉被解散了三个群众团体，后来在华中弄出来一个皖南事变。这就是没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时刻提防人家反对我们，不是把国民党的主张提高到我们的主张上来，而是把我们的主张降低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就是争取领导权上犯的右倾错误。

“左”倾机会主义也在领导权问题上翻了很多跟头。简单说来，就是他们不懂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为已经越过俄国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的阶段，急于转变，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政策“左”了，不仅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脱离了工农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以上是从历史经验检讨中得出来的全面认识。我自己在三个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假使今后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哪一点上还存在着不自觉或

盲目性，那一点上就会犯错误。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全党同志也是如此。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
《周恩来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指《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第一卷第二期。

〔2〕即秦邦宪。

〔3〕指何应钦、白崇禧。

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工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

陈 毅

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和朱总司令的军事报告。我的发言就军中工作经验的主要的两个问题讲一讲。

我们华中党和新四军的部队，几年来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领导和培养下，现在渐渐的壮大起来了。在长江下游和长江两岸，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由于国内国外形势的发展，华中党和新四军更要面临着重大的考验。因此我们华中党和部队要经得起这个考验，要在这次考验中能够及格，虽不考到最优秀，至少不考到六十分以下就好办。如果考到六十分以下就不好办，则变成一个落第的秀才了。可是我们有这信心，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七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路线指导下，以及华北八路军老大哥的撑腰下，只要自己谨慎小心，是一定能获得及格的。我想我们华中的同志应该有这信心的。不管将来有怎么样严重的曲折和困难，都应有这信心。

—

在八年的抗战和三年内战末期的游击战争，贯串着华中党和新四军的历史。贯串华中党的领导的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 这是陈毅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有删节。

旧的斗争形式、旧的斗争任务结束了，新的斗争形式、新的斗争任务又提出来了。在这样的一个转变关键上，常常使我们的同志转不过来，转弯抹角，跟不上队，或者落伍下来，或者走了弯路。我们大的考验经过了很多，小的考验也经过了很多，我们党的领导者主持这个工作的，他的任务及领导的艺术，就集中在这点上。在主观上他有自觉有准备，就能够很好地转过来，在主观上没有这种自觉认识和准备，就一定要栽筋斗。这个问题华中新四军十一年^{〔1〕}来，有很多的例子，这和行将到来的伟大反攻，打败日本侵略者，考验我们华中党和新四军是有联系的，我想把这个问题说一说，以便得到大会的指导。

我们在过去打游击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时期吹过，我们有些人说“大风大浪经过千千万，小小阳沟不会翻船。”其实不然，我们虽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但是搞不好，就会翻船。我们遇到大风大浪不容易翻船，是因为我们大家在精神上紧张和内部很团结，来几个回合，无论怎么样都能对付一下，可是在小小的阳沟就摔下来，是由于不谨慎不小心的原故。我们党无论遇到任何事变，只要谨慎小心，有各种的准备打算就不怕。譬如拿船来做比喻，“船载千斤，掌舵一人”，就要看那位掌舵的。掌舵先生并不是一天到晚都扳舵，而是在上滩下滩、转弯抹角时才扳它两下，不扳便会把船搞烂，扳过了劲也会碰到石头，所以要扳好。我想我们要经常考虑这问题。在大会以前，我们华中的工作同志，也经常考虑这问题。将来在南京、上海一带就会遇到这些障碍暗礁。有这暗礁的阻碍，干部就应把船扳的很好，扳的不好就要糟糕。我们从党的历史上来看，毛主席是最会掌舵的。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间，遇到过几次的严重关头，他都能把我们党和军队这个船挽救过来，并且引向正确方向，走的很稳。我们应学习体会。特别是毛主席在最近几年来发动的整风和生产运动，如果没有整风和生产，我们

党就不能前进。要我们这船前进，就要在这两个运动中做文章，陡然说来似乎与抗战无关，实际上抗战胜利就决定在这两个问题上。不经过整风建立统一的党，抗战是不能胜的。不整风，精神脑子不解决，抗战怎么能胜利？不生产，吃饭问题不能解决，抗战怎么能胜？领导者在革命运动行进当中，应看到革命运动发展的趋势，善于提出新任务、新口号。旧的任务已经完结，旧的斗争形式不适用了，即应提出新任务、新的斗争形式，适合新的环境，以便推动革命运动前进。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南下，到华中执行毛主席的主张时，也有这样的例子。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对全局解决了重大问题。一件事就是进行了反磨擦，号召新四军及全党进行了自卫战争，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反对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是把华中新四军中一部分干部，甚至很多同志，对顽固派在精神上的屈服，不敢反抗，不敢向他们开枪，动摇犹豫，怕破坏统一战线，又怕打不赢，从精神上解放了，把放在自己身上的包袱放下来了，就自由了。这样就敢打顽固派，一打即能胜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有些人怕打顽固派，怕破坏了统一战线，怕党外叫，怕党内有人批评，国民党军队多，新四军弱小，怕打不赢。刘少奇同志南下回答了这个问题，鼓了鼓气，一定要打，非打不行，而且一定打得赢。现在讲起来很简单，很容易解决，但那时临到这个问题时，可就脑子发烧，睡不着觉，不能解决，失败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精神上解除了武装。

反磨擦胜利了，地区有了更大的开辟，新四军统一了指挥，到了后期转向发动群众成为工作的中心环节。几百万群众发动起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才能坚持这个局面。但是如果在这时搞一个参议会，搞敌伪工作，搞文化运动及生产运动，这都是无的放矢，那就费力多，成功少。所以要先抓住这一环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如武装民众、军事建设、党

的建设，也就解决了，生产也发动了，使华中的工作很快的前进，就是属于这一方面的例子。那天毛主席报告中，着重的指出了这个问题。特别由农村的根据地进入城市，这个转变要重视，在思想上要有准备，如果发生了分歧，恐怕就转不过来。历史上在这方面发生过许多问题，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想了一下，事实是这样的：由农村根据地到城市这个转变是突变的，是向全国大飞跃，这是个新的问题，现在可以说完全没有成熟。虽然没有成熟，但非说不可，因为摆在议事日程上了。我个人要求毛主席在结论中多给我们解释这个问题。转变的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有准备。最后我想提出这个意见，联系华中历史中的几个转变关键来讲一下，希望得到大会的指导。

（一）首先，今天我们华中最艰苦的地区不是解放区，解放区生活环境很好，部队一天天的扩大。上海、南京沦陷区的工作比解放区虽艰苦一些，但还不是最艰苦。我们华中最艰苦的就是国民党区域的工作，如浙南以龙跃为首的游击队，闽浙赣以曾镜冰为首的游击部队，以及赣东北、赣南、闽南、江西、湘南等地，那是老根据地，那许多地方他们的斗争是最艰苦的。像浙南及闽浙赣工作，现在还是在华中局、新四军管理下。在一九四三年我们用了很多的办法送去一架电台保持联络，电台刚送到，国民党就进攻了。曾镜冰同志打来电报说：“电台收到了，可是刚架起，机枪大炮就响了，但无论如何，要完成任务，和国民党斗争到底，保持根据地。”我觉得这一带的斗争是最艰苦的。因为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那个地方被国民党打进去了，好多地方沦陷，打了三年游击战。抗战以后，新四军东征，留下了一部分同志，有的一直坚持了十一年的游击战争。国民党搜山“围剿”，杀老百姓，各种办法都想尽了。一九三四年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就沦陷了，变为游击战争。那时江西的中央局，对此转变没有很好认

识和布置，忽视了准备，那时他们希望我们的野战军调到湖南、贵州，打一个大胜仗，把江西的敌人吸引过去，而对苏区的游击战没有任何准备，结果苏区全部沦陷。后当敌人把我们赶到广东、湖南边界，才觉得搞不通，转变过来，把军衣脱去，换上便衣，也不打保甲长了，进行争取保甲长，经过许多经验教训，保持了红军。我们现在看起来，假使那时中央局对撤退能早有准备，组织打游击战，把主力分散到各乡镇，把许多斗争形式改变，有五六个月时间的准备工作，完全可以转变过来。在江西宁都、兴国可以保持许多游击队和根据地，这样不致全部沉入血海。后来得到了经验教训，同时也听到长征的消息不好，这样逼着才采取游击战争，把旧的斗争方法转变过来。在瑞金转变得比较好，保留了一二百游击队员，后来在××开会时提出这个战略方针，即是打埋伏，背粮袋，不走大路走小路，只要不屠杀群众，不破坏组织，可以“自首”，以应付敌人，欺骗敌人。假如早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至于整个苏区全部沉入血海，因为那里群众基础最好，党也最强。

另外方面，抗战以后，新四军出动，浩浩荡荡地东进，那时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部队要大部出动，但要留枪、留人、留干部，像割韭菜一样留根，并要留下一些比较强的负责同志在那里。一般的是留了，但有些留得不适当，同时因为留的人很少，枪也少，没有很好准备，没有讲清楚道理，留下的同志有许多往城里跑，到吉安、南昌、赣州、大庾、金华、丽水、南雄去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他们开始出来时，什么人都来看这革命英雄，红军的领袖，游击队的领袖，大家非常高兴，国民党向他们刷浆糊，上麻药，给他们戴高帽子，因此有一部分同志被麻痹，不大愿意回山里去，离开自己的老窝子及自己的武装和基本群众，跑到城里作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我和曾镜冰在南昌谈过这问题。我觉得三年的游击战争，国民党没

搞垮我们，因为要连根拔掉是不可能的。只是瞪着眼看看，你是我的敌人，我是你的敌人。新四军部队走后，根据地留下的武装不多，力量不够，这倒不要紧，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大开门，我们能到南昌、吉安、大庾溜溜达达，而忘记了他们是敌人，以为一般的都是朋友了，没有区别，就没有警惕。如果将来来一个突然事变，这国共“合作”就变了“活捉”。被人家活捉去。现在我们在敌后打游击也是一样，不能离开这老的地区。因此当时最可靠的是不要离开山，到城里去玩玩是可以的，但是要出一只脚，留一只脚，有事时那一只就缩回来。我们公开的出一下风头是应该的，因为这是革命的风头。我们可以宣传党的政纲、主张，可是讲完了就应该回去，不要留在城里。龙跃同志和曾镜冰同志的地方所以能够保持，恐怕就是由于这一点。其他地方我不晓得，我想其他地方在这方面，应有警惕性，有准备，不要被国民党用麻药、高帽子糊着。在抗战初期，头一二年，群众起来了，本来可以公开，坐到山上不下来也是不高明的。我们应该下来，怎么不下来呢？为什么装土包子呢？但要注意不要像刘英同志被他们用调虎离山计而俘虏了过去。刘英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浙江温州被捕的，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是和国民党斗争，非常英勇，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投降。在他被捕之后，浙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认为得到了宝贝，三个月就可以把浙江八属的党全部搞光，全部破坏。但是刘英同志没有屈服，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是很坚决勇敢的。因此刘英同志的名字，在浙江的上、中、下各层广大老百姓中间，都是呱呱叫的。但是刘英同志有一点失着，他不安心在山里打埋伏。皖南事变以后，我们要他靠山、靠枪，一定不要出来。但是他几个月的晚上睡不着觉，一定要出来，到温州办事处，又到金华、衢州召集县委开会。我们曾经告诉他，这样是不适宜的。他甚至生气说：“难道我只能背驳壳枪？不能做统一战线

工作吗？”他要到外面来见见世面，但是结果呢？大风大浪都经过了，小小的阳沟却翻了船，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在苏区沦陷，新四军出动之后，党的生死存亡就决定于这一点。这一点搞对了，就决定今后可以坚持，可以发展；这一点搞错了，就要被消灭，就要做敌人的俘虏。我们现在看到最近在那里有了很大的发展，闽东、闽北、浙南都打通了，再一时期，可以和闽西打成一片。有天目山、五岭、武夷山这几个山脉的联系，可以和东江部队打通。这个联系在战略上讲，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不仅可以联系到华北的八路军，而且可以联系东江的部队，成为一个很大的战略单位，以便应付将来新的事变。这些游击队，在山上艰苦地坚持十多年，最后是可以得到很大结果的，不是白费气力的。我想，这一带的老百姓、党和部队，他们的内心始终是望着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望着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望着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譬如王震同志这次到湘鄂赣去，老百姓非常高兴，同样的心理，在这一带的老百姓中间也是潜伏着，这是伟大的不可轻视的力量，我们应该很好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新旧形式转变关节的问题。领导者能够指拨一下，一个伟大的事业就常常以此为起点。而重大的失败，也往往由此生根。在这一点上，我自己经常犯错误，但在这一点上，也做了一些好事。

（二）讲一讲新四军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的失败，是很痛心的，这可以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蒋介石、顾祝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新四军经常用命令的口气，合法不合法，“军令”、“政令”等等的紧箍咒箍到新四军的头上。我们贴标语，他也打电报抗议。我们派人领钱领子弹，公文上有一个错字，一点不合适，就给退回来。新四军要在那里安下个兵站，他们也派人检查一下，不准安。那时候，我们的

军部采取了无条件的让步政策，可耻的让步政策，造成了精神上对他们的屈服，没有公开起来反抗的勇气，这一点是最大的失败。皖南事变为什么造成一个血海呢？主要的原因也就在这一点。反动的统治阶级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就是靠这个精神制服，先声夺人，“老虎死了不倒威”，中国的工农几千年来受他们的压迫、欺侮。过去我在吉安、赣州、南昌，和国民党大老爷会面，每个人都是很整齐，漂漂亮亮，神气十足，真是“猪鼻子插葱——装象”。曾国藩挂帅时，就是这样，他的许多门徒找他，他叫他们进来，一进去他就用两眼一瞪，看着对方。有些人经他这一瞪，就把头低下了，不敢和他对看。他就说这个人做不了大事。假如对方的眼睛也瞪着他，这样他就说这个人可以做大事，就会委他的官。后来很多人晓得了这个秘诀，都这样做，结果就变成教条，不行了。蒋介石就是有这一套，顾祝同、熊式辉、冷欣这些乌龟王八们都有这一套。我们看京戏里也有这样的事，堂威一吼，有的人就吓得讲不出话来了。皖南事变的失败，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屈服，不能你瞪眼我也瞪眼，你拍桌子我也拍桌子，而是人家一凶，就凶回去了。这好像叫花子打狗，叫花子看见狗咬，就跑，那狗一定在后面紧着咬你，咬一个大窟窿，假如叫花子不跑，用脚一蹬，狗就会跑了。过去我们讨论工作时，曾经讲过我们一定要“蹬一下”，狗就会跑的，不然没有办法。“雷公打豆腐，找软的欺”。但是我们当时怕破坏统一战线，要维持国民党的大局，委曲求全，相忍为国，这一方面是国民党箍在我们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另一方面是党内也有个紧箍咒，有一个教条：“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没有国民党抗战就要失败”。这样，就只好迁就他。单有外面的压力，为什么多年从事内战的同志们，不能反抗呢？这就是因为投降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使我们自己精神屈服了，没有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开，把国民党代

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质和我们无产阶级的本质混同起来了，于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把自己束缚起来，终于造成了皖南事变的根源。在这个地方几年都转不过来，挣脱不了这个枷锁。中央以及毛主席、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批评，也有电报争论，下面也有反抗建议，结果还是没有挽救，最后造成了失败。这就是说，我们从苏维埃运动结束，进入了伟大的抗战场面，我们强调国共合作，而忘掉了区别。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一起，一定要大胆，不要怕，但是也一定要懂得这种严格的阶级区别，这样才能大胆地合作。那时我听说陕北八路军改编时，很多战斗员不愿意换帽花，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不够，我们应该大胆地戴上青天白日的帽子，办我们自己的事，并不是就变成了青天白日，所以不戴是不对的，为什么不戴呢？戴了对我们有利，对党对老百姓都有利。在皖南的领导同志中，项英和袁国平的错误，是给了我们事业很大损失的，项英同志最后是死了，他同反革命的斗争是很英勇的，这与张国焘有区别，项英和袁国平是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党有资格来批评，但是国民党不能动他，动他一根毫毛，就是犯了罪，这个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这笔账一定要挂起来，他们消灭了我们九千多人，好多的干部现在还在班房里，并且已经杀了许多。我们现在是检讨错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指出，这是我们党内机会主义错误。但是你国民党是不能打的，“祠堂里打屁股，凳子自己搬”，别人是不能说话的。在皖变之前，他们在那个地方已搞了三四年，开始观念很模糊，犯了错误。一直到最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一月，一九四一年一月如果执行中央指示也可以挽救过来，顺利地过江把部队带过来。可是他们一直是固执，坚持自己的错误，以致最后造成失败。本来已经搞了三年没有搞好，最后转过来还是好的。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开会讲一讲，思想搞通，执行新的方法，那么将近九

千人的这支最好的队伍也不会损失了，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觉悟，以致弄得身败名裂。本来做工作不犯错误实在是很难的，毛主席说过：“不偷，不装，不吹”。像皖南同志，错误犯了三四年之久，到最后一分钟还不觉悟，所以就造成了大的失败。错误是难免的，但是要“过则无惮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坚持错误下去那是很危险的。从一九三八年一直到一九四一年一月最后失败了。如果早走一个时候，或者马上过江，不向南弯路，也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挽救的机会是很多的，有几百个机会可以挽救，但是没有挽救，结果失败了，使得党、军队受了很大损失。

另外，关于第二次反共高潮，再附带讲一点：在一九四〇年六七月间，中央的每次指示文件或电报，都有这句话“要全党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起来应付突然事变。”当时朱怀冰在华北已经被打败，磨擦转到新四军这面来了。当时也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我们的部队，一只脚在苏南，一只脚在苏北，足踏长江两岸，可是军部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没有任何指示和对策。那时刘少奇同志还没有来，新四军各地还没有统一，各地是各自为政的。冷欣四个师天天在边界上磨擦挑衅，希望我们打出来，他好一下子把我们消灭，所以天天捣乱。譬如派代表到我们司令部来商量，要同我们合住，说“你们能住，我也能住，大家共产”。我们打电报，他也打电报，说中国人都可以打电报。那时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决心要在苏南突破，或在江北突破，最后决定到苏北，向韩德勤突破，皖南、苏南、苏北一起动，等待军部的命令。但是军部说我们幼稚，犯“左派幼稚病”，说我们没有权利发动反磨擦，要得到军部或中央的批准，实在是“假传圣旨”。当时我们大家非常恼火，外面天天逼，党内又无反磨擦之权，恼火得很。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存在着，我们的部队从开始一

千多人，经过两年，有了一万五千人，搞的并不大，而且一些老的干部和战士打死的很多，成分完全是新的，都是苏南、安徽的新战士。反磨擦就是反对投降，就是坚持抗战。但是这一点在新的干部和新战士中是不了解的。因为抗战以来，就强调“统一战线”，强调“团结”，强调“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叫得非常响亮。三四年以来，也天天讲“委曲求全，照顾大局”，这一点在战士的脑子里，弄得非常深刻，现在一下提出要打国民党，新干部新战士当然转不过来。这时冷欣天天挑衅，用激将法，但是我们避仗不打，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先让他们一下。我们做了两个礼拜的解释工作，举出具体例子来说明。我们的副官、通讯员、参谋经过国民党地区，被打了回来，我们召集了军人大会，请这些人报告受侮辱的经过。听过这些报告后，引起了群众的愤慨，大家都说要打，“打他个狗日的”，这样思想就搞通了，就转变过来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军事准备的问题，我们是一向打游击战的，都是营以下的小部队动作，抗战前打了三年，抗战后打了两年，已经打了五年，小规模作战，营以上的兵团使用的很少，打运动战，几万人在一起打大仗，“此调不弹久矣”，但是打冷欣、打韩德勤就一定要两三个团在一起打。过去我们打游击战是赚钱就来干，赔本就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现在无论如何要准备一两个团的联合动作，就要演习，需要准备好。政治上，军事上都准备好了，决定到苏北突破，首先发难，这样可以和八路军联合。如在苏南，开头一两仗是可以打赢敌人，可以消灭他两个师的，但是他们可以增援，需要持久，如果战争持久不决，便增加中央的困难。我们要采取速决，就只有向苏北突破。苏北韩德勤是孤立无援的，我们一打就打出去，很快就可结束战斗，所以决定从北面突破。这里头有三个问题要讲一讲：一个是对顽固派，我们队伍要过江，韩德勤采取麻痹我

们的办法，派了一个政治部主任，带了白兰地、火腿来说：“冷欣不好，压迫你们，我们是讲公道的。”讲的非常好，假仁假义，韩德勤的政策就是等我们过江，决心消灭我们，这就是“口蜜腹剑”。李守维进攻黄桥时，前三天他派了一个参谋长来说：“我们同情你们到苏北，我们历来主张国共合作，我们已经给委员长报告了。”同时他一定要我们写回信，目的是把我们消灭后，把信公布出来，证明他们有理。开始我们觉得不错，他与冷欣、韩德勤是不同，同时他并表示可以“借荆州”。后来我们看他根本没有那回事，才警惕了，因而没有上他的当。

顽固派准备是这样的，不仅是精神制服，还要来麻痹你，使你犯错误。顾祝同、蒋介石就是用精神制服；冷欣进行挑拨，使你犯错误；韩德勤是给你点白兰地和火腿，给你刷浆糊，准备消灭你。顽固派对我们就这样三条。

中间派如李明扬、陈泰运，他们一方面不愿意韩德勤失败，同时也不愿意新四军失败，就希望韩德勤、新四军互相斗争下去，这是他们的基本方针。他们是站在国共之间，采取“渔人得利”的政策。这个地方实力派，今天说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我第一次见李明扬，李不见，李长江出来见面，坐在内花厅里，谈得不合口味，不融洽，敷衍地谈了一套。外面副官进来说：“报告总指挥，新四军客人是什么阶级，以什么资格招待？”（他照例的是什么上将、中将、芝麻酱）我坐在那里，他说：“他是支队司令，是团长。”后来就叫副官“带陈支队长到馆子去吃餐饭，洗个澡”，根本什么也没有谈。本来我想去游说一番，结果乘兴而来，败兴而返。他是看不起你，他有三四万的兵力，当然看不起你这个支队司令。后来过了两个多月，他有五十多万发子弹和两千多手榴弹，是顾祝同发给他的，他没办法弄过江来，因为过江要通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

他没有办法，就派人来找我们。我就派了两个连把子弹一下运过江来。他就很高兴，并用军乐队以及好多官骑了马来接。因为这件事帮了他的忙，他就讲真心话，大骂蒋介石和韩德勤，并讲“第一次见面，因为不知你怎样，以致没有多谈。”这时候就比较好了，最初他看你是一个支队长，不晓得你的力量，因此他看不起你。这时候你把子弹运过来，他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就开欢迎会。谈话的时候，他讲：“将来救中国只有新四军、共产党。国民党便不能，坏透了。”骂了一通，并讲“请陈司令给我们讲共产主义”。他的政治部主任眼睛都瞪着。他贴了一个标语，写着“欢迎四将军”。我莫明其妙，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们是新四军叫四将军，或者因为我们去了四个人（有秘书、参谋），因此叫四将军？后来请我谈话的时候，他说我们抗战是能攻能守的赵子龙，所以叫四将军。你给他帮了一点忙，他就非常感激你，就给你讲真话。从这次以后，关系就好了一些。但以后又发生了一些磨擦，我们的部队同他争税收、争地方又打过仗。

到了黄桥战斗时，他们的态度是非常标本的。在黄桥打响了，陈泰运派了人拿信来说：你们新四军过江打了七八次胜仗，我们没有枪，特别没有机枪，请你们补充一点。陈泰运又开了几千多人到离黄桥五十里的地方，派一个副官来拿枪。那个副官说：“我们武器不好，韩德勤压迫我们，我们抗战也没有武器，你们最近在苏北打了胜仗，请你们给我们一点武器。”很明显的，那是乘机敲竹杠，给枪就不打，不给枪就打进来。我说可以，请坐一坐，我们商量一下。这时有的同志说，无论如何，不让混账东西敲竹杠。我说不给打起来怎么办，我们手下一个兵也没有，黄桥又打响了，他有几千人，打进来怎么办？这时大家同意给他枪，但我们并不马上给他，怕给得太快了，回去又变了，最好拖到第二天再让他回去。于是就把他带

到修械所，那里头烂枪很多，好坏有七八百支，我们说：“你要好多就拿好多，我们的枪就是你们的枪，将来打胜了，还可以给你们。”他挑了一晚上，捆了二百多支，第二天早上走了。陈泰运了解共产党、新四军不好对付，但他总不甘心，要敲你的竹杠，所以这样办了。

李明扬也开了四个团驻在离黄桥二十里的地方，派人来打招呼说是给我们增援。他派来一个代表说：“我们总指挥很关心你们打仗，我们来帮助你挡一路。要我们，我们就过来增援，不要我们，我们就在那边等着。”实际上他就是看你仗打得如何，败了，他就在后面来缴枪，所谓拣“落地桃子”。我们有的同志主张拆掉桥，不让他们过来。其实拆掉桥有什么用，要过来还不是过来。所以我们连河那边的卫兵都撤掉了，并派人安顿他们一番，告诉他们说“如支持不住，我们就请你们增援。”那时候心里在通通跳。最妙的是在两天中，打了几次电话来。第一次打电话来问：“前面打得怎样？”我说：“右面突破了。”第二次打电话来问，我说：“左面前进一里了。”晚上我说：“越打越远了。”第二天早上，我说：“右面确实突破了。”他问：“什么时候结束战争？”我说：“中午可以结束。”到中午时我说：“统统进了黄桥。”他惊奇地问：“怎么？怎么都进了黄桥？”我说：“俘虏兵。”他就说：“给你贺喜。”我说：“今天请你们司令官来吃饭。”他说：“我给总指挥报告。”他的四个团马上就撤退了。这是中间势力最标本的例子。如果黄桥失败，那我们就会被他们消灭。

顽固派有三条，或者来故意使你犯错误，或者麻痹你，或者精神制服。中间派是看你的力量，趁你危难之际，敲你的竹杠，有时候也会帮你一把。当时李明扬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最后我们在苏北打败韩德勤，在苏北突破，就是取决于李明扬和陈泰运对我们的态度，也取决于我们对李明扬和陈泰运的

态度。

在苏南过江，准备是早准备了，一九三八年就已经准备了。七月到江南，八九月就过了江，占领了长江走廊，扬中、泰兴、南通之间的三角地带。这时李明扬是帮助了我们的。但是我们对他照顾不够。陈泰运、李明扬在黄桥战斗紧急的时候，他是想揍我们一下。我们的心里对他们有这一点仇恨，但是另方面他们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对他们帮助是不够的，我们自己搞了这样大的天下，有饭吃，有衣穿。我们是太小气了一点，所以李明扬到处发怨言说：我们忘记了他的好处。以后我们就注意了这个问题，给他粮食和钱的补充。现在李明扬对于南京、上海、苏北的伪军还是有指挥的作用。他派了军队去当伪军，又靠新四军，同时又向蒋介石通报。他是三方面的人物，所以将来的争取伪军还需要经过他。我们给他二百万法币和几百担大米，后来伪军对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觉得新四军够朋友。现在李明扬靠我们养老，“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我们没有他，就没有今天，苏北也不容易搞，没有我们，他也不好搞。

在这个问题上，军事上应该有准备，政治上应该有准备，没有这个准备，我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总的方面，打破了反共高潮是因刘少奇同志南下，使新四军统一了指挥，以及八路军的黄克诚等三个旅从山东南下，从北面牵制了韩德勤，突破苏北，没有这个也是不行的。韩德勤有两个师四个独立旅，我们只有八千人，在黄桥作战时，韩德勤不能更多调兵来，就是因北面受八路军牵制。第二次打败了，他不能增援，也是因为北面他们的独立二旅张翼部的精锐被八路军歼灭。整个华中局势，和八路军南下，在这个问题上有决定意义的。

在反磨擦当中，要有准备，指导机关要有准备，干部思想

要有准备，一般老百姓也要有准备，这是个艺术，不能鲁莽从事，否则是搞不好的。

（三）谈一谈反“扫荡”。反磨擦一结束，我们转到群众运动方面进行减租减息，继续发动群众。顽固派打得差不多了，有的变为伪军，或者被消灭了，或者跑掉了。那时候敌人的“扫荡”、“清乡”又来了。这个时候又发生这样的问题，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两年，都是集中力量反磨擦。到了一九四一年冬天，一九四二年反“扫荡”一来，我们部队搞惯了运动战的一套，对鬼子也这样猛打猛冲，因此受了很大的损失。打顽固派，打反磨擦仗打了几次，最后这一仗打好了，解决了问题。但是从游击战转变到运动战，就是猛打猛冲，看河就扑，见墙就爬，就是要缴枪。一九四二年以后，以此战术同样去打日本鬼子，好几个团便受了很大损失，对日本鬼子是冲不得的。以后又重新进行干部教育，改编队伍。把它改变过来，这也费了一点功夫。这都是我在工作中深深感觉到的一个印象。从这个工作转变到那一个工作，不是一个命令能够解决的问题，要仔细地去分析，做很多的步骤，经过很多的过渡阶段。所以那时我们提出了：对敌是分散的打游击战。包括必要的有利的运动战；对顽固派主要是打运动战，包括必要的有利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我们在皖东和桂系就是堡垒对堡垒，他住在一个村子，我们住在一个村子，硬对硬，那是硬顶，他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让他一个村，你让他一个村，他就进一个村。你再让一个村，他就又进一个村。这种相持就是两相对峙，我们看见他，他也可以看见我们，打运动战不可能，打游击战也不可能。一天蹲在那里，有四五年了，就是堡垒对堡垒，硬对硬。这里头就有这样一个问题。要使我们部队里的团长、旅长懂得，对什么敌人，我们打什么仗，采用什么方式，事先要有准备。明天要打鬼子了，要讲清楚，后天我们要打顽

固派也要讲清楚，宁肯把战争推迟两天，却不可粗糙忽略。稍微粗糙一点，省略一些手续，忽略一点解释工作，就要犯错误。

二

（一）现在要检讨一下，关于路线问题。去年我来到延安，有个华中工作同志曾跑到我这里来讲：过去在苏南、江南工作中间是有路线错误的。他是什么理由呢？他说那时我们不晓得委县长，不敢设卡收税，不敢设公案审人。这个同志过去是在苏南工作过的人，现在到延安学习路线，我感觉这种提法很好。过去苏南我们领导中间，有这样的问題，从这方面去检讨，不管他对不对，是很好的，可以这样看问题，因为这样可以研究出经验教训。那时事实是如此，就是没有委县长。可以不可以委县长？也可以委。开始就没有设卡收税，可以不可以设卡收税？完全可以的。那时可以不可以设公案审人呢？也可以的，把人带上来，审他一审。但是那时没有这样作。这个问题，今天我的解释，我觉得那时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倒不是在苏南一、二支队的领导同志中间，不敢这样作，不是盲目性的。那时我们对于委任县长，设卡收税，设公案审人，脑子里都考虑过好久，但没有这样作，是有意识地没有这样作。这里有这样一个重大的缺点，我们在华中的领导中间，那时我们就没有吸收华北的经验教训，对于华北的长处与缺点，那时我们整个华中工作同志的耳朵也听不到，熟视无睹，也没有人讲。国民党吸收了华北的经验，这件事是他们不能忘记的。他们在华北上了当，他们丢掉了华北，以后八路军一去就搞大了。徐州失守后，他就把韩德勤留下，搞了十万人，别人都撤了，不让他撤。在南京、上海失守时，他们就派冷欣、孔荷

宠、俞作柏等很多军官，带了七万人，留在华中，他吸收了华北的经验。可是我们新四军就没有吸收华北的经验，连抓一把也没有。从南昌到屯溪，迟迟不行，每天走三里五里，不敢到敌后去，丧失了主动性。那时毛主席提出要我们出动，许多同志也提出要出动，可是只先派了一个营出去。我主张无论如何派第一支队出去，但又不允许。以后搞了两个月，到我们出去时，国民党就派了两个师夹着我们，一个是七十六师龚传文，一个是三十三旅（旅长是蔡得基，是个叛徒，在江西被打败了的罗卓英的十八军的部队），夹在我们的前面后面，在一起走，一起宿营。他们给我们提出什么政治比赛、军事比赛、行军比赛、战斗比赛，他们把我们当作共产党的一个选手，他们作国民党的选手。到了敌后，国民党的镇江县长欢迎我们，给我们搞钱，搞情报，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怎好委县长呢？不好委。那时委了就要打仗，所以我们就有意识地不委，取得县长同意，搞了一个动员委员会。我们也减租减息，发命令，要慰劳军队、捐款、搞粮食，统统经过县政府。设卡收税那时也不好搞。审人还是有的，不过没有设公案。那时应该怎样准备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将军队扩大，并实行“号房子”政策。有多少游击队司令，我就发多少委任状，不管他有多少人，当时就有几十个司令。国民党一来，我们已经改编了，他就不好再发委任状，他就不好搞了。这就是“号房子”政策。如果不实行“号房子”政策，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

我们一来就把江南、江北跨住，保持这个走廊。准备我们力量大时，能够搞过国民党，那时我们发动了一个战争，把他全部转过来，再来委专员、委县长。当然这是我的意见，那时委也可以委。关于委县长，设卡收税，设公案审人，是陆续地搞，不是一下搞的。开始搞队伍，占领了江南，占领了走廊，到处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那时我们在整个的茅山一带地

区，写了一丈多高的大标语，叫“减租减息，改善民生”。那时军政治部打来一个电报，说这个不好，不要搞。我不理他，还是搞。顾祝同又派了一位大员，叫张超（特务部部长）亲自来了。政治部袁国平来电说：“赶快把那个减租减息的大标语摘掉，让人家看见了，影响不好。”那时我就不管，他来等他看。附近五六个县到处有标语。张超来了，他就到处拿小本子，统统登记起来。最后到司令部，他给我谈这个问题。他说：“减租减息这事不好。”他要我取消。他看我的态度很硬，有点怕。他讲话也是吞吞吐吐不大敢讲，他叫我考虑一下。我说：“这事已经作了，这是实行三民主义，我们是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做的，不但我们要作，希望全国也要这样，不能取消，一取消，就是取消了国民党，非作不可。”他说：“不过，这是大问题，我回去报告再讲。”我说：“不管你报告不报告，我们还是要作。”那时军政治部的那个电报是不对的。为什么要我们把减租减息的标语搞掉呢？张超回去以后，就没有再讲。你怕他干什么呢？那时我们在政策上是考虑过的，你说是犯了错误，那时我也知道，但是知道而不作，就是要等一下，要有步骤地来做。那时委县长，设卡收税，设公案审人，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时主持工作的人，他们的心情是什么呢？他们对这个问题，不是无知，不是精神被他们压服，不敢作，而是自觉地要采取有步骤的做。我认为如果是错误的话，也可以说是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与皖南的错误是不同的。这一个问题在任何时候还可以讨论的。我的看法不同，也就在这个地方。

（二）打仗的问题。一开始出来，从江西出发到浙江、安徽，沿途千万人欢迎，真是“万人空巷”，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这增强了我们的信心。那时风头也出够了，头脑发昏了。可是另外沿途是国民党的败兵（罗卓英、薛岳，内战的将官，

大概就是这些将官的兵)。我们往东边走，他们向西边退。他们带来了“恐日病”。就是讲日本鬼子不得了，把日本鬼子讲的活龙活现，不知道怎样厉害。这些就马上传到我们的部队里面，我们的部队也多少传染上些“恐日病”，不知道日本鬼子如何厉害，觉得打他不完全有把握。那时我们曾有营长、连长开小差，一直到供给部长张连成也开了小差。他觉得打了十年内战还不够，现在又要跑到敌后去，就有些动摇，因此就开了小差。我们看到这一点，以后马上进行了解释工作，讲我们八路军在敌后打了胜仗，提高大家的信心。解释之后，就有人主张打第二个“平型关”。他们的意见是集中几个支队打一下。我就反对这个主张。我说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同，八路军是主力兵团，他们有七八万人，是在山地上打了一仗，因为地势有利，因此他们能够打胜仗，这个胜利在全国起了影响，是对的。苏南新四军合起来只有四五千，特别是苏南是平原，是不能打的，所以我们是打游击。把那个意见批驳了，没有照着那样作。另一方面，在江南半年以后，各方面便有了发展，部队扩大了。以后读到了毛主席的小册子，里面有“向运动战发展”的话，于是又有人提出打大仗，原先都是用营以下的兵力打仗，那时又想集中几个团打一下。那时在我的思想上也起了一个波动，但是考虑了两三个月以后，还是没有这样作。不过提高了一点，集中一个团打，两个团还是不敢。我没有对那小册子很好地研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只是接受了些口号。以后在战略上上了一个当，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新四军在江南开始打得很好，蒋介石就来一个奖励，打了第二个胜仗，他又来个奖励……打第四次胜仗给你五百元，打了第五次胜仗给你六百元，就像耍猴子一样，越斗越跳的好。开始脑子有些蒙了，以后就搞的津浦路也不好过了，长江也不好过了，敌人天天向我们“扫荡”。蒋介石委员长耍了这样一个把戏，

促起我们跳，以后我们觉得这样作没有好处才转过来。我想也是要经过这样一个经验，才得到教训。诸如此类的事很多。

我们从苏区转到统一战线过程中，经过了很久的摸索，不是一下就能够懂得的。在那时没有时间阅读党的文件，没有到延安来，对于全国的情形、八路军的情形和经验知道的很少。那时有这样一种认识，就是无论如何把队伍搞大。新四军过江与八路军会合这一方向是对的，至于怎样建军建党，进行统一战线中各方面的斗争，这中间要很好地总结检讨，没有系统地了解，有些问题作得比较对，有些问题就搞错了。比如对苏南来说，有的同志说毛主席提出的“不要先开枪”，我说要先开枪，这先开枪就是真正执行了毛主席的政策。他们七八万人，我们等他们先开枪，那我们不就完了吗？我们胜利了好说话，打了败仗，那不是我们自己活该。不要机械了解毛主席的话，华北八路军那个地方就讲伟大气魄，我们这个地方是小眉小眼，多少挖一点油也是可以的，这是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因此我们要向国民党要钱要地盘，我们有了力量，那时我们再讲大气魄，送给他几万块钱也可以。那时是不是有过“左”的现象呢？是有的，如吞并人家的部队，拿打汉奸的形式打土豪，党的组织发展也太松了，搞政权搞财政经济工作都不会搞，这些问题很多，一直从苏维埃运动结束进到抗日战争，主观上是注意到这个转变，随时注意转变，如何使自己能够适应新的形势，了解各方面的口号、斗争形势和领导任务，有些转的好，有些转的不好，犯了错误。我在这方面犯错误很多，今天检讨起来对自己来说，是取得经验，有教育意义。

三

（一）现在我讲到本题，大会以后我们回到华中去，华中

的任务是四个字：“破敌收京。”这个任务是很大的。今天我们军队的力量还是不够，今天新四军三十万人还不能担负这样一个大的任务。我们党的力量也还不够，我们在南京、上海的准备工作也不够的。但是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我们党在全国的地位，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允许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奋斗的目标。这个问题，我想就是毛主席在大会所报告的。我们在苏维埃运动方面有很多的经验，但是在抗战初期在发展上束缚了自己，不是放手发展。我们在抗战初期搞了二三年打日本，在摸索中找到一定的规律，刚刚可以沾沾自喜，马上情况变了，变成了反磨擦，就又不够了。反磨擦胜利后，接着是反“清乡”、反“扫荡”，就又表现不够了。从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在反“清乡”、反“扫荡”中摸索到现在，情况又不同了，又要来一个发展。所以我常常感到脑筋和形势发展比较起来总是差一点，我的眼光不能预见事变，中间总差那样一点，多年的苦闷也就是这个问题。如果完全懂得，那就是装象，吹；说一点不懂得，那也不好，那是太谦虚。现在我们就是大胆发展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军队，发展农民力量，发展友军，重心摆在江南，发展浙江、江南、武夷山、天目山根据地，这样的发展有了条件，才能夺取城市。这和法国的巴黎不同，法国只有戴高乐，巴黎是有革命传统（巴黎公社）的城市，有广大的工人群众，巴黎解放是工人起义夺下来的。上海并不像巴黎那样的城市。中国的伪军主要在华中，华中的伪军将来一定要找新四军，但是在全国来说，他们是向着国民党的。所以不可夸大说伪军我们就可以完全掌握，日本人也不会那样坐观让其反正，他在我们反攻前，一定会先对伪军来一个处理，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方面有这样一些问题。

此外，朱总司令、毛主席讲过，将来斯科比也可能比一下，也可能不比，不过难预定。中国人见了外国人向来就怕，

敢打顽固派，不敢打斯科比。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敢打斯科比，自然也不要挑衅。以打斯科比作英雄也不好，要采取适当的办法才对。如果他说：“你敢打我！我是美国帝国主义，你敢打吗？”他们可能采取威吓的政策！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要敢打。国民党的军队在东南一带，是削弱了，不是抗战初期那样，也不是抗战中期那样了。虽然是削弱了，但是还有些力量。我们在皖南、浙江天目山脉组织了相当大的根据地能挡住国民党，将来盟军登陆非找我们不可。美国在菲律宾、冲绳岛登陆，他可以不找我们，自己能够上岸，那里是海上作战，因为日本人的船少，不能增援，美国则可以从旧金山增援。但是要占领上海一带，没有我们的军队帮助，就不行。那时候就不是像冲绳岛一样，他要在浙江、上海登陆，日本人就可以调动华北、华中几十万大兵，来迎击他，所以那时候英、美登陆就非找我们不可，如果不取得我们的帮助是很困难的，不然他就登不上来。他登陆以后，这里边的文章就很多，我们不要被他吓唬住了，我们要有准备。我们有广大的农村根据地，加上相当的准备，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问题怕犹豫不决，被人家吓住了，或者过早，或者准备工作不够，都可能造成将来这个问题的一些困难，或者我们搞了城市完全把农村丢了，或者使部队始终在乡村中间，这都是不对的。争取城市，城市得不到，在农村可以进行持久抵抗。至于对东方的斯科比，我们还是执行毛主席自卫的方针和原则。

（二）关于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问题，我完全同意朱德同志军事报告所提出来的许多原则和指示。这个报告有很大的意义，可以把我党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建设提高一步。

1. 我想先分析一下，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产生的背景。为什么产生这个军事思想呢？产生这个思想的基本环节，是我们党有二十五年长期的武装斗争。北伐时期，我党接触了武装

斗争，同时领导了武装斗争，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建设和以后的指导作战，虽然我们不是主体，但是我们起了领导作用。还有十年内战和八年的抗战，一般地说，党的二十五年的历史，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这二十五年斗争中，产生了毛泽东同志今天的军事思想。拿苏联来讲，是不是搞了武装斗争？是的，他们经过国内战争，十月革命后又搞了三年，现在的反法西斯战争搞了四年，顶多有八年。我们就有二十五年。国际共产党里头无论英、美、法哪一个国家也好，只有我们武装斗争搞的时期最长，我们考第一。苏联拿时间来说要比我们短一点，所以我们是天下第一，世界第一，武装斗争的经验以我们党为最丰富，各式各样都搞了，这是第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的军队是谁给发饷？老百姓给我们发饷；我们招哪里的兵？招老百姓当兵；老百姓拿房子给我们住，“衣食住行”没有离开过老百姓，这是人民战争的基础，所以造成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以人民为基础，这是我们武装斗争的特点。苏联夺取政权以后，就以国家形式建立了红军。我们就不是这样。我们是从小到大。其他搞军队的，是两个敌对的阶级，或者两个敌对的国家，进行混战。我们不同，我们完全是广大的老百姓被迫举行武装自卫，是这样搞起来的。这个人民战争的形式，和其他历来所有的武装斗争表现不同，因为有人民战争的基础，所以产生了我们的军事思想。

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共同武装斗争，反对军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第二个阶段，我们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我们国共两党合作进行抗日战争，又经一次国外战争（就是民族战争），这三个阶段中，我们武装斗争形式非常复杂，世界上任何党派，没有像我们经历了这样复杂的过程。我们或者是合起来干，或者是单独干，或者是和国外敌人干，或者是和国内敌人干。这几个形式错综复

杂，新旧交替，就这样锻炼出来了我们的军事思想。

第四个比较大的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长于战略，短于技术。现在我们的技术，可以说是很幼稚的很落后的，可是在战略思想上办法很多。我说：苏联一个团长、军长、师长、旅长，他们讲战略问题就要犯错误，他们主要谈的是技术或者是战术问题，没有资格谈战略问题。战略问题是统帅部的事，戈尔洛夫和欧格涅夫的争论也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的争论，为了打一个车站。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我们的队伍，就是一个游击小队也要考虑战略问题。怎么样组织党，搞民运工作，搞房子筹款，搞士兵运动，掌握政策等等。“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个队伍要考虑怎么样打敌人？打什么样的敌人？打得打不得？打不得就要跑，怎样组织撤退、包围、进攻、行军、出发等等问题，才能解决全盘问题。可见我们军队的战略思想是很发展的。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在战略方面的贡献最大，是古今中外战略思想最高的发展。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军事思想，是二十五年长期武装斗争而来的，是完全依靠人民的战争，是国内外战争经验的结合。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表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一个人的作用要估计到。什么叫天才？一个法国人说得好，就是长期锻炼，长期修养，长期忍耐。“业精于勤”，“熟能生巧”，这就是天才。有了绫罗绸缎，要有好裁缝，穿上才合身；有了鸡、鸭、肉、豆腐、白菜，就要有好厨子，才合口味。毛主席就是好裁缝，好厨子。但老说是好厨子、好裁缝还不够。材料是人家拿来的现成东西，他只不过做了一

下，而毛主席不仅是总结了二十五年的经验，而且是这些经验主要的创造者。我认为要这样去了解和研究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2. 我们创造了人民的军队，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从这个军队本身，就可以看出他的特点。他进行的是人民战争，他是人民的军队，战略战术上贯彻了全部游击战争的特点。在组织形式上，内部生活上，表现了人民军队的规模和作用。这跟旧军队有严格的区别，不能混同的。我觉得强调这个区别是有根据的。旧军队的创造组成和作风，有他们自己的原则、思想意识、组织形态，和我们有区别。虽然都是拿的步枪、机关枪，稍息立正、三操两讲都是一样，这是相同的。可是他同我们有根本的不同。因此，我们只能接受旧军队好的东西，好的经验，批判他们旧的经验。不能把旧军队和我们混同起来，中国人民要求创造一支新的民主主义的军队，这是我们的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这样的一支队伍。我们不能依靠旧军队，只能吸收他们好的经验，这一点切不可忘记。这里面就有一个历史上的主要问题纠缠着，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就会犯错误。回忆我们第一次参加了国共建军，从黄埔开始，创造了一支新民主主义的军队。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在内战时期中，就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暴动，参加到我们队伍中来。他们带来了好的东西，也带来了坏的东西。大革命失败以后，没有暴动的军队参加我们的工农暴动，不会那样有利的发展；有部队来参加地方暴动，力量就强大起来。旧军队的好处，一定要吸收。比如梁山泊请林冲，汉高祖请韩信，才能打仗。韩信是一个正规军，林冲也是一个正规军。农民暴动没有正规军，不吸收他们的经验，打一辈子也打不好。我们要清楚认识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吸收旧军队的经验，要很好利用旧军队、旧军官，要他们替人民服务。但是要注意，不能拿他们当老板，可以利用他们办事，不能以他们的面貌来改造我们的

队伍，不然将使我们得不偿失。暴动过来的国民革命军那种革命传统，带到我们队伍里来，对于我们有大的贡献，奠定了老将领在我们部队中的地位。可是他们还得要服从人民革命战争。因此，他们还要真正地经过改造。

毛主席指示我们，我们军队是党与非党的联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解决了很多问题，把我们军队自己的关门主义，不敢大胆和友军接近，及不敢大胆改造友军的思想解决了。使我们军队更团结，党员排斥非党干部的宗派主义思想克服了。我们的政治工作，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也会更好。我们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战争的特点上，和国民党有区别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新的军队，在这一个基础上，要大胆地改造旧军队，但不能混同起来。这一点，我自己是犯过错误的。在大革命的末期，我参加军事工作，在旧军队中做党代表，代表国民党，也代表我们党，去搞军事运动，和旧军人搞在一起，争取他们过来参加革命，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南昌暴动以后，到井冈山和朱、毛会合，还留在军队里面工作。我也觉悟到我们这个军队的创造，一直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应该跟旧军队有区别，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感到旧军队改造是很困难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个思想上、精神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改造，这是一个否定。在思想上甚至于是生与死、新与旧的改造，要经过一个革命。很多暴动的军队，要变成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经过若干次的叛变流血斗争。我们党叶挺将军的军队，也是朱、毛红军支队之一，变成我们中国红军的基础，也是经过了叛变、流血的。毛主席统率的三十一团，也是经过流血斗争的。雇佣的军队，他们是站在老百姓上面压迫老百姓的。要拉下来为老百姓服务，这个弯子是转得相当大的。在最初一个时候，我是了解这个问题，为这个问题奋斗，拥护这个路线。可是经过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〇年的前后，红军

规模比较大大发展，苏维埃的浪潮已经起来，而这个军队跟着党进行了三年的游击战争，无论是干部、战士，都是共患难，共甘苦，我以为旧的已经淘汰，新的已经确立了。不适宜的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不成问题了。所以在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我对于这个问题，犯过原则上的错误，那时曾强调建设政权，强调为群众服务，反对流寇主义、脱离群众，反对以军治政、以军治党，反对忽视建设根据地，我认为这些强调和反对都是用不着这样着重提出的。认为我们搞了多少年，已经解决了。其实不然，这些问题一定要在广大群众中在思想上、在政治上进行彻底的改造，把思想转变过来，行动转变过来，才能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我以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三年的苏维埃运动中，军队已经能征惯战，坏的思想习气就用不着讲了，用不着那样斗，而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这是不对的。那是无产与非无产、新与旧、生与死的决斗。应该采取尖锐的斗争，一个否定一个，这样才能团结起来。可是我那个时候，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态度，助长了错误的一面，削弱了正确的一面，这是错误的。我们的军事干部（就是做军队工作的干部）、政治工作的干部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向这方面诱导。在我们军队里面，最后的根本消灭军阀思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以军治民，要克服这些，真正做到为群众服务的目的。当然今天我们党搞武装斗争已经二十五年了，从我们党最初的南昌暴动、井冈山建军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今天和那个时候的形势不同了，今天有了发展，如果再拿老的一套来念，那就是教条主义，那也有原则上的错误。今天是什么形势呢？今天党内毛主席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军事思想已经确立了，今天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是基本上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我们不应该再有怀疑了。今天也没有完完整整的另外一条军事路线来篡党篡军，把正确的东西推翻。但我们应该注意今天是新旧交错的时期，应该接受新的

军事思想。但是在转变的时候，可能有人保守旧的残余，或者是旧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搞通，占着主导地位，这个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将来我们八路军、新四军要有更大的发展，几百万的友军会同我们靠拢，那时改造他们的问题，又会重新提出来。在山东搞伪军主要是搞通他们的思想，改造他们的思想，我了解这是对的。因为他们的思想同我们不同，是搞通他们的思想，我们是帮助他，争取他，不是因为他思想不同一脚踢开他。恰恰因为他思想不同，我们争取他，改造他。关于两个军事思想、两个路线的区别性，按今天的状况，我们应当做一个说明。我并不主张念老文章，像念符咒一样，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3. 我们华中部队工作中，有军阀残余，有旧军队残余，某些地方还相当严重。今天还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拥政爱民？把我们过去的打人骂人坏习气去掉没有？我看很成问题。拥政爱民，拥军运动，做得并不深刻。当然没有这样的错误路线和代表人物。登台演说，公开地主张他自己错误的一套，把党的正确的路线推翻，个人专政，是没有这样的人的。也不会有人在“七大”的会议上来讲这样的话。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们部队里某些人的思想上是存在着，时而表现在这个人身上，时而表现在那个人的身上。我们华中军队里的各级干部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不要专吹，以为自己很纯洁了。错误是带有盲目性不自觉的，自己不注意就会搞错的。我们有些师、旅、团的干部，在处理地方与军队的问题上，平时不表现什么，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重心是摆得不稳的。在处理军民问题上，平时也不犯什么错误，但有时就不自觉地偏于军队，而不是偏在老百姓方面。在处理军队与政府的关系上，也常常是这样，粮食要多要，夫子要多搞，款子要多报一点。处理干部问题，常常采取个人拉拢的办法，多给他钱助长他一番，这就是所谓军阀主义

残余。这个问题在八路军表现怎样？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带过八路军，也不能来个主观主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新四军我看这个问题很严重，这要哪个负责呢？首先我当军长的要负责，你当军长你干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你就要负责。在今天我说没有另外一个完整的军事路线来代替我们党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今天是新旧交错时期，处理问题或者偏重于这一方面，或者是偏重于其他某些方面，这种现象很浓厚地存在着，这一点，多估计一点也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今天要真正把我们的军队搞好，把我们的军队组织得更强，应付新的事变，在建军上有这样的东西值得我们注意，政治工作就表现在这个地方。任何政治工作人员，任何政治工作机关，能够在这方面表现领导作用的，这个政治工作就是百分之百的成绩。如果政治工作对这个问题熟视无睹，那么这个政治工作就应该取消，就失败了。毛主席在建军问题上的伟大，就是力争党的领导权，力争改造旧军队，力争反对军阀残余。那时候，我们的军事将领和政治工作人员，我认为在这方面是起了决定作用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十一年，指三年南方游击战争加八年抗日战争。

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日）

彭 真

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和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现在，我想根据报告的精神，就沦陷区的工作，特别是城市交通要道的工作，发表一点意见。

一 从乡村推进到城市

今天城市工作的任务与方针，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已作了明确的指示，就是领导与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这就是说，要团聚群众，准备力量，等待时机，实行武装起义，里应外合地收复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使抗战获得最后的胜利。

过去，中央曾经正确地指出，城市工作的任务是“精干隐蔽，保存组织，渡过黑暗”，并不是准备武装起义。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转入反攻阶段，必须提出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准备从乡村转入城市，“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准备夺取与掌

^{*} 这是彭真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提纲。

管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且以城市为中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秩序。

夺取城市与掌管城市，从乡村转变到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夺取一个交通便利、兵力集中的近代的设防城市的武装斗争，不同于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也不同于农村环境中的运动战。管理流动性很大、社会内部极其复杂、人口集中、地主与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集中的城市，和管理人口分散、流动性很小、一切都比较凝固的乡村不同，和管理中小县镇也不同。领导商业金融瞬息万变、经济完全商品化的城市生产，和管理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也不相同。即以燃料、饮水的供给来讲，在乡村是不大成问题的，在城市则会成为极大的问题，更不用说粮食了。此外，城市的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文化教育工作，都不同于乡村，不同于现在的根据地。我们对于诸如此类的新问题，都还缺少经验，一切都需要从工作中不断地学习。

特别要看到，现在的城市工作，是抗战由相持阶段转入反攻阶段时期中的战时的城市工作。各个城市的政治、军事、经济、群众、敌我关系等具体情况本来就极其不同，而且变化又极其迅速，除了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外，又有盟军及国民党的微妙的关系掺杂其中。情况复杂，变化多端，我们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此不可能也不应该主观地定一个划一的具体计划和划一的具体政策与工作方针，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按各个城市变化着的具体情况，按照总的方针政策，规定具体的计划与具体的政策，进行具体的准备工作，并在工作中不断地蓄积经验，不断地学会夺取与掌管城市的工作，自觉地有计划地完成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自觉地从转变中学会转变。此外别无他法。

二 不同地区的地下党工作

现在，我们有两种甚至三种不同地区的地下党工作。

第一种，是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现在，重庆等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这当然是很好的现象，是我们在大后方工作中取得的很大的成就。但是，运动的弱点，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出的，“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与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

目前，大后方城市中的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是很重要的，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的工作重心仍然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放在上万万的农民身上，在乡村建立基础，以便将来从乡村推进到城市。无论内战爆发，用武装斗争形式，去争取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还是在“合作”局面下，用非武装斗争的形式，去争取新民主主义的实现，我们都应该以乡村为基地，以发动与组织农民群众为大后方工作的重心。目前，民生凋蔽、民怨沸腾的大后方乡村已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广大农民正期待着给他们以领导与组织。大后方城市中已经起来争取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以造成乡村包围城市、支援城市民主运动的局面。如果没有农民起来，则任何民主运动都将成为昙花一现的、既无力量又无结果的运动。

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支柱是它的军队。目前，广大人民群众

不满已经反映到国民党的军队中，瓦解了它的士气，造成了对我们有利的工作条件。过去，因为各种关系与限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极其不够的，现在应当在这方面积极开展工作。

总之，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目前还不是以城市工作为中心或准备把革命推进到大城市，而是首先在乡村中广泛地创造前进的基地。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城市的民主运动，尤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城市中的工人与学生运动，而只是说一般地应该以乡村工作为重心，而不是以城市为重心。

第二种，是东北四省沦陷区。在这些地区，敌人不仅统治着城市与交通要道，拥有点和线，而且统治着广大的乡村，拥有广阔的面。虽然在吉东等处还有极少数的义勇军，但力量与活动区域都还很小，还远没有可能造成包围城市的局面。在这些沦陷区里，我们不仅要加紧在城市与交通要道中进行工作，而且应该在一切可能开辟游击战争（小部义勇军和成股的土匪之存在，证明这是可能的）或能够配合我军与盟军进攻的乡村中，积极地进行地下工作，积极地组织地下军，并且广泛地开展伪军工作。

在这些地区，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城市产业中心、交通要道和乡村中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地带以及伪军中。现在我们还没有力量和条件，因而也不可能普遍在乡村中开展工作。

第三种，是华北、华中沦陷区中敌占的点线即城市与交通要道，其中绝大部分已完全处于解放区与解放军的包围、困扰中。我今天发言的重点就是放在这些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上。

三 里应外合，收复大城市

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大革命及内战时期的经验证明，没有必要的内应，占领大城市是十分困难的（如北伐中的围攻武昌）、甚至是不可能的（如立三路线时的攻打大城市），或偶然的（如红军乘虚袭入长沙）。同样，没有主力军队“外合”的孤立的城市起义，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如立三路线时所发动的一些暴动），纵然暂时获得胜利也是难以坚持的（如广州暴动）。上海三次暴动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有里应外合。近年来在敌后克复敌占据点的经验也是一样，凡是有相当内应的据点，则克复较易，所付代价亦较小；凡是没有内应或内应很弱的据点，则克复甚难，或纵然能够克复，所付代价甚大，所耗时间亦较长。至于没有“外合”而单独起义克复的城市，则是迄今连一个也没有。

根据现有的敌我形势，要在反攻时顺利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但要有强大的具有相当现代装备的进攻主力，而且必须有城市内部有力的起义作“内应”。不然，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付出很大的代价。

现在，从里应外合总的力量来估计，外合的力量是收复城市的主力，内应的力量一般的应当是助力。

若单以内应的力量来讲，工人、苦力与反正的伪军伪警是决定的力量，即内应中的主力，其他各阶层的力量则是助力。争取伪军伪警和工人、苦力的工作成功，即等于城市工作获得了胜利的决定条件。反之，如果争取伪军伪警和工人、苦力的工作无成绩，其他各阶层的工作纵然做得再好，也不能形成有力的内应。

再以工人、苦力与伪军伪警的作用来比较，固然从总的方向来讲，工人、苦力是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内部的抗日主力，也是收复与掌握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主力。他们的斗争性是最顽强的，在政治上是最坚定与最可靠的，在内应中也应该是主

力。但是，城市工人、苦力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完全没有活动的自由，不易获得武器，不易受到军事训练，不可能像“三次暴动”前上海工人、苦力那样充分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反正的伪军伪警则是敌人武装好了的，受过军事训练，并且多少有些战斗经验，将来在收复某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战役的内应中，在起义的初期，也许暂时起着比工人、苦力更大的作用，这也是有充分可能的。在近年来解放区克复敌占据点的斗争中，已经有不少的例证。因此，在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中，必须把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的工作，和争取工人、苦力工作一样，给予同等重要的注意。

工人、苦力与反正的伪军伪警是将来城市起义的主力，是决定的力量，但这并不是说其他各阶层的力量的发动与组织是可以忽视的，是无足轻重的。其他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对于准备收复大城市与将来掌握大城市，都是不可缺少的力量，也是可以争取和应该争取的力量。因为，在沦陷区中，敌寇对于各阶层的人民，不管你是工人、苦力，还是市民或士绅，都给予惨无人道的摧残、掠夺、奸淫与侮辱。这就造成了一切中国人抗日的义愤，造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不仅是市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连某些大银行家、大资本家、英美系统的买办阶级、城市中的封建势力等，都有可能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同盟者。我们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把城市中各色各样的同盟者，甚至把某些大银行家、大资本家、买办阶级、封建余孽，都看得同工人、苦力与小资产阶级市民一样可靠。那样，就会重复大革命末期和抗战初期曾经犯过的那种错误。大银行家、大资本家、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与我们的合作是临时的。他们

的阶级本性是反共、反无产阶级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上，他们仅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绝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他们在抗战中有时成为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仅仅是策略上的。他们在本质上是我们的阶级敌人，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他们要抗日，要与我们合作，是因为他们现在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欺压，更重要是他们妄图夺取乃至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我们对于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合作抗日的一面，应有正确的估计，不应该一笔抹煞，否则就会产生关门主义；同时对于他们反动的、本质的一面，即阴险狠毒、居心叵测的一面，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有正确的估计，不要喝了两杯碰杯的香槟酒，就昏头昏脑地敌我不分起来，否则就会产生投降主义。做城市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在起义中和大军进城之后，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切不要为他们一时的好的表现和甜言蜜语所麻痹。在城市中，也和在乡村里一样，统一战线自然是越广泛越好，但领导权必须紧紧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北伐战争末期、抗战初期我们曾经上过当，这回再不应该上当了。

有什么根据可以保障我们不再上当呢？因为我们党已经有了富有经验的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已经有了为广大干部所接受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战略与策略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和他的其他著作。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一切反动势力，而不为他们所击破，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与策略的精髓。我们要好好学习与掌握这个精神，用它来武装我们的头脑。

四 积极地发展力量，审慎地发动斗争

整个抗日战争已届胜利的前夜，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抗日情绪极大地

高涨。总的形势和条件，对于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开展是十分有利的，而且将迅速地向着更有利的方面发展。

但是，必须估计到，不管敌人的困难与危机如何严重，也不管城市人民的生活已经如何地困苦，对敌人的统治是如何地不满，不管抗战已经如何地到达了胜利的前夜，今天敌人在城市和交通要道的统治仍然是强有力的，仍然占着绝对的优势，而且是现代化的法西斯统治，完全处于野蛮的军事戒严状态中，既没有民主，也没有法律，有的只是对于反抗者的任意摧残与屠杀。同时，城市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形势，在今天也仍然还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

这就是说，虽然敌人的困难与危机已经日益严重，工人与市民群众的斗争情绪已经开始高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经确切地接近胜利，但城市内部真正的革命高潮与主力部队进攻大城市的时机现在却并没有到来。因此，当前城市工作的任务与方针，还是精干隐蔽，利用合法，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即是说，团聚群众，准备力量，以待时机，而不是立即实行冒险的起义或到处发动冒险的斗争。相反地，在起义时机未成熟之前，我们在准备力量方面，即在发展工人组织，扩大我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方面，虽然应该也必须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在隐蔽形式下积极广泛地去进行，但对于工人群众的斗争和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指导方针，却必须是防御的，而不是进攻的。要老成持重，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在没有准备和没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去发动工人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更不要“一触即发”，轻率地接受敌人的挑衅而发动斗争，以致遭受打击。凡是便于保存、发展力量，有利于改善群众生活，扩大党与群众联系的斗争，应该积极发动；凡是不利于保存、发展力量，反而有可能削弱自己力量的斗争与活动，应该切实地避免。无论如何，

都不要在不利条件下，去与敌人进行决斗。这决不是什么机会主义，而是在敌人军事统治的条件下，在城市群众对敌斗争形势尚处在防御情况下，应该采取的和完全正确的指导方针，即认真地蓄积与准备力量，以便最后一击而完全歼灭敌人的方针。

五 精干隐蔽，利用合法形式，争取千百万群众

为了准备武装起义收复大城市，我们既强调精干隐蔽，又强调争取千百万群众。从表面看来，二者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的两方面，彼此不但不妨害，而且是互相辅助、互相依赖、相依为命的。

在法西斯敌人的军事统治下，党的组织也好，抗日团体也好，要想存在，要想工作，就必须隐蔽。要隐蔽就必须短小精干，不然就无法隐蔽。

怎样才能达到隐蔽呢？只有利用合法形式，争取、团结广大群众于自己的周围，使自己成为他们的核心，把自己与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把自己隐蔽在群众的掩护中，这就是精干隐蔽的本来意义。我们所谓的精干隐蔽，决不是像土豪的“窖金”或者冬季蛰伏的昆虫一样，简单地藏起来而已。没有精干隐蔽的骨干，就无法争取与联系千百万群众；没有群众联系的骨干，只是脱离群众的“光杆”，不但很难隐蔽，而且实际上是把自己降低为普通的群众，丧失了先锋队的作用。这样，不但已经失掉了精干的意义，而且根本不配称为精干了。

我们的精干隐蔽政策，同时就是利用合法形式联系群众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目前在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党员的原则，仍然应该是先求质而后求量，党的组织与抗日团体本身仍然应该是坚持短小精干、力求隐蔽，仍然应该是存在第一，

工作第二。必须能够存在，才能够工作，争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力量。否则，不但不能准备起义的力量，反会遭受敌人的摧毁。同时，必须在精干隐蔽的骨干周围，争取与实际联系着广大的工人、苦力、伪军伪警和各阶层的市民群众，即紧密团结着千百万群众，精干隐蔽才有其意义，也才更可能使秘密组织隐蔽起来。

要在今天敌人残暴的军事统治之下，团结与组织千百万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力量，必须巧妙地利用各种合法的形式与可能，采取孙猴子对付铁扇公主的办法，采用新木马计，钻进敌伪的内部去，钻进敌人的神经（各种首脑部）、耳目（情报特务系统）、爪牙（伪军伪警等）、血管（交通部门）和咽喉（军事要害等），打入敌伪的内部去，打入敌伪统治所允许的、社会所固有的及一切可能存在的各种社会组织中去。不然的话，在敌人完全用刺刀统治着的城市中，人民既无政治自由，又无组织自由，有什么办法能够团结与组织千百万散漫的群众，里应外合，最后一举摧毁敌伪的统治呢？

在这里，上层工作的开展，特别是伪军伪警组织中上层工作的开展，对于各种群众工作及各种抗日活动的掩护与配合，是有很大作用的，许多地方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城市中的每一个党员和积极抗日分子，都应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与敌伪内部去，深入到一切可能存在而又有群众的组织中去，用一切方法与群众建立社会的、生产的、职业的、文化的、娱乐的等等各色各样的联系。抗战是全民族的，除极少数日本强盗的忠实走狗外，中国人毕竟中国人，只要我们事前能够与之建立若干的联系，并给予适当的指导，到里应外合收复大城市的那一天，连最落后、最懦弱的人都会积极起来、勇敢起来的。

所有打入敌伪组织内部活动的人，应该不拘斗争形式，表面上一切都尽可能和敌伪一样，和普通人一样，只要在精神上坚持着与敌人的对立，能够最后达到瓦解敌人、打击敌人与摧毁敌人的目的，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这里，尤其要打破一切公式主义与形式主义。

除利用各种固有的和可以合法存在的组织形式外，还应该特别注意联络和团结工人与各阶层人民群众中的领袖。他们与群众之间虽然并不一定有什么组织联系，但实际上是有着强固的联系的，也可以说是存在着无形的组织的。争取了他们，即间接地团结了群众，这也是争取千百万群众的有力方式之一。

我们在一切合法团体、机关与普通群众组织中，当然还要进行一些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但在武装起义之前，这些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应该以不妨碍与不破坏我们的合法组织与合法活动为限。纵然我们的力量已经发展得很大、很可观，仍应该如此。勿骄勿躁，勿因小而失大。否则，便会自己断送与破坏自己的一切合法活动的成就与可能，甚至前功尽弃。

精干隐蔽政策和利用合法形式争取并联系千百万群众的政策，二者是相依为命，彼此不可分离的。这里，要防止与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为隐蔽而隐蔽的单纯隐蔽倾向，它放弃了争取千百万群众的任务，把自己降低为普通的群众，把党的秘密组织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完全丧失了先锋队的作用，这是一种右的偏向；另一种是不注意精干隐蔽，不注意利用合法，不顾环境，冒险从事，或把根据地边缘区有武装或武工队掩护的一些活动方式与斗争方式机械地搬到敌占城市中去，致使组织不断遭受破坏，工作不断遭受挫折，结果使城市工作像在沙窝上盖楼一样，随盖随垮，牺牲很大，而成就很小，这是一种“左”的偏向。两者都是危险的，都应该予以纠正。

六 非法的宣传形式与合法的组织形式相结合

华北、华中城市中的人民群众已经开始感觉到“天快亮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天怎样才会亮，拂晓时他们应该怎么办，天亮以后又应该怎么办。他们渴望了解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和解放区的具体情况，迫切要求了解我们的主张，他们应走的道路，中国未来的命运。他们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及时予以解答。他们痛苦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使他们痛感到精神食粮的饥荒。我们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组织起来的群众或灰色社团中的群众，精神上也同样深感苦闷。若不给他们以充分的抗日与民主的教育，有些组织便会成为没有灵魂的躯壳。所以，伴随着广泛利用合法组织形式的群众组织工作，还必须有普遍而深入的宣传工作相配合，否则便不能争取和团结千百万群众。

敌占区的宣传工作，当然也要利用各种合法形式来进行，但只靠利用合法形式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必须同时采用各种非法形式来补充。现在除加强已有的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宣传工作外，每个较大的根据地应该有一份短小精干的铅印或石印的报纸，专门向敌占区散发。这种报纸，不仅要报道世界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及解放区的情形，尤其要描述城市中工人、苦力、伪军伪警及各阶层人民被虐待、被侮辱、受饥饿、受摧残的具体情形，应该广泛地组织他们自己的通讯，使他们感到报纸是他们自己的报纸。应该用党的具体的主张去教育他们，并启发与提高他们的斗争觉悟。同时，要彻底揭破国民党的反动、腐败、无能，和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民族利益的反动的原形，以肃清大城市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不要以为揭露国民党，会削弱敌占区群众的士气，或损伤他们对胜利的信心。他

们今天对国民党的幻想越高，将来失望就会越大。让群众满足于幻想，等于让群众“饮鸩止渴”。我们应该让群众了解真实的情况，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区党委以上的城工部，应该把出版这种报纸，看成是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群众组织工作。利用非法的宣传形式来教育群众和利用各种合法组织形式来团结群众的新木马计，是彼此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的两个侧面。它使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在形式上分开，在实质上密切联系起来。

此外，还应该大大提倡和运用民间固有的“连锁法”，即每个人接到宣传品或有关抗日的消息或主张时，要设法以适当方法传递、抄寄或口头转告给他人，并把这当成自己对于民族应尽的一种义务。这样，可以使报纸和宣传品传递迅速，使宣传工作易于普遍，宣传效力大大提高。

没有秘密发行的报纸，没有非法的各种宣传形式的运用，只靠利用合法的宣传形式、活动形式与组织形式来争取千百万群众是十分不够的。对于用各种合法形式组织起来的群众，必须经常采用秘密的、非法的形式给以宣传教育，才能使他们有清醒的头脑、健康的灵魂。报纸就是宣传教育的有力的武器之一。

利用城市中合法的报纸，特别是所谓“报屁股”，进行隐蔽的宣传，也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应该有计划地利用。

七 争取老一代工人是争取 工人、苦力的中心一环

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是城市工作中的两个中心环节。而争取老一代的工人，则又是当前争取数

百万工人、苦力的中心一环。

老一代工人，特别是曾经经历过北伐和内战时期一些斗争的工人，他们的工龄长，技术熟练，在生产中的地位重要，在工人中的交游广，师兄弟和徒弟多，同事亦多。他们经历过失败或成功的斗争，或多或少地受过党的教育或影响，有丰富的生产经验，也有相当的政治经验。他们熟悉敌人与资方的内幕、要害与矛盾，也熟悉工人的需要、心情与利害关系。他们会应付敌人，也会保护自己，是工人群众无形的团结核心。在他们身上蓄积着的中国工人运动的丰富经验，是党在职工运动方面的宝贵财产。如果把他们动员、团结起来，即等于取得了开展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争取工人大多数的可靠的基础与钥匙。过去特别是抗战以来城市工作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还没有争取到老一代工人的时候，工人中的坏人固然是极少数，积极分子也往往是极少数，多数工人往往处于中间状态（讨厌敌人汉奸但又不肯积极反对），工作开展往往很慢很困难。反之，一旦争取到老一代的工人，特别是其中的领袖，并使之积极起来之后，工作的开展便较顺利，便事半功倍。

在老一代工人中进行工作，当然也是有若干困难的。但是，那种认为在老一代工人中进行工作十分困难，把困难过分夸大的意见，却是错误的。我们党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有着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在工人中曾经有过较普遍的工作和组织，无论在政治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有基础的。中间因盲动主义领导的错误，曾使党在组织上受到摧残，政治上受到损失，削弱了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但自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及其伟大的成就，特别是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壮大及目前的有利形势，已逐渐扫除了过去盲动主义的领导所遗留在工人群众中的恶劣影响，扫除了工人群众的失败情绪，他们在经过了长

期忍耐沉默之后，又跃跃欲动了，对共产党的关系日益感到亲切了，这就形成了极有利的工作条件。

当然，这并不是说，党应该放松在新一代工人中，特别是新的技术工人中的工作。他们中间，同样也有很多政治与文化水平较高而又有能力的积极分子和工人领袖，经过他们，不但可以团结新一代工人，而且可以进一步联系和团结老一代工人，并开展城市中各种工作。我们同样不应该忽视。

八 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工作

由于总的形势对日寇日益不利，由于敌伪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伪军伪警生活日益恶化，由于我们对敌伪不断进行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已经形成了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的空前有利条件，因而也就更加提高了这一工作在城市工作中的地位与意义。

现在，我们在城市工作中把争取伪军伪警与争取工人、苦力并提，是就其工作的重要性而言。实际上，争取伪军伪警工作与争取工人、苦力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工人、苦力是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只要唤醒、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即可成为强有力的队伍。伪军伪警则不同，他们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同时有些伪军伪警对国民党的态度要比对我们好些。因此，在伪军伪警中的工作，首先必须瓦解、破坏他们与日寇的关系，扫清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幻想，使他们深刻地感觉到给敌人当走狗，给反动派当压榨人民的工具，是可耻的、危险的、没有前途的。要警告他们，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人民是不会宽容他们的。要用一切方法唤醒、打击、逼迫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及时

回头，才能争取他们脱离敌人的营垒，参加抗战的营垒。争取工人、苦力靠说服教育，争取伪军伪警则必须打击与争取、强迫与教育兼施，方能收效。

对敌伪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是与争取伪军伪警的工作不可分的。对于敌伪的政治攻势进行得越广泛越深入，对于顽固的汉奸武装打击得越严厉，则伪军伪警内部必越加动摇，越加感到没有出路，我们对他们的瓦解与争取工作才越容易进行。

瓦解伪军伪警工作，当然应该利用一切关系普遍地进行。但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中，应该以更大的力量注意瓦解正规的伪军伪警工作。从组织上争取伪军伪警反正的中心环节，是争取其大小军官，特别是带兵官。政治上对敌伪发动广泛的攻势，组织上加紧争取伪军官，这是争取数十万伪军反正的钥匙。

关内正规伪军的军官，有些属于几个主要的派系，如东北系、西北系、保定系、黄埔系、日本士官系，或是与这些派系有若干人事、历史关系。有些下级军官则是出身于日伪所办的伪军官学校。我们应该选择、动员一切与这些派系或伪军官学校有关系的人员，不惜人力、财力，采用一切有效的方法去进行工作。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因此就应该放松或忽视对伪军伪警中的士兵工作。

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官兵的工作，不是少数人的工作，而是解放区一万万人民及敌占城市中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的工作（整个城市工作也是一样）。应该在抗日根据地中，在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中，利用亲属、同事、同乡、同学、会门与青红帮等关系，四方八面地去进行瓦解与争取工作。对于每个正规的伪军兵团，应该有专门的委员会或机关负责进行工作，以便同广大群众所进行的瓦解与争取工作相配合，并在可能条

件下给以指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普遍地动摇伪军伪警，并于必要时发动大规模的反正运动。

在城市周围的正规伪军及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伪警中的工作方针，和在根据地边缘区的伪军及地方伪军中的工作方针略有不同，应该是长期埋伏，等待有利时机，有计划地使用。不要轻举妄动，浪费力量。不应该轻易暴露，不应该零零碎碎地发动开小差，或零零碎碎无计划地发动反正。特别是对于将来里应外合地收复大城市具有重要作用的伪军伪警，应该坚持从事长期的准备工作，为将来的战略任务埋头苦干，尽可能等待最有利时机再使用。

九 广泛地组织地下军

在民族敌人严厉统治下的市民，是既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组织自由，更没有武装自由的。他们怎样才能时机成熟时，由和平生活转入武装斗争，配合城外进攻的军队收复大城市呢？必须事先形成若干大大小小的武装骨干，即学习法国的榜样，组成有力的地下军。没有这种骨干，仅靠临时集合的群众或手无寸铁、毫无战斗经验的群众组织，是难以实行武装起义的。

怎样在城市中发动与组织这种地下军呢？首先是打入伪军、伪警、伪军官学校、伪警官学校中，团结抗日分子，形成可靠的武装骨干，待时机成熟时起义反正，这样可以形成很有力的地下军。近年来在解放区战场上，已经有很多范例，证明这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在城市内部，特别是在产业工人与苦力中组织小型的武装便衣队，现在还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根据十年内战时期上海的经验，根据抗战后在某些城市中党员可以打入伪组织

内部担任甲长、保长、联保长、派出所长的经验，根据某些敌占城市中一条胡同、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可以共同欺骗敌人的经验，以及法国地下军活动的经验来估计，应该说组织这种小型的武装便衣队是可能的，特别是在伪组织或广大群众的掩护下更有可能。

再次，是在城市近郊中组织便衣游击队，临时潜入城内。这在某些城市中是可能做到的。特别是在城市中储藏有相当数量的武器，又能取得伪组织上层分子合法掩护的条件下，是可能从城外把大批有战斗经验的人员，转入到城市中去组织与领导地下军的。

每个城市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各种形式准备一些武装骨干，以便时机成熟时，发动群众共同进行武装斗争，并夺取敌伪的武器，来武装暴动的群众。还必须采用各种方式，准备和组织城市中的群众武装，也可以说是城市中秘密的民兵（这种民兵当然与解放区的民兵不同）。这种工作，一方面可以利用伪青少团、伪保甲自警团以及灰色的武术团体、体育团体等公开组织形式去进行；一方面可以号召和动员工人和市民群众，秘密、自动地分头去准备各种武器（从短枪、炸弹、铁棍、木棒直至菜刀、斧头等），自己武装自己，以便在武装起义时，到处行动起来，十人、百人、千人共同对付一个日本人、对付一个汉奸，到处骚扰、破坏和打击敌人，给敌人以各种困难与杀伤，保卫自己、家庭和城市的产业、交通、市政、文化、水电等设施，以便我军占领城市后，能迅速地恢复社会秩序与生产秩序。只要事前有适当的组织和准备工作，长期饱受敌人虐待和摧残的工人和市民，在将来武装起义的革命高潮中，是可能到处起来反对敌人，进行广泛的武装斗争的。

里应外合收复大城市的理想的斗争形势，应该是城外进攻的主力部队、城内的武装骨干与市民群众的广泛的武装斗争互

相结合的一种大规模的斗争，即地上军与地下军密切配合的斗争。我们的城市工作，应该积极地向着这个目标来准备。

为了收复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还必须开辟和巩固将来收复城市和交通要道所必需的军事出发地，开辟城市四郊的游击战争，紧缩解放区对敌占城市的包围圈，在城市的近郊和交通要道的附近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秘密动员城市工人、学生与市民中的积极抗日分子，轮流到根据地或城郊隐蔽根据地来学习军事，参加武装斗争，给以短期的军事训练后，仍派回城市中去潜伏，以便武装起义时领导工人、学生与市民群众的武装斗争。

十 瓦解敌军工作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常胜”的历史条件及其“武士道”的教育，以及目前在中国战场上尚属敌强我弱的形势等因素，目前瓦解敌军的工作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但由于纳粹德国的惨败，盟国在太平洋的攻势，我军在敌后长期给予敌寇的困扰与打击，情况已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将来对德战争结束，盟国主力东移对日本大举进攻，敌寇在大陆战场与其本土遭受一些严重挫败，战争形势发生基本变化之后，敌军内部亦将逐渐发生变化，会造成我们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投降的若干有利的条件。

苏德战争的前期，纳粹德国官兵的反动的顽强性并不亚于今日的日寇。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德军集体投降的情况已不断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决不是永远不能瓦解的军队。我们应该有计划地去进行瓦解工作。

目前，在城市工作中应该特别注意建立将来大规模开展敌军工作的桥梁与条件。在朝鲜居留民、特别是日本居留民

中，在日军的翻译、仆役及一切能够与日军接触的汉奸中，在日本留学生与日本兵营附近的居民中，以及在俘虏中，我们应该广泛地进行联络与准备工作，并多方地系统地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以备将来形势变化时，大举瓦解敌军并一举消灭侵略者。

在瓦解与争取敌军工作中，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和朝鲜独立同盟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更大的作用，给我们以更大的帮助。我们的各级城工部，在敌军工作问题上，应该与他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并不断地向他们学习。

十一 准备并正确使用一切干部

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指示，“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与此相应的干部配备应该是：

第一，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各地区的党组织必须动员一切可以进行城市工作的干部，分头去进行工作。事实上，各种条件都充分具备的城市工作干部是不多的。因此，对于各种干部必须因材施教，因德施用。凡是负责领导城市工作、群众工作和负责党的工作的干部，必须是政治面貌清楚、政治立场坚定的干部。这并不是说，只有这样的干部，才能派去做城市工作，那样就会把城市工作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使工作不可能大量地开展。我们还必须大胆地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干部。凡是在城市的伪军、伪警、伪组织中，工人、苦力及各阶层市民中，官僚、军人、流氓及各种帮会中，有社会关系、工作线索或有进行工作可能的人员，不论他是否党员或缺点多少，都应该动员他们到城市中去，利用他们已有的关系与条件，以个别关系，

人自为战地去分头进行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使敌占城市中的群众工作、伪军伪警工作、统一战线工作，都迅速地获得开展。

第二，必须在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

这应该是城市工作干部的主要的源泉与城市工作的骨干。只靠根据地派人到城市中去进行工作，不但有诸多困难，而且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满足城市工作需要的。

这些新提拔起来的干部，在政治水准、工作能力上，也许并不很强，甚至很差。但是，他们有职业，在城市中已经立稳了脚跟，熟悉他们周围的群众，群众也熟悉他们。这就是说，他们与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长期处在敌人的摧残压榨之下，因此熟悉敌人，也熟悉他们的环境，会应付敌人，也会利用敌人的空隙来进行工作。这样，他们的工作条件就比较优越，起码比一个初从解放区派到城市中尚未立稳脚跟的人员要优越得多。因为他们“服水土”，适合于敌占城市的环境。大批地把他们训练与提拔出来，参加当地的工作，是开展城市工作的一个重要关键。

在城市工作的干部政策中要防止两种偏向，既要防止麻木不仁，对异己分子缺乏警惕性，把坏人和好人一视同仁的右的倾向，也要防止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狭隘的观点，不敢放手地使用各色各样的有用的干部，以致把城市工作局限在狭小范围内的“左”的关门倾向。

十二 建立民主的新秩序

夺取大城市的斗争，直接是对日寇的斗争，间接是与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本家、大银行家的反动派的决死斗争。因

此，我们不但要准备与日寇进行决斗，而且要准备与反动派及斯科比之类的盟军作斗争。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你死我活的决斗。任何的犹豫与退让都将是对于人民的残忍，对于革命的罪恶。我们必须充分准备在将来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后，立即夺取并紧紧掌握住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交通机关，立即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建立新的民主政权，并运用一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社会力量，无情地肃清一切敌伪势力，严厉打击反动派，迅速实现党的具体纲领，适当地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迅速建立并巩固新的政治、社会与生产秩序。对于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与自由，必须充分地予以保护。对于一切敌伪反动势力，必须严厉地打击，予以彻底消灭。

为了彻底战胜敌人，在夺取城市的斗争中，对于敌人所凭据的一切力量与设施，当然要无情地加以摧毁。但是，对于一切将来可资我用的资财与经济、军事、交通、文化教育及市政设施等，应在可能条件下力争保存，勿做不必要的破坏。

为了将来能够顺利地管理城市，迅速建立城市与交通要道的秩序，除集中力量在工人、苦力及市民群众中进行工作外，还必须注意在市政、交通、矿山、水电及敌伪的一切工厂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进行必要的工作与准备。这些人在夺取城市过程中的作用，当然次于工人与劳苦群众，但他们在未来管理城市中的作用，却是异常重要的。

但是，进城后决定的一环，还是充分、放手地发动群众。没有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没有广大劳动群众的革命行动，是不可能彻底摧毁敌伪的旧秩序，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一切惧怕发动群众，惧怕所谓暴民起来就会闹乱子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在这里，检验一个革命政党敢不敢胜利的标志，不仅要看

它有没有正确的方针和完整的政策，而且要看它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敌人。

我们一定要战胜日寇及一切反动派！

我们一定要胜利！

我们也一定能够胜利！

我们要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把革命推进到大城市中去！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彭真文选》刊印。

论 党^{*}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

刘 少 奇

一 引 言

同志们：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一个深刻的英明的分析，对于八年来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及我们党在抗战中所坚持奋斗的路线，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对于如何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制订了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伟大的纲领。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中国人民战斗的胜利的号召，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宪章。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过去二十四年的英勇奋斗中，特别在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中，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终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打出了无限的光明。我们的党以及

* 这是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九五〇年一月经作者校阅，改名为《论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抗日救国的重心。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规定了彻底代表中国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与革命政策，不但和中国民族与人民的敌人及一切违反中国民族与人民利益的反动政治派别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粉碎了党内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我们党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使它在和民族与人民的敌人斗争时十分坚决、十分勇敢，并且知道如何去打击敌人与如何避免敌人的打击。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的基本原则，使我们党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它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自觉的铁的纪律，有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不容许有小组织和派别活动，慎重地接收党员，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原则，都是为着领导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目的。这些组织原则，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党章起，就体现在我们的党章内，经过二十四年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证明我们党的这些组织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我们的党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就保证着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在斗争中的行动一致，以及各种艰难困苦的克服，并领导人民获得伟大的胜利。

广大的革命的中国人民，是热烈欢迎与信赖我们这样性质

的党，因为它不只是有彻底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革命的纲领和政策，而且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在严重的艰苦的战斗中，经得起锻炼，并表示了自己坚强的组织力量。灾难深重的、具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民族，在强大、狡猾而野蛮的敌人面前，它的解放斗争，是十分严重的。只有我们这样性质的党，才能也才敢于率领全国人民战胜这样的敌人，获得解放。因此，我们今天来修改党章，并不是要改变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修改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相反，而是要根据我们党的新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三个大革命时期中所更加丰富起来的建党学说，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这些原则。很明显，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事变，为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极大地增强我们党的战斗能力及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那末，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与这些原则，乃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所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因此，在

我们党的一定基本组织原则下，依据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我们党内的新的情况来修改党章，也是完全必要的。

党坚持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不可破坏性，但应规定适合于环境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以促进党的工作的发展，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与行动的统一。

我们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对我们的党章作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为什么要作这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呢？这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我们的党章，从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以后，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党内党外的情况，与十七年前比较，都有了极大的变动，党在今天又有了需要动员全党去执行的完全新的政治任务。

第二，我们党在最近十七年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必须总结这些经验，来充实我们的党章和加强我们党的建设。

第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适用，这就造成许多党员对于党章重视不够、实行不力的习惯，因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制订完全适合于今天现实情况的党章。

完全明白，现在我们党的情况，同它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比较，都有了极大的特点。我们党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党：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它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

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在它领导之下所组织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成为目前抗日

战争中的主力军，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依靠这支人民军队长期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并将依靠它使战后的中国，成为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

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在这里，实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并进行了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因而使这里的生产提高，民生改善，社会安定，人民文化与觉悟提高，因而动员与团结了这里的全体人民，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并鼓舞着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里是新中国的模型，是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保障。

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路线，业已被彻底清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业已在整风运动中被大量克服，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与路线，则在全党获得了从来未有的巩固的胜利。暗藏在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和奸细，也业已有许多被清出。因此，我们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业已空前地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这在中国全部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衡量的。

最后，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循着这条道

路，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的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国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有了这样的伟大的领袖，又有了大批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并将战胜民族的和人民的一切敌人。

同志们！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这就是我们党的目前情况的主要特点。

这就是我们党业已得到的伟大的成功。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胜利。

然而，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弱点了，也不是在我们前面就没有困难了，我们还有缺点和弱点，我们已做的事业，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党的绝大部分，还是处在农村中，我们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虽已经过严重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们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一般还不高。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在一些同志中还没有完全克服，并且在一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妨害全党团结和统一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我们党的这些缺点和弱点，还需要我们作更重大的努力和更艰苦的教育工作，才能克服。

我们党和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特别经过了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现在是接近胜利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与准备胜利，就是要动员与团结全中国人民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沦陷了的城市和乡村，并克服中国一切反民主势力，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这个目的，就要百倍地加强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工作，提高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组织作用与领导作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人民，去迎接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斗争和空前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任务。

目前我们党的这些情况和我们党的这些任务，就是今天我们重新修改党章的出发点。

二 关于党章的总纲

我们现在制订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这也是党章的组成部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

因此，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纲，并以这个总纲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我们党有了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这个总纲，是概括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的经验，并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好的经验，也即是概括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制订的。它用简要的文字，说明了我们党的性质与理论；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以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基本方针和我们党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还说到了在我们党内不能容许机会主义存在；说到了党内的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党章的总纲内都已提到。我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一些解释。

第一，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首先就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我们党的这种性质是不是还有疑问呢？我以为没有疑问了。

还在我们党成立以前，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在其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就进行了八十年的、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的革命斗争，直到一九二一年，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国内条件（越来越凶的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的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与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革命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

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因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到现在，它已经过了二十四年艰苦、曲折而极端复杂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它不只是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局面，而且积蓄了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得到了高度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党从来就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

虽然，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分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我们党今天的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思想，也时常经过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传达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政治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来源。然而，这种情形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由以下一些条件来决定的：（一）我们党是在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接受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最优良的传统，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及革命以前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与中国工人运动有不断的联系；（二）党是一贯地遵循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及其所制订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违反这个路线的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其无限威信，和大批久经锻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其中并有许多是直接来自工人运动中产生

的干部，足以担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事业；（三）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纲领与政策，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并以这种纲领和政策独立地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实现了无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革命的领导权，并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四）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纲党章，并成为党的一个组织内的工作者，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一直保持着与加强着的，党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及不可救药、不可改造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五）二十余年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对于我们党的锻炼，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与集体的意志，加强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他们懂得在敌人面前形成全党利害的一致，而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集中领导，并使动摇分子在严重的革命斗争中从党内不断地自然淘汰出去；（六）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

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论它是怎样大量地反映在党内，但它在党内是不合法

的，并在党的教育和整风中被不断纠正，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被不断证明它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使它不断破产。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分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那些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

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进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是过渡的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是要分化的，除开极少数的分子走向资产阶级外，一般地要走向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当它们还是作为过渡阶级而存在时，它们在政治上可以跟自由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无产阶级走，它们在思想上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大量地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是能够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经验证明：在他们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加入我党以后，极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因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并有许多人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他们的性命。然而，也还有极少数的人，在他们入党以后，不能认真地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观点与

作风，有时甚至顽强地对抗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作风，企图按照他们小资产阶级的面貌和兴趣来改造我们党和建立我们党的生活，这就不独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且要在党内引起各种错误与分歧。这也是被党的历史经验所多次证明了的。

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他们必须抛弃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自己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工作，对于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来说，当其还不完全自觉时，并且是一种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

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和我们党内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之众多，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我们党以前还

是处在幼稚的缺少经验的时期，此外，还由于我们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这种情形，就给了党内没有经过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可能：利用许多党员思想上的盲目性及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来宣传实质上的机会主义。这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取了某些时期的暂时优势的原因。

当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居优势时，他们不只是在政治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也在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党内某些同志的自由主义路线。这些同志企图使我们党变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反对与废弃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肃性，破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铁的纪律，集体地无分别地接收党员，听任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发展而不加以纠正，对党的敌人及暗害分子丧失警戒，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拥护党内的散漫性和小团体倾向及自发性等。很明白，这将影响我们党不能完成任何事业，并将瓦解我们的党。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某些同志无视中国的特点，机械地搬运外国党的建设的经验，并把它当作教条而加以绝对化；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

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一旦这种虚伪形式被揭破，就要产生党内极端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

这两种偏向，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与急性病在组织问题上的反映。

除开上述两种偏向外，还有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与盲目性，他们不知道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而只是单纯地着重从组织上建党，因而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主义。他们喜爱与奖励那些只知盲目服从的所谓“老实人”，而惧怕与责备那些有思想、有能力但不盲目服从的人。他们只是琐碎地从生活上去注意人家的小节，而不注意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从而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更不了解为了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启发与提高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的觉悟。他们只是注意党内的工农成分，而惧怕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忙于所谓组织上的“领导”，忙于开会，忙于奔跑，忙于各种琐事，但是不用思想，不能将组织上的领导提到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水平上来，而是党的组织工作脱离党的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这就是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很明白，照这种做法，也同样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并可能被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利用。

我们党对于上述各种错误路线，不断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加以克服，而一致地拥护与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和上述各种错误路线相反，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

建设。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他为我们党制订了详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着重提出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加以纠正。毛泽东同志还采取了整风这种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去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组织方法与千篇一律的滥调）。他把我们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他把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同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党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密切联系着。毛泽东同志《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新阶段》的下半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央关于继续整风运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以及其他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建党路线的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我们党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正确的建党路线。我们党实行了这条路线，因而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的建党路线，因而使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成功。

很明白，如果我们党采取了上述错误的建党路线，即使我们党内的工人成分再多些，也不能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分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我们党的主要部分之所以长期处在农村中，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最广大的农民作为目前革命中的主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受压迫，长时期内无法自由进行革命活动，乃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组织

自己广大的农村同盟军，以便在适当时机配合这个同盟军解放城市。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的实际意义。在现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只有当我们党是这样作了之后，我们党才是代表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执行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时期的任务。如果我们党没有这样作，那我们就决不能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因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与领导这个农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

党章的总纲指出了我们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当然，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才是中国民族的主体，只有他们的利益，才构成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目前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也同样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即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这些都非常清楚。

现在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民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及其与人民联系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们的代表者，纵也能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说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

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有益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

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一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新，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

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

在闭塞头脑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被克服之后，还须继续努力去克服经验主义的阻碍，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现在具有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则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了。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等等。

由于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又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和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但还有别的阶级可以参加革命，还有其国内外的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过去在党内曾经是混淆不清、发生过许多争论的，但现在已是非常清楚而确定的了。

此外，在党章的总纲上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其他许多特点，如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斗争的复杂性，在一定时期内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所有这些，今天也已经是很清楚了。

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问题，过去在党内争论是最多的，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差不多都对于这些问题有过错误的了解，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备的发展。因此，这些特点，必须在党章的总纲上加以肯定的说明。每个党员彻底了解这些特点，乃是必要的。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最好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

我们党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是经过光荣的特殊的历史道路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认识与利用中国这些特点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众力争解放的基础上，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向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大众的一切敌人进行革命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国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三次伟大革命战争中，即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三次革命战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中国广大的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对敌，又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反动性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广大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历史，乃是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又与它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建设伟大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上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建设中国近代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根据地上试验成功，借以教育我们党与全国人民的历史。

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反对党内无视或者误解中国革命这些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与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历史。

这些，就是我们党已经走过的具体的历史道路。

我们党的这种历史道路，最好地说明了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这个革命中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特点所早已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

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所以我们在党章的

总纲上特别强调地说到了这些特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胜利时，这些特点，是会继续存在的。因此，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经常记住这些特点，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过去的许多错误还是会要重复的。比如，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在目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因而在政策上犯了偏右的或者偏左的各种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因而在工作中犯了过分的集中与不适当的正规化，以及工作中的简单化、一般化、缺乏灵活性等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在精神上没有充分的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因而犯了各种形式的急性病，或在困难时悲观颓丧。由于不了解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重视军队工作，不学习军事知识的错误。由于不了解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适当地在农村环境中强调城市观点和不重视农村工作的错误。又由于不了解在某种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又可能犯忽视城市工作、拘守农村的保守主义错误。由于不了解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而采取盲动冒险及命令主义的办法等。如果我们同志只就一般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特点，那还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在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时，都能具体地照顾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所以这些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至少是目前阶段中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

第四，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

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词句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帜。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组的利益出发”。他要我们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我们同志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领会和切实执行。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而如果没有这种领导，

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锋队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呢？

首先，就是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公开的自发论，公开主张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论”，公开主张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是还没有有的。但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们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损失或失败。此外，还有些同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质的错误。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

军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属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蹋，老一套，安于现状，任其自流，丧失上进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领群众力求前进，违反领导群众前进进一步的原则，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错误的意见，而跟随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后面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倾向，是要使我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不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许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们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

作。其中最恶劣的作法，就是他们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错误、缺点和坏典型，加以批评、斗争和处罚，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统化，奖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传布好的经验，以鼓励党员和人民前进，同时即可以克服那里的错误、缺点。他们到处打击人，简单地用命令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收群众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而强迫别人依照他们的办法行动。这种倾向，是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并会引起群众对于他们、以至对于党发生怨恨。

除开上述两种倾向外，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中发生了。这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上，用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统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觉与自动。其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属的群众纪律，不热爱人民，而强迫、打骂人民群众，使军队脱离人民群众。再其次，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在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

企图照军阀那样把军队摆在政府之上，企图以军治政。很明白，这种倾向，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之所以在我们党内产生，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高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分，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形成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至在我们党章的总纲上也提到了它们。将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应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清除上述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可能发生某些部分的暂时的不调和现象，但不能设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路线却是不正确；反之，组织路线正确了，政治路

线却是不正确。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

第一，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只要是忠于职务并多少著有成绩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们担负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员和炊事员、饲养员等职务，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们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损失。凡属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该是正确的，这样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损害人民的利益，那就要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迅速求得改正。

就是说，我们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们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轻率态度，而应采取严肃的负责的态度。

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即是说，我们党员接受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的责任。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马虎敷衍。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党的统一是必须保持的，因为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与纪律，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与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纠正。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纠正任何缺点与错误。因为任何缺点与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

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说：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由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并且举出自己的先锋队，在先锋队的指导下，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去斗争，自己去争取，然后群众才能自觉地去获得斗争的果实，并保持与巩固这种果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否则，人民的敌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利益的事，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赐”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组织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

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但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作好的；因为只有作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迫切需要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因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代替他们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因为这种脱离群众的“英雄好汉”不能完成任何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要去启发群众的自觉，要去指导群众的行动，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有预见，对于各种问题必须有预先的计算。就是说，必须是先觉者。只有先觉者，才

能觉后觉。我们同志除开完全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还必须是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启发群众自觉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向敌人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识。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育群众。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 and 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中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经验中搬运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平常的人有时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

“……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

为要做到这一步，只有在“领导者和群众保持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和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和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保持极密切的联系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

这是斯大林告诫苏联共产党人的话。这是一条普遍真理。

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而为要使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否则，任何一件领导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有些同志只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看成是群众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群众工作，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

我们党内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党的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军队本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军队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自然，各种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会、农会的工作方式，和党的、军队的工作方式，应该有所区别。但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

自然，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我们同志应从各种工作的岗位上，直接地去为部分的、具体的人民服务（如为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个机关的职员、一个部队的士兵服务，以至只为几个人服务等），而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因此，我们同志必须正确理解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间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同志必须同时具有部分观点与全局观点，只照顾部分不照顾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顾全体不照顾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部分的暂时的利益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使部分的暂时的利益服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这就是说，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否则，就可能自觉与不自觉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暂时的利益上，反对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而从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上脱离人民群众。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

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我们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看不见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分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的。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启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觉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领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经验，

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经验来做一般号召的内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

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这当然是不容易做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关于总纲的解释，就是这样。

三 关 于 党 员

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因为一个人一般地要到十八岁以后，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确定的政治上的判断力。

在修改党章以前，已经接收入党的十八岁以下的党员，仍应保留有效。

如有在政治上发育得甚早的青年，即是说，未满十八岁的青年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并且认为如果不接收入党就有所损失，那末，特殊地接收其为候补党员，是可以的。但必须在满十八岁以后，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接收入党，除年龄的规定外，还依据被接收入党者的社会地位在党章上规定分为四类。这种分别，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情况下是必要的。

第一类，是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

兵入党，其介绍人与候补期的规定均较宽。就是说，对无产者与半无产者入党，没有特殊的限制。对于从幼就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生长的人，也应归入这一类。

所谓城市贫民，是指的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小贩、到城市找职业而不得的农民、依靠不定劳动维持生活的苦力等。

第二类，是接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入党，则须比较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人，并须有一年的候补期。因为从这个阶层出身的人们的思想，常常是比较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纪律及参加严重革命斗争的顾虑，也比较多，因此，须有较长的候补期，并须比较有经验的人来作介绍。

在这第二类中党章上所指的职员，是不包括旧政权中的高级官吏在内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由于我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地下状态，那里有大批的革命者要求加入我党而找不到门径，因此，党章规定在革命新发展地区，接收第一、第二类人入党，可以临时将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候补期限放宽。不过这种临时办法，须由省委或边区党委规定。

第三类，就是社会上中层与高层剥削阶级中出身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更加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纲领和纪律，是更难接受的，所以他们要求入党时，党章规定必须找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比较高级的党委批准，并须有二年的候补期。

第四类，就是曾经有过其他的政治信仰，并曾经加入过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党章规定需要更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更高级的党委审查、批准之后，才能入党。不过其中又有其他政党的普通党员、比较负责的人员和重要负责人员的区别。至于还有一些曾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或集体入党的人，在加入该党时，既是违反或没有自己的志愿，在加入该党后，又未参加该党的政治活动，那末，这种人

只要有了这些证明，在接收加入我党时，就应按照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履行手续，而不当作有党派关系者待遇。

一切其他政党的党员，一般地只有当其脱离其他政党以后，才能接收加入本党。

凡为某种社会团体（如工会、农会、文化团体等）的成员，并未参加其他政党政派者，即按其社会地位的不同接收入党。

凡曾加入我党，后来退出，要求再入党者，照第四类人履行手续入党。因为这种人经过政治上的动摇，须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并须有比较高级党委的审查。但其候补期一般可以缩短。

凡曾被迫失去我党的关系，请求恢复党籍者，在经过省委或边区党委以上之党委审查确实后，即恢复党籍，无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党章规定：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即须有本人的请求并在入党志愿书上签字，有介绍人的负责介绍书，经过支部大会的讨论与决定及一定上级党委的批准。成批地集体地入党，是不能认为有效的。至于新党员入党的仪式，如有需要，各地可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党章上，规定了介绍人及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之党委的工作和应负的责任。这种规定，是很重要的，各级党委必须注意执行；因有某些党委过去关于接收党员的工作，是做得不甚好的。

在抗战之后，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接收了一百多万党员，建立了近千个县委、几万个支部，因而组织与领导了解放区九千五百万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战，并领导了沦陷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有些党委在发展党员与巩固党的组织的工作中，也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

有些党委，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省委、边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对于接收党员，缺少负责的领导，缺少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指导，缺少经验的总结。他们把发展党员这样一件对于党的建设起着基本作用的严肃的工作，只是委托给支部和区委去办理，或者只规定要发展党员的数目字给区委和支部去限期完成，因而就使发展党员的工作形成自流的没有领导的现象。甚至委托一些没有经过审查的、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在品质上不好的、对于党的建设毫无经验的人，去主持发展党员和建立下层党的组织的工作，因而大大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严肃性。在这种情况下，不独是各种不可靠的和品质上很坏的人可以因此而得混入我党，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成分不好的支部。很明显，在我们的支部中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党的上级组织对于党务工作缺乏领导的结果。为了根绝这类现象，并使这类现象以后不再发生，为了建设工人阶级的先进的党，各级党委，尤其是高级党委，必须把接收党员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上来，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使接收党员的工作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

在农村中，应该接收什么样的人入党呢？应该接收在对敌斗争中，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在生产运动中，在其他各种革命斗争中，表现了积极性的、思想纯正的分子入党。如果当地的上述各种运动还没有发展，因而也没有上述各种积极分子出现时，那末，在这里除开接收个别觉悟分子入党外，就不要大量的发展党员。只有在各种运动已经开展，并有了大量积极分子之后，经过相当时期的宣传和考察之后，才能从这些积极分子中比较更多地接收党员。在农村中，各种运动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积极分子的产生与成长也极不一致，因此，发展党员的工作，也应该是分别地进行，不可在同一时期在一切地区普遍地号召发展党员，而必须具体考察与具体指导。

在部队、工厂、机关和学校中接收党员，也必须是在战斗中，在各种工作中表现了积极性的分子，并须经过宣传和教育之后，才能接收。

在发展党员之前，必须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宣传党的纲领与政策，宣传党章。

最重要的，是要将发展党员的工作，委托给一些完全可靠的、在党的建设上有经验的、思想与作风都是纯正的工作人员去主持。这些人是要经过了考验的。某些地方如果缺少这种人，就应该培养与训练这样一批人，然后委托他们以主持发展党员的任务，并在工作中经常具体指导与教育他们。这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员。每一个区党委、地委、县委以至区委，都应该有这样一些经过考验与训练的组织员，进行经常工作。在决定和批准接收新党员时，各级党委就应该依靠他们去进行详细的谈话及参加审查与介绍等。这样就可以经常接收新党员，又不致使这种工作失去党的领导与控制。

接收新党员，是党的支部的经常任务之一。不可因为有了上述一批组织员，就不动员一切支部去发展党员。发展党员必须由支部进行，但还必须要有上级党委的密切领导，而上级党委则依靠这样一批经过考验的组织员去指导工作。

党章规定：介绍人对被介绍人，须作真实的负责的介绍。上级党委批准新党员入党，更须负责地进行，决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批准。

总之，要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并要使这种工作是很正确地进行，因而能够真正接收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就不只是要有支部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要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

现在各解放区党员的数量虽已很大，但还有一半以上的乡村没有党的支部，很多的乡村没有党员，只在几个边区，有支

部的乡村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在另外几个边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乡村没有一个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每一个乡村建立一个几个人至几十个人的党的支部，是必要的。因此，在解放区还须发展党员，建立新的支部。就是在已有支部的乡村，因为年来的对敌斗争、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整风审干等，已有很大的进步，在这些运动中产生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也需要从他们中接收党员。在新解放的地区，则更须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因此，发展党员，还是党在解放区的重要组织任务之一。而这种发展党员的工作，应根据上述方法，很正确地去进行。过去的缺点，不应再重复。

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组织，都不能和其他的工作、和群众的各种斗争分开来孤立地进行。党员是从群众斗争与各种工作的积极分子中接收的，党的支部以及区与县的党组织的巩固，也只能在群众斗争以及各种工作的过程中达到。比如说，农村党的组织，只有当它领导群众彻底完成了减租减息，又普遍地发展了生产，因而使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生活水准提高；组织了很好的民兵，因而在对敌斗争中保卫了群众；经过了人民的选举运动，因而使群众懂得掌握政权的重要；并进行了有效的合作社与文化卫生工作等，那末，这些地方党的组织，就会巩固起来。因为它在这些工作中已与群众联系起来，群众的觉悟提高，并已有了经验，它的内部团结也在这些工作中巩固起来，并在这些工作中体会了党的政策和取得了工作的经验。

关于新党员的候补期，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上没有规定，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有规定为两个月至一年者，各地亦不一致。经验证明：在农村中两三个月的候补期，是等于没有的。在机关、学校和部队中的作用，也不大。过去对于候补党员很少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

在新的党章上规定：新党员候补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三

种。但所属党委均得延长或缩短。并指出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就是说，对于候补党员的教育与审查，是党的组织一项必须注意进行的工作，否则候补期的作用，将仍会很少。对于候补党员，教育他们认识党章和党的纲领与政策，并使他们确立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如组织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的唯物观点等，是非常重要的。

党员有退出党的自由。党章规定在他申请退党，交出党的一切证件之后，即可由支部除名。这表示退党是自由的，入党则是有条件的、不能自由的。

党章上有开除党员的规定。如果被开除者是各级党委的委员，须经各该级党委之全体会议决定，并经上级党委批准。

四 关于党员的义务与权利

在这次修改的党章上，规定了党员的义务与权利。我想，这些义务与权利的规定，将要保证我们党内的生活更加在正常情况中发展，将要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并保证党的行动的统一。

关于党员的义务，党章首先规定：党员必须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因为这是每一个党员能否正确地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基本关节。如果党员的觉悟程度不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不能领会，那他就不能作一个好的党员，不能自觉地很好地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党的组织上的统一，首先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党员在思想上的一致为其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党在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党的纪律，就不能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各

种分歧，就可能产生，党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就不能胜利。我们在党内，是强调党员的自觉性，党的一切工作，主要地都是依靠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去进行，党也采用一切办法去提高党员的觉悟，但是每一个党员必须自己努力，自己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因此，这就规定为党员义务的第一项。

党章要把这一项规定为党员的义务，这就是说，党员必须是为人民的事业而去学习，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这就是说，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是每一个党员对党对人民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这就是说，没有强烈的学习精神与正确的学习态度，骄傲自满，不求进步，就是一种对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

其次，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要严格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党员的这些义务，是大家历来所公认的。

在这里我们强调了党员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性，而不只是强调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因为一个党员，是必须在政治上来关心党的一切，在政治上对党负责的。党的选举与党的会议以及党的决议之成立等，每个党员都应以负责态度来积极参加。

每一个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危害党，不得有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并且还必须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党章规定：为人民群众服务，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从而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不只是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应该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的一切法纪和一切其他革命组织——如革命的军队、革命的群众团体和革命的事业机关的纪律。每一个党员在各种革命事业中应起模范作用。应该把遵守党纪与遵守革命政府和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统一起来，而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党就是要自己的每一个党员模范地遵守人民的革命纪律，遵守革命政府与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而每一个党员如果不遵守革命政府和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也就是不遵守党纪。有些同志把二者对立起来，应该切实纠正。

我们的党，早已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大党，而且是已经在解放区执政的党。除开少数的革命职业家而外，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必须有一项社会职业，因此，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精通自己的业务。如果我们的党员，只有革命的热情，而无熟练的业务本领，那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的事业，就不能建设强盛的国家。

党章规定一切党员都有下列各项权利：（一）在党的会议上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二）党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无疑的，在党章上规定党员的这些权利，会要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保障党员群众对于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并且给党以武器有效地来反对高傲自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来改善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并因此而来改善党的各种工作。

所有党员的这些权利，应该完全被尊重。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尊重党员这些权利的现象，是常常发生的。例如，有些同志在会议上想种种方法禁止关于反对自己意见的发言，在党内的选举与被选举中加以各种限制，禁止党员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

和声明，或在中途稽留党员的申诉书，在党的会议上不允许党员对党的负责人提出批评，甚至有些党员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受到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分子的报复与打击。这些现象，必须彻底肃清。

在我们党内，少数服从多数，是绝对地必须遵守的。但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亦必须被尊重。少数人在声明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之下，有权在会议上发表他们与多数相反的意见和在表决时举反对之手，党的组织必须保证这少数人不致因此而遭到多数人任何不应有的打击与不幸。少数人的意见，如果他们自己不放弃，在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下，是有权保留的。保障少数人的这些基本权利，是党内民主所要求的，并且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某些情形下，真理并不一定在多数方面，而可能在少数方面。在通常情形下，多数人是正确的，少数人是错了，我们给少数人以这种权利，就是给少数人以回旋余地，好让他们恰当地改正其不正确的意见。

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包括任何负责的党员在内，是每一个党员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个规定是和现在某些地方不许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负责人员的习惯相反的。应该说，这种习惯原来就不好，流弊甚多，它助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发展，窒息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因此，应该纠正这种习惯。如果大会通过这一项规定，这种习惯从此即成为非法的。只要是在党的会议上，禁止任何党员对于任何党的工作人员的批评，即成为违反党章的非法举动。

应该明白，只有实行“言者无罪”，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并从而达到和加强党内的团结与纪律。

一切党员都有权按照党章参加可能的应有的选举及被选举到党的领导机关中去，除党章规定者外，不得加以限制。

一切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议、声明及控诉书等，各级

党委均必须迅速转达，不得稽留。

只有充分保证党员这些民主权利，才会减少党内某些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批评、言论和行动，减少小广播，并将引导党员群众的批评、言论、行动走上负责的、正确的轨道，走上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

自然，反党分子及暗藏在党内的奸细分子，是可能利用党内民主来进行破坏活动的，但我们的党员群众，是不会允许这些分子活动的，是会和党的领导机关一起清除这些分子的。

党内的各种缺点，必须清除。然而只有发扬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才能清除这些缺点并保持和发扬党内一切生动活泼的力量至最高限度。党章给予党员这些权利，保障全体党员积极性和责任心的发扬，我相信全体党员将利用党章所给予的这些权利，负责地来清除党内的一切缺点，发扬党内的一切优良作风，推进党的各种工作，并将我们党放在从来未有的健全的强有力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五 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

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中，仅有三个党员在一起，这还不是党的组织，还必须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个党员中必须有一个是组长，其余两个是组员，即是在各种活动中有一个领导者，两个被领导者，才能成为党的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

在于组织。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

如是就使自己的领导脱离党内的民主，脱离党员群众，并把此种状态名之曰“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导上的权力，无须由党员群众授予，而是可以自己攫取的。他们的领导地位，也无须经过选举，无须取得党员和下级组织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封的。他们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无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经过群众去决定，而是可以独断的。他们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他们对于上级，则利用党内的民主制向上级闹独立性，对于下级和党员，则利用党内的集中制来压制下级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既不民主（对下级），又不集中（对上级）。多数通过的决议和党的纪律，别人都得服从与遵守，但他们领导人自己觉得是可以不服从不遵守的。所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些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他们都不遵守。他们认为党的法规和决议，是为那些普通人写的，而不是为他们这些特殊的领导人写的。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与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偏向，在我们党的组织中是存在着的，应该完全肃清它。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如是他们就使自己的行动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脱离党的整体。他们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地自由地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发展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播弄是非，或者在党内实行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不顾环境的严重与紧急情况，甚至利用党员群众一时在思想上没有准备的盲目状态，来表决自己的要求，利用“多数”的名义来实现自

己的企图等。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与我们党的民主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思想的危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

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从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情形是有了一些变化，不独中国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在检查工作的运动中，党内的民主已有极大的发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的深入的自由的检讨，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发挥，因而充分地准备了我们这次大会。然而，就全党来说，就各个地方来说，党内民主生活至今还是不足的，还应该继续发展。因此，党章上有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规定。

目前我们党虽然是处在战争中，但我们的战争，是一种长期战争，在我们的技术条件和敌军的情况没有改变以前，基本上还是一种游击战争。因此，凡在游击战争中可以进行的会议和选举，都必须进行，不应借口战争环境，不必要地缩小党内民主。

在解放区，在一切可以召集大会进行选举的地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必须依照党章的规定来召集，并由大会来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党章规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除大会主席团有权提出候选人名单外，必须保证各代表团及所有代表都有权提出候选人，并保证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候选人名单，须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时须按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

党章规定：各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每一年召集一次，即是说每二年改选党的各级地方领导机关一次，那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再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来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乃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在过去是召集各种大小干部会议来检讨与决定工作问题，而无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在今后则应召集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选举只能每二年进行一次，过多的选举，没有必要，并将妨害工作，因此，除代表大会外还须召集代表会议来检讨与布置工作。这种代表会议，每年可按各地工作需要召集一次至二次，其代表即由下级党的委员会选派。它有权撤换与补选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但它的决议和撤换与补选的委员，须经过各该委员会批准，因它比过去的干部会虽有较大的权力，但它还是各该级委员会的下级机关。

省或边区、地方、县、区的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可以轮番召集。比如，今年召集省或边区、县的代表大会，地方与区则召集代表会议；明年召集地方与区的代表大会，省或边区与

县，则召集代表会议。

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较过去扩大，应将各方面负责的与人民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干部包括在内。党章规定：在委员会中再组织常委，进行日常工作。在常委委员中，亦须包括各方面负责的干部，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经常的总的领导核心。在各级委员会中，除有一个正书记外，可以按工作需要再设一个至两个副书记，以便没有缺陷地照顾全般工作。各级党的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党内的组织工作只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应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去作专门的管理。因此，凡是各级委员会比较带普遍性的工作决定和工作计划，应召集全体会议来集体讨论和决定。集体决定之后，就应分途去执行。

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着重地说到了自我批评，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要启发党员和干部对党的政策与工作的积极负责精神，要使他们考虑问题，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为此，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和干部中以身作则，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万不可在遇到别人批评时，即冲动暴躁，或采取压制打击等办法。只有如此，党内民主才可顺利发扬，否则，即使按期召集各种大会和会议，仍然可能是死气沉沉的、人云亦云的、照例听报告和举手的、没有生气、没有民主的大会与会议。我们有许多同志，甚至有些负责人，至今还不能很好地领导开会，使会议开好，因此，有许多会议是失败的，或是开得不好的，有时甚至变为党员和群众的严重负担。可见单是多开会，还不是民主，还必须把会开好，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

此，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的指示。

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而是面红耳赤，反口相讥，或寻隙报复，那末，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开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因此，开展与扩大党内民主，各地党的负责人所负责任是非常之大的。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报告中，不只应该说到当前的情况和工作成绩，而且应该说到缺点和弱点以及工作中的错误，请求自己的选举人和下级组织提出意见和批评。经验证明：许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与缺点，其责任并不能由下级组织及党员与干部来担负，而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来担负。因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造成，许多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没有及时地提出任务、指示政策，或者虽然提出了任务，指示了政策，但是没有系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或者提出的任务，指示的政策本身就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责备下级组织和党员与干部，把责任向下面推卸的现象，是很不好的，是最能使下级丧失信心和积极性的。当然，下级党委，被领导的党员与干部，如果有错误、缺

点，也应一样有自我批评精神。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为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

要在党内放手实行高度的民主，决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相反，要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高度的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集中领导之下，才能实行高度的民主。认为实行高度的民主就要削弱领导上的集中，是错误的。因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党内民主，必须保证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的方向进行，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能被暗害分子、反党分子和党内的分裂主义者与投机家、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党的或地方范围的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之彻底检讨与辩论，必须是有领导的，必须是在时间上允许即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须有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下级组织有过半数以上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也可以进行这种检讨。

党内的民主应该扩大，但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各

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党章规定的这些原则，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有些同志在执行这些原则时，是提出条件的，他们或者以同意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从的条件，或者以人事上的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以及某些历史的恩怨与山头亲疏等关系，来作为服从的条件。应该说：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应该有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组织原则，他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

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常有极大的悬殊，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采取过分集中经营的政策与平均主义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分散经营（即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是闹独立性），不是脱离集中领导，而必须有领导上的集中。在这里，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而只能是带着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与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

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关于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上级的决议、指示，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这叫闹独立性。不管他用什么话来敷衍搪塞，这总是闹独立性，这是要不得的；第二，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指示，又不研究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是一种盲目性。这不是在认真地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而是在盲目地执行，这也是要不得的；第三，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指示。这叫做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指示。只有这第三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

领导机关的决议、指示，应该允许下级和党员提出意见，提出怀疑，提出修改。如果是决议、指示真有缺点和错误，应该接受下级意见加以修正，如果是下级的意见不对，也应很好解释，把思想弄通，而决不可对下级加以错误的打击。对任何指示、决议，在请求修改后，上级仍然决定要执行者，均必须执行，不可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抗上级的决定。

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

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中央与上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必须在各地宣传，而与这些决议和政策相反的一切思想，则不应宣传。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得宣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某些地方党的组织的执行情形并不是很好的，有些报纸，对中央决议与政策宣传不够，并且有过抵触中央决议与政策的文字发生。为此，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加以检查和改正。

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布意见和决定以前，各地方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这也是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我们全党只能有一个方针、一条路线，而不能有几个方针、几条路线。对于全国性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态度、一种意见，而不应有几种态度、几种意见。凡是应该和必须由中央决定与发布的问题，各地方党的组织，不要越俎代庖，抢在中央之先来发布意见。凡关于全国性的问题，一切党的负责人，包括中央委员在内，在没有得到中央同意前，均不得发布意见。他们可以把自已的意见在当地党的委员会内加以讨论，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但是对内对外发布中央尚未发布的意见，或通电各地党委宣传这种意见，则不能允许。因为这种意见与决定如与中央意见和决定相抵触，则在党内，在人民中，在敌人面前，均将留下极不好的影响。在没有或缺少无线电的时期，我们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在无线电已经畅通的情形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抗战期间，中央曾经几次指示了这个问题。

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章规定：在不抵触中央与上级决定的条件下，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在这里，上级组织的过分干涉，代替下级决定问题，也是应该避免的。上级组

织向下级提议，帮助下级正确地解决问题，是必需的，但决定之权，应给下级组织。

我们党在许多地区，现在还是处于地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的党的组织，必须采取特别的形式去进行工作。因此党章规定党在公开状态之下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秘密状态之下的党的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这个规定，是必要的，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原则，全党都必须执行，但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应该依照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六 关于干部问题

从我们的党章上就可看到，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对于我们党和党的事业，是有极端重大的关系的。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是由党的干部组成的，因此，党的干部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党的干部，就是党的领导骨干，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大家知道的。没有干部，我们党的纲领与政策，就不可能通过群众去执行，就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英勇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大批的干部，他们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勇于自我牺牲，富有创造性和坚持性，表现了中国人民最高贵的革命的品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他们“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在过去，没有我们党这大批干部的牺牲奋斗，人民事业就不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在今后，如果没有我们党全体干部的一致努力，人民的解放就不能彻底胜利。因此，我们党的干部问题，实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稍为严重的错误，都足以损害中国人民的事业。

我们的干部，也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他们应该是群众的领袖，又是群众路线的执行人。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领导骨干，是从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出来，又去指导人民群众的斗争的。所以干部是人民群众中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正因为我们重视人民群众及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才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干部。我们重视干部，是从重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的，并不是离开人民群众的观点而去孤立地重视干部，不是为重视干部而重视干部。因此，脱离人民群众的干部，不能为人民群众作好事、而作坏事的干部，是不值得被人重视的，党对这种干部必须严格地进行教育，使他们转变。因此，干部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好坏，以及联系群众的密切与否，应该是我们鉴定干部最重要的一项标准。

我们的干部是来自社会各方面，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工农出身的，另一部分是从学生知识分子出身的，然而他们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斗，而工作。在两部分干部中，以前一部分占多数，而在前一部分中，又以农民出身的干部占多数。我们干部的这种情况，证明我们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我们的党才能从普通的工人、农民中教育与培养出成千成万的优秀干部，他们也只有在我们党的教育与培养之下，才能得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成为民族事业中的英雄人物。这是党的功绩，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功绩。我们党的这两部分干部，各有其优点，也各有其缺点。应各自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工农干部应努力保持和扩大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及其群众作风，而努力克服自己文化上与理论上的缺陷。知识分子干部，则应培养自己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群众观点，去掉唯心观点与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观点，并努力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这两部分干部，都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没有工农干部固然不成，没有知

识分子干部也一定不成。因此，不重视工农干部、轻视工农干部的观点，是不对的。不重视知识分子干部、轻视与排斥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不对的。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这两部分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就决定了我们事业的前进与胜利。

在上述两部分干部中，又各有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区别，其中又以新干部占大多数。从抗战以来加入党的干部，绝大部分都为人民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受过了很好的锻炼，是已经有了斗争经验的干部。我们党是不断有大批新干部增加上来的，也必须有大批新干部不断增加上来，我们党的事业才能胜利与发展。因此，新老干部的关系问题，即老干部应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新干部、新干部应用怎样的态度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乃是我们党内一个经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屡次指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要我们“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但有许多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这些极重要的指示，是重视不够的。新干部看不起老干部，老干部看不起新干部，不欢迎、不关心新干部的现象，仍然存在。这在今后必须各自进行反省，彻底纠正。只有新老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干部，又因为在革命过程中各人的工作性质、工作历史和工作地区的不同，而有各种区别，例如：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一部分军队的干部与那一部分军队的干部，这一地方的干部与那一地方的干部，这一工作部门的干部与那一工作部门的干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等。所有这些干部对于各项革命工作，各有内行，各有外行，也各有优点，各有缺点。因此，他们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而不应该互相轻视，互相抱怨，互相磨擦。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曾经强

调地说到了这些干部的相互关系，一切干部和党员必须遵照执行。只有这些干部在一切场合中很好地团结与合作，才能推动我们的共同事业前进。

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同志的干部政策，首先就是团结干部的政策，团结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政策，团结新老干部的政策，团结各种工作干部和各种地区干部的政策，团结全党干部的政策。所以一切妨碍团结的东西，都是应该克服的。

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团结起来呢？什么东西障碍我们干部的相互团结呢？

我们的党，不是家族团体，也不是同业公会，而是在共同思想与共同政治纲领上团结起来的革命的政党。因此，我们干部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不是以私人生活上的利益和感情来作团结基础的，而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上的的一致，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纲领，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作为团结基础的，而是团结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之下的。因此，只要我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我们服务于人民的信念与纲领是相同的，我们都是拥护与执行中央路线的，我们都是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的，那末，我们不论是那一种干部，那一种工作、那一个地区的干部，都应该团结起来，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不能再以生活上、感情上的小问题来引起我们干部之间的不团结。这就是我们全党团结一致以及各种干部团结一致的坚固的基础。

如果在我们党员和干部中，有那一个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宣传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不站在全体人民利益上，而站在个人利益或少数人的集团利益上，不执行党中央的路线，而违反党中央的路线，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是说，离开我们党的共同纲领，离开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离开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去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那就失去了我们团结的基础，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才能达到我们的团结。所以党内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是妨害我们团结的东西，必须加以克服。

经过几年的整风与党史学习，党内的教条主义，可以说，已经受到了严格的批判。虽然教条主义的残余还是存在，我们还要注意克服这种残余，但是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市场已经缩小，同志们对它的嗅觉，已经提高，它今后再要在党内发展，已有了很大的困难。党内的经验主义，在整风和党史学习中，也已受到了相当的批判，它在党内的市场也已缩小，但是，应该说，这种批判还是不够的，许多同志对于经验主义的嗅觉，还不甚高，党内还有它的市场。这种情形，就使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党内的团结，还受到某些阻碍。因此，我们还应继续以整风的精神，来彻底克服经验主义的偏向，以便更进一步的团结我们全党。

同样，经过几年的整风与党史学习，党内最严重的宗派主义已在基本上被克服，但妨害党内团结的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还在党的某些部分中存在着。党内这种盲目山头主义倾向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这是由于：（一）党内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多；（二）党的各个部分长期处在被分割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因而形成党的各个部分之间彼此不同的特殊的历史、特殊的联系与特殊的作风；（三）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不够。因此，在党的各个部分具有山头主义情绪的同志中，常常不自觉地表现这样一些典型的不良现象：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只了解自己部分的成绩，而不了解自己的缺点，

因此，其他部分的人只能赞扬他们的成绩，不能批评他们的缺点，即使这种缺点是真实而明显存在的。但是相反，他们对党的其他部分，就只看见人家的缺点，看不见人家的成绩，因而只批评人家的缺点，不赞扬人家的成绩，也不估计与原谅人家的困难。他们在自己内部，相互之间，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表示生疏、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他们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压抑其他部分的人。某些人们，常是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某些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这些典型的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于党的某些部分之间的。比如，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这部分军队的干部与那部分军队的干部之间，这一个地区的干部与那一个地区的干部之间，就不时有发生一些这样的不良现象，因而就使党的各个部分之间，不能很好的团结，发生不应有的纠纷与磨擦。然而，这种山头主义倾向，就其极大多数的情形来说，是盲目的，而不是自觉的，因此，在未经恰当地指明与说服之前，他们总是不承认自己是有这种山头主义倾向的。这种山头主义倾向的盲目性，如果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保守主义倾向，它严重的脱离群众，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妨害全党团结与统一的，它是一种小团体倾向。因此，必须反对与消灭山头主义倾向。这是必须肯定的原则，不能有丝毫含糊。

当着我们在党内提出有山头主义倾向存在，并说明这种倾向产生的客观原因时，有人似乎就觉得党内的山头团结有存在之必要，以有山头团结为荣，以没有山头团结为憾，从而就想

团结山头，建立山头，加强山头主义，争取山头主义在党内的合法地位，使盲目的山头主义变为自觉的山头主义，很明白，这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

党内的山头主义倾向必须消灭，山头界线也必须消灭，但是在反对这种倾向时，也和反对其他的错误同样，不能采取鲁莽的急性的办法，而必须是首先认识这种倾向的客观存在，照顾这种倾向的盲目性及其产生的客观历史原因，耐心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的自觉，使他们逐渐进行反省，特别是那些占优势的站在领导地位的同志要首先进行反省与自我批评，逐渐去掉盲目性，才能逐渐缩小以至消灭这种倾向。只要在各部分同志的内部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觉之后，山头主义倾向才能消灭。

还有一种妨害我们干部团结的东西，就是有些人自己背上的包袱。我们的各种干部，差不多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但有不少的人，容易把自己的优点片面地夸大起来，既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因而就容易骄傲，看不起人，受不起人家的批评，听不得人家的“闲话”，这样就使各人的优点变成了自己的包袱，变成了自己往前进步的障碍，也变成了干部之间相互团结的障碍。因而各人的优点也就常常变为各人的缺点。例如：工农干部常以自己的光荣出身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又常以自己的知识而看不起工农干部；老干部常以自己的资格老，斗争历史长，而看不起新干部，新干部又常以自己的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干部；军队干部常以自己会打仗而看不起地方干部，地方干部又常以自己的经验多而看不起军队干部；这一军队的干部常以自己的胜仗打得多，斗争历史光荣，而看不起别一军队的干部，别一军队的干部又常以同样的原因而看不起这一军队的干部；此外，这一地区的干部与那一地区的干部，这一部门的干部与那一部门的干

部，也常各自以其成绩、以其知识而互相看不起别人。由于这种情形，由于自己的包袱，看不起别人，就一定引起别人不满，引起干部之间的不团结现象。所以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干部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以便联系群众，少犯错误，团结全党。然而，许多同志对于自己背上的包袱，还是盲目的，我们的干部有许多人不知道自己背上有包袱、甚至有很重的包袱，因而他们不肯放下来，所以必须提高干部的自觉性，谨防自己的骄傲，不要使自己的优点，自己的成绩，不但不能使其继续发展、增长，反而变为自己的缺点。所以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要善于开动脑筋这个机器，善用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这样，我们干部的优点就可发扬，缺点就可克服，并且会日新月异地进步起来。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我们干部之间的互相团结，也会大大加强起来。

我们的干部必须去掉自己背上的包袱，去掉山头主义，去掉主观主义，必须自己动脑筋，对于各项重要问题，加以分析，提高自己的觉悟性，去掉盲目性，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和领导之下，一致团结起来，去进行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这就是全党干部当前的任务。

我们干部的团结与干部的进步，是不可分离的，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没有觉悟程度的提高，自己背上的包袱是放不下来的，盲目山头主义是去掉不了的，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的，团结同志、团结群众的重要性是看不到的，自骄自满的脾气，是改不掉的。因此，必须继续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必须继续以整风精神发展党内的自我批评与互相批评——这是我们党和我们干部进步的原动力——来克服我们的缺点，提高我

们的觉悟。所以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就是提高干部的政策，就是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干部缺点、提高干部觉悟的政策。

我们的干部，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有不断的牺牲和损失，而革命事业的发展，又不断需要增加大批干部，在人民群众伟大斗争的潮流中，也不断地涌出大批有能力的新干部，这种情形，就给了我们选拔干部的经常的严重任务。

怎样选拔干部？选拔干部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的干部，应该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热情，同时又有清醒的革命的理智。

我们的干部，应该对人民群众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应该与人民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应该善于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地识别方向，并不怕负责地决定问题，应该在对敌人的斗争中以及在党内的原则斗争中，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锻炼。

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干部政策指示我们说，我们的干部政策是：“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

总之一句，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

所有上述这些标准，是正确的，我们同志都是知道的。然而，也还有同志提出了其他的标准，如要求我们在选拔干部时，首先地并且是唯一地估计他的党龄的长短与资格的高低；另有人在选拔干部时仅以能说会写为标准，而不问其切实与否；或者以能否盲目服从自己为标准，或者以与自己的亲疏关系为标准。很明显，用这些标准来选拔干部，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怎么认识干部呢？

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干部：第一，在领导方面，对于每一

个干部的长、短、优、劣及其全历史、全工作，作仔细的本质考察；第二，在干部工作的地方，在被干部领导的群众中去考察干部。必须使这两方面的考察结合起来，才能对干部有较全面的认识，才可以免去许多偏向。

有些同志认为：对于干部的考察，只可以从上而下来实行，就是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来考察被领导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从上而下地来考察干部，当然是需要的，并是有效办法之一。但仅是从上而下的考察，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从下而上地来考察我们的干部。就是说，必须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考察领导者。这种考察，乃是最有效的办法。

党章规定了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考察与选拔干部的办法。这就是由党员群众在各种会议上、在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审查自己的领导者，听他们的工作报告，批评他们的缺点，选举或不选举这个或那个同志到领导机关去负责。党章所要求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党内确切执行，党的机关由选举产生，提出候选人及取消候选人资格之权利，批评与自我批评之自由，都必须确切执行。

应该使由上而下地来识别与选拔干部，和由下而上地来识别与选拔干部联接起来，我们相信这将会正确地识别我们的干部与选拔我们的干部的。这就是党章所规定的一切党的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并须经上级党委批准的原故。

选拔与培养本地干部在本地负责，许多地区党的组织还是注意得不够的，特别是培养本地军事干部，更注意得不够。比如：在一九四三年的材料中，太北区分个地委三十七个干部中，本地干部只有九人，仅占百分之二十四，外地干部二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太岳四个地委的三十七个县委干部中，本县干部只有六人，占百分之十六，外县干部三十一人，占百分之八十四；太行第六地委五个县十八个干部中，本县干部只

有五人，占百分之二十八，外县干部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二。由此可见，就是县委、地委这样的干部，都很少选拔本地干部，更高级的干部，就更难说了。最近太行区党委报告：全区现有各系统的各级干部五千人中，本区干部占百分之八十，外区干部仅占百分之二十，本地干部的情形比一九四三年已经有所改变；但许多领导机关中的负责干部，仍是外区干部占多数，而且在干部配备上，常是不把本县、本地方的干部分配在本县、本地方工作，特别是负责工作，而配上外县、外地干部去负责，因此外来干部仍占负责位置的很大的比例。这种情形，必须有切实的转变。其他许多根据地本地干部的情况，也大概与上述情形相同。

向下级党委随便委派负责人和轻易调动下级党委干部的现象，以及“钦差大臣满天飞”的现象，在某些地区党的组织中仍然存在。比如，据冀南同志说：地委书记在七年中被调动最少者五次，一般都在六次以上。县委书记调动少者五次，多者十三次。第四地委刘洪范同志，在六年间曾任县委书记八次。这种随便调动下级党委干部的现象，必须停止。

在革命新发展地区，一般是不能不从外面派干部去工作的，但须注意派本地人回去工作。如派外地人去工作，则须谆谆告诫他们，只能当作本地干部的引导者，要十分注意培养本地干部，并须准备本地干部来代替自己的工作，不可在那里包办、垄断一切，不让本地人参与工作。在已有本地干部和领导机关的地区，就不要派人去，如必要派人去，则应谆谆告诫派去的人，在原来领导机关和干部的领导之下，调查研究，老实工作，帮助原来干部，而不可在那里盛气凌人，称王称霸。上级党委向下级派遣巡视员，也必须十分慎重，必须力戒“钦差大臣”的派头。总之，过去错误的党内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必须彻底改变。

全党同志都应该了解，党之所以这样注意培养与选拔本地干部，其意义不仅是一个干部问题，而是我们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自然，外来干部也要联系人民群众，也要在群众中生根，但是外来干部必须经过本地干部才能联系人民群众，必须从本地人民中培养出很多很好的干部，才能生根。脱离本地干部，即是脱离与本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尊重本地干部，糟蹋本地干部，即是不尊重和糟蹋党和他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经验告诉我们：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好，取得多数本地干部的真心拥护，是与本地人民群众建立亲密联系的中心环节。我们党在某一个地区的工作是否已经作好，就看是否已从当地人民群众中培养出足够的真正很好的干部和领袖为主要标志。党是重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所以重视本地干部，而不是为重视本地干部而重视本地干部，也并不因为重视了本地干部，党就不重视或轻视外来干部。我们党有一大批带全国性的、能够到一切地区去工作的干部，他们经过了更多的锻炼，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是我们党最珍贵的财产。然而，我们如果仅有这样一批干部，而没有各处的大批的地方干部来配合，或者他们不能到处培养与选拔大批地方干部，不能到处与多数地方干部的关系弄好，那我们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就决定地不能发展，不能胜利。相反，如果我们的外来干部能到处与本地干部、本地人民群众的关系弄好，那我们就一定发展，一定胜利。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性质。当然，本地干部一定要联系人民群众，脱离人民群众的、作风不正派的本地干部，是不应该选拔的。本地干部应向外来干部学习，欢迎与尊重外来干部，而不应该排挤外来干部，但首先地与主要地是要外来干部尊重、培养与帮助本地干部。

应该了解，党在某种时期特别提出重视与培养某一种或某几种干部，是根据政治上的理由，根据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而不是根据别的，更不是由于某一种或几种干部有甚么特别可爱或高人一等。应该从政治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与干部政策，而不仅仅从组织上来理解党的干部问题，更不要仅仅从干部问题上来理解干部问题。

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形成经常健全的、团结一致的、联系群众的领导核心，是极端重要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党员群众，都要注意在工作中、斗争中组织各个地方的和各个工作部门的领导核心。但是这种领导核心的形成，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决不能性急，而必须是在长期的工作中、斗争中形成起来，有时还必须经过失败与成功、正确与犯错误和错误的改正等曲折的过程，才能形成。我们党的一切组织，必须善于组织自己的领导核心，必须善于把优秀的干部选拔到领导核心中去，代替那些没有能力来领导的干部和作风不正派的干部。但是，调换负责干部，改组或改造党的任何领导机关，是要对党对人民负严格的责任的。既不可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也不可采取轻率的态度。党的上级机关不可随便调动下级的负责干部，就是在党章规定的选举中也不要轻率地调换干部。对于党的任何领导机关的改组或改造，必须是确有可能改造得更好、更强、更对人民有利，才去改造它。如果不是确有这种可能，或者相反，可能改造得更坏、更弱、更对人民不利，那就不应改造，而应耐心地帮助它，教育它，让它在实际工作中、群众斗争中去锻炼与学习。犯了错误的干部，有些是须要调换的，但不是一切犯了错误的干部都一律要调换，在许多情形下，犯过错误的干部并不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坏，只要他真正了解错误，改正错误，他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好，更能为人民服务。党章已经规定，区委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每两年改选一次，没有十分必要，就不要有更多的改选。改选时，干部亦得连选连任，没有必要，没有更强更好的干部来代替，改选时亦不要随

便调换干部（自然可以增加新的成分）。这不论是上级领导机关或党员群众都必须注意，都要采取既严肃、又谨慎的态度，只有这样，才对人民的事业有利。

党内的干部教育，近年来有很大的成绩，但仍须经常重视。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在检查工作中，在党校及党的各种训练班中，在整风运动中，均必须用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很好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应特别重视对区、乡、村级干部的教育，因为他们是直接联系人民群众的，是党的一切政策与一切决定的最后的执行者。过去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对于区、乡、村干部的教育，一般又是忽视的。因此，各地必须普遍地有计划地训练区、乡、村的干部。如果区、乡、村的干部，没有正确的群众路线、正确的工作作风及对于党的政策的正确了解，那末，我们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不能很好地在乡村人民群众中实现的。

在人民的各种事业中，吸收和提拔非党干部，以及共产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的团结合作，近年来已有很大的成绩和进步。然而，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获得完满的解决。在这里，我们党的干部还存在着缺点：不严重注意吸收党外各种有用的人才来为人民服务，不善于与非党干部共事，不善于帮助非党干部进行各种工作，在某些同志中，宗派主义的作风，包办垄断的作风，是仍旧存在的。因此，在某些地方党外干部有职无权的现象，不安心工作的现象，仍旧存在。在这里，一切共产党员干部，必须严格检查自己，去掉自己的一切缺点，以便在吸收与团结党外干部的工作中做出最大的成绩。必须善于发扬党外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帮助他们真正能够做成功许多事业，在人民事业中建立功绩，建立威信，并从而吸引人民中广大的优秀分子来为人民服务。至于党外干部原则上的错误，及其和我们的政治上的分歧，则应进行很好的耐心的说服。只有如此，

中国人民的事业才会胜利，也才能表示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公无私的。当着共产党员干部是在党外干部领导之下工作时，必须是服从领导、执行任务的模范。为了纠正党员干部在这方面的缺点，首先党员干部自己召开一些检讨会，然后，在非党干部中进行自我批评，发动非党干部对于我们党员干部的批评，做到双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解除误会，纠正缺点，达到进一步的团结合作，共同为人民服务。这种方法，有些地方已经实行，效果是很好的，各地应该普遍地经常地实行。在有些地方，曾在党内党外检讨了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发动了党内党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结果使党员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大大改善。这种方法，在很好准备与领导之下，应该普遍地实行于一切机关、学校、工厂、农村中，以便能够到处改善党员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及党员与非党群众的关系。

必须使全党明白，在政权机关中，军队中，民众团体中，经济组织中，国民教育机关中，城市及乡村中，都是我党与党外群众联盟的，我党通常只占少数或极少数，党外（包括和我党合作的民主党派）通常总是占多数或绝大多数。不要把这些机关、团体和组织看作只是共产党一党的，党外群众是无份的，这样看，是完全错误的。因此，我们党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党外的多数或绝大多数，共同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必须使这种联盟的观念深入于同志的心中，才能很好地建立党与党外的关系。而党的干部与党外人民的干部、领袖人物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环节。

七 关于党的基础组织

党章规定：党的基础组织，按照生产单位、工作单位来组织，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使我们党的组织

基础放在社会组织的细胞中。

党章规定：在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机关和学校中，不论党员有多少人，从三个党员起，到几千个党员止，都只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的组织，成为党的基础组织，成为党在这个工厂、矿山、机关和学校等等群众中的战斗的堡垒。党的基础组织，一般称为党的支部，特殊的称为党的总支部或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党的支部之内，将党员编入若干小组的办法，是应该采用的，对工作有些便利，有些作用，但不应该过分强调小组的作用，不应将许多工作分散在小组去进行，而应由支部统一地集中地去进行，只有由支部集中进行不方便的，才分散到小组去进行。比如，一个工厂、机关或学校中的支部，有党员三四十人，是十分集中的，开会、讨论、解决问题和学习等，主要应由支委召开支部大会来进行，而不必在支部大会之后，再去重复地开许多小组会。有了定期的支部大会，就不必再有定期的小组会，只在必要时才去开小组会。不可把党的小组事实上当成党的基础组织，而使党的支部反而不起多大的作用，使支部委员会成为“上级”领导机关，而不是党员的直接领导机关，使支委与党员之间隔着一层小组的组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已经有人把党的小组误认为党的基础组织，把许多工作推到小组去进行，支委反而不做工作。这种现象，应该纠正。

在有党的总支部或有党的委员会的工厂、机关、学校，在总支下的分支部，或在委员会下的支部，是有大的作用的，许多工作，应由分支部或支部去做，因为集中在委员会或总支来做，是不方便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比如，决定新党员入党，由分支大会决定即可，不必再开总支大会（但仍须经过总支委同意并报告区委批准）。但是这种总支或委员会，仍是一个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中的基础组织。

党的工厂、机关、学校和乡镇委员会，应有批准新党员入党之权。它的权利，应相当于党的区委。

党在乡村中的支部，党章规定，一般按照行政村或行政乡为单位来建立。但乡村中群众的集合点，则是自然村，因此，自然村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重视自然村，党的基础组织，主要的应放在自然村。但自然村大小悬殊，大者有数千数万人口，小者只有数十人口，因此，在以行政乡或村为单位的党的支部之下按自然村来划分党的小组，即使在一个自然村只有党员三、五人或七、八人，那末，这种小组的作用就很大，它起着党的基础组织的作用，就应该强调小组作用，许多工作——如开会，解决问题和学习等，应该以小组为单位来进行，而不必一切都以支部为单位来进行。党章规定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五十人之乡村，即得成立（但不一定要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之下按农庄、居住来成立分支部，就是顾到乡村中分散的村庄情况而规定的。

但是也有很大的自然村，那末，一个大自然村可以成立一个支部，或一个总支部，以至一个乡镇委员会。在这种大自然村的党的小组的作用，也是不大的，因此，也不要过分强调由小组进行许多工作，而应强调支部工作。

按照生产单位和群众的集合点来建立党的基础组织，建立党的堡垒，这是必须遵守的党的一个组织原则。但在一个生产单位和群众集合点中，党的支部与小组，或党的总支部、党的工厂委员会、乡镇委员会等，应该着重那一个环节，才对于工作便利和有效，须按情况来决定。

各级政府机关及其他机关中党的支部，应直接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来领导。这种机关支部，不应该代替党组的工作。党章规定这种机关中的党组，由在该机关中负责的党员来组织，有其特殊的为党的机关支部所不能代替的任务。党组在实现自己

的任务有必要时，并得指导该机关中的党的支部，动员该机关中一切党员来协助自己的工作。

党的支部，是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工作单位，是党的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的领导机关密切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支部必须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口号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必须经常注意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并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关心人民群众的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支部必须经常在人民群众中实现这些任务，并为实现这些任务而进行斗争，才能使人民群众与党及党的领导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

在解放区，党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的支部，应动员和组织群众来协助与保证该工厂、机关、学校的计划之实施，并与阻碍这些计划实施的现象进行斗争。

支部对自己每一个党员的历史、政治面貌、觉悟程度以及优点与缺点，应该审查清楚，并作出适当的鉴定。应该关心自己每一个党员的政治情绪与政治趋向，吸引他们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与国内的革命运动。对于暗藏在群众中的和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与奸细，支部必须负责调查研究并协同群众清查出来。

党章规定：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是支部的责任。

党章规定：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是支部的经常任务。

支部在党的上级组织指导之下，进行上述各项工作，并获得上级组织的批准。

支部委员会是支部的领导机关。在委员会中，应按情况包括掌管各方面工作的党员在内，比如在乡村中，应包括在乡政权、乡自卫军及乡的经济、文化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在内，只有在支委中包括了各方面的负责党员在内，它才能很好领导该单位的各种工作，成为领导核心。

党章规定：支部书记照顾全般工作，其他各委员的分工，不机械规定，可由各种支部委员会按实际情况去决定。管理党务工作的委员是需要的，如果支部中办了报纸，有经常的宣传工作与党内的教育工作，管理宣传教育工作的委员，也是需要的。其他可按情况来分工。

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与切合实际的分工，对于整个支部工作之有效进行，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因此，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

八 关于奖励与处分

我们党早已是，现在尤其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因此，党内任何没有纪律的、不统一的或分裂的现象，都要极大地影响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因此，保障与加强全党的统一，并与一切反党、分裂党、闹独立性及小组织行为和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进行斗争，与一切违反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是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的职责。这就是说，不论我们党内有何等的、暂时的原则分歧与政策上的分歧，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保障全党的统一，都不得有破坏全党统一的行为，不得有分裂党、闹独立性及小组织行为和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都必须服从于全党统一的最高原则。凡有因为暂时原则分歧与政策分歧而违反党的纪律者，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都不得随声附和，都必须与之进行坚决的但是恰当的斗争。

我们党是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党，在党内建立优良作风，确立模范标准，是十分必要的。因此，党章规定：对于成绩优异的党员，给予奖励。凡是在工作中，在敌人的法庭上，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在党内斗争中，表现了自己是完全忠于党的事业——人民事业者，成为遵守党与革命政府纪律之模范者，在实

现党的纲领和决议中富于创造性者，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取得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者，不论是党员个人或党的组织，均给予奖励。奖励的方法，可以是当面的奖励，可以是当众的奖励，并传布其事迹与经验。也可以其他方法奖励。

凡不执行中央与上级机关的决议及违犯党章、党纪者，党章规定给予处分。处分的方法，对于整个组织，就是：指责，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撤销其领导机关并指定其临时领导机关，解散整个组织并进行党员的重新登记。这种处分，是在整个组织或该组织的整个领导机关违犯党的纪律或有其他特殊重大情节时采取的。

对于党员个人的处分：是当面的劝告或警告，当众的劝告或警告，撤销工作，一定时期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在我们党内，不只是规定有处分，而且规定有奖励，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特点之一。

党章规定：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在采用这种处分时，应保持高度的慎重。不可以把党内的处分与党外的处分混淆起来。在党内对于党员的处分，只能以开除党籍为最后手段。除此以外，不得再采用其他手段。除非是该党员犯了国家的法律，由政府机关依法处理外，在党内不能有涉及国家法律的行政上的处分。

党的组织在决定处分任何党员时，应尽可能使被处分者亲自到会，进行辩护。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可在本人缺席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在处分后，应将处分的理由正式通知被处分者。被处分者对处分不服时，可以要求复议，要求改变处分，党的组织应细心考虑被处分者的这种要求，加以复议。被处分者如要向上级机关申诉，各级党的组织不得抑止，并须援助其上诉。

不执行决议，违犯党章、党纪的党员，应受处分。各级党的组织有完全的权力对这种党员给予处分。但各级党的组织在

给予这种党员以处分时，应分别各人所犯错误的不同情况来分别处理。比如，有些人是因不明了党章、党纪，不了解党的政策与决议而犯错误者，另外有些人则是明知故犯；有些人所犯错误，仅属私人生活性质，并不直接违犯党章、党纪和党的政策与决议，而另外有些人则是直接违犯党章、党纪和党的政策与决议；有些人在犯了错误之后，经过批评指出，即诚心改正，而另外有些人则在批评指出后，仍不改悔。因此，各级党的组织应分别这些情况，给以不同的结论。对于前一种人的结论应比较宽大，而对后一种人的结论应比较严格。

对于党员的处分，在该党员从事实上改正错误之后，即可取消。或者处分错误，处分与事实不符，经证明后，即应取消。

党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在中央认为必要与可能时，即行组织之。监委的组织细则与工作细则，以及各级党的组织对党员给予处分的手续等，由中央制订颁布之。

党章规定：党奖励党员的积极目的，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奖者本人，是为着建立党内的优良作风，确立党员的模范标准，而不是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过去因为革命竞赛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运动，引起党员中某些锦标主义、风头主义的情绪，以及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是错误的。今后必须防止之。

党章指出：党处分党员的积极目的，也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处分者本人，是为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实行党内的惩办主义。这种指出是必要的，因为过去某些党的组织对于犯错误的党员，仅仅简单地着重组织上的处分，而忽视思想上、政治上的教育，忽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因而妨碍党员在被处分以后，彻底明了

自己错误与改正错误。这在今后必须注意改正。

九 党的严肃性与灵活性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了我们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区别。这是极端重要的。为了要领导一个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国民族的大革命到胜利，没有一个在原则上十分严肃的、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不能设想的。中国人民现在正处在接近于打倒日本侵略者与建立新中国的前夜。一方面，我们党必须联合全国一切革命阶级和一切民主党派去争取胜利；另一方面，我们党必须严整自己的队伍，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提高自己的严肃性，与其他一切政党分清界限，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才能不与其他政党混淆，才能提高别人，领导群众。

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它的世界观与思想方法——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区别于一切其他阶级的。它在中国目前的革命中，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它不只是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相区别，而且也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相区别。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革命理论、革命方法和革命的最终目的，都与无产阶级的政党根本相区别。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动摇性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武器，他们常常不容易认清敌人、认清朋友，不能组织足以战胜敌人的革命队伍和正确指导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些，就是我们在目前民主革命中，在政治上区别于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所在。在组织上，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铁的纪律和正确的群众路线与自我批评，也是区别于其他一切阶级的。只有当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其他一切阶级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才能正确地去联合别人，又提高别人。这就是说，求同必先立异。不立异，就不能正确地求同。不立异而去求同，就必然变成投降主义。

我们的这种立异，不是宗派主义的立异，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清界限，以便强有力地团结一切民主阶级与民主党派。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独与其他一切阶级应该分清界限，就是与本阶级的群众也必须分清界限。就是说，我们党员——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必须与普通的罢工工人有所区别，与普通的要求减租减息的农民有所区别。我们的党，必须与职工会有所区别。即使在党内，也是一样。如果党内发生了机会主义，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主张，我们党员也必须与这些东西分清是非，分清界限。我们的党员，只有当他们能够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把自己和其他一切阶级分子、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区别开来的时候，他们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他们才能去改造别人，提高别人。

这就是我们党的原则上的严肃性。

我们党从来就是一个严肃的党，所以它能实现自己在中国人民革命中的任务。而在目前时期的目前任务之下，我们党更加需要提高自己的严肃性，才能实现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中今后更加伟大而复杂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就特别表现为一个高度严肃的党章。这是我们党的目前任务和环境所要求于我们的。

我们党必须有原则上的严肃性，但在实施原则时的具体工作中又必须有高度的灵活性。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与本阶级的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建立极密切的联系，必须与所有各革命阶级及革命党派建立革命联盟，必须在革命行动中同广大群众和必要的同盟者一道前进，因此，它必须有灵活性。为了前

进，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它必须善于向自己的同盟者和群众作具体的有益的让步、妥协和等待。它必须绕过横在革命道路上的一切暗礁，必须善于配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部分利益，配合各种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就是说，它决不应该使自己的原则上的严肃性与宗派主义、孤傲态度相混淆。然后，它才能去领导别人，提高别人，实现人民的解放。这就是说，必须求同。立异而不求同，就必然变成宗派主义。

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和尺度。党的原则性，是灵活性的标准和尺度。比如，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奋斗，是我们一个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的原则，是测量我们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是否正确的标准和尺度，一切合于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正确的，一切不合这个原则的变动，都是不正确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和别人求同，不是放弃原则去求同，不是从原则上降低自己去求同，而是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基础上去求同，而是以逐步地提高别人到自己的原则高度为目的去求同，而是从群众和同盟者现有的经验和水准出发，逐步地去提高他们的觉悟、提高他们到共产党所主张的一定纲领的水平去求同。换句话说，是以提高别人为目的的求同，而不是以降低自己为目的的求同。

这就是说，我们的灵活性，必须密切结合于党的原则上的严肃性。

我们党现在正处在中国人民争取抗日建国大胜利的前夜。所有党员，除开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勇气去争取胜利之外，还必须有最高的理智与最冷静的思考去准备我们各方面工作的进步与转变，要使这种进步与转变是主动的、自觉的，而不是被逼的、不自觉的。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也是估计到了这种

情况的。在党章上强调了原则上的严肃性，同时又照顾了行动上和工作中的灵活性，就是不只估计了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同时又估计了将来的情况而决定的。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不只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应该而且能够实行，就是在日本侵略者已被打倒、中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时，也是能够实行的。

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是伟大的光明的前途，是新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全党应该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政治方针与组织方针之下，根据本大会通过的新的党章，迅速地、严格地整编自己的队伍，磨炼自己的组织上的武器，以便全党都能毫无遗憾地去率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克服一切困难，争取历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

我们大会通过的党章，将是一个能够保证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获得胜利与解放的党章。

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

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刊印。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条例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通过）

一、由大会主席团提出本届应选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于大会请求同意。倘大会中对此名额有不同意见，须先讨论此不同意见，然后以讨论中的提议及主席团的原提议依次付表决，得出席正式代表过半数的同意即被认为通过。倘大会中无不同意见，即以主席团原提议付表决。

二、大会通过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后，主席团应提出初步候选名单，其人数超过原定名额三分之一，不分正式候补，交各代表团会议讨论，并逐名介绍，进行预选。如各代表团会议对候选名单的任何人有不同意见，得提出新的候选人付讨论，如得该代表团多数同意，即应改变之。预选时，应行无记名投票，由各正式代表在此初步候选名单中，依照大会原定名额，分别正式候补，预选出自己愿意选举之人，亦可改写在此初步候选名单以外的自己所愿选举之人的姓名，但其总数只能少于不能超过原定正式与候补名额。预选毕，各代表团应记其票数，汇交主席团（候补代表无选举权）。

三、主席团于收集各代表团所提意见后，即应根据各代表团预选票数和党内情况，依照大会原定名额，分别正式候补，制定提交大会的候选名单，然后提交大会。

四、主席团提出候选名单于大会后，大会须即进行讨论并

加介绍。大会代表有权对整个候选名单或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人提出异议，并有权提出自己的候选名单或变更主席团提出的候选名单中任何人选。倘大会中有此提议，大会即须进行两项表决：第一项，以整个候选名单为基础提付表决；第二项，为对候选名单中有异议的个别人选的表决。在表决时，均须将大会中的提议先付表决。倘大会中无任何异议，即以主席团提出的候选名单付予表决。得大会出席正式代表之过半数的同意，即被认为正式候选名单的通过。

五、大会通过正式候选名单后，应即依照正式与候补两项，分开先后，进行无记名的投票选举。票选方法，应由主席团先将大会通过的候选名单（正式或候补）印发给大会出席正式代表每人一份，由各人在候选名单上圈出自己愿意选举之人的姓名，划掉自己不愿选举之人的姓名，填写在正式候选名单以外的自己所愿选举之人的姓名，但其总数均不得超过原定正式或候补名额，如有超过，则全票作废票论；如不足原定名额，则仍认为有效。在选举前，主席团应在大会正式代表中，提出九人并以其中一人为主任，经大会通过后，负检查票选结果的责任。

六、大会票选结果经检查和计算后，即应依照大会通过的名额和大会出席正式代表过半数的票选最多数，依次向大会宣布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当选，选举即告完成。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

(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三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大会结论等两天就可以做。

第四个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一下。

一 选举的标准

我们要选举一个全党的领导机关，即在大会闭会以后、两次大会之间的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这次要选举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就是说，有两批人要选进中央委员会来。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人数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十七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年了，这十七年中间，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几次的选举，现在剩下的中央委员还有二十五个人。这二十五个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再就是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五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于是就提出：（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可以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这个问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总之，在选举方面有这样三个问题。

关于第一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跟过去历次大会都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大会我参加过三次，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

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我来讲一点我们党的历史。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斗，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我们党也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在最近的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现在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委员会主要的成

员，是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选举的，六次大会选举的现在只剩下五位^①，就是说现在的二十五位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全会选举的。六中全会也选了三。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呢？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次是六届六中全会，大家知道，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当时如果不克服那么一种倾向，即对放手动员群众这样一条路线不赞成、有所畏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缚起来的倾向，如果不赞成放手动员群众，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扩大解放区，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所束缚同时又不脱离统一战线这个原则，那末，今天的局面就不一样。参加六中全会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还不就是这么一批人。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但是，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至于到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的这三年中间，情况就更加起了变化，到七大前作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个变化更大。相信经过七大这样重要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以后，我们党会更加向好的方面前进。我们的这种信心与估计是

有根据的。这十年中，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比较顺利，比较内战时期犯的三次路线错误（连张国焘的那一次就是四次）就不大相同。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情况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这些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有信心、有根据断定将来是要好的。如果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该选举，我看就不如采取这样的原则，即：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去选他。这个原则和不选的那个原则不同，那个原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凡是犯过错误的一概不选举，这是理想。但只确定这一条还不够，还缺少一条，就是说，人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要选举他。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犯错误是不好的，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好的。一定要把这后一条加上，这样才是全面的。这两条一定要

结合起来，不然就要出毛病，我们就会丧失好处，就可能产生缺点，甚至可能造成错误。我们只有制定一个很好的选举方法，才可以避免过去的错误。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这就是现实主义，这也是一条原则。这两条原则看起来好像是不一致的，但只有使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才能够办好事情。这才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不完全正确，就搞得不好，就会犯错误。我看没有哪个同志想犯错误，说“我一定要犯错误”。如果对一些同志犯错误这个问题不加以分析，对历史不加以具体的分析，不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那就不行。就是说，如果不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造成缺陷、缺点，甚至造成错误。这一点，是必须向同志们提出来的。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从感情上是不愿意选的，但从理智上我们可以选。感情和理智这两个东西，现在我们要统一一下，也是可以统一的，就是在理智指导下的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现实主义的方针。过去对陈独秀，对李立三，痛快明了，从感情上说倒很痛快，没有烦恼，但结果搞得不痛快，很烦恼。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你不大来，我就去；你口里有许多闲话，我长了耳朵，这个耳朵听不完那个耳朵听；你说那边窗户开得不够，我就连这边也打开。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所以感情和理智这个矛盾是可

以解决的。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例子，国际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第一国际时，为着团结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群众，曾经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也曾经同意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合作，同马志尼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这样的榜样，这就告诉我们要避免宗派主义，因为实质上是一个广大群众的问题。那个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有很多的群众，因此要同他们合作，逐渐来改造他们，感化他们。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出去了，意大利民主分子也不干了，但这并不损伤马克思主义，你不干就不干吧！

中国的和外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党内要尽可能的团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团结、合作。我在报告里已经说了，任何一个同志，只要他愿意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我们就要和他团结起来。我们的团结也是有原则的，就是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决议，要在这样的原则下，和所有同志团结起来。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第二点，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昨天傅钟同志在这里讲了一篇很好的话，我全篇都赞成。在选举上，应不应该照顾山头？应不应该照顾到各方面？我看那个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

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它有什么坏？清凉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因此，对这些问题要分析，任何一块根据地中，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山头主义。山头主义的情绪，也有各种各样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军就有不同，一方面军里又有好几个部分，昨天傅钟同志讲了。有一、二、四方面军的区别，还有三军、七军、十军等的区别，因为在各个地方工作，情况不同，关系搞得不好，这就有山头主义倾向，但有些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昨天傅钟同志讲了山内山外的关系，彼此间关系好，山头主义就可以消灭。但许多事情还带着盲目性，工作就做不好，这就要先分析一下。现在我们在这里搬石头，搞关系。现在我们来他一个总结性的办法，把大小石头纷纷搬开，这样关系就会好一点，山头就少了，山头主义也就少了，这样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关系搞好一点，那一半也没有了。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所以不要怕。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

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发展了，根据地也更多了、壮大了，如果我们去掉盲目性，比较善于处理矛盾，那末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得比较好。

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真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完全避免缺点恐怕也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要它少一点，也可能使它少一点。

我们顾及到前面所讲的第一点，则对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可以选举；顾及到第二点，就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这样，我们的缺点就会少一些。

关于第三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我说的是尽可能的照顾，各方面都照顾得那样周密、完全，就可能是一种凑数，那就不好，完全不照顾也不好。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对过去犯过

错误的人，无原则地选他们，他不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我们还要选他们，这是右；但是人家已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还说不要选，就是“左”。对知识的要求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

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我们要完全或者比较完全一点才好，但是再过几年我们的中央又会是不完全的。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因为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也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鉴于过去的中央不完全，再选一个中央将来也还会不完全，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学习的任务。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是不是很高明呢？早两天林彪同志讲，我们比国民党的某些方面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也有比不过他们的，比如我们就不会驾驶坦克，不会驾驶飞机，不会打大炮。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不完全，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建设上也不完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一个比较完全，搞一个现实主义，再来一个学习。选举中央委员会，就要选有学习精神的人，他不懂得这不要紧，我们选他，让他去学。我们的选举，就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求完全。

总起来讲，我们大会的代表同志们应该有一个希望，希望

有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包含有大批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这里不是讲没有犯过错误，而是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也要包含一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今天表示放弃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的同志；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就是出了名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也要包含大批过去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要提拔他们到中央委员会来，把他们提高，因为将来我们还要发展。我们现在有近一万万人口，将来还要发展，很快也许就有两万万人口，也许还要多一些，因此我们现在就要训练领袖，首先要训练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领袖，全党都要拿眼睛来望着它，这就是训练；拿嘴巴哇啦哇啦地讲，这也就是训练；打开窗户，要空气透进来，这也就是训练。我们的中央过去虽然不大，只有二十几个人，也做了事，现在应该扩大一点。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训练领导干部，这倒不是说现在要故意地搞“成名干部”，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还要搞，以便适应发展着的中国革命。这个中央还要包含有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也包含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或者专门通晓某一方面的同志。总之，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包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说，这个新的中央要既能弄通思想，又能团结同志。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就要选出这样的中央。我们的代表多得很，有的同志送给他一个代表名义他还不要，有许多同志要求不要当选中央委员，

这种态度是好的。孔夫子讲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要说什么革命没有胜利就是因为我没有当中央委员，这样说是不好的。我们要慎重地选举，慎重地就职，这样才是好的态度。这样的中央，才能够保证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样的中央，就可以避免或者大体上避免重复历史上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中央，才适合于我们党目前发展的情况及适应于将来的发展情况；这样的中央，才能够给全党同志、全国人民以好的影响。这样一个中央，就是一个缺点比较少的中央，一个比较更有保证的中央，一个使人比较放心的中央。历史的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是这样。

还要解释几个问题：有同志说这样的中央岂不太庞杂了吗？还有同志担心，有一批人难免要落伍、要掉队，就是说再犯错误怎么办？能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还有人说，这样的选举不大公平，名单规定的人数只有那么多，又要照顾这个方面，又要照顾那个方面，就势必使得有些同志甚至是能力比较强的同志不能当选，这就不公平。

首先，关于庞杂问题。我们党过去就是庞杂的，现在我讲一下庞杂的历史。我们党在大革命的后期是庞杂的，存在着一条错误的陈独秀路线没有被清算。结果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庞杂大革命失败了，是一个不良的结果。革命一失败，使成千成万的人民受了损伤，党也大大地缩小了，被打入了地下。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在我们党内曾经存在盲动主义路线与立三路线，后头虽然清算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而且还有长期没有被清算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与后头的张国焘路线。这种情况庞杂不庞杂？庞杂，而且是路线的庞杂。受了损失没有？受了损失，而且受了很大损失。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已经写了。第三

个时期是从遵义会议到七大。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已经结束，但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凡是一个东西不搞彻底，就总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又出了一些乱子。第二段，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时逐步地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左”倾路线。以上三个时期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时期不庞杂呢？第一个时期有路线的庞杂；第二个时期有几次路线的庞杂；第三个时期，六中全会以前还有点庞杂，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三年整风以后，庞杂问题解决了，人还是那么多的人——二十五个中央委员。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所以对过去犯过错误、翻过筋斗的人，现在要以新的眼光去看，犯过错误是事实，但说现在还犯错误就不适当。遵义会议以来，十年工夫，六中全会以来，七年工夫，整风以来，三年工夫，逐步改变了过去庞杂的历史，现在比较不庞杂了。一个庞杂，一个不庞杂，有性质上的区别。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区别？是质的区别，性质上的不同。这个质我们要抓到，不抓到这一点就不好。我们要记得这个历史，关于庞杂这个问题不必害怕，再选他们，不会使我们新的中央搞得很危险。

第二，会不会落伍，会不会再犯错误呢？有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代表都一致地欢迎。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希望在大会代表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我看这讲了一个真理，就是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荷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也需要大家帮助的，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大家帮助，才能进步，才能解决问题。从我们全党现在的情况看，从我们这次大会的情况看，以及从我们过去三个时期的经验、抗战八年中的好的坏的事情和整风中的经验看，都可以证明这一真理。落伍问题、重犯错误问题会比过去少，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更有了保

证。那末是不是可以绝对地完全地有了保证呢？也不能这样说，还有落伍的可能，还有再犯错误的可能。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还可能再犯错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更可能犯错误。因为推起车子走路，跌过跤的和没有跌过跤的，会有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不同。推车子没有跌过跤的人更要注意，更要谨慎，说不定正是你高兴自满地说“我就没有跌过跤呀”的时候，恰好跌了跤，翻了车。过去跌过跤的人，往往比较稳一些，眼睛到处望，还有站在两旁的人提醒说：“你要谨慎一点，过去跌过跤呀！”他的帮手也多一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比较先进的、中间状态的、比较落后的这样三种情况，现在我也不能写保字，保证我们这次大会绝不选错一个人。现在看来他是好的，将来他又不好了，这种可能还是有的。我们这次要选举几十个人，可能中间有若干人，走到半路上脚痛蹲下去了，这就可能落伍、掉队。过去没有跌过跤、翻过筋斗的，也许这次跌一下，跌过的可能再跌一次。这样的事，世界上还不是有过？老百姓推车子，并不是跌了一次就再也不跌了，搞不好可以跌好几次。所以几十个人中间要一个也不落伍，这个险是保不了的。我们要选举几十个中央委员推车子，载小米，推的推，拉的拉，可能漏掉一些小米，但只要保证明天早上靠得住有吃的就行了。当然这也要谨慎，不然一大堆粮食都翻掉，明天便没有饭吃。同时也不要怕，丢一两颗、两三颗小米也没有什么，我们生产的小米很多，丢两三颗不要紧。如果个把车夫搞得不好，在八次大会还可以另选，或者在两次大会中间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改选一下就行了。

第三，关于不公平的问题。要照顾各方面，老的里头，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和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两方面，这两方面都要照顾；新的里头，要照顾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即是所谓山头。这种照顾，我在前面讲过，只是尽可能地照顾。知识也是尽可

能懂得多一点，但是懂得少一点，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选他。这样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既然老的新的都要照顾，知识又不一定能通晓各方面，我们又不能选举几千几万的中央委员，这就会在选举中使有些在能力上知识上比较好、对党也有功劳的同志没有当选，这岂不是不公平吗？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因为虽然犯了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与没有犯错误的同志有不同，但是我们不选他们，单选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就会有另外方面的缺点，所以一定要选他们。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建议。因为要照顾各方面，就会使得有些同志按他的能力、知识本来可以当选，但是没有当选，这种情况会有的，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准备。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会有同志说：犯过错误的倒又选上了，没有犯错误的倒选不上；人家知识不及我被选上了，我还不错却没有选上。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在精神上都要有准备。大会闭幕以后，如果有同志对这个选举方针不理解，我们要好好解释，从历史上解释，从历史的经验上说明这个方针。

二 选举的人数

今天要通过选举法，选举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提两回候选名单，第一回是预选的名单，第二回是正式选举的名单。通过选举法以后，大家就要考虑，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明天或后天主席团就要提出预选的名单。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目字的提议，叫做七十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

多大呢？要有七十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三个方案，一个是一百人左右，一个是七十人左右，一个是三十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七十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一百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两百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七十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三十个人、四十个人左右太少了，一百个人左右太多了，七十个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团提出这些意见，当然最后还是决定于大家。

这次选举，同志们是要为着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要考虑这是有关全党的利害的，对党、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比较没有利？是完全有利的，是完全为着有利的。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我们要注意没有到会的、我们不认识的同志，如果候选名单里有他的名字，我们就要注意；自然，到了会的也不见得都认识，这就要经过各代表团主任的介绍。这样，我们这次选举，就会选举出一个比较好的（当然是比较的）领导机关，作为指挥中国革命的工具。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

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2〕}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3〕}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总之，我们大会主席团希望同志们，全体代表同志，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的。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请同志们考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关向应。

〔2〕 即刘少奇。

〔3〕 这是当时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中的一段。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修订的《国际歌》歌词的译文。这段歌词的新译文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问题^{*}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日）

朱 德

在报告中间已经说了，我们的军事组织、训练、作战和国民党的一套做法是对立的。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和国民党的一套完全对立的。关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这里就不系统讲了，只讲一讲同志们提到的，我们军队里的干部和毛泽东思想还有差别这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用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同时也分析中国的军事。这个方法就完成了的。这个方法就是中国人民需要武装斗争。中国农民多，武装就是农民武装，武装在农民里面才能产生出来，这就叫土地革命。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也可以说大部分是毛泽东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原来也说明了无产阶级要革命，就要有它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是红军。这个军队，从有史以来就同其他军队不同，它是站在人民方面的。毛泽东同志辩证地把它运用到中国来就产生了第一个特点，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红军。这个思想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也有苏联红军的经验，并加以发展了。苏联红军是工人武装暴动，有国家，有城市来养活它们的军队，组织军队，创建军队，去打

^{*} 这是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军事问题的结论的第一部分。

仗。这和我们中国不同。今天，我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城市，而是在乡村。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呢？开头是井冈山，后来其他的地方还有些山头，山头就是“国家”，这是一个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说到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分析了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应该进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应该在农村中进行。军队的产生、发展、壮大要依靠农村，依靠根据地，依靠根据地的政权来养活。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特点。因为这点不同，所以养兵、组织兵、教育兵、打仗等，都和苏联红军不同，和中国旧有的军队也不同，和北伐军也不同。我们的红军是从大革命以后土地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有些是由旧式军队转变过来的，有些是由稍微带点红军性质的北伐军转变过来的。

我们有很多干部想创造红军，不是拿苏联红军的样子来创造中国的红军，就是拿中国旧式的军队来看红军。为什么会那样呢？因为红军在中国是新的事物，历史上没有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做过之后能够把它分析清楚，这样算不算高明？我说这可以算做高明。但是，人们往往是在做了很多次之后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这说明一般人的思想往往落后于现实。毛泽东同志就不同，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分析当时的情况，有预见，做了事有一个结果，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又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他现在思想的整个系统。井冈山是萌芽时代，红四军九次大会是初步发展，到现在就完全完成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这样一个全部思想。

关于毛泽东的全部思想，这里不讲。现在只说到毛泽东同志用了辩证方法来看中国的问题，很现实又很具体。同时，人人都学得会的，不是神秘的，就是说很大众化，很实际，很具体，很通俗的，人人都可以照着去做。但是，人们往往做得不自觉，经常发生一些差错，在头脑里还有些跟它不相合的东

西，旧式的观点，小资产阶级的观点都在内。

第二，这次会上说的人民的军队，过去叫工农红军。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在建军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晓得要有人民群众的观点，军队来自人民，取自人民，依靠人民打仗，依靠人民养活，不是靠国家养活。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在实践中也是那样去做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有单纯的军事观点，就是从苏联红军的观点出发，一切依靠国家来养活；军队搞好了，打了胜仗就忘记了人民，离开了人民。与人民关系搞不好，军队搞得搞不好呢？搞不好！不懂得这个道理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这样的人，军队里有，并且不少；旧军队来的人有，不是旧军队来的人也有，甚至一天旧军人也没有当过，一开始就参加了红军的也有。为什么有？就是过去社会上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老百姓看军队是这样看，军队里面看自己也是这样看。因此，一直到现在，我们军队中有的老红军，当了很久的红军，仍旧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清楚。究竟是我们为人民？还是人民为我们呢？在这一次大会上算是搞得相当清楚了。

第三，我们要把军队搞好，必须把与人民的关系先搞好。军队要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的关系搞好了，军队也一定会搞好。有些干部的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和区别就在这点上。那末，有没有这样的同志，他的思想完全和毛泽东的思想对立呢？刚建军那个时候，这种情形我们说有，现在有没有呢？我看完全对立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们军队已经建立了一套人民军队的制度和作风。军队的组织，是人民的军队。如果哪一个人单独地拿单纯的军事观点去做，打人、骂人，或者要站在一切人的头上，他就会受到军队里面一切人的反对。首先是军队里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反对，我看是做不通的。但是，我们中间的确有些人思想中不干净，没有完全学到毛泽东的思想，这些人还不少。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毛泽东

的军事思想，彻底站在人民方面，为人民服务，把军队变成完全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人民就很喜欢。如果没有一点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不做一点妨害人民的事，就是学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红军依靠农村，搞自己的根据地，搞政权，这点上面已经讲过了，这与国家、城市观点不同。这个不同，现在抗战中间还是这样。我们现在搞的各根据地，这个国家形式，还没有完成。现在中国有一个国家形式，但是，它一点也不照顾我们。对我们不补充，不发饷，什么东西都不接济。结果，我们就靠根据地，靠根据地就是靠人民。所以，我们的军队长期在人民中间，得到人民的拥护。有些军队走来走去没有生根，自己也觉得没有出路，人民也觉得他们来来去去不是自己的。现在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面是相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将来怎么样呢？将来整个解放区，成立解放区联合会，成立解放区政权，组织解放区军队，那时候就多多少少带有国家的性质了。

根据上面讲的：依靠人民、依靠乡村、依靠乡村政权和依靠国家、依靠城市不同，这就发生了战略、战术上的不同，我们多半采取袭击战、运动战或者大规模的运动战。因为我们依靠人民，依靠农村，而不是依靠国家，依靠城市，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主张要攻坚、要死守这样一些战术，一直保持到现在。当然，将来武器不同了也会改变。尽管产生了这样一些战术，但是还有某些同志，在某一个环境中间，觉得自己有很大的家务，去攻坚，去死守，都失败了，这是一个教训。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国家形式，没有很好的兵工厂，没有很好的武器，不能那样作战，这是战术的不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从有红军一直到现在，经过内战、抗战两个阶段，是完成了，成熟了，什么东西都有它的一套。将来反攻的时候有了新式武器在我们手里，并有补充，我们的战略、战术要根据

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来变迁，来消灭敌人。但是，这种变迁脱离不了中国的物质条件，尽管有多少大炮、飞机、坦克，但是，中国的交通不便，铁路、马路不多，即便有铁路、马路，汽油也不足，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铁路、马路，所以大规模新式的、现代化的战争在中国是受到限制的，不论日本、美国、苏联到中国来打仗，都要受到这些限制，像欧洲战场几百万兵摆得齐齐整整过硬地打很困难，也不会多。

上面讲了我们有些同志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差别，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同志没有估计到现有的条件，也没有很好地用辩证法去分析实际情况、处置实际问题，所以产生了这种差别。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朱德军事文选》刊印。

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

任 弼 时

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正确地总结了我党二十四年特别是八年来抗战斗争的经验，提出和解决了当前面临的问题。我们相信，这些报告公布之后，一定会引起国内外的重视，并且增加人民奋斗的信心。

现在我想就四个问题发表点意见。

一 在抗战胜利中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

我党奋斗了二十四年，其目的在于实现新式的民主主义，即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大革命时期，由于后期领导上的错误，革命果实全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窃获，我们被打入地下。土地革命时期，因为领导上犯“左”的错误，结果使自己陷于完全孤立而受挫折。这次抗日战争，我们的条件完全不同：首先，有党的正确的领导，因而就保有强大的力量，而且在国内和国际上有巨大的影响。其次，有国际上的有利条件，如苏联的胜利，民主运动的发展，美英也不能不考虑我们这个力量。再次，国民党的力量，经过战争后更为削弱。

^{*} 这是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写的发言稿。

最后，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将被打倒，而苏联的影响将增大。因此，我们具有获得胜利的有利条件。

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中，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以为应当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基本区域获得胜利，至少也要争取在黄河以北（包括东北、陕北）能够获得我们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之实现，将来再走到全国的胜利。我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也就是在于动员群众反攻日寇实现这些任务。

现在的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是违背世界民主趋势的，它实行消极的抗战政策与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它要坚持一党统治的法西斯式的独裁政治。因为这个统治集团是代表中国极少数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利益的反动力量，又垄断着国家的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机构，这就是它惧怕人民起来、反民主反人民、消极抗日的总根源。为着保持其独裁统治，它暗中积极准备内战，同时用某些假民主的形式以欺骗人民，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等。

要这个反动集团赞成和实现联合政府，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一是自动放弃法西斯独裁统治地位，这是它不会做的；二是在外部影响援助之下，内部民主势力抬头，反动集团完全孤立，但是现在也还没有这种形势。我们放手动员群众的中心目的，就在于发展进步民主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分化和孤立这一反动集团。因之，要实现联合政府来抗战建国是一个艰巨的斗争过程。

很有可能由三种形式的联合政府同时存在，而逐渐达到统一的联合政府。这就是：

一、在一定地区之内（长江或黄河以北）实现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联合政府，如现在的“三三制”民主政府。

二、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暂时保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领导的有某些民主分子参加的政府。

三、在这两者之上的中央政府，暂时也以国民党为主体，随力量消长之变化而逐渐使民主力量扩大，以至于达到优势。

这就是国共分治的局面，是决胜负前的过渡局面，也就是实现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局面。

如能避免内战，这种过渡局面对我们也不是没有利的，而且若有五年十年的休战状况更为有利。这是因为：

一、我们有一亿五千万以上人口的区域，保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如煤、铁、棉花、粮食、石油，可建成强大力量。

二、我们能实现民主政治，人民经济文化生活改善，影响扩大，国民党区域民心向我。

三、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发展民主运动，分化其内部，瓦解其军力，推动其内部革命。然后我们以优势强大的力量配合其内部发动而达到最后的统一。

这种形势是国民党惧怕的，但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也可能经过局部内战之后，达到休战分治局面。原因是：我们力量强大，人民反对内战，英美需要中国和平的市场。

但今天的情况是，国民党反动集团实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针，美英的政策也鼓励内战。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同时也要有充分信心。我们现在的力量比过去内战时期强大，而国民党的力量则相对地削弱了，虽有艰巨的斗争过程，但我们获得胜利的条件是存在的。

二 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

形势的发展既存有好坏两种前途，而目前又需要组织力量反攻日寇，因此，不论是反攻日寇还是制止内战，争取形势好转，都决定于我们力量之更加增大。

世界上的事都取决于力量之大小。苏联所以能成为世界上

的重心，就是由于它的力量强大。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确灵活，就能战胜敌人，维持和平，说话有人听，办法能实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更是只有力量才能解决问题，统一战线之形成和今天我党之成为重心，就是由于我们有力量、有群众和有武装。

力量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但最主要的是军事力量。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不仅是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而且还创造出以农民为基础的武装力量。

当前为着打日寇，制止内战危险或应付不可免的内战，要战胜敌人以达到和平民主，就在于如何发展力量与布置力量。

发展力量有三个方面，一是巩固扩大自己的力量，二是瓦解争取敌方的力量，三是扶助争取同盟者。主要是巩固扩大自己的力量。这里包括练兵，整顿民兵，加强地方部队、武工队，挤敌人，发展新区武装，发展经济力量。

练兵以增强战斗力。老根据地非到大变动时，即大反攻时，军队只能满员，不能过于增加数额。要实行精兵主义，从提高技术、战术、体力以及加强政治工作中增强战斗能力，这非常重要。同时，以寓兵于民的办法，加紧民兵的整训，真正做到有强大的后备，随时可动员扩军。

今天，在敌人所占之长江以南地区，应增派必要力量和干部去创立新根据地，发展军事力量。这不仅在发展力量上很重要，而且在布置力量上有很重大的战略意义。如若我们在南中国有三五十万军队，将不仅可掩护北方的巩固与胜利，而且可布下全国胜利的基础。

经济力量之培植非常重要，一方面组织人民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公家的生产，以支持长期斗争。

在分化瓦解敌方和争取、组织各种力量方面，应着重于伪军的工作、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和国民党区域的农民运动。

中国有将近百万伪军，他们或者为国民党所争取成为反共的力量；或者为我们所争取，不仅可成为内应以利我夺取城市，而且利于现在减轻对人民的损害，将来还可成为民主力量。

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所依靠的最为重要的支柱。我们要孤立以至将来排除这一反动集团，就得分化和争取这个力量，多交朋友，个别发展，宣传民主要求，万一内战时就能变过来。

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大众，应即多方去进行活动，使民主运动深入广大乡村中。可从减租减息、保障人身自由、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中组织他们，使他们在我们影响之下。这也是制止内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地方实力派属中间力量，应多利用其与国民党的矛盾，扶助其发展。同时，扶助民盟以及国民党内部民主派的发展。

自去年河南战役以来，国共两党力量对比上已起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大大削弱，我们大大扩大。然而它还有近二百万军队和二亿多人口，有美英之援助，它在抗战和假民主之下还可欺骗群众。我们的力量还未达到优势地位，但我们有发展的基地，在全党努力下达到力量优势的可能是存在的。

三 建设事业的重要

我们要有由战争破坏转到和平建设之思想准备，要认识革命的两方面的任务，即破坏旧的建设新的。如果没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设，那人民是不会拥护的。人民就特别看实际利益，近两年人民歌颂共产党就是这个道理。

人民政权建立的开始就必须有建设。在战争状况下，一切建设必须服从战争利益，一方面继续破坏和改造旧的，如减租减息、改造政权基础，这也是为着便利新的建设；另一方面开

始新的建设，如恢复工厂、学校，组织各种生产及税收等。

我党有丰富的军事建设和战争以及为着战争而动员的经验，而且在这方面有很多熟练的干部，但还缺乏建设方面的经验和干部。有些同志甚至有轻视建设和经济工作的倾向，在新区创立时，不知爱惜物资、人力和工程器械，有抓一把随意浪费的现象，对于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分子及原有干部不加重视和争取。总之，缺乏长期建国的认识，因而在支持长期斗争时便遇到许多困难。

这一状况近年有些转变。陕甘宁边区把建设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面目为之一新。这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有能力建设新的。但同时也证明，建设工作是一种细致科学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比破坏旧的更为复杂困难，需要利用和培养大批的干部。

陕甘宁的经验，建设事业包括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而中心在于经济建设。在没有较大城市的情形下，最主要是组织农民的合理生产，达到食和衣的自给，发展自给经济，保障用的自给；必须组织军队和机关的生产，以免增加战时人民的负担；同时要努力于管理对外贸易，组织税收工作，发展合作事业等。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

敌后各根据地，自去年开展公私群众性的生产事业以来，已经收到减轻人民负担，改善生活的效果。

全党必须认识建设的重要，特别在我们进到大城市后，如果不能在这方面表示我们的能干，必定会失去国内国际上的许多同情。

除思想上认识其重要性外，还必须在现有各根据地开展工作，积累经验，收集、培养和储存这方面的干部。

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因此，当我们进入大城市

后，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旧的技术干部，如工程师、技师、教员等，加以优待和改造。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若在这方面没有成绩，则我们的事业是不会办得很好的。同时，也要从工人青年和农民青年中培养可靠的技术干部作中坚骨干。

到大城市后，要反对不保护器械财产，随意破坏和浪费的现象。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破坏性。

北方有丰富的地面上和地下的资源，我们要善于组织合作经济和公营生产，同时使私人资本能获得正常合理的发展。要在建设上比倒国民党，充实我们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由战争转到建设的思想的建立，现在已很重要。

四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

二十四年来，我党经过三个阶段的考验，现在中国党已经不能说是年轻的党了。它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生长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有了自己的领袖，奠定了今后不会犯大错误和取得胜利的基础。

中国党是在中国人民需要反对外国压迫和十月革命影响下组织起来的，虽然开始缺乏充分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准备，但一组成就轰轰烈烈地参加中国的政治舞台。它经过最残酷激烈的斗争过程，正确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在中国复杂的情况下和斗争中生长发展起来，故它又有最坚实的基础。

中国党生存在小资产阶级极广大的环境中，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特别多。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经历过严重的思想混乱，小资产阶级急性病疯狂性曾有极大发展，正确的东西被压迫，直到右的“左”的倾向都遭受了失败、挫折与破产之后，正确的东西才被公认而成为党的领导力量。

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

这次历史问题决议的重大意义，就是对过去党内的错误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同时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的一贯正确性，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是要起重大作用的。

我党经过三个阶段的锻炼，今天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总的方面相信不致重复过去的错误。但党在重大转变中，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是否能经得起考验，那就还要看以后的锻炼和进步。这里，学习中国党史，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风，还是一个重大的任务。

现在党的路线正确，各地领导工作的同志，都是久经锻炼的同志，就是抗战后入党的，也经过了七八年残酷斗争。这些同志都有相当的工作经验，经过这两年的整风运动，思想上政治上都有相当进步，然而要贯彻三大作风，还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教育。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
《任弼时选集》刊印。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我的结论讲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三个问题。

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条方针里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说的组织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就是说的总司令、指挥官；“打败日本侵略者”，就是说的敌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说的目标。

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昨天少奇^[1]同志讲得很好，手是我们自己的，放不放在我们。谁不叫我们放手呢？有许多人，其中就有蒋介石。现在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三十条政纲中有一条是“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比如军事的统一，那就是要我们把军队统统交给他们，不要八路军、新四军。这个斗争早就有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就是不让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

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却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内战时期我们放手了，但又过了一点，没有把放手发动群众同冒险主义相区别。在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就是这条路线，这次大会只是批准这条路线，并对这条路线有所发挥。如果没有过去多年的经验，我们的大会不可能作出肯定这条路线的决定。放手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而不是冒险。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放手而不冒险。这一个方针一直到全国胜利都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压力很大，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束缚手足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如此。第二国际一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第二国际违背这一方针，崇拜自发论，一切听其自然。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联共党的领导下，先打倒沙皇，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后打倒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要宣传这条方针，肯定这条方针。朱^{〔2〕}总司令、少奇同志和我的报告，都是贯穿着这个精神，坚持这条方针。阶级不消灭，我们的这条方针是不会取消的。由于各个阶段情况不同，政策会有变化，但总方针是不变的。至于如何实行这条方针，这须要根据周围情况及其内部联系来决定。

一 国际形势

我在报告中这样说：“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这一看法到底对不对？世界是不是会倒退？“倒退”这个问题，报

告中也讲到了，说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作另外一种估计，报告中的某些基本点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地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样就要经常斗争。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但是，说苏、英、美三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客观实际上不存在。现在有两个客观实际，我上面说的不是按照反动派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而是按照苏联和世界人民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苏联和世界人民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说现在反苏反世界人民的大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英、美资产阶级内部，有一部分反动派要干，一部分不愿干，一部分是想干而不敢干。旧金山会议可能无结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绩而散。苏联在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三种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圆满；（2）无结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们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下次再来；（3）最坏的结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现在看来，第三种可能性不大，第一、第二两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三种情况发生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推翻了，这是不是说英、美就要组织反动派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进攻苏联呢？也不能作这样的结论。莫洛托夫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声明说得对，他说即使

这次会议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也不能建立，我们要努力争取建立，这次搞不好将来再搞。他的这个话是包括对整个世界情况的估计，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国人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资产阶级内部不统一，不是完全反苏的，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的。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结束了一半，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即使旧金山会议这次搞不成，也不能说就永久搞不成。在宣布欧洲胜利的那天，斯大林说，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斯大林说得对不对呢？很对。在欧洲，战争时期过去了，和平时期到来了。斯大林的判断是根据整个情况说的。苏联是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列宁曾经讲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在十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这是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同志们，一九四一年德国进攻苏联，是不是二十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时，斯大林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现在是胜利了。苏联的胜利是从在莫斯科打胜仗开始的，不是从斯大林格勒才开始的，没有莫斯科的胜利，也就没有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苏联红军的旗子已经插在柏林，列宁的话讲灵了。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现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古书上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按照列宁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

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将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至少在几个文明国家同时胜利。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列宁根据新的情况，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话又说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也讲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从十月革命起，资本主义缺了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再一夹，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夹掉。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就装上木脚来走路。你们说这剩下的资本主义，是比过去更强大还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现在英、美各国的通讯社和报纸，专为一些小问题咬住不放，吵闹不休，令人看起来很觉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说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就是“蚀大本，算小账”。第一次世界大战失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失掉一只脚，现在却抓着一根头发死也不放。本钱蚀去了，不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国本身也打得五劳七伤，这表示资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们不抓小辫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的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用意。世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言论，其作用在于：（1）阻止苏联及欧洲人民力量的发展，在苏联及欧洲人民面前，抓着的小辫子讨价还价。（2）调动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给自己撑腰。要找人撑腰，就不得不唱些适合于反动派的调子，才能调动那些反动派，团结那些反动派，作为自己的基础。（3）压制革命人民。丘吉尔发现他处在欧洲人民包围之中，处在英国人民包围之中，所以要唱一点反动调子，压压人民。由此看来，我们便可懂得，旧金山会议争论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将来东方问题还要争论的。这些争论，好比做文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他们还有两只脚未砍掉，还可以走路，还不甘心，所以有争论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争论反倒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波兰问题的小辫子也抓不了几天了。苏联没有挂牵，所以能主动。英、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动的，英国原来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苏联，把苏台德区等送给德国，但是它雇佣的希特勒这个“劳动力”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顿，打得哇哇乱叫。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原是出钱雇“劳动力”去打苏联的，送铁送汽油给日本，也就是出工钱的意思。日本就在边界向苏联挑衅，从美、英拿工钱，把工钱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才对日本宣战，英国并

与苏联签订有效期为二十年的《同盟互助条约》，美国与苏联签订在反侵略战争中互相援助的协定。资本主义的主动性，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十九世纪上半世纪还有一点，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便昏庸腐朽，变成帝国主义，即处于被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是被迫打的，没有计划的。对南斯拉夫，他们不承认，后来又承认了。现在对波兰也不承认，将来还是要承认的。现在他们不承认中国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

资本主义是向下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一九二八年繁荣期间，美国的生产总值为六百万万美元，现在，有人说是二千万万，有人说是一千八百万万，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是一千五百万万到二千万万。如果说过去六百万万是两个指头，那末现在若为二千万万就差不多是七个指头。它的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所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

这次旧金山会议，即使搞不成，第二次旧金山会议还是要来的。因为世界情况需要它。关于建立反苏堡垒线，英国保守党是有这种企图的，从前是以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的这道墙壁，现在被苏联拆掉了。若它再搞这一套，那就回到张伯伦那里去了，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

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英、美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败日本后，两只手都要做生意。

总起来讲，第一次大战以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没有了，不稳定就经常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的，大概是十年八年来一次，是有规律的有周期性的。这次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他们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可能稳定下来，但不是长期稳定，其中包含着危机。

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

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二 国内形势

第一，《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第二，三个大会。去年九月民主同盟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日前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正在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个大会如果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大会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实际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报》上都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大会，同志们可以去看。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有一点特殊，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上面这两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民党现在更虚弱了，更惧怕了，他们的党员中想要加入其他政党的人更多了。但这个赌咒发誓，在现在这个时代往往是不行的。一个党不是靠党员个人的思想自觉，而是靠赌咒发誓，它的事情就大不妙了，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国民党大会的性质与我在

《论联合政府》报告里所说的一样，没有多大变化，还是法西斯主义。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国民党里也有旧民主主义者，这些人虽然赌了咒，还是可以和我们联合的。

有的同志问，我们这个《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发表后，对于国民党的大会以及在外面起了何种影响？最近我们才收到报告，是起了影响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了三万份，每一个《新华日报》的读者都能看到，有些平时不看《新华日报》的人这回也看了，有人一晚上没有睡觉看完了这个小册子。蒋介石是很不喜欢的，他说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之耻辱，大概他们那个大会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国民党的最大耻辱。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他们要打内战，要消灭我们。但是在他们的很多代表中这个小册子是发生了影响的，说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别看国民党有几百条，但没有办法。他们大会的宣言是事先就起草好了的，我们这个报告一发表就把他们那个大会给打乱了，原来准备开十天会，五月十五日就结束，后来拖到二十一日才闭幕。他们想驳我们又不好驳，想重新起草宣言又不大好写，现在发表的那个宣言不晓得是哪位先生重新写成的。我们这次大会在他们大会之前开幕是好的。他们有些东西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的，比如，关于少数民族问题，他们现在也不得不讲民族问题了，我们来了一个减租减息，他们就搞了不止一个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政策纲领。

第三，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

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十六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第四，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十七条：

第一条，外国大骂。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不是说几小块，也不是说统统占光，而是被他们占去几大块，他们要打内战“收复失地”。在十年内战时期，他们就曾经占去我们几大块，这次我们还要准备被他们再占去几大块。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

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军队，准备被搞掉二十五万，还有二十五万。这二十五万是什么？原来五十万是伸开的手掌，这二十五万是握紧的拳头，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第六条，爆发内战。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八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易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

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你九十年不承认，一百年不承认，将来到一百零一年，你就一定得承认。因为我们的政策正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散得最厉害的是一九二七年，还有散得多的是内战时期，有组织的党员只剩下三几万。在不好的情况下，党员中有一部分悲观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压散了，也无非就是这样，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中国革命是长期的，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二十四年了还没有胜利，还要搞下去，还要牺牲许多党员和军队。党内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的问题，不仅要对我们大会、中央、中央局，还要对区党委、地委这些领导机关都讲清楚。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

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足够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天灾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帮忙。最近得到报告，华北、华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今年我们边区没有收成，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要讲节省，从中央起都要讲节省，准备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华北、华中许多地方都要准备这一条。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有天灾经济是困难的，没有天灾经济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我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有的同志问：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怎么办呢？现在日本法西斯作战是寸土必争，看样子是不会撤的。但我们要把事情往坏一点想，即使长江流域的日军统统撤到华北，难道我们就呜呼哀哉了吗？中国抗战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横行不了多久了。敌人集中华北，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假如这件事出现了怎么办？我们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这些办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不要以为不会发生意见分歧，上述困难一来，许多情况出现，就可能产生党内意见的分歧，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如果我们准

备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没有准备，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中国革命是长期的，由于各种原因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他们还料不到我们的困难来得这样早，就是料得到也没有办法，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困难我讲了十七条，下面讲我们一定要胜利。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掉吧。党员中间的动摇分子，他们在革命热闹的时候来凑热闹，在困难的时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们开欢送会。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些经验很好。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二十四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三 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上面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现在讲第三个问题，关于党内思想政策问题，这里面又包括若干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

《解放日报》昨天发表了一篇苏联人华西里也夫写的文章，叫做《论科学的预见》。这篇文章我们很久以前就翻译过来了，

这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几个月写的，所以文内没有讲到关于这次大战的情况，但是可以从中看到对于这次大战也有预见。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比如，大城

市是一个大东西吧，国民党加帝国主义是大东西吧，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总叫国民党是“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我们也曾看错过，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于是产生轻敌观念、速胜论。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十个、八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就属于这种预见。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感觉不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农村，还是在关内。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

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只不过几十年。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到一九〇三年整整六十年，地球上的俄国才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叫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内出了一个派别，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然后全人类才找到新的方向。六十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普及，没有去实现，六十年以后，才产生了这样一个派别，后来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行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十一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三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四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一九〇三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

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〇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我们的同志过去不大想问题，这要怪过去的领导不提倡想问题。脑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这个器官专门做一项工作，就是“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这次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回到各个地方去，要告诉每个同志，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等等。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

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民主集中制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我跟他交谈过，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别的同志也赞成。我想可以叫做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放手”这两个字，还可以再斟酌一下，这是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党历来就讲民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我们党历来也是讲集中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集中得不恰当或者集中不够。民主要有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有很高程度的集中，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但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统一。

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

同志们！我们党是最公平的，最讲道理的，大多数的人是公平的，大多数的人也知道要集中，他们也要求集中。我们党

内的同志是有这个觉悟的，他们不会不懂得集中，也不会妨碍集中。当然，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也是有的，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批评它，指出这些思想是不好的。现在我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同志懂得高度集中的必要了。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我们的党员有意见要在组织里面讲，不许在组织外面讲，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还有在组织以外讲的，那是闲话，这也是事实。我不是提倡小广播，不是要大家在七大以后去大搞小广播，我是说小广播是存在的，哪一年也有一点，我们要去听，去收集材料。这些材料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正确的收集起来，错误的也收集起来，都把它当作原料。我们现在是开工厂，七大就是开政治工厂，我们中央也是开政治工厂，这个工厂没有原料怎么行呢？原料贫乏制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我们还要登广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登广告就是为了要收集原料，为了使我们的政治工厂的原料多一些，其中包括小广播这种原料在内。如果我们扩大民主，把小广播合法化，把“黑市”变成合法的，原料就会多起来。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被消灭，所以没有集中不行。但是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三）干部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性质，现在是一个农民问题，将来是一个全国人民的问题。从内战时期开始到今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农民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应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二十年至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现在如此，将来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关系问题。我们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问题，远的不说，就讲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提出的宗派主义倾向，就包括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些问题在内。这两个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个别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这个问题是从农业地区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因为我们长期活动在农业地区，因此是农业地区的长期的、普遍的问题，或者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了。白区工作也是这样，“钦差大臣”一到哪个区域，那里的工作就跟着垮台。这个痛苦大不大？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红军和苏区光了一大块，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质量更好，质量提高了。

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在内战时期是有一个路线问题，那末在抗战时期总没有一个路线问题了吧，可是这个问题还是发生。华中、华北我没有去过，在边区我就亲自见过，我也亲手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好。这个问题得出的教训深刻得很，因此值得提出来讲一下。一九三六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二十六军，后头是对待红二十七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军队里面也是一样，总是说地方对不起军队，提起这些事来，他们可以说出几十条。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服，但是很难说服，这个问题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没有系统地分析和系统地解决问题。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干会议我们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说服了同志们。高干会议以前，我们没有系统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说服同志们，这个责任在我们。经济问题也是一样，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干会议才系统地说明了。

现在高干会议已开过两年多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军民关系是不是彻底好了呢？我看还没有。在座的有许多是边区的军队同志与地方同志，我想大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做这样的

结论是有害的。说有很大的进步，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好，至少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努力才能解决。华北、华中、华南的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与地方的党和政府的关系，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也至少需要两三年的努力，并且要抓得很紧，才能解决。稍一抓得不紧就容易动摇，因为我们军队的同志两只耳朵经常听到的是地方对不起军队、老百姓对不起军队这些话。对这个问题，也要有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解决。在军队里头，有军事工作人员，有政治工作人员，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外来的，有本地的，都有一个同地方、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所以，军队的负责同志要下决心，首先是军分区的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团长以上各级负责同志要下决心，要看清楚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将来要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容易经常动摇的，决心是不容易下的，所以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经常说服我们的同志，一次说服不了，二次再说，要经常讲。要告诉大家应当怎样去做，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有许多事的确是地方也有不对的，如果不讲这一条，军队也不服气。但是，问题解决首先从哪里做起？首先应该从军队做起。军队又从哪里做起？首先从军区、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做起。要有坚定的原则，要多听地方同志的意见，因为地方同志的话你们很难听得到，他们也难得有机会讲。我就有这个经验，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什么陕北人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为什么陕北红军不编一个师？说什么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学问不好。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些都是闲话，对这些话我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

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说张国焘的学问比我好呢？就是因为批判张国焘路线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三八五旅的旅部打电报给留守兵团司令部反映这些情况。我说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张国焘路线了。那个张国焘路线好不好呢？我说当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他们从另一方面想，张国焘没有整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就整了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所以张国焘的学问就好，毛泽东的学问就不好。我是不是也承认了这一条呢？我承认了这一条，必须要承认这一条。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说我的学问比张国焘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这些原因，要解决问题。

我们军队的同志，老干部是主要的骨干，这里强调“主要的”三个字。在将来，再过二三年，抗战初期入党的干部，有些就要参加到骨干中来了。现在有许多力量是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抗战以后的干部领导的，这是好事，但是主要的骨干还是老干部。现在北伐时期的干部不到一千人，内战时期的干部不到两万人，时间越长老干部就越少，新干部就越多，这是自然规律，后面的要接上来。军队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的问题，我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已经讲到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老干部即抗战以前的干部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六中全会时我就讲过，老干部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这个估价是很高的，这个估价是反映了人民的意见，也是全党的估价。老布尔什维克是

领导的骨干，严格地说，我讲是重要的领导骨干。

所谓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军队与农民的关系。忽略了这一点是不行的，就要犯错误，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原则，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军队每到一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我们如何，地方党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他们都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要采取原谅的态度。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每一个军分区、每一个军区应该采取更严肃的态度。对自己要严格一些，这样才是对的，应该如此，也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现在我们的很多部门、很多机关，距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人民的军队呢？是，而且早已经是人民的军队了，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缺点，还需要加倍努力。

我们的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首先是我们军队的负责同志应该说明这个问题。没有系统的说明，下面的干部战士就不信服，他觉得你说的总是老一套。所以，我今天要讲清楚这一条。少奇同志、总司令已经讲了，要学会善于当骨干，就是说要善于当先生，要学会教授方法，这个教授方法要经常讲。要经常存一个心，就是总怕对不起地方，如果我们出了错误，就允许地方同志批评我们，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

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还多得很。

在干部问题上我还要简单补充几句，就是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各个方面军，各个军团，各个军队，都一样的光荣。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在解放区工作的同志，都一样的光荣。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党务工作、文化工作，从事这五大门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的光荣。不能说某些部分特别光荣，另外一部分就不光荣。过去我们有盲目性，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要承认各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光荣，对于各个部分都要加以照顾，不要有一点态度不好，欺负任何一个部分，看轻任何一个部分。在这方面，凡是过去搞得不对的都要承认错误。今天，当着大会代表们的面我再讲这样几句，就是凡是我們做的对不起人的事情，不论是我亲自做的还是别的同志做的，都应该承认错误，并且加以改正。军队的同志，地方的同志，凡是过去我们没有搞好的，估价不适当的，让你们怩了气的，我们都应该承认错误，修正错误。

还有技术干部，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漏掉了，今天补充一下。有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例如做通讯方面和经济方面带有技术性工作的干部，对做各种技术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军队里面的、政府里面的、党组织里面的，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承认他们有功劳，全党同志要看得起他们，过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后要搞好。

（四）整风、审干、锄奸问题

这次整风、审干、锄奸工作是有成绩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我是党校校长，整风在党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缺点与错误；第二部搞得比较好，进步了。以后整风要照第二部的办法，照这种进步的办法去办。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后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

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认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九条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九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

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

（五）准备转变问题

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比如，我们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这也要有准备，具体的步骤交给中央军委去办。各位同志回去后要告诉各个地方，就是要开始准备，这个问题朱总司令已经讲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一种精神准备。

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

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东北的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六）关于政治路线

我们大会给了我们一个检查全国工作的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就可以检查全国的各种工作。

关于政治路线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几句：在八年抗战中，就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某些地方、某些时间、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过错误的。我这里不讲错误的大、中、小，也不讲或者是路线的，或者是严重的原则的，或者是个别问题上的，所有这些错误都在内。第一、第二这两方面合起来就完全了，忽略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对的。

（七）关于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也可以照上面的方法来讲，

就是就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时间、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错误的。这个“某些”究竟是指哪些，今天说不清楚，还要大家研究。

（八）我们党能不能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这个问题我想要看情况来决定，或者能领导，或者不能领导，有时候能领导，有时候不能领导。比如对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希特勒就不能领导，又如对汪精卫就不能领导，他们要打倒我们，你还能去领导他们？对蒋介石来说也要按情况来决定，他在抗战初期有过进步，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将了他的军，那也是对。这是叫领导还是叫影响呢？我说这是叫影响，我们对于他有了影响。但是后来他就闹别扭，开了一个五中全会，要消灭我们，这就不能说是我们去领导他。所以，要看情况来决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我们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共同领导”这个提法怎么样？我说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比如现在的旧金山会议，哪个会出来说我领导你们，谁也不会讲这句话，还不是说五大国共同领导。克里米亚

会议也是三大国共同领导。所以不在话怎样说，而是要看怎样做，领导者怎样领导。从前同孙中山合作时，我们说在孙中山领导之下，其实是共同领导。抗战初期，我们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个话错了没有呢？我说没有错。因为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中国当时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是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于不讲了，改为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把他那个政府改组一下。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但是，过去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问题就在这里。

（九）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

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十）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

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他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十一月份。

这里还要讲一个党外合作的问题。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十一）党性与个性问题

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

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

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整风中有党性，也有个性；生产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军事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政府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

（十二）理论工作问题

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

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我们还应经常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外国党的宣言、纲领一类文章，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十三）实事求是问题

第一，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第二，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即刘少奇。

〔2〕 指朱德。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对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

(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通过)

大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并认为必须将报告所提出的任务，在全党的实际工作中予以实现。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 选举问题^{*}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

毛 泽 东

一、今天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同志们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三十四名；他们也参加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末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会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在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之后，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团说，希望注意选举，要选能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到中央来。这个方针，主席团已经提出过了，我在这里也代表主席团做过报告，各个代表团也讨论酝酿了好几天，昨天同志们选正式中央委员就是按照这个方针选举的。那末，为什么这位同志在昨天选举之后还要提出这个意见呢？他的意思是说，有些候选人并不知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若干缺点和错误，但是在长时期中证明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我们不要因为他不知名甚至有若干缺点错误而不选他。我认为这位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二、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同志得了二百零四票，不足半数，没有当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几句话。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1〕}，那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却是他的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2〕}、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

“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3]，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

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即朱德。

〔2〕 即张闻天。

〔3〕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病未能参加会议。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和二十二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谈到对待党的批评和自己的错误应采取严肃态度。信中说：“党严肃的检讨过去历史问题，每个个人也应严肃的对待自己。”“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的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无可奈何的。假若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康健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病中脑力不济，思路前后不连续，故写得零乱。是否妥当，尚乞指示。”这两封信毛泽东曾批示印发七大代表。

中国共产党党章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收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反对任何唯心主义的或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除了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外，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由于现时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主分子，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并由于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有国内外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是：对内，组织与团结中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界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同自己

一道，对外，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为解除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侵略，为肃清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的压迫，为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民主主义联邦共和国而奋斗，为实现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而奋斗。

在将来阶段，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又是一个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并且还不统一的国家，一方面，人民大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群众有英勇斗争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革命道路上的阻力特别强大，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并由此产生了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在极长时期内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革命在主要城市胜利以前强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之重要性，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十分勇敢，十分有经验，十分机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根据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放手动员与组织千百万群众，战胜一切艰难，绕过一切暗礁，以奔赴自己的目标，并不断锻炼自己的队伍。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及革命的国家组织之中坚。中国共产党对于从内部或外部来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破坏各革命阶级联盟、以及破坏其他革命事业的一切活动，必须进行严正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队伍内部，不能容许右的及“左”的机会主义存在。中国共产党必须用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对待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冒险主义者，并将其中坚持

错误的人清除出党，以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为实现他们的需要而斗争。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决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同时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众，启发与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警戒自己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性，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内部的尾巴主义、命令主义、关门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

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

中国共产党要求自己的每一个党员，积极地自我牺牲地进行工作，以实现党的纲领和党的一切决议，达到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

第一章 党 员

第一条 凡承认本党纲领和党章、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第二条 凡党员均有下列义务：

（一）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二）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三）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

（四）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和革命组织的纪律，精通自己的业务，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

第三条 凡党员均有下列权利：

（一）在党的会议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

（二）党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

（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

第四条 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依照下列规定，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方能认为有效：

（甲）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乙）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有正

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一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区委或相当于区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一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甲乙两项所规定之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的候补期，在革命新发展地区，得由党的中央、中央代表机关或省委、边区党委规定临时办法变通办理之。

（丙）除甲乙两项所举各种成分以外之其他社会成分的人入党，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市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并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丁）凡脱离其他政党加入本党者，如系其他政党之普通党员，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之党委的批准；如系其他政党之负责人员，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其中须有一人为五年以上党龄之党员，经过党的支部大会的决定，经过省委或相当于省委之党委的批准（如系其他政党之重要负责人员，则须经中央批准）。以上均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第五条 在特殊情形下，县委以上之党委及相当于县委之党委，有权直接决定个别地接收新党员。

第六条 介绍人对被介绍人的思想、品质、经历，须真实地向党作负责的介绍，并须在介绍前，向被介绍人说明党章及党的纲领与政策。

党委在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前，须指定党的工作人员与之进行详细的谈话，并须经过负责的审查。

第七条 候补党员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在工作中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

候补党员的义务和权利，除无选举权、被选举权与表决权

外，与正式党员同。

第八条 候补党员候补期满，转为正式党员时，须经支部大会的决定，及原批准入党之上级党委或相当的上级党委的批准。

候补党员的候补期限，所属党委得决定延长或缩短之。

候补党员经过候补期间考察后，被认为不能入党者，得取消其候补党员资格。

第九条 党员的党龄，由候补党员决定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

第十条 党员及候补党员由这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的工作地区时，即作为后一个组织的党员或候补党员。

第十一条 党员及候补党员请求脱党者，须向党的支部正式申请，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告上级党委备案。

第十二条 凡党员及候补党员，没有正当理由，在六个月内不参加党的生活，不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又不缴纳党费者，即认为自行脱党，由党的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告上级党委批准。

第十三条 开除党员或候补党员的党籍，须经该党员或候补党员所属之支部党员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并须经上级党委的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支部以上之各级党委，在特殊情况下，均得决定开除党员及候补党员的党籍，但均须经上级党委之批准，方能认为有效。

第二章 党的组织机构

第十四条 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其基本条件如下：

（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

(二)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

(三) 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

(四) 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

第十五条 党的组织，是按照地区或按照生产部门为标准建设起来的。

在某一个地区内，管理全区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该地区内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

在某一个生产部门内，管理全部门党的工作的组织，对于该部门的各个部分党的组织来说，是上级机关。

第十六条 党的组织系统如下：

(一) 在全中国，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

(二) 在省、边区、地方，是党的省代表大会，边区代表大会，地方代表大会，省委员会，边区委员会，地方委员会，省代表会议，边区代表会议，地方代表会议。

(三) 在县，是党的县代表大会，县委员会，县代表会议。

(四) 在城市，是党的市代表大会，市委员会，市代表会议。

(五) 在城市中或乡村中的区，是党的区代表大会（或区全体党员大会），区委员会，区代表会议。

(六) 在每一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和学校，是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支部代表会议。

第十七条 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在支部——是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县、市、地方、边区、省——是代表大会，在全党——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各级大会闭会时期，由各级大会所选出之党的各级委员会，即为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

第十八条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凡能进行选举的地方，均须由选举产生之。仅由于环境或条件的限制，不能召开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时，方得召集代表会议选举之，或由上级组织指定之。

第十九条 选举党的各级委员会，须按候选人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并保障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

第二十条 各级党的组织，为了传达与讨论上级组织的重要决定及为了检查工作与布置工作，得召集各种干部会议及活动分子会议。

第二十一条 党的政策及各种问题，在未经决定以前，每个党员在党的组织内及党的会议上，均可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一经决议以后，即须服从，并须无条件地执行。

第二十二条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才能建立与巩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但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第二十三条 为了保证党内民主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进行，而不致在紧急情况下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被可能的暗害分子、反党分子及企图进行小组织活动的人们利用党内民主来进行损害党、分裂党的活动，以及不致被极少数人利用党内极大多数人思想上一时没有准备的状态来达到自己的企图起见，凡关于全国范围或地方范围内的党的政策问题之全般的广泛的检讨与辩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

在时间上允许，即在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二）有党中央或党的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或（三）有过半数之下级组织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

第二十四条 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和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

第二十五条 凡关于全国性质的问题，在中央没有发布意见和决定以前，各部分和各地方党的组织及党的负责人，除自行讨论及向中央建议外，均不得自由发布意见和决定。凡关于地方性质的问题，党的地方组织有自主决定之权；但不得和中央及上级的决定相抵触。

第二十六条 凡新成立之党的组织，须经所属之上级机关批准。

第二十七条 为便于指导各地方党的工作，中央委员会按情况之需要，在数省或几个边区范围内，得成立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并对中央负责。此种中央代表机关，在情况不需要时，得撤销或合并之。

第二十八条 为分别进行各项实际工作，在党的各级委员会内，按照工作需要，得设立管理党务的、宣传教育的、军事的、经济的、民众运动的各种部门或委员会，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别进行各项工作。

为进行某项临时的、特殊的工作，各级党委得设立临时的工作委员会或部门。

第三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二十九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并召集之。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延期或提前召集。

如有代表半数党员以上之党的地方组织要求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央委员会必须召集之。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必须有代表过半数的党员之代表出席时，方能认为有效。

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数额及选举方法，由中央决定之。

第三十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一）听取、讨论和批准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其他机关的报告。

（二）决定和修改党的纲领与党章。

（三）决定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一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员额，由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并选举之。中央委员出缺，由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之。

第三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代表本党与其他政党和团体发生关系，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指导其活动，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

第三十三条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每半年召集一次，但中央政治局得按情况延期或提前召集之。候补中央委员出席全会，有发言权。

第三十四条 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

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

第三十五条 在前后两届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得召集各地方党委代表举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若干次，讨论并

决定当前的党的政策问题。

第三十六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由各省委、边区党委及中央直属之其他各党委的全体委员会议上选举之。代表数额，由中央规定。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须有全国半数以上的省委及边区党委的代表出席。

第三十七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有权撤换个别不能履行自己责任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并有权补选部分候补中央委员。但每次撤换之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或补选之候补中央委员的数额，均不得超过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五分之一。

第三十八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撤换与补选之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发生效力。

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之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一切党的组织，都必须执行。

第四章 党的省及边区之组织

第三十九条 党的省或边区代表大会，省委或边区党委，均受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之领导。

第四十条 省或边区代表大会，由省委或边区党委每二年召集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省委或边区党委，得延期或提前召集。如有该省或该边区半数以上的下级组织之要求，或有中央、中央代表机关的提议，省委或边区党委必须召集之。

出席省或边区代表大会之代表数额及选举方法，由省委或边区党委决定，中央或中央代表机关批准。

第四十一条 省或边区代表大会，听取、讨论和批准省委

或边区党委的报告及省或边区其他机关的报告，讨论和决定本省或本边区的各种问题与各种工作，选举党的省委员会或边区委员会以及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之代表。

第四十二条 由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全体会议，选举省委或边区党委的常务委员会及正副书记，进行经常工作。省委或边区党委的书记和常委，须经中央批准。书记须有五年以上党龄的党员充任。

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二次。

第四十三条 省委或边区党委，在本省或边区范围内，执行代表大会及中央机关的决议，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分配党的人力和财力，指导党外各种非党组织中党组的工作。

第四十四条 在前后两届省或边区代表大会期间，省委或边区党委得召集各地委、县委及其他直属党委的代表，举行省或边区代表会议若干次，讨论并决定该省或该边区范围内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

省或边区代表会议，有撤换与补选部分省委或边区党委委员之权；但其数额均不得超过该委员会总数的四分之一。

第四十五条 省或边区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及撤换与补选之委员，须经省或边区委员会批准后，方能发生效力。

第五章 党的地方、县、市及区之组织

第四十六条 党之在一个地方、一个县、一个城市、一个区的组织和工作规则，相同于前章党之在一个省或一个边区的组织和工作规则。各属于各该上级组织之领导。

第四十七条 党的地方、县、市及区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在两届代表大会之间，均得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

第四十八条 地委、县委之全体会议，至少每年召开四

次。市委、区委之全体会议，至少每一个月召开一次。

地委、县委、市委、区委之委员及正副书记，均须经各该上级组织之批准。地委、县委、市委书记，须有三年以上党龄之党员充任。区委书记，须有一年以上党龄之党员充任。在革命新发展地区，此项党龄规定得变通办理，但须得到省委或边区党委之批准。

第六章 党的基础组织

第四十九条 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

在每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学校等等之内，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的支部组织。凡有党员不到三人者，则加入邻近之党的支部组织。

党的支部组织，须经县委或市委之批准。

第五十条 凡在党员数量比较多的处所，在党的支部委员会之下，得按自然的、居住的或工作的情况，划分小组。每组选举组长一人，必要时再选举副组长一人。

凡有党员和候补党员超过五十人之乡村，或超过一百人之工厂、机关和学校，得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分支部。分支部享有普通支部的权利。

第五十一条 凡有党员及候补党员超过五百人以上之大乡镇、大工厂、机关和学校，得省委或边区党委之允许，得选举党的乡镇、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委员会之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党的支部。

第五十二条 支部必须使人民群众与党密切结合起来。

支部的任务是：

（一）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

（二）经常注意并向上级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人民群众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

（三）吸收新党员，征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

（四）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

第五十三条 由支部全体党员大会选举支部委员会，以进行经常工作。任期半年至一年。支部委员会人数之多少，由支部之大小来决定，最少者三人，最多者十一人。由委员会选举书记一人，必要时得再选举副书记一人。其他委员的分工，由委员会按照实际需要决定之。

在七个党员以下的支部，只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或正副书记各一人，不设支委。

第七章 党的地下组织

第五十四条 凡本党不能合法存在与活动的地区之党的地下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由中央根据党章通过特别的决议规定之。本党章各条所规定之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凡不适用于党的地下组织者，均得变通办理之。

第五十五条 党的地下组织，在接收党员时，须经更慎重的考察。新党员入党时，只履行在秘密环境下所能允许的手续。

第八章 党的监察机关

第五十六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之，

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之。

第五十八条 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

第五十九条 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

第九章 党外组织中的党组

第六十条 在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凡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组。党组的任务，是在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

第六十一条 党组设书记一人，党员人数超过十人之党组，设党组干事会，担负经常工作。党组干事会及书记，由所属党委指定之。

第六十二条 各级非党组织中之党组，服从各该级党的委员会之领导，并执行其决议。各级党委的会议，得吸收重要党组的负责人参加。

第十章 奖励与处分

第六十三条 凡在工作中，表现自己是完全忠于党与人民的事业，是遵守党和革命政府纪律的模范，在实现党的纲领、党的政策和中央及上级组织的决议中富于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取得人民群众真诚拥护的党员与党的组织，得给予奖励。

第六十四条 凡不执行中央和上级组织的决议，及违反党章、党纪者，各级党的组织，按照具体情况，得以下列方法给

予处分：

（一）对于整个组织的处分是：指责；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撤销其领导机关并指定其临时的领导机关；解散整个组织，并进行党员的重新登记。

（二）对于党员个人的处分是：当面的劝告或警告；当众的劝告或警告；撤销工作；留党察看；开除党籍。

第六十五条 党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如有严重地破坏党纪的行为，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其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直至开除其党籍，但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央委员的赞成，方能认为有效。

第六十六条 对党的组织及党员个人给予处分，须将处分的理由通知被处分者。凡被处分后不服者，均可进行辩护，并可要求复议及向上级机关申诉。各级党委对于任何党员的申诉书，须迅速转递，不得扣压。

第六十七条 开除党籍，是党内的最高处分。各级党的组织，在决定和批准关于党员党籍问题时，应保持高度的慎重，仔细听取本人的申诉和分析其犯错误时的情况。

第六十八条 党对党员一切奖励与处分的积极目的，是教育党员与人民群众，并教育受奖励者与受处分者本人；既不是提倡党内之风头主义，也不是实行党内的惩办主义。党对成绩优异的同志给予奖励，是为着建立党内的优良作风，确立党员的模范标准。党对犯错误同志给予批评或处分，是为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第十一章 经 费

第六十九条 党的经费，由党员缴纳的党费、党所经营的各种生产和企业的收入与党外捐助等方法筹集之。

第七十条 各地党员及候补党员应缴党费数额，由各省、边区党委或其他相当的党委规定实行之。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关于以“七大”名义召开中国革命 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大会决定在大会闭幕后，在延安召开扩大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以纪念三个革命时期死难的人民与党的烈士。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附：中共“七大”代表暨延安人民代表 对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的祭文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及延安人民代表致祭革命先烈之灵，并为文以告之：

为中国人民革命而死难的先烈们！你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

子孙，你们痛恨中国的衰弱，痛恨中国的黑暗，痛恨中国的落后，你们挺身起来，站在全体人民的前列，和侵略者战斗，和暴君战斗，和吃人的制度战斗，用了你们的心，尽了你们的力，流了你们的血，任何反革命的残暴武力挫折不了你们为民族、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意志，任何反革命的利禄诱惑，打动不了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心，你们永远向历史的前面看，冒着枪林弹雨，鞭扑屠杀，前仆后继，唤起人民的自我觉醒，引导中国历史走向光明。你们做了杀身成仁与劳瘁丧身的民众英雄，你们是永远不朽的了。革命的先烈们！由于敌人的强大，及其无比的野蛮，你们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你们所受的苦难是人类历史上空古未有的，你们的苦难是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苦难；你们在这种极端苦难中的战斗英雄主义，同样是人类历史上所罕有的，你们的英雄主义是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主义。正是我们中国有无数像你们这样的人作了中国人民的前驱，和人民在一起，不顾一切地进行排山倒海和翻天覆地的人民解放事业，中国才产生希望，中国才能得救，伟大的中国才能成就它的伟大。没有这样的人民前驱，中国就将不免于灭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就将永远成为奴隶。你们虽然牺牲了，但经过你们的手，经过你们的智慧，却已锻炼出了一个更壮大更有力的队伍。你们已尽了你们伟大的责任，你们还没有完成的一切事业，就是要由我们生者来担承。我们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先烈们：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在我们伟大的人民舵手毛泽东同志指导下，经过全体共产党员和一切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努力，已创造了百年来没有过的局面，步步地向着胜利的方向前进。我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及延安人民代表将和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及党外广大群众一道，以不屈不挠的钢铁般的意志，为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全国人民提出的中国大宪章

——《论联合政府》——的实现而斗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大宪章，正是先烈们的鲜血在思想上政治上所凝成的结晶，是反映了先烈们的意志，是全体中国人民目前奋斗的总路线和总目标，只有实现这个中国大宪章，才能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国家。革命的先烈们！我们虽然已更接近着胜利，可是我们的敌人也还是强大的，我们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有十二万分坚定的信心，率领全体人民，排除万难，绕过暗礁，战胜中国民族、人民的仇敌，来实现你们一切的希望，创造出一个真正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使新中国的大旗骄傲地飘扬于地球上。革命的先烈们！愿你们安息吧！你们的事业已深印在人民的心中，你们的牺牲流血已有结果。你们光荣的名字是在照耀着我们，你们的英雄主义是在激励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像你们一样奋不顾身，继续踏着你们的血迹前进。我们相信，不管任何反革命的势力，最后都将被中国人民革命的力量打成粉碎，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战斗必将取得全部的胜利！

中国人民的解放万岁

中国革命烈士的英名万岁！

根据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解放日报》
刊印。

愚公移山^{*}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毛 泽 东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1〕}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

*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

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军事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了。自四月二十三日起至六月十一日止，大会历时五十天。代表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五百四十七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位候补代表，聚集在自己所手创的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根据地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共开大会二十二次，八个代表团会议及许多小组会议多次，详尽的听取和讨论了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及党章条文，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决议案和新的党章，郑重的民主的以无记名投票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四十四位中央委员和三十三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了新的全国领导机关。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七次大会的举行，正当中国人民处在新的历史变化关头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败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的胜利，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亦已胜利在望，世界和中国走向光明进步的总趋势，已经确切无疑的决定了；但是，日寇还有力量，世界上还存在着强大的反动势力，中国还是不团结的，中国人民仍然是被分裂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于是放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明显的两个前途，一个是光明的前途，一个是黑暗的前途。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中国的各阶级都对于时局表示自己重大的关心。最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举行了自己的全国大会，这决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

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因而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这个历史关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其第一个历史的标志，就是全体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指出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两条路线的存在，这两条路线，就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与中国人民觉醒与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国民党内主要统治集团，因为坚持反人民的路线，它的力量大为削弱了，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反之，中国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因为坚持了人民战争的路线，它的力量大为增强了，成了全国抗战的重心和主力军。

中国人民，对于这一种情形，应当怎么办呢？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力量用于积极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的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依靠国民党。消灭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权利。任何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这种神圣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中国人民在其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

对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集团的反动路线，可以有两种态度。或者采取上述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种态度，或者采取另一种态度，即是替它捧场的态度，替它涂脂搽粉的态

度，对它一切服从一切依靠的态度，不放手扩大人民军队的态度，对反动派的无理进攻不站在自卫立场上于劝说无效之后坚决给以反击的态度。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这两种态度，是正确的人民路线与不正确的反人民路线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人民的民主解放，光光坚持正确的领导路线，反对反动的反人民的领导路线，还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力量的，有巨大的革命队伍，这个队伍包括各阶层的人民，即是一、产业工人手工工人与雇农，二、农民，三、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这三种人民都在团结之列，非如此，便不利于战胜民族敌人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但是这三种人民之中，最众多的就是农民，它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农民，这是革命队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革命以来三次革命战争的经验证明：如果革命运动没有与农民结合起来，那末，哪怕有其他人民群众的参加，革命队伍是没有力量的，是可以轰轰烈烈一时而不能持久的，是在敌人一个或几个严重打击之下就要垮台的；反之，如果革命运动与农民结合起来了，那就成了任何反动派所不能摧毁的力量，就有了粮食，有了军队，有了根据地，有了向前发展的立脚点，就可以在长期斗争中不断增大革命的队伍，吸引其他阶层的人民来参加革命斗争。要打败日寇及其走狗，我们只应该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再三再四地强调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农民是工人的前身，工业的市场，军队的来源，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础，和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主要基础。毛泽东同志号召广大的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克服自己以城市观点去观察农村的错误现象，把自己与农民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

而使自己获得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对于农民的这两种态度，又是人民路线与反人民路线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区别之一。

抗日运动与农民结合了，民主运动与农民结合了，这些运动才找到了基本队伍，才有力量。但是光有农民和其他部分的人民群众，还不足以致富强。要富强，就要城市，就要工人。放在我们眼前的，将有从乡村工作到城市工作的转变，将有从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转变，这些转变，必须依靠工人及其他广大城市人民的援助。只有展开了广大的工人运动与城市人民民主运动，中国人民才有巩固的基础，来争取新民主主义在全中国的实现。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的路线。毛泽东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详细规定了中国人民的战斗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宪章，其重要性不待指出就可明白。为了实现这个纲领，实现这个宪章，就一定要实行中国人民的路线。实行这条路线，主要决定于两个问题，即是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于农民的态度。实行这条路线，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态度，那末，不管还有多少反动派的阻碍，不管中途还有多少波折，中国人民就会有光明的前途。不实行这条路线，对于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采取不正确的态度，不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错误路线进行必要的斗争，或者对反动势力的回击超过了自卫的立场，对于农民采取不正确的态度，或者不要农民，不去为实现农民的民主民生要求而斗争，或者以城市观点去观察农村，因而脱离农民，孤立起来，那

末，人民的队伍会被打散，中国人民还有被拖上黑暗的前途的可能。再则，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纲领，还必须发展工人运动与城市人民运动，把这个运动提到很高的地位。没有工人运动与城市人民运动的发展，没有城市，不学会很好管理城市，管理工业，仅仅停止在乡村，满足于乡村，就没有办法从城市中消灭日寇，就没有办法把争取新中国的基础巩固起来。

七大的第二个历史标志，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学说和十七年武装斗争的经验，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这是朱德同志军事报告中的主要部分。八路军新四军这支人民军队，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亲手抚育起来的。这支军队，没有城市作依靠而依靠乡村，没有国家政权作依靠而依靠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农村根据地，这样进行了十七年的长期战争，经常以弱敌强，以寡敌众，而能取得胜利。这种战争，就在世界上也是很少前例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敌人是强大的，大城市在敌人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能不能组织自己的军队，维持自己的军队，并且能不能以弱胜强以寡胜众呢？如果可能的话，怎么才会可能呢？朱德同志的报告，不但原则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在兵役、养兵、带兵、练兵、用兵、政治工作、指挥、后方勤务、民兵等等具体问题上做了答复。我们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彻头彻尾的与旧军队不同，彻头彻尾是人民的军队，彻头彻尾的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任何军队，只要他的领导者愿意照八路军新四军的样子做，他就能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神奇奥妙，因为“成千成万的军队，成千成万带枪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人民，其中最大多数是农民”。这个道理一经指出之后，人民军队的发展就开辟了无限宽广的前途，把二三百万旧军队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就成为可能的和应当的事业。对于八路军新四

军来说，今后遵循大会的方针，继续前进，就有把握与人民更加亲密结合，成为更完善的常胜的人民军队，打败日寇及其走狗，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

大会的第三个历史标志，就是新的党章的制定，这意味着党内生活和党与群众的关系，已经而且将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有长足的进步。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就是我党组织路线的总结与发挥。国民党六次大会的特点之一，是在国民党内建立了公开的个人的独裁；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正在竭力设法把国民党进一步法西斯化。而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则正与它作了鲜明的对照。在中国共产党新的党章上，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义务中的第三项是：“为人民服务，巩固与群众的联系，及时反映群众的需要和要求，向非党群众解释党的政策。”权利中的第四项是：“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人民，只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共产党员，首先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才是人民的领导者，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员如果依照教条或狭隘经验，站在人民头上，强迫人民依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进行解放斗争，那怕这种主观愿望、这种动机是为人民的，结果是办不通的，人民是不要这种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的。但是，如果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学生与勤务员，虚心向人民学习，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站在人民之中，做人民的模范，与人民一起坚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那末，人民就非要这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可，因为如果没有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共产党作为领导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党章上关于党员义务的第三项规定，保证中国共

产党永远排除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对人民的错误态度，那种态度实际上与剥削者对人民的态度有共同之点，即是脱离人民。

党内生活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亦是如此。党是依靠党员去进行实际工作的，与领导机关对比起来说，党员是党的主体，领导机关是由党员委托来为党员服务的，是党员用来集中意志、指导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就不能战胜强敌，所以选出自己的领导机关，信托它的领导，并且自愿遵守严格的纪律，服从领导机关所定出的纲领、章程和决议。这是一个方面，这说明了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领导机关要领导得好，必须对于遵守党的纲领、章程和决议的广大党员，发展他们的自动性、创造性，时常听取党员的批评和意见；在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上级机关不能专门责备下级，而应当首先听取下级对自己的批评，进行对自己的批评，然后来帮助下级检讨自己的缺点与错误。这就是在集中指导之下的民主。这种民主集中制，我党向来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全党曾有几个短时期做得不够与不好，现在若干地方组织也在有些时候做得不够与不好，有的对发展党内民主做得不好，有的对坚持集中制做得不好。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所规定的党员权利第四条，乃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党内的高度的民主，新的党章同时把学习与服从纪律规定为党员的义务，以保证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相结合，将是今后党内生活的特征，这对于我党更进一步的团结与进步，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大会最后一个历史标志，而且是最重要的历史标志，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被全党一致承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我党一

切工作的指针。新的党章，在其总纲中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个总纲，又用极其简洁的词句，叙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经过了二十四年三次革命战争的考验，我们党创造了这个完全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找到了它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同志，这是中国人民伟大无比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人口取得了决定胜利的历史标志。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全体党员所公认的领袖，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领袖，这就十倍百倍加强了党的团结，这就标志了党已经成熟，标志了它是将要胜利的党。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知道只要跟着他一路前进就一定会胜利，就会达到百余年来无数先烈抛头流血以求实现的目标，这就十倍百倍增强了人民的解放意志与胜利信心，十倍百倍增强了人民的力量。这就最后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分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卑鄙阴谋。这就保证人民解放胜利的到来，而且加速这个胜利的到来，日寇及其在中国的同盟者将只有死亡一条路。

大会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在中央委员会之内，包括了经过考验的、对各方面工作有经验的、在人民中有极大威信的、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们。大会选举的过程，经过了毛泽东同志对于选举方针的指示，自由提名单，介绍，讨论，预选，正式选举的过程，充分表现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党内高度民主高度集中的生动活泼的生活。经过每个代表郑重讨论和以无记名投票选出来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乃是我党历史上最完善的一届中央委员会，它一定能够保证大会路线的完满实现。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准备胜利的大会。这个大会已经闭幕了。大会的代表将要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上去。我们的代表们，是带着巨大的喜悦但也是极其严肃的心情回到自己岗位上去的。中国民族敌人的被消灭与中国人民解放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了，但是前途还有重重困难，重重险阻，另一方面，我们不懂得的东西还多，还要好好学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才能称得上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毛泽东同志说：“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的，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中国建设起来。”我们七百多位大会代表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党的伟大领袖的话，并且一定会在工作中把他的意志实现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党的伟大的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消灭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根据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刊印。

军委关于行动方针问题 给王震、王首道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1〕}：

此次作战虽有牺牲，亦有胜利，你们数月来在湘鄂边行动是有成绩的。惟王陵基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地小，已处被动。今后方针，不外（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如取第二项方针，又有（一）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二）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南进，留小部配合张体学创造湘鄂边区，等候张启龙、文年生等。南进时之目的地又有两项：（一）以三个月左右时间一直进至湘粤边，在赣州、韶州、梧州、桂林、衡州五点之间创造游击区及根据地，与广东部队靠拢打成一片，启龙、年生等亦以八个月左右时间进至同一地区，建立南方局面，并准备被隔断；（二）你们进至衡宝地区创立根据地，张启龙率九旅后续亦进至此区，而以文旅进至湘粤边与广东打通，亦须准备被隔断。以上各项方针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考虑电复，以便决定。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南洋战区由英国负责，美军不打广东，故日寇放弃南宁，缩短防线，巩固粤汉，并东攻三南^{〔2〕}、河源。美军由欧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望根据此种前途考虑见复。

军 委

已删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指郑位三、李先念。

〔2〕 指江西南部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三县。

中共中央关于华南战略方针和工作 部署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

广东区党委：

一、“七大”已闭幕，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朱^{〔1〕}总司令《论解放区战场》两报告广播，想已收到，望发动广泛讨论，并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二、对日战争，今年尚不能达最后决战阶段，明年可能有大变化。华南形势，因英、美划分作战地区，美国将不在华南登陆，英军逐步东移亦需时日，故日寇目前行动似在缩短广西阵线，转向粤、赣边扩大战场，还不能估计其已有从华南撤退之迹象。

三、国民党“六大”开后，专门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但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

四、美国政府目前政策是扶蒋^{〔2〕}抗日反共，但日如寻蒋决战，蒋尚有再败可能。英、美在华南矛盾甚大，苏联对华赞成《论联合政府》，主张声援民主运动，英、美及蒋不能对苏无顾虑。

五、因此，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

六、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中央即将电令现在湘、鄂、赣边区之王震部队，沿粤汉路经衡阳、宝庆间，直向湘、粤、赣、桂边区发展。另由延安派出五千人部队，由文年生率领，沿平汉、粤汉路南下，向湘、粤、赣、桂边地区前进，并负责护送“七大”广东代表及二百名军政干部给你们，计时七至八个月可到，以配合你们创造南方局面，成为制止内战之一翼。

七、为实现此战略方针，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现在小北江支队及紫金支队，亦应继续向北发展，以扩张左右两翼。

八、区党委会议，除决定上述战略方针及在此方针下的各种工作外，还应着重讨论在国民党区的农村散布生活在群众中的武装工作队的工作、国民党军队工作（顽军以破坏为目的，友军以统战交友便于将来改造为目的，有愿入党的重要分子，可发展为极秘密党员）及伪军工作。

九、区党委委员应包括东江、珠江、中区三纵队及南路、北江各负责同志，并推出区党委书记名单，速电告，以便中央核准。

十、琼崖不划入广东区党委管辖，你们及南路有无办法送电台及人给琼崖，望与云涌商复。你们电收之中央各项公开文件，云涌如不便带回，必须使其择要，多看数遍，以便回去传达。

十一、南路及闽西南报告俟收齐后另复。

十二、执行情形望告，并将政权工作及政策实施情形分类电告。

中 央

已铤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指朱德。

〔2〕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大后方工作方针 给王若飞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

若飞：

甲、五月三十日来电，一般估计和方针是对的。但有下列两点须加修正：一点是美国政府目前政策，确是扶蒋^{〔1〕}抗日反共，其错误在认为蒋可以打败日本，统一中国，但结果会与其希望相反，日蒋如决战，蒋必再败；日如撤退，蒋必内战，统一无望。美只有扶助中国民主力量，才能战胜日寇，制止内战，取得战后和平。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必须一致起来，批评美国错误政策的必然结果，反对美国专门援蒋助长内战的危险，促使美国觉悟，而不是预言美国不会助蒋内战与必会联合中共。须知美国现行政策，是确定了的，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我们反对内战，同时也要表示我们不怕内战，以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对我之信心。

乙、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此外，敌人打败他，国际干涉他，都不归我管。因此，我们除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并派兵建立华南战略根据地外，在大后方，应着重农村武装斗争之积极准备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第一项可依各地情况，以散布在群众中的武装工

^{*} 这个指示是周恩来起草的。

作队方式行之。第二项对进攻我的顽军，以破坏为目的；对友军，以统战交友为目的。中央在“七大”后，拟为大后方准备这两项工作的干部，训练后陆续派出。你在布置工作时，希望着眼此点，多作准备，但须十分机密，勿与办事处及报馆公开工作发生任何联系。

中 央
已 篠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极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极其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同志在其政治报告中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规定和说明，为大会所一致通过了。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说：“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一切设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而使之获得发展。”中国的革命性质，规定了中国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的规律。企图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跳过这个阶段，一直发展到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或者不敢正面提出要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些论调，看来似乎很“革命”，而实际上却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怕资本主义，而且提倡它的发展，因为“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与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因此，毛泽东同志

提出下列许多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作为当前中国人民所要争取其实现的具体纲领的组成部分，这些要求是：“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与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与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这五条要求，以及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企业与财产，农村改革的要求，与其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要求，都是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没有害处，用不着防止这种害处，也不是说，在将来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只有资本主义这一种经济形式。

资本主义，有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有垄断独占、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这两种资本主义，必须严格的分别开来。前一种，是有进步意义的，是会促进社会发展的。在全世界的范围来说，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已经不占主要地位，而且没有第一等的意义，它已经让位给垄断的资本主义，而垄断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帝国主义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在许多农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自由资本主义还有它发展的宽广的可能性与必要，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我们所要发展和必须发展的，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

后一种资本主义，即垄断的、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它的害处，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非常明显，它成了现代人类灾祸的源泉。这一回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资本主义起了国际性的普遍性的分化，一部分与封建残余结合起来，成为德日意的法西斯主义，一部分顽固派，采取亲法西斯的路线，其代表是英国的张伯伦和美国的孤立派，第三部分则在反

对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上，表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同时对于别的问题，例如殖民地问题，仍保持其帝国主义的反动立场。在我国，因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种垄断的、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表现为与大地主结合的大买办大银行的官僚资本，这种官僚资本在抗日战争中亦起了分化，一部分跟着汪逆精卫去侍奉日本侵略者，另一部分则由不抵抗变为抗日，在一个短时期中曾经比较积极的抗日，后来就变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其主要的作用已经不是进步的，而是阻碍抗日人民的发动与统一了，它的存在，成为民生憔悴、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原因，它的法西斯的性质也极其明显了。这种资本主义，如果让其在中国存在，则自由资本主义要遭受致命的摧残，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发展了。

对于这两种资本主义，我们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很明白的。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此即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此阶段上，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与停止这种破坏，保证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

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有益于国民生计而不是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才是我们所要发展的，可能发展的，而且必需发展的。

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下，并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之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只包括这种有利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而且还包括其他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这种经济的组成部分说：“按照孙先生的原则与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与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而一定要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另一处，毛泽东同志又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除了有利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作为其一个组成部分以外，还有两个组成部分，即是国家经营的经济，和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与合作社经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有三个组成部分，就比旧式的资本主义经济要高明得多。首先，重要产业的生产不会是无政府的，也不会因绌于资本而无力举办，这样，经济上就会有高速度的发展，使中国很快跻于富强国家之列。再则，劳动人民不会因为只有两只空手而实际上成为工钱奴隶，他们的利益得到合理的保障，他们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与合作社经济，他们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于是他们就也有了个性，他们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没有私有财产因而也没有个性的劳动人民大不相同，劳资关系的调节也可以

做得更为顺利，更为公正。最后，具有这样的经济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长期的充分的发展之后，在人民的需要与意愿之下，将来可以和平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对于全中国人民是极其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综合起来就是：我们是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应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条件之下，并且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广大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是对于各阶层人民都有利的。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要想求得发展，除了这个道路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道路。

但是，要走上这条道路，必须有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还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些乃是中国工业化的最主要的先决条件，也是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

根据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 建立南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给湘鄂赣区党委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

（一）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二）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有利的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

（三）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这一方针和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但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四）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文^[1]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在以三南^[2]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州、道州、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以永明、灌阳、恭城为中心之湘桂边区（如有敌伪军占据），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唯一的直接的依靠是你们内部的团结，是你们自己的正确的军事政策与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如果你们在这些政策上犯了大错误，那便要接受失败的结果，这一点必须预计到，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

（五）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虚心，力戒骄傲，十分谨慎，力戒浮躁，十分团结，避免并逐步消除可能的意见分歧，在情况许可条件下实行委员会的民主讨论，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然后坚决执行之。

（六）现在大局有利于我，只要党内能团结，不丧失时机，在政策上不犯大错误，我们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中央给你们的伟大任务的，希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中 央

六月二十四日十六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 〔1〕 指张启龙、文年生。
〔2〕 指江西南部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三县。

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 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

来延六人^①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

- 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
- 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之建议：

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与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与扩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战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议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

1. 公开的；
2. 平等的；

3. 自由的；
4. 一致的；
5. 有决定权的。

三、政治会议应议之事项：

1. 关于民主改革之紧急措施；
2. 关于结束一党专政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参加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3. 关于民主的施政纲领；
4. 关于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

四、政治会议召开以前，释放政治犯。

五、为使政治会议顺利进行起见，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由各方面先作预备性质的协商，以便商定上述四点及其具体内容。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指从重庆抵延安的六位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 及我之对策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

（甲）从美大使赫尔利公开发表全力扶蒋^{〔1〕}不与中共合作以后，我党对美国态度是反对美国现在对华的错误政策（扶蒋、反共、防苏），反对美国政府中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尔利等），支持其中进步的对中共同情的分子（如被捕六人等），批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而要求其加以改变，特别要抓紧美军对日作战如无我军配合则不能缩短战争减少牺牲这一点，逼迫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

（乙）在延安已公开向美军观察组表示，在美国未与我方确定军事合作以前，不许他们派人到前方去，特别不准在敌后我区建立通讯机关（现在晋绥、太行两电台已交我们代管）。我们拒绝了美军如下的要求：（一）在灵丘、阜平、沂水等地建立机场；（二）在各军区分区建立通讯网；（三）派人到山东降落；（四）在敌后增加地上救护及气象工作人员；（五）在晋绥增加气象台；（六）在南泥湾建立对日的侦察电台等等。目的在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美军在敌后行动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

（丙）最近美蒋合办之特种突击队（在西安及各地训练的），已陆续派往敌后活动，有一批在新乡降落，如进入我区，你们要先解除其武装，禁止其通讯，监视其行动，但仍招待其

生活并报告延安请示。

（丁）不得我许可擅自降落在晋察冀的五人，早已解除武装，停止活动，并不许其通电。现留在晋绥、太行的美军各一人，只能给予少数的一般的敌军情况材料，凡属机密性的情报停止供给。望各地注意执行。

军 委

七月七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

毛 泽 东

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七月七日在重庆开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数二百九十名的参政员中，出席的仅有一百八十名。蒋介石在开幕时说了一通话。蒋介石说：“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可使诸君得以充分的讨论。政府准备以最诚恳坦白的态度，聆取诸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也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原来这位帝国主义者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的腰这才敢于在今年元旦的演说里稍稍硬了起来，至三月一日的演说而大硬，说是一一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还政于民”。在蒋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四月二日，赫尔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像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三月一日蒋介石说：“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咨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既然如此，不知道我们的委员长为什么又向参政会“聆取”起“意见”来了。按照委员长的说法，中国境内是并无任何“可以咨询民意的负责团体”的，参政会不过是一个吃饭的“团体”而已，今天的“聆取”，于法无据。可是不管怎样，只要参政会说一声停开那个伪造的“国民”大会，就说违反了三月一日的圣旨，犯了王法，也算做了一回好事，积了一件功德。当然，今天来评论参政会，为时尚早，因为参政会究竟拿什么东西让委员长“聆取”，还要等几天才能看到。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自从中国人民群起反对之后，就是热心“君主立宪”的人们也替我们的君主担忧，劝他不要套上被称为猪仔国会的那条绞索，谨防袁世凯来找替死鬼。因此，我们的君主就此缩手，也未可知。然而我们的君主及其左右，是决不让人民轻易获得丝毫权力而使他们自己损失一根毫毛的。眼前的

证据，就是这位君主将人民的合理批评，称之为“肆意攻击”。据说，“在战争状况之下，沦陷区域势必无法举行任何普遍的选举。因此，在两年以前，国民党中央全会乃有于战事结束一年以内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定。若干方面，当时曾肆意攻击”，以为迟了。及至他“鉴于战事的完全结束为时容或延长，即使战事结束后各地秩序亦未必能于短时期内恢复，所以主张在战局稳定之时即行召集国民大会”，不料那些人们又“肆意攻击”。这样一来，闹得我们的君主很不好办。但是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三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毛屎坑里去。就叫做“肆意攻击”也罢，任何这类的欺骗，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攻击掉，决不容许保留其一丝一毫。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是欺骗。有无国民大会是一件事，有无起码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可以暂时没有前者，不可以不立即实施后者。蒋介石及其一群，既然愿意“提早”“还政于民”，为什么不愿意“提早”实施若干起码的民主改革？国民党的先生们，当我写这最后几行时，你们得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总算不是向你们“肆意攻击”，仅仅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也不应该吗？难道你们也可以置之不答吗？你们得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愿意“还政于民”，却不愿意实行民主改革呢？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坚持反动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从它在十八年前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内战为生活的；仅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中国本部这样的时机，才被迫暂时地放弃全国规模的内战。但从一九三九年起，局部的内战又在发动，并且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政府在其内部的动员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目前国民党政府一切军事布置的重心，并不是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向着中国解放区“收复失地”和消灭中国共产党方面。不论是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或是战后的和平建设，这种情况均须严重地估计到。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去世了，赫尔利得意忘形地回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一种必然的趋势，难道还看不清楚吗？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统一的不可阻止的势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勃兴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究竟是否改变和哪一天才改变，今天我们还不能说什么。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便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河南今后作战方针 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

河南区党委：

(一) 我军人豫后，在对敌作战、发动群众与建立党政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你们的领导是正确的。

(二) 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占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准备一切条件，在一年之后对付胡宗南大举进攻。如果不能利用时间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此点必须预先想到。

(三) 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要希望中央及太行、太岳再给你们以军力、财力及干部之援助。向一切负责干部明确地说明上述任务，及依靠你们自己协同河南人民解决一切问题，不靠任何外援，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四) 完成上述任务，当然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必然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会遇到种种内部的与外部的困难，对于此点你们应有充分的预见与精神准备，然后采取各项谨慎的坚决的适合情况的步骤，执行各项正确的军事政策，坚决发动群众的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展公私经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团结各部分军队、各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内部政策，以求逐步地克服内外困难。

（五）你们应与晋冀鲁豫中央局（不日成立）及鄂豫皖区党委建立密切联络，将各种活动通知他们，同时告知我们。

中 央

午删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军委关于创造以五岭为 中心的湘粤赣桂边根据地 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

广东区党委并告王王：

（一）军委估计了整个抗战发展形势，对于华南局势，认为要经过一段长期复杂而艰苦的斗争过程才能获得胜利。没有时局的预见，没有未雨绸缪的及时准备工作，将会遭受到许多困难，甚至严重的挫折与失败。

（二）华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们能否在一年内（决不可错过此种时机）建立起真正有群众基础的粤北、湘南、赣南山区根据地，以准备在一年之后，英、美、蒋军占领广州及平原地区之后，我军能有山地依靠，将华南斗争坚持下去，使你们日益发展着的主力军，获得回旋机动的群众条件、地理条件，以为将来之依靠。如果这一任务不能完成，那你们在一年之后就将遇到失败。

（三）我们曾电告你们，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向粤北、赣南、湘南的五岭山区，建立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合力创造华南新阵地，配合华北、华中我军，进行对日反攻作战，并于日寇消灭后，能够对付国民党必然发动的内战。

（四）你们接电后，执行情形如何，你们派出的北江支队

已进到英德地区活动，现进到何地？人枪多少？首长为谁？与你们有无电台联系？除此以外尚有其他力量北上否？均望即告。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

（五）王震、王首道二同志所率部队，由湘北已开始南下与你们会合，望你们迅速与该部取得电台联系（三局已将通信呼号等电告你们，密码不日即有电告望注意接收），加强湘南、赣南、粤北的情报工作，随时将该区敌、伪、友、顽、我的情况，电告王震、首道，协助其顺利南下，并作一切配合行动的部署和部队会合后的各种准备，达到华南全军团结一致完成党的任务。

军 委

七月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创立五岭根据地等问题 给王震、王首道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王震、首道：

（一）巧电悉。桃花山、金家坪在何处，沿途情况如何，估计多少时间到达五岭山脉？

（二）日寇为对付盟军在山东登陆，由湘、桂抽调五个师团北开，并非放弃华南。但为缩短防线，已放弃南宁、柳州、赣州等处，还可能放弃若干地点。但至少它要固守广州及整个粤汉路。吉安、袁州并未被占，商人所传不确。

（三）三巨头^{〔1〕}在柏林开会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赴苏会谈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四）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醴、衡、宝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

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五）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

（六）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例如严重的敌情，打败仗，无饭吃，部队不但无扩大而且很大缩少，内部意见分歧，不团结等等。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毛 泽 东

午养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指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

给福斯特同志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毛 泽 东

福斯特同志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充分表现于白劳德所著《德黑兰》一书中），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对付必然到来的内战 局面给郑位三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

郑、李、陈^{〔1〕}：

午马电未支收阅。你们已估计到将来问题是很对的。

（一）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至临事张皇，遭受挫折。

（二）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你们应有几个根据地，其中鄂东、鄂南、鄂西、襄北，可就现根据地逐步发展之，大别、桐柏两处，现亦有相当基础，将来可集中主力夺取其一部或大部，作为主要根据地，而以其他各处为卫星。目前极力发展豫南力量，迅速与王、戴^{〔2〕}打成一片，甚为必要。是否可将师部及区党委移至豫南，请加考虑。

（三）加强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加强军训，加强财经工作及准备干部，此五项，望在扩大会上根据自己经验加以总结。此五项中，有几项是你们不甚擅长的，应加强调。军队不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只是打仗一项任务，还有做群众工作及从事生产自给两项任务。这个问题，你们必须着重解决。军队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亦须于军训中很好解决。不是缺少做地方工作干部问题，而是军队帮助地方做群众工作一项任务强调不足之故，对此加以强调，转变军队作风，地方工作干部就会多起来。

（四）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中 央

未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指李先念、陈少敏。

〔2〕 指王树声、戴季英。

中共中央关于 开创湘粤边根据地等问题 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四日）

广东区党委：

午陷电悉。

（一）王震、王首道率三千人七月从鄂南出发，现到湘潭衡山间，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率六千人现到河南，四个月内可到湘粤边。

（二）你们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之兵力及领导，并从东纵派出一有力支队由一个得力同志率领附电台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三）现到广宁、四会间并向怀集、连县、连山、阳山地区推进之珠江纵队主力，与你们有无电台联络，领导人是谁，兵力多少，该地区敌顽分布情形，均望即告。这一地区（小北江）极端重要，你们对之应加强领导。

（四）盟军登陆日寇北撤后，你们所处平原地区将处于极端困难地位，目前即应充分考虑此种情况，在精神上与部署上作周密而适当之准备。整个广东力量应就各部现在活动地区及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其附近，选择适当地点，深入群众工作，训练干部，准备将来长期奋斗，方不至临时张皇失措，遭受挫折。这些地区为小北江地区、乐昌地区、南始地区、北江地区、东江地区、珠江地区、西江地区、中路地区、高雷钦廉地区、琼崖地区、潮汕地区等。每区均应有主力军、游击队、民兵之组织，极力和民众打成一片，坚决减租减息，解除民生痛苦，准备长期奋斗，不怕内战，对国民党绝不让步。每区均应有电台联络并多备无线电器材。上述各区中应有一区为中心根据地，作为建立广东军区机构及区党委所在地。此区以在何处为宜，望考虑电告。

（五）中央除给你们干部二百人（由伍晋南率领随文年生部队南下）及派王震等至湘粤边建立根据地和你们配合作战外，一切依靠你们及各区同志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独立奋斗，发扬创造力，绝对不要依赖外援，即王震部亦是配合作用，不可存依赖心理。

（六）你们必须将上述方针在半年内部署完毕。尤其注重精神准备，要有不怕一切困难之精神。

中 央

未支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二卷刊印。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毛 泽 东

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

^{*} 这是毛泽东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

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闽粤赣边工作方针 与部署给尹林平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林平、陈平英并转林美南、朱蔓平、魏金水、李碧山各同志：

（一）国民党正在企图利用盟军登陆之机，准备大规模内战，现时许多地区已打响，但因国内外条件及我党坚持武装自卫反对内战的方针，一方面积极扩大解放区，发展自己力量；另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民主运动，实行有利条件下的人民武装自卫斗争，故内战出现尚不是直线发展而是断续出现的。可是，全面打响的危机，却日益严重，尤其是华南，更为国民党首先争夺之所。敌寇可能由华南北撤，但仍可能巩固粤汉干线及其周围，以备作大陆作战的进退要道。故闽粤赣边敌之攻势是流动的，国民党之围攻将是长期的。

因此，闽粤赣边党的工作方针，应以党的政治口号，放手动员群众，坚持与发展各地武装据点，实行人民武装自卫的斗争，并领导群众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掩护党的工作，发展和保护群众利益，以达到树立华南革命根据地的右翼基础的目的。

（二）闽粤赣边既是将来内战顽我必争的战略据点，故现在必须加强一切必要准备。闽西在巩固岩永据点下，王涛支队可依靠汀连据点以武工队向清流、宁化方向前进，在可能时设法与汀瑞县委取得秘密连系。龙岩大队应以恢复岩南

漳据点为目的。而永定大队则恢复岩永靖据点。永和靖须加强大埔、平和边工作。闽南除恢复本身据点外，应加强云和韶工作，及向安南永放点。饶和埔除巩固武工队发展的据点外，应着重杭蕉武工作及韩江河边据点。潮普惠大队除巩固南山工作外，应发展南洋山、梅林一带工作，以便取得与海陆丰支队联系，并向潮揭丰边放点。潮澄敌后小组，应向莲花山放点，以便配合闽南与饶和埔工作。以上各项作为建议，由当地领导同志依情况自行决定与变更。这些地区的星罗棋布，以一年为期，打下基础，准备在大规模内战时能起华南一翼的牵制作用。

（三）武工队应是政治工作队，故每组应有能灵活执行政策、有党务工作经验的领导者，用各种方法（主要是荫蔽的）去建立据点，切忌急躁暴露，以致群众受摧残。杀人只能是对付个别最顽固分子，不可滥杀。没有必要和没有胜利把握的仗，绝对不打。到处根据群众切身要求，领导改善生活斗争，采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应注意争取中间分子并照顾其利益。一切应作长期打算，落地生根，然后用细胞分裂方式发展。故武工队，到处应能参加群众生产，使其能联系群众，取得掩护，而又减轻生活负担。武工队视环境需要及条件如何定其面目，不一定都以党的面目出现。

（四）农民组织，除在国民党统治薄弱可作为我据点的地方应一般的组织农救会外，大乡村则一般的应采取各种农村旧有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以保长远。农救会在据点中应成为我党领导斗争、掌握武装、乡政的坚韧外围，通过它领导合法的乡、保长去应付敌顽，又通过它采用适当非法方法保卫群众利益。应逐渐扶植农民领袖在乡村内由参预乡政到控制乡政。在人民中有传统的两面应付经验，我们应予以研究和发扬，使之用来保护群众利益，掩护革命活动。城市民主运动，应利用民

主同盟及进步中间力量的活动去发动，但应与秘密党严格分开。发动后除留必要人物支持城市工作外，原则上应着重智识青年下乡与乡村青年结合，帮农民改善生活，防止抗战初期的救亡暴露作风与下乡不切实帮助农民作好事、不与农民结合等错误。我们有办法建立的农村工作，应独立自主的干，不能受同盟者束缚。

（五）已暴露干部，应尽量参加武工队，避免损失。暴露的组织，如靠近支点或山林者，可暂避而采必要自卫，否则应停止活动，另找社会关系掩护，以待时机。同时在这些地方应很秘密的建立短小精干的平行组织，保证暴露的组织撤退，或停止活动后该地区我们仍能领导。对过去撤退至渝桂昆干部，如回来，应经过详细审查，单独使用，从不断工作中考验他们。对老干部要很好爱护，帮其总结经验，解决其一些困难，提高其政治信心，以转变其情绪和认识。罗林最好仍安插在潮澄饶以便将来开展与闽南的联系。

（六）你们电台既已恢复，望速设法与东江叫通，不要经常使用，每周只通一次报，以保安全。在通电后望你们考虑是否可以恢复闽粤赣边的集体领导机关（暂时不超过五人委员会），有无适当地点可以集中和联系，均盼经东江电告我们。

（七）谢育才应在独立工作中作长期考察，不应使之和林美南一起。方方有一电致谢，有便转去。

中 央

未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苏联参战后，日本政府有继续抵抗可能，亦有投降可能。在此伟大历史突变之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区党委，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在日本投降实现时，我军对日军应令其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投降缴械，缴械后可予以优待。否则应以各种方法迫其投降缴械。对伪军，则应令其立即反正，接受我之委任与改编，并指令防区驻扎，否则应即消灭之。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当我军进占城镇时，应宣布纲领，特别严明纪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紧防卫，并注意爱护各种资材，照顾统一战线。在所有占领区，迅速发动群众并武装他们，主要是武装工人苦力。

中 央

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 我党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

转发各区党委：

（一）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二）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

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在此阶段内，陕甘宁、晋绥、太岳、河南、湖北、皖中、浙西、湘粤等地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其余均用于解决敌伪。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某些有特殊情况的地方，中央已另发个别指示。

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三）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兵力使用与干部使用应有重心，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攻破据点，占领城市应有统一的指挥与严格的纪律。迅速训练干部。迅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五）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

（六）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

（七）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八）望各地本此方针，参酌地方情况，考虑执行之。

中 央

八月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确定必须占领之 交通线及沿线城市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

依据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确定我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如下：（一）太原（含）以北之同蒲路，（二）归绥（含）以东之平绥路，（三）北宁路，（四）正太路，（五）道清路，（六）白晋路，（七）德石路，（八）郑州以北之平汉路，（九）郑州以东之陇海路，（十）津浦路，（十一）胶济路（美军如在青岛登陆，将占去其东段），以上应力争占领之。平绥路西端（包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乡村，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之进攻。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

中 央

八月十二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三卷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华中我军的战略 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

华中局：

真电悉。在国共力量对比下，华中部署改变如下：（一）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内战失利时准备转到浙南。（二）江南在内战胜利（打几个大胜仗）后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此种可能很大。但如在内战中失利，不可能在现地坚持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此点使少数领导人作精神准备，决不退回江北，或在内战发生后，先派小部开入闽浙赣起钳制作用。（三）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中 央

十二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三卷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 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毛 泽 东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1〕}了。八年来我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

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2〕}；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那末，“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

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防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麼？是刀。刀有什

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而易举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在皖南事变以后，有一次，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问我们的动向如何。我说，你天天在延安还不清楚？“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那时候还没有提出蒋介石的名字，只提何应钦。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己，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

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而易举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

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靠得住落在人民手里的有没有呢？有的，河北、察哈尔、热河、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乡村和乡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块，七八十个城市一块，四五十个城市一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什么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是靠得住的，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这批胜利果实。得到了这批果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历史上，我们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但是还没有中等城市。二十一个小城市联在一起，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五十万人口。依靠着这些，中国人民就能奋斗那样久的时间，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粉碎那样大的“围剿”。后来我们打输了，这不能怪蒋介石，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

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就有了三四五六个大于江西中央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很可观了。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

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我不干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黎明者，天刚亮

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 and 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

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这里所说的“山”，即峨眉山，实际上是泛指中国西南、西北部的山区。自一九三八年武汉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挥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就躲在这些山区里，坐观解放区军民在敌后同日本侵略者作艰苦的斗争。

〔2〕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多数建立在山区。当时，蒋介石的统治中心是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所以毛泽东说一在“山上”，一在“水边”。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

毛 泽 东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他们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正是坚决地执行波茨坦公告第二项的规定：“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而蒋介石的所谓“命令”，正是违反了他自己签字的波茨坦公告。只要拿这一比，就知道谁是不“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了。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其实，国民党反动派是蠢得可怜的。他们找了朱德总司令命令敌伪投降缴械当作借口。这难道也算是一个聪明的借口吗？不，这样来找借口，只足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伪看得比同胞还可亲些，把同胞看得比敌伪还可恨些。淳化事件，明明是胡宗南军队攻入陕甘宁边区，挑拨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却说是中共的“谣言攻势”。淳化事件这个借口，好容易被国民党反动派找着了，却被中外舆论界一下子识破，于是又说八路军、新四军不该要敌伪缴枪了。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受尽了蒋介石和日本人夹击围攻的苦楚，现在抗战瞬将结束，蒋介石又在暗示日本人（加上他亲爱的伪军），叫他们要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枪，说是只能缴给我蒋介石。蒋介石剩下一句话没有说，这一句就是：好使我拿了这些枪杀共产党，并破坏中国和平。不是吗？叫日本人缴枪给蒋介石，叫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以宁渝合流、蒋伪合作，去代替“中日提携”、日伪合作；以蒋介石的反共建国，去代替日本人、汪精卫的反共建国。这难道还不是违背波茨坦公告吗？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究竟谁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

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

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 蒋介石的两个电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

一 八月十三日的电报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

^{*} 这两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二 八月十六日的电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 and 二亿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个省区内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亿六千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

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虽受尽了敌伪和你的军队两方面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他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你和你的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纷争，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都被你和你的政府所拒绝。凡此一切，我们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和你的政府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并且于八月十一日下了一个非常无理的命令给我，又命令你的军队以收缴敌人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凡此种种，使得我们不得不向你和你的政府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我在八月十日下午下了一道命令给中国解放区军队，叫他们努力进击敌军，并准备接受敌人投降。八月十五日，我已下令给敌军统帅冈村宁次，叫他率部投降，但这只限于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干涉其他区域。我的这些命令，我认为是非常合理、非常符合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

益的。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五、请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此外，我在八月十三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你，回答你在八月十一日给我的命令，谅你已经收到了。我这里重复声言，你这个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打敌人了。但是不但在八月十一日，就是在今天（八月十六日），日本政府还只在口头上宣布投降，并没有在事实上投降，投降协定尚未签字，投降事实尚未发生。我的这个意见，和英美苏各同盟国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就在你下命令给我的那一天（八月十一日），缅甸前线英军当局宣布：“对日战争仍在进行中。”美军统帅尼米兹宣布：“不仅战争状态是存

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毁灭结果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苏联远东红军宣布：“敌人必须粉碎，不要留情。”八月十五日，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作了下列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日本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发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行为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上述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由此看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

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朱德总司令关于责令 冈村宁次投降的命令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南京冈村宁次将军：

(一) 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

(二) 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 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四) 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 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 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 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 朱 德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十五时

根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 致美英苏三国说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及二万六千万人民，谨向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联合王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送出下列的说帖。

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我们请求你们注意目前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国民党政府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组织了一百万以上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省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万六千万人口）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人。在作战中，我们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百分之六十九（东北四省不在内）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敌伪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

予承认，不予接济，且更以九十四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我们中国解放区的全体军民，虽然受尽了日顽两方面长期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我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纠纷，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均被中国国民党政府所拒绝。

现敌国投降瞬将签字，根据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向贵国政府及贵国人民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一）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协定及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又未事先取得我们的同意时，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所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及其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

（五）为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

全国规模的内战（此种内战危险，现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

根据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刊印。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毛 泽 东

蒋介石的发言人，于十五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讲关于所谓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蒋介石于十一日发出一个背叛民族的命令，在最后消灭日寇的关头，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军队打日本打伪军。这个命令，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和绝对不应接受的。随后，蒋介石经过他的发言人，就把中国人民的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这样就表示：蒋介石向中国人民宣布了内战。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然不是从十一日的命令开始的，这是他在抗战八年中的一贯计划。在这八年中，蒋介石曾于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由于中国人民和盟邦人士的反对，才未实现，使蒋介石引为恨事。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把全国内战改期到抗战结束的时候，这样就来了本月十一日的命令和十五日的谈话。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

^{*}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为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里，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人民怎么办呢？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以惊人的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因而实现了抗日战争。在抗日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从没有一次放松了提醒人民，制止内战的危险。去年以来，共产党更以蒋介石所准备好了的在抗战结束时发动全国内战的大阴谋，再三再四地唤起人们的注意。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关心中国和平的人士一样，认为新的内战将是一个灾难。但是共产党认为，内战仍然是可以制止和必须制止的。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现在蒋介石拒绝了这个主张，致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制止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

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新华社记者唤起全中国和全世界来反对这样一种最虚伪和最无耻的谎言。这些谎言是说：蒋介石禁止中国人民去解放敌占大城市，禁止他们去解除敌伪武装和建立民主政治，而由他自己到这些大城市去“世袭”（而不是破坏）敌伪的统治，中国的内战反而可以避免。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谎言，这种谎言不但显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主利益，而且直接违反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事实。必须永远记得：蒋介石所进行的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内战，并不是因为大城市在共产党手中而不在蒋介石手中，恰恰相反，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大城市都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在蒋介石或蒋介石所让与的日本和汉奸手中，正是这样，内战就在全国内进行了十年，并局部地继续到现在。必须永远记得：十年内战之所以被停止，抗战中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直到最近陕甘宁边区南部蒋介石入犯事件）之所以被制止，并不是由于蒋介石的力量强大，恰恰相反，都是由于蒋介石力量相对地不够强大，由于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相对地强大。十年内战，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例如过去的“废止内战大同盟”之类的呼吁）而停止，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和张学良杨虎城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如果共产党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又何能让蒋介石辈直到今天还安然活着，在离前线那么远的山坳里发表什么命令

谈话呢？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确立内部和平状态”，“成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以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这是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说的话。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毛泽东关于赴重庆谈判问题 复蒋介石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

一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1〕}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2〕}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 泽 东

未铤

二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3〕}，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毛 泽 东

未养 延安

三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4〕}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

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謁。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 泽 东

敬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一封电报。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2〕指毛泽东起草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给蒋介石的电报。

〔3〕指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二封电报。该电一方面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成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为借口，拒绝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八月十六日电报中提出的有关对日受降问题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再次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电报中说：“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以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4〕指蒋介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三封电报。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中央军委关于抽九个团赴东三省 给山东分局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

红军^{〔1〕}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的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

中 央 军 委

未号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指苏联红军。

军委关于目前军队编制的决定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晋绥、北岳、太行、太岳、平原、前总、山东、华中、五师、东江、河南、王、王^①：

一、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各战略区应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其余则编为地方兵团。

二、野战兵团应编为三三制的旅，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三连，再加以重机枪排（如无重机枪时，可改为步兵连），每连三排、每排四班，即三步枪班、一火力班。每连新增宣传员二人，其任务为在指导员指导下，进行群众工作、社会调查，增进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每连不超过一百四十二人，每旅不超过七千人。以三个至五个旅编成一个纵队（在华中、华东、山东已编成师者，则为三个至五个师为一个纵队）。各纵队和各旅番号，暂由各战略区自定，报告军委。

三、野战兵团装备，各地区就已有兵器，按下列标准装备之：每连步枪不少于九十支，轻机枪不少于三挺，掷弹筒不少于三个，每团配属一机炮连（迫炮四、重机三），每旅一山炮连。

四、地方兵团仍归军区管制，其编制由各地酌定，其人数比例，不得少于全区军队五分之二，各军区并分别担负各野战兵团之兵员与物资的补充。为此各地区在人民可能负担的条件下，应迅速动员新兵入伍，其数约为各区现有兵员的三分之

一，于本年底前完成。各区脱离生产之兵员，最高不超过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各地民兵及自卫军则须用大力尽量发展。

五、野战兵团编制草案另送，作为参考。

军 委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王震、王首道。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 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各党委、各军区：

（一）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

（二）蒋介石占领各大城市及要道，需要相当长时间。国民党内部困难仍多，美、苏均不赞成中国打内战，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

（三）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中央、军委

二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到苏联红军 占领区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 给晋冀察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冀察晋分局：

红军^{〔1〕}占领热河、察哈尔。红军在占领区政策尚不完全明了，但我为争取热察两省起见，分局应指示各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由一部武装掩护，到红军占领区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在红军占领的城市中，亦应派干部去建立政权，组织群众，出版报纸。如果红军能允许我之武装部队进城，亦应派一部武装进驻。如果红军在政策上有所顾虑，须用很好的态度与他们商讨，并在红军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工作。

中 央
未 养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苏联红军。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毛 泽 东

—

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是肯定的。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我们曾力争在进入和平阶段前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中苏条约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签字的，内容现在还未公布，大概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热、察是临时性质。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大战就可能爆发，和平不能取得。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虽然现在我们对国民党还要提出受降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没有希望了。由于这两点，我们想力争的那一

^{*}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批胜利果实就得不到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这不是不力争的结果，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蒋介石的地位。他的有利方面是，有合法地位和大城市。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的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

第三，关于我们的地位。我们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这是蒋介石不能抹煞的，我们党目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是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的；广大解放区的存在，蒋介石无法进行封锁；我们党有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第四，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大城市和没有机械化的军队，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外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对伪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做好。当然，即使工作做好了，我们得到了北平、天津，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是事实，所以不能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大城市的行动。

第五，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胡宗南现在只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其他的三个军去了山西，三个军在河南，一个军不知所在），我们伸出拳头去，他就没有办法。同时，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这次他们缴了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枪，可能引起新的矛盾。中央军、杂牌军共二百万，加上收编的伪军八十万，共二百八十万，它

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而我们的军队还可以扩大。国民党本身有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

第六，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

第七，我们要求的条件，就是《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如果大家同意就通过，由书记处进行修改。十四条中除第三、四、五条外都是老的要求，着重于民主、民生问题。现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第三、四、五条要求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和接受日军投降等是不得不提的，其中除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一项或许有旧金山式^[1]的希望外，其余都是没有希望的。关于第一条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着他让步，他总之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编十二个师，就是为了等得到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日本人走了，国共双方面对面了，问题拖不下去了。

第八，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的，但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所以不得不再批评它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就可以取得我们的地位。

第九，最近两个星期的进军是必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

了人心，我们控制的县城已增至一百三十四四个。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整训军队。解放区的人口和军队都扩大了，财政困难，穿衣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以后要缩编和搞生产。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气不能松，松下来就谈不好。

第十，和平时期的两项重要工作——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没有做好，今后要下全力认真地去。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差不多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者不是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我们要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如外国不帮助，军队可能因谈判而缩小，内部不一致等等。现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的情况非常危险。但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自己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第十二，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以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姿态出现。恩来^[2]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第十三，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这回军队集中很好，但

不便于过多集中的地方，应该根据吃饭、穿衣、有枪等条件加以改变。解放区可能要再来一个精兵简政。打仗一定要有利，没有把握的仗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不要增加人民负担，今冬要搞大减租，明春要搞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二

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进攻还是退却？主要的当然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的进攻，但部分的会有退却。解放区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和北伐、内战、抗日三个时期都不同，因为这是和平时期。我们很需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学会了做许多工作，才有能力去搞全国、搞大城市工作。

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苏联红军不入关，这不是我们主观上的问题，日军不缴枪给我们，我们曾经力争过了。至于我们扩大地方是否是“左”倾机会主义？那也不是。有些地方我们占领了又退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种想法不对，退出了的地方，群众也得到了教育。插草为标时要搞大一点，到安居乐业时就搞小一点。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我们要准备做城市工作。

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

谈判如果不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我们是否要打？应该打，但必须打胜仗。

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召开？如果实现了和平，就开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会议。

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所以回赫尔利的电报是说先派恩来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请，我就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姿态比较好。

我去重庆，决定由少奇^{〔3〕}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与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个人可以开会。

划定区域的问题，我们不提，因为我们要求承认一切解放区，但蒋介石是要提的。博古^{〔4〕}同志提议把十四条归纳为六条，这个意见很好，交书记处再去考虑决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派代表组成。中共方面由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出席了大会。这里所说的“旧金山式”，是指出席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代表共同组成。

〔2〕 即周恩来。

〔3〕 即刘少奇。

〔4〕 即秦邦宪。

毛泽东关于抗战胜利后的方针 给饶漱石等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饶张赖并转粟叶^{〔1〕}：

各电悉。

（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

（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

（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

（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

（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

（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九）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

毛 泽 东

二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指张云逸、赖传珠，粟裕、叶飞。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全国同胞们！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者，还没有执行波茨坦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中国的吉斯林们，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同胞们！

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解放日报》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 和平谈判的通知^{*}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 这是毛泽东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是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

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赴重庆谈判前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毛 泽 东

根据各地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因为我们不能进入大城市，何应钦不分配给我们受降缴械的地点，苏联红军不入关，情绪有些波动，需要安定一下。其实这一向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胜利，察热没有蒋介石的足迹，江淮、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大部分，都可以在我们手中。同志们现在的愤激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仔细地计算一下。我们这个电报发出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位同志同若飞^[1]同志商谈，决定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

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2〕}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我可以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我要去，明天报上要发消息。党的领导中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更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只要有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

将来召开国民大会时，共产党员可否投票选蒋介石当大总统，这要看情况才能决定。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即王若飞。

〔2〕 指苏、美、英三国。

刘少奇关于作战原则问题 给张云逸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张、饶、赖^{〔1〕}：

（一）陈毅已到太行山，正转冀鲁豫，不久即可到华中。

（二）李品仙、何柱国正向津浦路前进，你们应彻底破坏津浦路和陇海路，铁轨、枕木全部移开、毁坏或埋藏，桥梁炸毁。

（三）在顽军向你们进攻时，你们必须打几个完全的歼灭战，才能稳定华中局势，并有助于国内和平与目前的谈判。为了要打胜仗，你们及所有高级军事干部必须反复研究毛泽东同志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实行该书上的一切指导原则。你们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主力部队切实整训，开好干部会，灵活通讯联络，养精蓄锐，寻求最有利的机会进行决战。必须诱敌深入，用有力的地方部队与民兵和前进中之顽敌进行纠缠，疲劳敌人，待其进至我中心地区发生骄傲懈怠等弱点，然后以养精蓄锐之主力出击，彻底消灭其一路。你们不要害怕顽军侵入根据地失去地方，不要轻易听信地方干部和人民的叫喊，不要轻易以主力和敌人决战，也不要浪战，而必须是一战再战即须解决问题，如果机会不好，主力决不打，以后还是有机会打的。可以让桂军进占津浦路一段之后再行决战，只要决战胜利，消灭桂顽的大批有生力量之后，一切暂时失去的

地方是可以恢复的。但如决战不胜，则须失去更多的地方。和桂顽主力作战，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路，而不要一下企图消灭其几路。必须用五六个团去打敌人一个团，才能彻底消灭敌人，切忌分散平均使用兵力，切忌用相等的兵力和敌人作战。必须很好准备战场，在人民中、地方党政人员中进行很好的准备工作，组织很好的民兵游击队，实行空舍清野，断绝敌人交通，日夜骚扰疲困敌人，肃清叛变分子，组织两面派的斗争等。你们如能切实实行上述原则，桂顽虽强也必能打几个好的歼灭战。过去二师与桂军作战，就因没有完全实行上述原则，所以歼灭战不多。望切实加以考虑和检讨。

（四）桂系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战斗力最顽强的，必须有很好的准备和指导才能战胜它。何柱国的军队是比较弱些，但亦须实行上述原则与之作战，望告四师负责同志。

刘 少 奇

未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饶漱石、赖传珠。

中共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 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晋察冀分局并告山东分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

感电悉。

一、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

二、但中苏条约中也已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而《红星报》论文又复明确宣布：“中国唯一应走之道路，乃进步与民主的发展。”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三、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只要红军不作声，不坚决反对我之行动即好。但为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四、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但亦不要希望红军给我以帮助，一切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即应放手进行。

五、关于东北与热察红军占领地区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一切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处理并随时报告我们。晋察冀与山东均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进到红军后方随时报告情况。

中 央

未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 十一条意见给刘少奇转 中共中央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

刘转中央：

兹将支日由周口头向国方代表张、张、王、邵四人提出的十一点意见^{〔1〕}电告如下：

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2〕}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

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

甲、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

议，协商国是，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及抗战后复员善后等项问题。

乙、确立省制，信任地方，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请委任中共推选之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组织省政府，其他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各省与平、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副主席、副市长及委员。

丙、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丁、全国大赦。

戊、实行紧急救济。

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

甲、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部队已达一百二十万人，亦拟逐步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

乙、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上条十六个军的驻防地区应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丙、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上述整编后部队的各级官位。

丁、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

戊、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己、编余官位，实行分区训练。

庚、解放区民兵，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

辛、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

壬、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

甲、释放政治犯。

乙、保证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丙、取消特务。

毛
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这个谈判意见是周恩来起草的，原拟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四日（支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后提前于九月三日提出。张、张、王、邵，指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

〔2〕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

各局、各区党委：

一、近日美国增长反苏空气（二十九日贝纳斯提议暂缓复员，二十九日论战胜日本苏联无功），尼米兹宣布美国海军仍将在中国登陆。目前我们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冲突。对美国人民仍采合作政策，如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并负责保护，其所带武器电台亦勿收缴；如与国特一起向我区活动，也仅扣留国特，勿牵及美人。

二、冀鲁豫在徐州附近所扣美人，并枪杀美人一名，已引起交涉。望各地注意。

中 央

申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 新解放城市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各局、各区党委：

关于新解放的城市中的工作，特指示如下，请转前方各部队首长。

一、新解放的县城，在根据地已有该县县政权者，立即入城办公，在根据地尚无县政权者，在城中成立临时县政权，在较大的城市中还须成立市政权。所有这些县市政权，应尽可能吸收当地的群众领袖、积极分子与进步人士参加。应明令解散一切敌伪法西斯组织，登记一切伪组织人员，释放爱国政治犯及被押的贫苦人民。

二、成立人民自卫军，协助军政维持秩序，参加解放战斗。成立民众团体，实行必需与可能的对工人、贫民的救济和改善生活的措施。

三、对敌伪公有财产及大汉奸的企业，成立一个统一接收机关，暂行管制，以便研究情况，分别处理。部队机关的各个单位，均不得乱没收。

四、关于伪币本币问题：一般的不用命令禁止伪币行使，也不明文准许伪币行使，但部队机关的合作社及税收机关，不收纳伪币。我们的方针是打击伪币，挤其外流。如在同一城市中有几个根据地的本币流通时，应根据当时当地的市价，规定

各种本币的兑换比价，照顾全局，稳定金融。

五、在较大城市中，必要时成立粮食管理机关，召集粮商，研究粮食需要与来源，禁止囤积，协助粮运，疏畅粮源，首先供给劳动人民。

六、救护盟国俘虏，保护外侨，监视敌侨与法西斯国家的侨民，不侵犯宗教团体与慈善机关，尽可能不借用学校，防止敌伪顽固特务分子的一切挑拨捣乱阴谋。

七、对公用事业及财经机关的原有人员，尽量争取，保存案卷，照常工作。对于税收，除去其苛杂部分外，一般的暂时照旧征收。

八、为了解决将来我根据地内军火与工业生产的困难，我们需要搬运必需的机器及重要材料到根据地，但又不是无计划无政策的乱搬。我们搬运的原则如下：（甲）估计我们可以久占的区域不搬。（乙）估计难于久占者按下列办法处理：A. 属于敌伪公产，可以搬运。B. 属私人企业者，则购买。C. 原属私人而被敌伪没收者，按具体情况或搬或买。D. 英美投资的重要企业（例如开平煤矿）则不应破坏，我所需要之器材应与其洽商或买或捐不加强迫。（丙）搬运器材时，均须与该企业工人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

中 央

九月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中原斗争配合华北、华东作战 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

河南区党委并告刘、邓^{〔1〕}：

（一）中央同意戴季英同志意见，坚持河南斗争，在战略上配合华北与华东的斗争。在目前情况严重时，暂时向南行动与五师靠拢。现在北渡已不可能，也对我全局不利。必须放弃北渡意图，全党团结在坚持中原斗争的任务之下，以克服目前的各种困难。

（二）在中原坚持斗争的任务是艰苦的，你们要有在一切艰难困苦条件下坚持斗争的准备，例如财政经济的困难，逃亡严重，部队缩小，内部意见分歧等。你们要努力与这些困难斗争，保存基干武装和干部。但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

（三）抗战虽然胜利了，但中国的反动派企图独吞胜利果实，不承认人民的权利，并要我们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内战危险十分严重。中央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冒最大危险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但半月来尚无结果，反动派要强迫我党和人民接受内战，如果我们不能坚持奋斗，而自松懈，则将不能保护解放区人民已得的胜利，且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有遭受毁灭的危险。你们在河南坚持斗争，即是最大的保卫了华北、华东解放区人民的利益，华北、华东人民的胜利，完全需要你们在河南坚持斗争。

中 央

申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刘伯承、邓小平。

中共中央关于 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 给山东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

山东分局：

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活动，一律不事声张，不用八路军名义，而用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其他地方军名义。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①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对红军亦不用八路军及党的名义进行正式交涉（非正式交涉是可以的），而用地方军及群众面目与红军交涉。此外，另派城市工作干部到东北红军占领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组织群众团体，改善人民生活，出版报纸，发动民主运动。上述任务望以极大注意去进行。你们意见如何，部队何时能开始出动，望速告。其他地区派赴东北之部队与干部另告。

中 央

申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苏联红军。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重庆 谈判情况的通知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

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问题，通知如下：

（一）我们与国党初步交换意见的谈判，已告一段落，国党毫无诚意，双方意见相距甚远，谈判将拖延一时。

（二）蒋^{〔1〕}对具体问题表示：政府法统不容紊乱，军政令必须统一，国大要速开，旧代表有效，但可增名额，容纳各方，容纳各党派参加政府，对党派合法问题将制定政治结社法。不主张似法国的多党状况。对释放政治犯及大赦均不同意，只允我提名单释放若干。对人民自由，说已切实实行人身自由保障法。特务不能取消。

（三）关于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对军队只允编十二个师，需完全服从命令，按指定地区集中。对解放区民主政府，则表示含糊。对参加受降、停止进攻、反对利用伪军等，则避而不答。

（四）蒋表面上对毛周王^{〔2〕}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

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

书 记 处

申元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指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

朱德给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信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同志：

(一) 贵使贝鲁罗索夫中校来此，得悉国民党军队及八路军均须按照特别规定之时期，在红军^{〔1〕}撤退后，方得进入满洲。

(二) 现按照尊意命令进入沈阳、长春、大连、平泉及满洲其他地点之八路军个别部队，迅速退出红军占领地区。

(三) 在热河、辽宁之各一部，自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如附图^{〔2〕}），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对阁下及阁下统率之红军部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及解放东北人民之伟大胜利，谨致崇高之敬意。

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司令 朱 德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于延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苏联红军。

〔2〕 原文无附图。

中共中央关于配备一百个团的 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

各中央局：

(一) 东北情况及红军^[1]代表与朱^[2]总司令的谈判已告。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但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公开名义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与非正规部队（如东北人民自治军、某某省防军、保安旅团、县区乡队、工人自卫军等）及非共产党的面貌，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的接洽，并可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

(二) 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准备开入东北之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但在进入满洲边界时，绝不可被红军及英、美、国民党人发现，决不要经过有红军驻扎的地方，并且一进入满洲境内，即须使用满洲本地番号，消灭八路军原有的证件。

(三) 请山东迅速派人到沈阳找曾克林及东北局接洽，要他们派人在大连、营口、安东等地设立机关，并查明我们部队是否可在胶东放下武器，脱下必要的军装，作为去东北的劳工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或华北难民，到上述各口岸登陆，乘火车到沈阳，再加装备，如此好处甚多。既可合法，又留下武器。冀东亦须作此种侦察和准备。

（四）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不带武器，穿便衣，作为劳工到满洲找东北局，再行发展和装备。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一百个团干部的分配，中央提议：华中二十个团，山东三十个团，冀察晋二十五个团，晋冀鲁豫二十五个团。各地准备去东北之部队在外，晋绥及陕北亦在外。此数是否可能，望考虑电复。

（五）其他到东北能作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

（六）干部集中一批，即走一批，不要等齐，各自寻找最迅速到达的路线前进，不带武装经海道和铁路走是安全的。

中 央

申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苏联红军。

〔2〕 指朱德。

中共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给中共赴渝 谈判代表团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

丙丁：

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1〕}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十二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傅作义尚未遇到我之打击，胡宗南在敌人掩护下完全可能进入平津，冀东尚有伪满军五个旅及本地伪军共约五万人，华北、华中、山东伪军尚多。在此情况下，我之战略部署须立即加以考虑。我们有以下意见，请考虑示复。

（甲）冀察晋军区（除冀东外）的现有力量，只能对付傅作义及将来北平方面对于张家口的威胁及巩固现有地区，不能再有大的力量加强与保障热河和冀东，更无力进入东北。

（乙）为了完全控制与巩固热河和冀东，对付平津唐山一带将来顽军对于热河的威胁，我们必须在冀东、热河控制重兵，除现在派去东北部队外，并须屯集至少五万军队在冀东，以备红军撤退时能抢先进入东北。因此，现在必须立即计划调集十万至十五万军队到冀东（冀东富足可以屯兵并开辟热河工作）、热河一带。否则将会来不及，对东北与热河的控制，均

^{*} 这个电报是刘少奇起草的。

将没有保障。

（丙）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

（丁）为了加强冀热辽地区工作，应即成立冀热辽中央局，派高岗、富春^[2]、康生等去工作，并须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去担任，无此领导机关负责，巩固热河是不可能的。

（戊）我们已决定再从延安派一千三百个干部到东北并将炮兵学校（约一千人）开到东北去。但延安各机关学校如果只留领导机关在延，其余干部全部出动的话，尚可派出各种干部四五千，这些干部可以大批派到冀热辽去工作。但中央书记处现只留三人，如中央再派人出去（现洛甫^[3]、康生、高岗、富春均迫切要求出去），则政治局留延者，也是少数。但为了工作，许多人是应出去工作的，是否可组织一特殊的中央领导机关主持全局。

甲 乙

申筱二十三时

附：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给中央的复电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甲乙：

（一）完全同意提出筱电所提战略部署，苏南、浙东、皖

南主力迅速即开，冀东屯兵五万，并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及军事领导机关，人选请你们考虑。

（二）解放区代表会、工青妇代表会，均延期开，多数代表派出工作，但留少数人主持筹委。

（三）建议由政治局成立决议，在此工作紧张时期内，全权委托书记处，及中央主席及代主席，行使政治局职权。

丙 丁

十九日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 〔1〕 指苏联红军。
- 〔2〕 即李富春。
- 〔3〕 即张闻天。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 战略部署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

（一）国共谈判暂时很难有结果。国民党军队在敌伪掩护下业已进入许多大城市及交通要道，并有进入北平、天津之可能。伪军几乎全部为国民党掌握。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东北全境我亦有控制可能，但红军^{〔1〕}在十二月初将全部撤离东北（热、察两省将更早撤退），我必须迅速作妥善部署，方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

（二）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此，特作下列部署，望坚决执行之。

（甲）晋察冀（除冀东外）和晋绥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向察哈尔张家口之进攻及将来胡宗南由北平向张家口之可能的进攻，坚决打击傅、马及其他进攻之顽军，完全保障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乙）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第一步，由山东调三万兵力到冀东，协助冀热辽军区肃清伪军，开辟热河工作，完全控制冀东、锦州、热河。另由山东调三万兵力，进入东北发展，并加装备。

（丙）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障与发展山东根据地及冀热辽地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

（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并扩大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局改为华东局，陈毅、饶漱石到山东工作。现在的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其人员另行配备。

（戊）晋冀鲁豫军区竭力阻滞并打击顽军北上部队，准备三万兵力在十一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

（己）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庚）关于各区具体部署另定。

中 央

申皓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刊印。

注 释

〔1〕指苏联红军。

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黄克诚关于 目前局势和战略方针的建议的复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

华中局转黄克诚：

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电谅你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

中央书记处

申弼

附：黄克诚关于目前局势和 战略方针的建议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

华中局转中央和军委：

我对目前局势和我军军事方针，有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而在军事上借口。敌人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以必要兵力，控制我军可接近之山脉（大别山、黄山、天目山、陕南等），防我向

其背后挺进，估计顽军到达指定之城市交通要道后（华北、华东），仍将在敌人掩护构筑铁路封锁线，甚至纵深封锁线，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

（二）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各根据地内均有敌顽之据点，均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且无一个根据地因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不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各根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

（三）在上述情况下，目前我们方针，约有下面三个：

- A. 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削弱军队与地区到极大限度）。
- B. 有利基础下让步，长期和平谈判，争取和平，保持力量。
- C. 有决心的、主动的放弃一些地区（游击坚持），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铁路有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

（四）我们若执行第一项方针，将走希腊路线，造成严重失败（蒋永远不会放松我军我党）。第二项方针，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因此我们应采取第三项，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进行长期斗争。军事具体部署上，我建议：

甲、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乙、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

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

丙、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五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徐、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丁、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五）为执行上述方针，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到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中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个师主力中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六）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也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是否有当？请考虑指示。

黄 克 诚

申寒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撤退江南部队向北 进军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

华中局：

（一）整个战略部署已告。

（二）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三）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只留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当作民枪存在）。苏南及皖南、皖中七师部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但可分为几个步骤撤。在撤退前须布置以后的秘密工作，可预先使同情的地主士绅和国民党接头，广泛的实行两面政策，和地主讲和，插入将来国民党的一切党、政、军、民、经济、文化等机关中去，以便利用合法形式保护群众已得的减租减息等利益，减少国民党对群众的屠杀和蹂躏。我军并可发表告别当地父老书，说明我军我党为了国内和平团结避免内战，忍痛撤离江南，希望政府及国民党对我军家属予以保护，减租减息予以合法承认等。凡在我军撤退后不能立足者，均撤走或暂时避开，对困难的家属给以救济。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四）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则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开动。关于南面撤退计划及北面进兵计划，望你们决定电告。陈、饶^{〔1〕}到山东后，将来华中分局的名单亦望你们提出，或即以谭震林、邓子恢等同志负责。

（五）南面撤兵是公开的，但北面进兵是完全秘密的，望在内部讨论及动员时注意。

中 央

申 弼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陈毅、饶漱石。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扩兵与 编组野战军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各中央局、各区党委：

抗战虽已完结，但敌伪还未解除武装，为着肃清敌伪力量，制止内战危机，保障战后真能实现和平民主，我八路军、新四军急需补充扩大。在日军宣布投降后我军解放百余城市，增加二千余万人口，缴枪十万余支。因此，军队的补充与扩大也还不致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中央特决定在十、十一、十二三个月内八路军、新四军应争取补充与扩大数十万人，各区应扩大多少，由各区决定报告中央。新兵的来源，主要是依靠于民兵中的动员（可先经过动员配合作战之阶段）。新解放区内的个别扩大以及争取伪军俘虏兵参加我军。扩大的新兵主要是补充现有之主力兵团，各地现有之小团都要争取充实为二千人以上的大团，或将原有大团分为两个团再充实成为两个或三个大团，不必多组织新的部队，这样使部队在补充后仍能保持都是有战斗力的。

适应今后斗争的需要（不是过去那样被分割为小块的分散游击战争），各个战略区域都应编整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其数量应占本区脱离生产兵力的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把他们编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组为旅和纵队，准备他们能够实行极大机动，即是说能调离本战略区域到其他区域作战的。

这些机动兵团须配备军事上政治上坚强的干部，因为要准备能够调离本地区行动，因此必须改变过去各区党委、地委书记兼政委或由主力部队的政委兼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制度，同时也要改变主力部队首长和司政供卫机关兼军区、军分区这种机关的制度，而必须适应新的需要加以分开，即区党委、地委书记不再兼任机动兵团的政委或政委不再兼任书记，各战略区编好之机动兵团须组织自己的司政供卫机关（与军区、军分区的机关分开，在分开时须照顾到两方面）。

以后这类主力机动兵团须直接受中央军委及各中央局的指挥调动，不隶属于当地军区的建制，但主力的人员补充仍由原属区域军政机关负责，当该主力部队留驻该区域时的给养亦如此。所有未编入机动兵团的地方部队均由军区、军分区指挥，区党委和地委书记仍应兼各军区及分区政委以保持一元化的领导。

各大战略单位（如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晋绥、华中）仍保存现有的一元化领导方式，即中局或分局书记兼政委，或政委兼书记的制度。

目前整编与扩大军队，是各根据地最重要的工作，各根据地必须抓紧并有计划地去完成之，并将结果电告中央。

书 记 处

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关于目前的宣传 方针问题给中央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甲乙：

为配合目前情形，我们主张在宣传上采取以下方针：

（一）继续要求国民党真正实行民主，批评其违犯民主的各种措施。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重选国大代表，释放政治犯。又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批评的态度暂时不要太尖锐。

（二）坚决要求政府：反对敌伪汉奸在签降后仍继续进攻中国解放区及在其他各地屠杀人民，反对任何利用敌伪、联合敌伪的政策。

（三）坚决要求政府：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与人民军队，以实践政府实行民主还政于民的诺言。解放区军队是中国军队国家化的与民主化的模范，民主的军队，是民主的政府之必要部分，不可分离的。这暗示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虽已作到仁至义尽之重大让步，但因国民党政府之坚持反民主、反团结方针，已经遭遇到困难，但必须避免发表谈判具体内容。

（四）希望美国政府与舆论界同情中国人民之和平民主团结事业，重视中国人民之意见。

以上各项，请自即日起以各种方式，经过延安与张家口新华社，英文书面与口头广播及《解放日报》加以宣传，特别是

反对利用敌伪汉奸继续进攻一项，希望材料尽量详细、具体、确实，并尽量供给重庆。

丙 丁

二十五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重庆谈判 情况的第二次通知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

关于重庆谈判情况，第二次秘密通知如下：

（一）在最近的继续谈判中，除军队允许增加几个预备师，特务机关可不再捉人杀人，政治犯可释放一部分外，基本上无若何进展，即起草联合公报事，亦为蒋^[1]所阻，谈判乃遭受挫折。三星期来，我方调子低，让步大（允逐步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彼方乘机高压，破坏联合公报。因此我方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一切中间派均为我抱不平，认为我们已做到仁至义尽，同情我们主张（提议各党派参加谈判），谈判将坚持原定方针转入第二阶段。

（二）彼方方针是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利用敌伪及美国帮助，控制华北、华中及东北大城要道，建都北平，强迫中共接受其反动条件，否则，以武力解决。但是彼方困难很多，美国人民反对直接支持中国内战，使美政府政策受限制，蒋兵力不够，利用敌伪，政治上不利，内部矛盾太多，苏联的态度及我们强大力量，更使之头痛。

（三）毛主席在渝安全。

中 央

申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部署 给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丙丁：

宥电悉，谈判既如此，我们只有坚决执行原订计划。

(一) 热察苏、蒙军已得令暂缓撤退，并要我筹三个月粮食及补充冬衣，允我接收承德、平泉、赤峰等城。我已在张家口及其周围集中兵力约四万人，已控制天镇、阳高、兴和、尚义、商都、柴沟堡之线，又攻克怀来，伸至南口一带。傅作义在受我打击后，已折回丰镇、集宁一带。据聂^[1]电我尚须半个月准备，方能向集宁、丰镇之顽攻击。估计在一个月內可结束平绥战役，聂部主力即可转向平北冀东或使用打胡^[2]。张垣胜利品清查结果：有子弹五百万发，炮二十一门，炮弹八万发，步枪只有三千支，余为进占部队机关取去。

(二) 太行、太岳我军已攻克长子、潞城、襄垣、屯留、壶关，正围攻长治，阎^[3]从白晋路派三个师来援，正准备打击中。估计上党战役十天可结束，即可将主力转至同蒲、正太线对付胡宗南部。在邢台、沙河以北至高邑、内邱段铁路，我已控制，可能阻止顽军从新乡北进。

(三) 鲁中、鲁南主力正集结泗水、邹县、滕县之线，配合新

^{*} 这个电报是刘少奇起草的。

四军一部及湖西部队控制津浦一段，在十天之内亦可集中完毕。

（四）黄克诚率三师四个旅三万五千人，决十月一日起身，十月十日到蒙阴地区待命，继续向冀东前进。山东已从胶东抽两个师，渤海一个师，在一星期内起身到冀东。万毅部及萧华、吴克华五个大团三个小团在前进及渡海中。林彪、萧劲光今日由冀鲁豫起身去冀东，约一个月可到。陈毅直去山东。林枫及黄永胜、张秀山等，二十天内可到古北口乘车去东北。其余部队和干部亦正在起身。估计在一个月內我可在冀东集中八万到十万人，各方布置妥当，在两个月之后有把握进行作战。现各地均甚紧张并已动作起来，但更快则不可能。

甲 乙

申宥

附：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给中央的复电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甲乙：

（一）宥电悉，布置很对，照调度可完成胜利条件。

（二）在津浦南段、中段、北段、胶济中段、陇海东段、平汉北段、正太中段、德石中段、北宁中段、同蒲北段，请指定专门部队各占领尽可能占之一部分，或两县，如同冀鲁豫占领邢台、沙河、内邱、高邑之线一样。如能切实做到，对争取受降及阻顽北进，极有利，对谈判亦有利。

丙 丁

俭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聂荣臻。

〔2〕 指胡宗南。

〔3〕 指阎锡山。

军委关于必须控制江北 给华中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华中局：

有辰电悉。

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如我在苏中、苏北、皖东不能击退顽军进攻，则对全国战略形势将受影响。你们北上部队除三师四个旅以外，第二批二师两个旅，是否再令九旅北进，因九旅原在山东行动。粟裕两个旅可作为北进预备队，看山东形势须要时即调赴山东，不须要时，可留华中工作。叶飞一个旅必须留在苏中、苏北，因华中须仍留必要的主力部队。如将来山东方面须要更多兵力，可从华中派些次要的部队北上。因目前谈判已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

军 委

申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三）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

^{*} 这是毛泽东对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十二个问题的答复。

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 你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 他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 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 与具体部署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东北局并告聂萧、罗黎、林萧^{〔1〕}、胶东：

(一) 控制冀热辽，堵塞蒋^{〔2〕}军从陆路进入东北计划，虽已开始行动，但离实现程度还远，在执行中还可能发生许多阻碍：敌军不缴枪，掩护蒋伪军行动，平津未下，华北许多要点仍在敌手，蒋军分路北进还未受到打击，胡^{〔3〕}部三个军先头已抵灵石、介休，孙连仲部先头之四十军已抵新乡，后续约三四个军已集郑州、新郑，何柱国、陈大庆九个师已集徐州东西地区，汤恩伯亦有沿津浦路北进消息，傅作义沿平绥路进至天镇、兴和，消灭其一部后退回大同、丰镇、集宁线，正在积极备战，待机配合进攻张垣、承德中。尤其英、美首则赠舰与蒋，继则公开声明第七舰队助蒋运兵，在华飞机六百架亦售蒋，敌伪、美、英一致助蒋与我争夺东北，甚为明显，蒋运兵至东北可能较我速，即是冀热辽及辽东半岛为我先机控制，蒋军仍能深入东北内地，我发展东北决不是长期顺利的，而是长期与国民党争夺。因此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二) 我各地第一期开赴东北兵团预定部署意见如下：

(1) 万毅部五千人及吕、于^{〔4〕}等在庄河地区新发展之三千

人，应背靠朝鲜、鸭绿江，以宽甸、桓仁、通化、辑安为后方，分散布置于营口、浑河及沈阳、永吉铁道以南，包括辽东半岛及辽宁省南部海岸。

（2）吴克华部七千五百人背靠苏联，以延吉、敦化、东宁、穆棱为后方，布置于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

（3）刘其人部二千五百人背靠海兰泡，以嫩江、龙镇、克山为后方，布置于松花江及哈尔滨至呼伦铁道以北广大地区。

（4）李运昌入辽宁之五个团及曾克林部背靠热河，以朝阳，阜新、建平、凌源为后方，迅速发展浑河、营口以西沿海各县及锦州十三县、以及黑山、彰武、康平、西丰、东丰地区。

（5）倪志亮、周桓、文年生、张启龙等部及冀鲁豫、冀中之各一团，黄永胜部及吕之一团共约一万二千人，背靠热、察、外蒙，以洮南为后方，布置于辽宁北部长春、哈尔滨至胥滨（满洲里）铁道以南广大地区，必要时亦须进中东铁道以北。以上意见请斟酌实情考虑布置之。

军 委

九月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聂荣臻、萧克，罗荣桓、黎玉，林彪、萧劲光。

〔2〕 指蒋介石。

〔3〕 指胡宗南。

〔4〕 指吕其恩（又名吕志恒）、于克。

中共中央关于美军登陆后 我之对策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山东、晋察冀、华中各局：

美军日内在天津及中国沿海登陆，如与我军及我之行政人员接触，我应取欢迎友好态度，避免与美军冲突，但照常执行职务。美军如有反我行动，向我开枪开炮或拘捕我之人员，占我地区时，则系干涉中国内政，速将具体情形（时间、地点、人数、番号等）电告，并加公布，以便采取对策。

中 央

申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军委关于破坏与控制铁路公路 迟滞蒋军行动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饶张、罗黎、刘邓、聂萧、贺李、宋杨苏^{〔1〕}：

蒋^{〔2〕}军数十师分经津浦、平汉、同蒲北进，美军已公布在秦皇岛、塘沽、天津、青岛登陆，助蒋争夺华北、东北。我为争取时间，扩大解放区，发展东北，整编主力，必须迟滞蒋军行动。军委前已数电破坏铁道、公路，并尽量控制其一段。有些区域已在认真执行，如晋冀鲁豫区已破坏与控制沙河安邑段，但仍有许多铁道畅通无阻，对打击与迟滞蒋军行动、争取时间的当前战略任务认识不深，兹再规定如下：

（一）津浦路之徐州浦口段，饶、张须指定专门部队分段负责。徐州、济南、沧州段，由罗、黎指定专门部队负责，彻底破坏与控制之。

（二）正太路、石家庄至北平之平汉路、平津段、塘沽至唐山、通州至密云、北平至南口统由聂、萧指定专门部队，分段负责，彻底破坏与控制之。

（三）同蒲路之太谷以南，由刘、邓指定专门部队负责，彻底破坏及控制二三段。太原以北至大同，仍归贺、李负责，破坏控制。以上之铁道、公路，必须坚决顽强进行破坏，愈彻底愈好，并必须掘毁路基，使难修复。在顽军通过前控制以阻顽前进，在顽军通过后，控制断绝其后方接济，牵制其前进，

以及广泛使用地雷、炸弹，普遍袭击、截击，寻求有利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两师主力。如此做法才能打落蒋顽气势，争取时间，争取胜利。

军 委
九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饶漱石、张云逸，罗荣桓、黎玉，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萧克，贺龙、李井泉，宋任穷、杨得志、苏振华。

〔2〕指蒋介石。

军委关于黄克诚师应兼程北进 给张云逸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

张、饶、赖^{〔1〕}并黄克诚：

俭戌电悉。黄师主力已出动甚慰。莫斯科路透电，在满洲苏军十月底撤完，美又在秦皇岛、天津登陆，助蒋^{〔2〕}进兵东北。时机紧迫，三师应兼程北进，其他出动部队，亦应迅速出动为要。

军 委
九月三十日午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饶漱石、赖传珠。

〔2〕 指蒋介石。

* 这个指示是彭德怀起草的。

刘少奇关于目前形势与对美方针 给张爱萍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张爱萍：

来电悉。据毛主席来电，近日国共谈判有些进展，似可成立某种协议，但尚无定议。现在中间人士大多同情我党，批评国民党。美军助蒋^{〔1〕}是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即在美国亦有很多人反对，将来是否有改变政策可能，目前还难说，即美军观察组人员亦多不以美政府目前政策为然，但他们作用不大。这是一个世界问题，为此苏联对蒋的态度更加坚定强硬，至今不许蒋派一个人到东北去。目前我各地对美军登陆部队及美军情报人员仍应采取友好态度，不可报复，以免给中国及美国反动派以借口，造成反我空气。但美军如有任何进攻我军行为，我必以严正态度对之，并立即报告和公布，以便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采取对策。

刘 少 奇

酉东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国共谈判及 目前时局的通知^{*}

（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

各局、各区党委：

（一）国共谈判停顿数天后，二十四日起又继续谈。我方处于有理、有利地位，国民党防御招架。双方代表曾招待民主同盟，同盟诸人批评彼方。

（二）宋子文访美借款失败。

（三）京、沪接收，群狗争食，闹得不像样子。冷欣被逮捕，钱大钧有撤职讯。

（四）新疆少数民族起义，声势极大，政府军失败，迪化有失守讯，国民党无法挽救，现正请苏联调停中。

（五）美军登陆中国沿海，助蒋^①占各大城要道。但大用美国兵直接打内战可能性不大。

（六）国民党腐败脆弱，外强中干，忠奸不分，敌友不辨，将迅速丧失人心，并引起国际评论。在国民党占领各大城要道后，力量分散，处处薄弱，决难压倒人民。

（七）美国舆论助我者多，将来会有许多外国记者到解放区考察，反动派决难封锁。

（八）望我各地坚决斗争，迅速扩大与编组力量，争取新

* 这个通知是刘少奇起草的。

解放区广大群众，加大城市及铁路工人中的工作，组织暗八路军，确实截断铁路，阻止顽军行动，争取部分投降仍是可能的。但须力避与美国登陆部队及美国情报人员冲突，不给反动派以挑拨借口。大后方流亡者，许多家在解放区，他们回家时，我方须给以便利，并争取他们，他们中多数是不满反动派的。

中 央

根据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
选编》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与 部署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

寅卯：

（一）你们对于全满洲各方面工作的部署，望即拟定电告。军委前有一满洲军事部署电告你们，你们有何意见？这个部署的精神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而目前在大城要道除找取物资兵员外，主要是发动群众，进行民主运动。望你们注意这一方针，不使紊乱。

（二）你们部队正由沈阳撤出，望你们考虑立即由程子华从沈阳及曾克林队伍中抽出二、三个比较巩固的团和一批干部到洮南、龙江开辟工作，建立基点，并将北满的干部调一部分给程子华。因洮南、龙江二点在战略上极重要。东满吉林如你们能分一部队去也好，如分不出即由到庄河部队调去。

（三）你们应使现在北满的干部由你们作统一的分配，使之服从以上战略部署。以后陆续到达之部队和干部，亦须作有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计划之分配。

（四）美舰一部已到烟台。

子 丑

酉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采取强硬态度 拒绝美军登陆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

胶东区党委并告山东、华中、晋察冀中央局并发重庆：

（一）美军在烟台登陆按中央午电处理。（二）美军还可能在威海、龙口及其他等地登陆，我军应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只有在不能击退美军并无法阻其登陆时，我军才予撤退，并将冲突时间、地点、人数及具体经过情形，迅速报告和公布。只有我军采取强硬态度，并在世界上引起舆论大风波之后，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但我军决不先开枪。（三）其他各区如遇美军干涉和进攻，均照此办理。

中 央

酉鱼戌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抽调十万大军进入东北等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

寅卯：

（一）彼方既下决心，我应表示我方自有办法。但三十万办不到，一个月可有十万到达冀东和东北，本月底可再出动五万到八万。现因国民党有将近五十万大军从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向平津、东北前进，我冀鲁豫、太行、五台等区部队均不能抽调，必须阻止顽军北进，并消灭其一部，才能掩护我已出动之十万到达目的地，并进行工作。否则，顽军大队集结平津，必隔断华北、华中与华北、热河联系，东北亦无法安全进行工作。干部已大批出动，二星期后即可陆续到达。

（二）在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路我与蒋^{〔1〕}军大冲突即将开始，请与辰兄^{〔2〕}商量能从张家口、绥远方面给我以必要的援助，使我在这些大冲突中获得大胜利，对东北及全中国的局势均将起大影响，望力求此着之成功。

（三）东北伪军、伪警在我军到达后，必须解除武装或重新加以整编，大批调动与改造其干部，才能掌握在我手，望加以注意和准备。

子 丑

酉 鱼

注 释

- 〔1〕 指蒋介石。
- 〔2〕 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的代称。

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

(一九四五年十月八日)

毛 泽 东

这次来渝，首先感谢蒋^{〔1〕}先生的邀请与四十多天的很好的招待，感谢今晚的主人张文白先生设了这样盛大的宴会，也感谢所有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

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在东、西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作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 这是毛泽东离开重庆前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的演说。

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敌伪军 向我投降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各局、各区党委：

麦克阿瑟命令日本内相及日本全国警察总督离职，释放政治犯，并允许日本人民讨论天皇之自由，因而引起日本内阁辞职。美军在天津及中国沿海登陆，重庆政府颁布惩治汉奸条例，所有伪组织中特任官荐任官及其他重要官吏均须逮捕受审，因而引起日军及伪军伪组织人员普遍的动摇恐慌。北平日军已声言不再抵抗八路军，中下层军官及兵士普遍愿意缴枪给八路军（但上层不愿这样做），伪军伪组织人员亦多有自动找我军接洽者。望各地利用这种情势，迅速加紧敌伪军工作，争取部分日军投降我军，或者在我军攻击城市据点的伪军时，使敌军守中立，不加援助，设法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投降我军，由我军保障其生命安全，并设法扩大日、伪与美、蒋^{〔1〕}之间的矛盾，使其不能联合对我。但在文字宣传上，仍须照以前一样，批评美蒋对日本、汉奸的纵容政策，要求严惩战犯和汉奸。

中 央

酉佳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 成立东满指挥机关等问题 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九日）

寅卯：

（一）山东部队已大批运入东北，望即成立东满指挥机关，负责迅速开辟东满工作。部队必须迅速摆开分散，每县一连一排，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在目前决不应集中部署。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因我无飞机大炮，游击概念决不能脱离，否则将遭灭亡。在将来适当时机，部队即须集中整训和作战，但这是下一时期要做的。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将来作战即使采取抵住蒋^{〔1〕}军进入东北方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以及沿海地带亦完全可能被蒋军占领，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不可作到处防御的想法。（二）万毅部现在何处，你们怎样使用该部，望告。（三）孔原、王友已到，望即成立北满党的临时指导机关（北满工委），即带电台去，以便了解该方情况并进行工作。陈郁可留沈阳一带作工会工作。所有到达东北的干部，应迅速有计划的分散到全东北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绝不要迟缓。

子 丑

酉佳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刘少奇关于认真研究 毛泽东军事著作掌握以多胜少原则 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

郑李：

（一）日本投降，你们以后作战的对象，将是国民党军队。根据近来你们作战的情报，可以看出你们部队在对顽作战中的歼灭战很少，大多只是将敌人击溃，缴获其一部。应该把这种情形看作是你们部队在作战中的一个缺点。我想这是由于你们的干部在指挥作战中没有严格遵守毛主席的以多胜少的原则及其他原则而来的。对顽作战，应选择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并必须以超过敌人五六倍的兵力与之作战，然后才能包围敌之一路或一股，干净全部歼灭之，切忌在与敌人兵力相等或少于敌人兵力的情形下和敌人作战。就是我们必须以五六个团去打敌人一个团，以五六个连去打敌人一个连，如此，才能歼灭敌人，而不只是击溃。如果敌人有五六个团分几路向我前进，而我亦只有五六个团，我不要平均分配兵力几路去抵住敌人，我们必须以极少的兵力去钳制敌之主力，而以我之极大的主力去打击敌人比较弱的一路。如此我们才能歼灭敌之一路。这就是毛主席的以多胜少的原则，在毛主席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题》一书中说的很详细，望你们详细的反复的研读这本著作，在所有高级军事干部中讨论这本著作，作为你们以后作战的指导原则。今后你们的环境相当困难，将更多的依靠你们在作战上的正确指导，才能打开你们的局面，并取得胜利。而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也是极精彩、极有价值的著作，我们每个军事干部必须加以熟读。

刘 少 奇

西灰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 任务与方针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

各局并转区党委：

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此次谈判的重要成就。但有下列各点望加注意：

（一）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夺北宁、胶济、平绥三路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

（二）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

（三）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四十三个师，是对彼方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的七分之一。后来彼方提出编整国防军计划，拟编一百二十个师，故我方答应到那时可以编为二十个师，也是七分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之一。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编整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四）为表示让步，取得全国同情起见，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八地，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之解释及适当之处置。但在鄂豫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广东则执行分散长期坚持计划不变。

（五）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中 央

十月十二日

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

中国国民政府蒋^[1]主席于抗战胜利后，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先生，商讨国家大计。毛先生于八月二十八日应邀来渝，进见蒋主席，曾作多次会谈；同时双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为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两先生，迭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商谈，已获得左列之结果，并仍将在互信互让之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兹特发表会谈纪要如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

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可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成立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均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一致认为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

五、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双方同意政府应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

七、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除汉奸以外之

政治犯，政府应一律释放。政府方面表示：政府准备自动办理，中共可将应释放之人提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双方同意各地应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唯政府希望不以此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

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平、津、青岛三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唯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

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方面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方面表示：此在原则上自无问题，唯惩治汉奸要依法律行之，解散伪军亦须妥慎办理，以免影响当地安宁。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国庆纪念日于重庆

王世杰 张 群 张治中

邵力子 周恩来 王若飞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再派五万人去东北 给陈毅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

陈罗黎、张饶赖^{〔1〕}：

（一）粟裕已到江北，七师已到皖东，浙东部队已北移，苏南部队不久亦可全部北移，胶东部队已大批渡海，因此请你们立即定出第二期北进计划。（二）除前期已决定去冀东（山东三万人，黄克诚三万五千人）和东北（山东出三万人）之部队外，中央决定第二期再向东北出兵五万人，主要由山东部队中抽调，新四军能去一部分亦甚好，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出动完毕。须带多少枪支由东北局决定。（三）海运尚可继续，陈罗黎必须计划使海运不要停顿，如前期部队已经运完，后续部队须即跟进，以迅速完成计划为目标。（四）关于第二期出动计划及山东、华中部队的部署与作战，请你们妥为筹划电告，不论华中和山东均必须保留二三个主力旅，去东北的部队中亦必须有几个老的主力旅。山东的武工队亦可调一部分去东北。

中 央

酉元

并告东北局。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军委关于上党战役的通报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

贺李、聂萧、陈罗黎、张饶、林萧、郑李、黄洪、王王、王戴、杨苏^{〔1〕}：

上党战役通报（不公布）。

（一）经四十天之苦战，将阎锡山进攻上党各军全部歼灭，计有六十一军之六十九师，十九军之三十七师、六十八师及两个纵队（等如团）。二十三军、八十三军共六个师（缺两个团），另省防军四个团（以上共计三万八千人），除约两千人溃入沁县城外，余全部消灭。俘师长副师长以上十余名，其他官兵一万七千人。

（二）共缴获武器：完整山炮二十门，迫击炮三十余门，重机枪三十余挺，轻机枪一千三百挺，步枪八千支，另有五个师尚在清查中。

（三）此次战役，党政军民一致协同，县书专员县长均亲赴前线，组织后方工作，民兵自卫队参战者在五万以上。伤员救护，军需运输，均很迅速，这是很好的经验。

军 委

酉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贺龙、李井泉，聂荣臻、萧克，陈毅、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林彪、萧劲光，郑位三、李先念，黄克诚、洪学智，王震、王首道，王树声、戴季英，杨得志、苏振华。

中共中央关于进行交通战阻止 国民党军队前进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

各局并转各区党委：

(一) 日本虽已投降，但华北、华中日军大部尚未缴械，伪军全部被国民党收编，敌伪还在向我军作战。我军在华北、华中敌后艰苦抗战八年，功在国家，但国民党不让我军受降，并动员了七十万军队，在敌伪的掩护和帮助下，正向北平、天津、秦皇岛、张家口、石家庄、济南、青岛等地急进，企图控制华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争夺东北，反对我党我军，破坏国内和平，制造内战。我为争取我党我军的应有地位，保证解放区人民的既得权利，争取部分受降，争取东北工作的开展，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出现，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因此，目前华北、华中解放区作战的重心，应放在铁路线上，作战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和阻止北进之顽军。

(二) 为了上述目的，各解放区应按各区铁路情况，将自己所有正规军和地方部队及指挥机关作有计划的配备，组成几个方面的战线。对各交通要道施行有计划的破坏和扼守，并须有重点。津浦路德州至天津段，归渤海、冀中负责；德州至济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南段，归冀鲁豫、渤海负责；济南至徐州段，归山东、冀鲁豫负责，徐州至浦口段，归新四军负责；陇海路归新四军、冀鲁豫负责。平汉路石家庄至新乡段归太行、冀鲁豫负责。石家庄至天津段归冀晋、冀中负责。正太路归冀晋太行负责。同蒲南段归太岳负责，北段归晋绥、冀晋负责。平绥路归晋绥、冀察晋负责。北宁路归冀东负责。但北宁路之平津塘沽段，胶济路及陇海路之徐州海州段，则不应破坏，以免顽军封锁，并让敌人回国。凡一路归两区共同负责者，须有一区受另外一区之统一指挥。由各中央局具体指定之。

（三）为了有力的破坏各段铁路和消灭顽军，各段均须组织一支强大的野战军，并依据野战军的具体情况和敌情条件进行作战。各中心地区的地方武装，县队、区队等，除留一部继续发展及维持秩序外，大部应集中到铁路作战中去，加以整编和正规化，以便组成更多的野战军。

（四）凡我有强大力量足以控制铁路一段时，均应力求控制一段，布置战场，和顽军作战，求得整批消灭顽军力量，阻止其前进。凡不能控制铁路一段时，则应积极破路，袭扰，埋设地雷，翻车和相机打击顽军。务使其不能乘车而必须步行前进。凡我无正规部队地段，必须组织多数武工队、游击小组去埋设地雷、炸弹、翻车等。

（五）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和民兵去进行破坏，凡群众在破路时所获得的一切铁料、枕木、电杆、电线及其他东西，均归群众所有，由公家订价收买。其破坏桥梁、道基、水塔、机车及车辆者，则由公家订价奖赏。对于铁路工人和路警，应十分注意联合和解释，其失业者须加救济，使其参加破路，不反对我军破路。对于顽军的铁道队须加以打击。对于顽军官兵亦须向其解释。各种破路器具、炸药、地雷等须大量准备。凡为我控制之铁路及在可能时，对于高出地面用土垫起之路基及车站

月台等均须彻底破坏。所有机车及车辆、行车用具均须彻底毁坏。

（六）顽军虽众，但只能由几条漫长道路孤军深入，后路断绝，补充困难，疲劳困惫，不得不陷于被动，而我则有广大地区可以机动，休整补充容易，并有广大人民帮助。如我能动员全党全军及广大人民认识目前交通作战的重要性，对于各路前进顽军加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几十个师，阻止其前进，则国民党的反动计划必被我打破，我在将来长期和平阶段中的有利地位，即能确立。各地必须在干部中、群众中充分解释目前交通作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人民地位的中心环节，因此必须全力进行，坚决作战，不要怕消耗。只要能大量消灭敌人，我军即使消耗多一些，是有代价的，容易补充的（而顽军则难于补充）。某些地区不了解目前交通作战的重大意义，因此，决心不大，成绩不够，陷于被动，随便放走顽军通过，或怕消耗，不肯坚决作战，这都是不对的，必须严格纠正。各区领导机关须分为前方与后方两处办事，而将最得力的干部派到前方去亲自组织这一交通作战。各区执行本电情形，望随时报告。

中 央

酉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平绥战役及准备 消灭阎锡山残部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

晋察冀、晋绥两局诸同志并告东北及晋冀鲁豫两局：

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蒋介石令傅作义集结五万余人于归绥、集宁、大同之线，一俟陆运、空运、海运兵力集中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即将配合傅部进攻张垣，并进攻沈阳、承德。而绥远之毕克齐、归绥、武川、集宁、丰镇、陶林、凉城、清水河等地或为我原有之解放区，或为我不久前所收复，均被傅部在日寇援助下，协同伪军王英、李守信等所强占，并曾进占我兴和、尚义，迫近张垣。现兴和、尚义虽被我收复，其余各地仍在顽伪手中，并积极准备攻击张垣，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故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完成你们的神圣任务。至平绥战役胜利后，主力应迅速准备转移冀东、平西地区，执行严重的新任务。而以必要数量之得力部队，由大同南下，肃清阎逆势力，直至太原附近，再依情势，考虑夺取太原问题。因阎逆不但长期勾结日寇，近更大举进攻我上党解放区，虽受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到我上党战役的严重打击，歼灭其主力三万余人，但其残部尚有六万以上，阎逆并丧心病狂，组织日寇数千人准备进攻自己的同胞，因此在不妨碍速援东北条件下，尽可能彻底歼灭阎逆残余，是完全必要与有理由的。

中 央

西铤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关于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 争取平汉战役胜利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二十七日、二十九日)

一

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邓^{〔1〕}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八万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急于求胜，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 这些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中 央

西篠

二

刘、邓、薄、张、李^{〔2〕}：

西宥电悉。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石家庄胡^{〔3〕}部西宥致胡电，着一个师配合侯如墉向高邑推进，接应安阳北上部队。其战力亦不如当面之敌，可用地方部队迟滞其行动。石家庄、新乡两处之顽共八个师，你们当面之顽共六个师，总计不过十四个师。在你们歼当面之顽一两个师时，可能引起南北增援，你们须准备在连续多次战斗中总共歼灭四五个师，即能转变局势。绥远方面，聂、贺^{〔4〕}两军五万余，十八日打起，敌甚顽强，开始仅歼灭一个团，击溃一骑兵师一步兵师及若干杂部，苦战一星期，占领丰镇、凉城，至二十四日攻克集宁，局势即起变化。何文鼎二十六师（蒋系）被我歼灭于卓资山，傅作义主力百〇一师、三十二师西窜，我正向归绥追击中。鄂豫方面，我五师野战纵队业已组成，占领桐柏，与王戴^{〔5〕}、王震会合，已令其放手行动，配合你们作战。望你们注意动员人民参战，对敌坚壁清野，集中一切可能力量战胜当面之敌。粮食筹划，须作持久打算。

军 委

西感

三

刘、邓：

十六军三个师南援，进至高邑后，估计将以一个师位于临城、柏乡、高邑各点，掩护后路及侧翼，两个师向南推进。如我以地方兵团及民兵地雷战作有力之打击，使彼误认为我有主力部队在该地区，必能迟滞多日不敢放手前进，我则争取时间歼灭当面之敌，然后再歼援敌，仍甚有利。你们当面六个师，再增十六军两个师，共计不过八个师，只要我取各个歼灭政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次歼灭一个师，则在两三次作战歼灭两三个师之后，整个局势必起变化。

军 委

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 〔1〕 指刘伯承、邓小平。
- 〔2〕 指薄一波、张际春、李达。
- 〔3〕 指胡宗南。
- 〔4〕 指聂荣臻、贺龙。
- 〔5〕 指王树声、戴季英。

关于重庆谈判^{*}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

毛 泽 东

讲一讲目前的时局问题。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

^{*} 这是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

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既然是两个想不开，为什么又谈判，又成立《双十协定》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我们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

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中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现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

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四十八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四十三个师，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照比例减下来，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到二十四个师，还可以少到二十个师，还是占七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上面就是我向同志们讲的时局问题。目前时局的发展，有许多矛盾现象。为什么国共谈判中有些问题可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又不能达成协议？为什么《会谈纪要》上说要和平团结，而实际上又在打仗？这种矛盾现象，有些同志想不开。我的讲话就是答复这些问题。有的同志不能了解，蒋介石历来反共反人民，为什么我们又愿意同他谈判呢？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所转变，我们就愿意同他们谈判，这对不对呢？这是完全对的。中国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还讲一点我们的工作。在座的有些同志要往前方去。许多同志满腔热忱，争着出去工作，这种积极性和热情，是很可贵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同志抱着错误的想法，不是想到那里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而是认为那里的一切都很顺利，比延安舒服。有没有人这样想呢？我看是有的。我劝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想法。去，是为了工作去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有许多本地的干部，现在要离乡背井，到前方去。还有许多出生在南方的干部，从前从南方到了延安，现在也要到前方去。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斗。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了，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呢？不会的。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反苏反共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都坚决反对。在最近的三十年内，打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之间，间隔了二十几年。人类历史五十万年，只有在这三十年内才打过世界战争。第一次大战以后，世界有很大进步。这一次大战以后，世界一定会进步得更快。第一次大战以后，产生了苏联，全世界产生了几十个共产党，这是从前没有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更强盛了，欧洲的面貌改观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更团结了。我们中国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间。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军委关于破袭交通线迟滞 国民党军前进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

王宋杨苏并聂萧、刘邓、陈罗黎、张饶赖^[1]：

破路、破车、翻车、袭击、阻击、迟滞顽军前进，在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歼灭其一部以至大部，这种交通战将是长期的，至少准备半年。在交通线上纠缠顽军愈久，削弱消灭顽军愈多，就可推迟以至破坏顽军大举向解放区进攻，这将便利解放区扩大与巩固。也就是促进国内和平的重大因素。你们将平汉路平毁与控制了几百里，推迟顽军北进，已获重大成绩。应将平汉路的经验充分发挥，更有组织的运用到陇海路、津浦路、正太路、德石路，克服困难，将上述铁道、公路照平汉路一样的平毁。徐州至砀山段第四师已开始破坏，望令丰、沛鱼分区切实配合，并与四师密切联络。商丘、开封段亦须严令水东区及直南区进行，两区并须统一指挥。陈毅、黎玉两同志，已亲临鲁南组织反顽战役，指挥破徐济路及控制其一段至数段，望泰西、湖西区切实配合，并受陈黎指挥。国民党军巩固平津、济南后，德石路，将成为割裂冀中冀南平原区，联系石家庄军事要点的重要干线，望与冀南、冀中两区切商具体办法与统一指挥，乘敌顽不强时，彻底毁灭该路，路基平毁，枕木铁轨、电杆、电线撤走，车厢焚毁，车头撮卸炸毁，车站、水

塔炸毁。望聂萧转告冀中并望聂萧将正太路、平汉路北段近日破袭控制情形随时电告。

军 委

酉巧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王秉璋、宋任穷、杨得志、苏振华，聂荣臻、萧克，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罗荣桓、黎玉，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

中共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 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

东北局：

（一）国民党已知我党在东北建立武装，因此它急于派军队及党、政人员到东北和我斗争。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二）庄河已到我军万余人，萧华部最近即可运完。林枫部，林彪、文年生、张启龙、倪志亮、周桓等部及杨国夫师、刘其人师，十天内可到山海关、锦州之线。因此，目前我在东北工作的部署，应该是全力加强辽宁（主要的）、安东二省（国民党的省）的工作，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为此，最近到东北的部队和干部，应尽先绝大部分布置在辽宁（主要）、安东二省。应在这二省立即整编三四十个团，接收所有县政权，建立民主的秩序，发动群众，镇压反动派，准备物资，以利作战。对于北满、东满暂时只派少数人员及后到的少数部队前去开辟工作。

（三）整训部队是头等重要工作，应将到达的老部队和干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部分散，编入你们新发展的八万部队中去，集中在几个军事要点附近，争取整训十天、二十天，另以若干经过整训的部队每县每区一连一排的分散到地方去接收政权，进行群众工作，务必在短期内完全控制辽宁、安东二省。

（四）省县政权接收后应立即宣布自己的民主纲领，颁布临时的保护劳工条例、农民土地问题的条例（减租减息）及依照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等进行工作。并立即聘请临时的参议会。并设立干部训练处招收青年学生及工人农民进行训练，分派工作。

（五）立即成立工会、农会，召开各种群众大会，提出要求，进行改善生活及减租减息、控诉汉奸的运动，同时在政治上进行要求自治、反对独裁的宣传。要发动蓬蓬勃勃的民众运动来进行社会改革及支持新政权。

（六）财政经济，应宣布保护私人企业及一切正当营业，确定税收及货币政策等。在公营企业中发动工人职员组织委员会管理，设法开工。军政经费的维持，暂时依靠敌产及税收，必要时可征收一部分粮食。军政工作人员的薪水，暂时一般实行解放区的制度，党外人员给以临时的薪金。

（七）各项工作你们应有统一的部署，但必须有重心。必须对干部详细说清楚各种办法，使他们有计划的去进行工作。现在你们的计划怎样，望将你们每日所进行的工作简单电告。

中 央

酉皓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 和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

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各兵团首长：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其中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息，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府，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明年全体解放区人民的生产和运动，保证各解放区军民的粮食、被服及日用品的供给，关系于争取胜利特别重大。和过去几个月一样，今后六个月中，是全党工作特别紧张时期，希望各地领导同志及中心骨干善于掌握自己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我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最后结果如何，要看我们今后六个月的努力。估计到顽方和我争夺华北、东北虽有其便利条件（美国人日本人及伪军的援助），但有其不便利条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地理人情不熟，孤军深入，脱离群众，补充困难，系统不一等），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因此各解放区应以多年来组织起来的力量，并继续迅速组织我们的力量，全部使用到今

后六个月的斗争中去，争取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中 央

酉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在桐柏山区域创造战场 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郑、李：

（一）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豫鄂活动，三部^{〔1〕}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也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二）目前你们野战军会合王戴、二王^{〔2〕}，以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东面之豫东南（大别山）、豫东北（新黄河），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作几个月后之预备机动地区，不宜提在目前的计划上。（三）只要打胜仗，财政就有办法，几个胜仗之后，占领大块地区（至少七八个县），不怕不能解决财政问题，各解放区军队都是如此解决，你们自亦能解决。目前你们即应有坚定决心在桐柏山区域（铁路以西，南阳以东，叶县以南，随、枣以北）创造战场，歼灭顽军，解决财政。这本是你们原定计划，希望坚决执行。

中 央

酉养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注 释

〔1〕指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即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五师。

〔2〕指王树声、戴季英，王震、王首道。

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古 工作方针给晋察冀中央局和 晋绥分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分局：

申艳电悉。对内蒙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 在目前我党控制热察，发展东北，取得华北优势的方针下，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及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连系的有利地位。

(二) 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首先从各旗开始，争取时间，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在乌盟、锡盟等纯粹蒙古区域可以自治政府的形式出现，在绥东、察南等蒙汉杂居地带，则以蒙汉联合政权的形式出现），准备建立内蒙自治筹委会的组织，统一各盟旗自治运动的领导，党内亦应有统一领导与政策。

(三) 我党对内蒙的各种政策，必须适时而慎重。应首先了解外蒙对内蒙的态度，过去日本及国党如何统制内蒙及其恶果，以及目前内蒙各阶层的动态，才能具体确定。现仅就一般情况提出以下意见，借供参考：

1. 在广大各阶层蒙人中揭发历史上国党及日本欺骗与统制内蒙的罪行，消除蒙人对国党的幻想。

2. 对德王^{〔1〕}、李守信一派，应采打击、分化与孤立政策，德王已去重庆，应迅速消灭其影响，防止将来国党利用其活动。对过去反德王及不与德王合作的上层分子，应积极争取他们参加自治政府，使我们打击的对象缩小到最少限度。对蒙古伪军亦应与其他伪军不同处理，除最反动者，应武力解决外，一般的应采宽大政策，对其愿意转变者，即可改编，逐渐改造。

3. 各盟旗自治政府，目前可进行以下工作，如颁布简明纲领，建立地方武装，提拔与培养当地蒙古干部，检举蒙奸，举办有利蒙民的各种文化、经济及社会公益等建设事业。

4. 我军必须保持良好纪律，尊重蒙人风俗习惯，绝不随意夺取蒙人的财物、牛羊和触犯蒙人的禁忌。应由乌兰夫同志负责拟定我军进入蒙区及对蒙人的纪律及必需注意的事项数则，以资遵守。扶植蒙人的进步力量，一切处治蒙奸、没收主要蒙奸财物等工作，须发动蒙人自己进行。

（四）统一西蒙领导，暂规定大的方针由中央决定，实际工作由晋察冀中央局及晋绥分局分别自行处理，而以乌兰夫同志和两个中局连系，以筹划共同的行动方针及统一步骤。至于蒙古干部应统一由乌兰夫分配，每一地区要有一个主要干部，并且绥蒙可派一批干部去察蒙工作。

（五）西蒙情况，望随时电告中央。晋察冀、晋绥及冀热辽均应指定专人负责研究内蒙问题，提供具体意见。

书 记 处

十月二十三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即德穆楚克栋鲁普，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 泽 东

同志们：

抗大七分校的学员同志都是从边区、从华北来的，在各地做过工作，有许多人还打过仗，在抗日中有功劳。你们到七分校来学习已经很久了，现在就要到前方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开大会欢迎你们，又欢送你们。

大家知道，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日军大部分还没有缴枪，伪军有几十万也没有缴枪，还有许多日伪军在打我们。我们的解放区，华北、华中、东北、陕甘宁边区，已经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有一百三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以上的民兵。现在国民党顽固派也要打我们，在八年抗战中他们躲在后方，仗打得很少，有很多军队根本没有打过仗，日本投降了，他们出来了，还要吃掉我们的解放区，要打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这次我到重庆，见了蒋介石，我们的代表和他们的代表谈了四十多天，谈出了一点东西。有两条，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我们提出来，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在双十节签订了协定。但同时他们又准备了很多军队进攻解放区，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要算进去就有一百万以上。已经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如果我们打赢了，可能会得到和平，那时

候我们派代表同他说：“蒋委员长，我们从前谈判过，我们还是和平吧！”我们是不要打的，那时候就可能和平了。如果是他们打赢了，我们解放区就要变成黑暗的地方，我们的党校办不成了，七分校也办不成了，边区让他们占了，边区政府也没有了，减租减息也取消了。所以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政府、共产党要一致团结起来，把顽固派的进攻打垮，要坚决消灭他们。哪个敢来，就消灭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

最近打了两个胜仗。第一仗是在太行山附近长治、长子那一带打的。阎锡山军队有三万八千人进攻我们，我们只有三万一千正规军，其他是民兵，有五万民兵帮助抬伤兵、搞运输，结果是消灭了他们三万五千人，只有三千人跑掉了，还缴了他们很多步枪、机关枪和大炮。第二仗是在绥远打的。顽伪军有六万多人打我们，打到张家口附近。头一次，被我们打回去了，第二次他们打到集宁（平地泉）、丰镇、浑源，占了二百五十里铁路线，现在还在打。其余在平汉线、津浦线、河北、江苏、安徽各地，仗也开始打起来了。这些仗我们是有把握打胜的，因为广大地方在我们手中，人民拥护我们，地方部队、游击队已发展成为野战军。一个地方有几万、十几万野战军，又有几十万民兵，就能很好对付他们了。

将来怎么样呢？将来总是要和平的。今后的几个月我们要做很多工作，要实行双十协定，要求实现和平，民主这一条也要实行。双十协定没有解决解放区问题，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解放区。几个月后，我们还要要求他们承认解放区，不承认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的大势。这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任务，解放区人民的任务。

讲到人民，我在大后方见到很多人，他们都非常热心，愿意帮助我们，赞成我们解放区。我又见到许多外国人，比如美

国人，他们政府的政策是不好的、反共的，可是他们的飞行员、士兵很友好，一群群地来找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我。我在重庆也见到了英国人、法国人，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不好，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的政府是不好的，和美国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会分析，少数人不好，多数人是好的。我们在全中国和全世界是有朋友的，我们不是孤立的。

你们上前方是很好的。去前方，希望你们注意，我们总的任务是为全国和平奋斗，把敢于进攻我们的反动派打垮，要取得和平，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希望你们扩大自己的队伍，巩固自己的队伍。官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要像朋友、同志、兄弟一样地对待战士们。你们当了官长，就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要学国民党军队官长对弟兄们不好。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一条线上为人民服务，都准备牺牲性命为全国人民谋利益，为什么要对战士不好呢？一定要好。今后，无论你们到哪一个部队，一定要把官兵关系搞好。你们对战士好，战士一定会以很好的态度对待你们，这样的队伍，是什么敌人也打不散的。我们党中央也是一样，我们党内要有民主，就是对同志要有同志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全党团结一致，一百多万党员团结一致，什么敌人我们也不怕。

第三条是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我们的队伍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关心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吃东西、住房子、穿衣服，都要靠老百姓帮助解决，如果关系搞不好，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就没有办法打仗了。我们一定要把军民关系搞好，但有许多地方还没有搞好。当然总的说起来，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对老百姓是好的。你们七分校也是好的。你们七分校在陕甘宁边区也搞生产，不搞生产人民负担就太重了。现在华北、东北等许多地方打起来了，我们更要注意

把军民关系搞好。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每出去一批人，我们就讲一次，现在你们出去我们又讲，你们到了前方也要去讲。所有我们的军队都要和人民团结起来。

你们学得不少了，我就讲这几条。有了这几条，也就是坚决反对反动派的进攻，为全国和平而奋斗，改善官兵关系，全体人民和全体军队团结起来，中国的事情就好解决了。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老百姓来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行和平，实行民主，实行团结，实行统一。和平、民主、团结是我们党已经定下来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而奋斗。中央同你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我和朱^{〔1〕}总司令做的工作同你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除了解放中国人民以外，没有别的工作。同志们！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指朱德。

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彭 真

我们先到了东北，蒋军还没有到。“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东北不仅地理好，而且有宏大的工业、交通，有勇敢的东北人民。共产党和人民结合，加上工业技术，八路军加上飞机、大炮、坦克，一定能夺取胜利。东北有可能拿到我们手中。我们已经接到手的有四五十个地方，四平街以南、哈尔滨以北、佳木斯以东，都有了我们的部队。

现在苏联红军是东北的军事管制者。军管期间，最高权力在它手里。苏联现在需要和平。苏联在此次反法西斯战争中胜利很大，牺牲也很大，为了避免冲突、战争，订立了中苏条约，要把东北政权交给蒋介石。但是，苏联真心是愿我们胜利的。红军战士提到蒋介石就翘起小指头，提到毛主席就竖起大拇指。这就是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分析。一个是党，一个是国家外交，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感情，一个是政策。看到这几个问题，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工作是在矛盾中进行的。

我们是被迫打内战的，现在准备战争，是因为蒋介石要打我们。不久以后，我们就要进行争夺东北的战争。国民党的莫德惠、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在长春同苏联谈判接收东

^{*} 这是彭真在沈阳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北，谈得也不大好，指示下面等候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不要刺激苏联和共产党。国民党想从大连运兵，是试探性质。他们要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运兵十万来这里，和汉奸们里应外合。莫德惠《告东北同胞书》，说蒋介石绝未把东北伪组织和华北、华中的看作一样，就是要鼓励汉奸做内应。这就是目前东北的形势。

我们怎么做？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接收政权，积极收集、保管资材，建立根据地。根据毛主席指示，现在我们的主要力量布置在南面，即营口、安东等地，阻止蒋介石军队登陆。北面分散发展，哈尔滨开始只去了三十八个同志，到十月发展到六千人。现在首先抓城市、交通要道、平原地带，大大发展。十一月他们有十万，我们就有二三十万，还打不过他们？除了野战军，各县还要建立地方武装，搜索土匪，维持地方治安。

政权，我们接收了，经过一个选举，争取合法，我们是东北人民选举的。现在各地都要去接收，接收了，往下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把省、市、县都接收过来。蒋介石的人来了，我们不交，国民党成立政权，我们也成立，准备两个政权。看哪个国民党县长敢到县政府办公！革命就是造反，不敢夺取政权就革不成命。这个方针，中央复示后即执行。

下月十五日，苏联红军要走，最迟十二月二日撤完，还有三十天的工夫。我们要争取全东北，基础是发动群众。东北群众的情况怎么样？这里群众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是强的，但阶级觉悟较模糊。经过十四年亡国生活，人民都不愿再当亡国奴，说“亡国奴不是人当的”，工人不愿打内战，农民要富国强兵，不管是什么党领导。国民党证曾经卖到数十万元一张，汉奸们争买党证，但看到我们还在，国民党证就跌价了。以前的协和会变成国民党党部，许多汉奸成了国民党员。有的小地

主以前崇拜国民党，现在见到参加国民党的尽是一些汉奸，变为接近八路军。一般地说，现在这里群众的民族觉悟超过阶级觉悟，说到国家就感兴趣，谈到阶级还不大感兴趣。现在发动群众的中心口号就是：反奸清算，肃清敌伪残余，肃清汉奸、特务，有冤报冤，有仇报仇。这个口号很快即可把群众发动起来，再从民族觉悟转到阶级觉悟。总之，工作要放手，要武装工人、农民，在政权问题上实行东北人民自治，武装问题上实行东北人民自卫。

日本人在东北的资材很多，要爱惜和好好保管。现在有些浪费，须加注意。日本人把资材集中在城市，乡村里是穷的。因此，我们现在要把城市的资材抓紧收集起来。

东北的工业现在离开日本人管理不了。对日本军阀、战犯要惩处，对日本技术人员要争取。要尊重日本技术人员的人格，给他们较好的待遇，要求他们忠于职守，服从我们的命令，其中经过考验的，要给予信任。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彭真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在华美军方针 和应注意事项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各局、各区党委：

甲、在华美军总部宣布，今后半年内，将有六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及六七千陆空人员留置于华北。此项美军留置华北，其任务是帮助国民党军队进入华北，占领各重要城市及交通线，以巩固和增强国民党在华北的地位。国民党将极力利用美军为先锋，以大城市为依据，企图控制各交通线向我各解放区进攻，与我争夺华北。因此，华北沿海沿铁道线及大城市附近之我军政机关，今后与美军人员的接触与交涉，亦将日益增多。为妥善应付此种情况，我各主要地区的军政领导机关，均须有所准备。

乙、目前我们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于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在一般外交场合中，应向美军人员解释我方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一贯与美方友好合作的方针，说明我军在各解放区的战绩，及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及解放区进攻的事实，与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

丙、在今后工作中应注意下列事项：

(一) 凡与美军人员之重要交涉，如有关占领、驻防、派遣联络人员到我军内活动等事项，各地应避免就地解决，应请美方经其总部正式向延安总部交涉，经延安总部批准。

(二) 凡美军部队强行向我区推进，或协助国民党军队修筑交通，我当地军政当局应即正式通知美方，加以拒绝，同时应有武装抗击其前进之准备。如美军不听劝阻，强行推进，迫使我军不得已而需武装自卫时，我应坚守自卫立场，决不先开枪。

(三) 发生此类武装冲突时，须严诫部队注意纪律，对被俘人员不得杀害或加以侮辱，不必强其进行政治性的活动（如讲演，悔过），应实施优待与感化政策。释回俘虏成交换俘虏，均须经过正式手续，妥为移交，以防国民党部队中途杀害，嫁祸于我。

(四) 凡个别或小队美军人员，未经事先通知，自行进入我区者，均应询问清楚，登记姓名职务后，礼送出境。

(五) 一切正式外交往来，均须注意保存证件，时间、地点、人员、姓名、部队番号、来往公函，均须登记保存，并详告军委。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尤应注意双方的伤亡，缴获武器的种类与号码，俘虏之姓名与号码，我方军民损失情形，拍制照片，作出统计，并迅速报告延安。

(六) 在我解放区内的美国侨员（各国侨民也在内），应保护其生命财产，尊重其个人人格，在不妨害我军的条件下，准许其自由，并应向其说明和解释我党我军的政策，欢迎他们提出意见。

(七) 在平津、山东沿海、秦皇岛、北宁线周围活动之我军，在旅级司令部内，应建立联络机关，配备少数懂英语的人员，以便随时能进行工作。

丁、凡与外交有关的一切情况及活动，必须迅速报告军委。

中 央
西 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央军委关于十一月 作战部署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

林彭，聂萧罗，陈黎，罗李，刘邓，张饶赖^[1]：

十一月作战部署。(一)情况：东北方面，我以李运昌所部五千为基础已扩大至十万人，唯战斗力弱。我各地入东北部队截至目前止，尚只有万毅、沙克、杨国夫、刘转连、曹里怀、萧华、吴克华等部约三万以上。在路上前进者有山东刘其人师，山东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等师，四军黄克诚师等部约八万人。而蒋^[2]军已决定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其数约两个军六万人，按其计划是十一月十二日进至锦州、海城一线，十一月底进至沈阳，苏军则于十一月底从东北撤完。华北方面，蒋军主力由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路集中平津，经北宁热河两路入东北之计划，基本上已被我打破。我聂、贺^[3]军已击破平绥路蒋军五万以上，包围归绥。我刘邓军已开始击破平汉路蒋军六万（高树勋两师起义投我），并吸引由正太路窜入石家庄之蒋军三万五千不易北进。我陈黎军及华中已切断津浦路南北中三段，阻滞了蒋军，因此使空运平津之蒋系两个军陷于孤立，亦将使海运入东北之两个军陷于孤立及被南北夹击之地位。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二）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十一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为此目的部署如下：甲、东北方面，林彪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乙、陈黎、罗李速令山东第一批入东北部队（一、二、三、七等师）兼程北进，第二批部队及四军一部即速起程北上。丙、黄克诚师即速过平津路北上。丁、萧罗野战军限上半月在平北集中编组完毕，待命东进，侧击进入山海关、锦州、沈阳线上之蒋军。戊、刘邓军待当面战役完毕，准备抽出杨苏^{〔4〕}纵队配足十个团待命北上，另组新纵队代替杨苏。己、华中叶飞纵队待穿上棉衣后起程北上。庚、聂、贺军待绥远作战完毕，即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辛、刘邓、陈黎及华中三处除开东北者外，仍服原任务，准备歼灭必然继续向北进攻之蒋军主力。

（三）各部执行情形随时电告。

中央军委

戊东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彭真，聂荣臻、萧克、罗瑞卿，陈毅、黎玉，罗荣桓、李作鹏，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

〔2〕指蒋介石。

〔3〕指贺龙。

〔4〕指杨得志、苏振华。

毛泽东关于坚决作战控制 东西北满给彭真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

彭真：

（一）你处与罗荣桓电台、庄河方面电台及承德电台均联络否，如未，须即联络，调兵灵便。（二）罗荣桓已到胶县，正北上中。三十日来电，第二期山东决调四万，其中有第一、第二、第三师三万二千，其他八千。（三）沈阳得失决于美军是否协助蒋^{〔1〕}军进攻，如不协助，依靠你们现有兵力及不久到达之兵力，很能打胜孤立前进之蒋军；如协助，亦需坚决作战，争取时间，控制东西北满。（四）葫芦岛打枪^{〔2〕}，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似此如我在葫岛、营口、安东等地坚决抵抗，可能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

毛

戌冬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三卷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指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国民党军一部在美国军舰护送下企图在葫芦岛登陆，遭东北人民自治军击退事。

中共中央关于增兵东北之部署 给刘伯承等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刘邓薄张李并告聂萧刘罗及罗李^[1]：

关于调杨苏^[2]纵队二万人及陈赓纵队一万二千人去东北参加反对蒋^[3]顽进攻，以利控制东北，建立百年大计之部署，你们如何处置请考虑电复。苏方已许蒋方西陷在葫芦岛、营口登陆，戍文进至锦州、海城线，戍号进至沈阳，苏军则于戍有撤完。现我军控制葫芦岛、营口，拒止蒋军登陆。王世杰向苏大使交涉，劝告中共不要拒止，苏大使答此是中国人自己事，苏方不过问，故至今蒋军尚未登陆。可能迫使蒋军先在大沽、唐山、秦皇岛登陆，如此我可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现已任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萧劲光、李运昌、周保中（义勇军领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副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统率东北全军，部署作战。东北各省政府及工业，半月内外我可接收完毕。李运昌最先入东北之五千人现已扩大至八万，分布南满各地为地方部队，惟战斗力弱。我正规军入满者至此刻止，计有五万左右，在路上半月内可到者约五万，共十

* 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万左右，为内线之主力。惟蒋介石决心争夺东北，前定派两个军，现见我势大，有加派三个军消息，我们估计至少派五个军十五个师（美械）十五万人。在此形势下，战争重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因此我方必须增调有力兵团参加作战。现决调杨苏纵队二万，陈赓纵队一万二千，赵尔陆部一万二千，山东第二期四万，新四军二万，边区五千，共十万九千，十二月下半月到达热河、辽宁、冀东交界地区，从外线夹击蒋军，一部尽可能进入内线。从晋冀鲁豫抽调三万二千人，对于你们执行继续打击蒋顽北上自感困难，但在你们两次大胜之后，组织两个新纵队代替抽调之兵力，仍有可能。如何？望复。

中 央

戊支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指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罗荣桓、李作鹏。

〔2〕 指杨得志、苏振华。

〔3〕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野战军等问题 给彭真、林彪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彭林：

（一）你们应集中力量组成一支数万人的野战军，各军师番号及干部配备，望即决定电告。

（二）美舰如向我军开炮以掩护顽军登陆，我军自然可以大炮还击美舰。但我不应向美舰先开炮。

（三）你们应即在部队内及人民中加强东北人民自治的宣传教育。苏军从东北撤退后，东北人民选举自己的自治政府，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违反地方自治原则委派东北地方行政官吏。东北秩序由东北人民自治军维持。反对国民党派军队到东北来进行内战。国民党对收复东北无功，对丧失东北有罪。

（四）葫芦岛之码头应即破坏，并建工事，北宁路应准备在必要时能迅速彻底破坏。

中 央

戊支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军委关于争取 东北战略性的决战胜利 给聂荣臻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四日）

聂萧刘罗并告林彭^{〔1〕}：

你三十一日及二日电均收到。

在敌投降后，蒋^{〔2〕}与我争夺华北，形成了八年来第一次尖锐的武装斗争，至十月底已发展到高峰。新八军起义（十月三十日），三十军、四十军被消灭（十一月三日止），此后华北武装斗争，可能将由异常紧张暂时转趋平稳。但没有更大的胜利，特别是东北的胜利，武装斗争是不易停止的。十一月至十二月中旬，将是蒋与我武装争夺东北的另一次高峰，战场是在辽宁南部，锦州、热河、冀东地区，我必须集中可能的力量，争取这战略性质的决战胜利，奠定我巩固的大根据地。但时间不允许我有充分准备与力量的应有集中，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蒋军有先机占领可能，使我向东北集中的主力截为两段，自然的形成内外线作战，对陆路入东北的蒋军成夹击形势。为着应付上述可能，冀中应抽调部队多少，应在不十分妨害冀中坚持现在局面情况下着手，而

^{*} 这个指示是彭德怀起草的。

不应因抽调部队过多，使冀中解放区发生更大的困难。但在目前，必须照顾主要作战方面，争取主要方面的胜利。这点请向冀中很好解释。

军 委

戊支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注 释

〔1〕 指萧克、刘澜涛、罗瑞卿，林彪、彭真。

〔2〕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交通的先决条件 问题给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

甲乙戌微致丙丁：

支电悉。

(一) 目前我在谈判中，在恢复交通问题上有几点提法已处于被动，必须考虑成熟，恢复主动；决定《解放日报》明日发表中共发言人谈话，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否则即是帮助内战；在受降问题上必须由解放区担任受降，其他军队撤回原防。

(二) 邯郸战役缴获大批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你考虑可否借此转弯，采取强硬态度，不要撤回原提四点^{〔1〕}，只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防）、伪军、自治三大问题。

(三) 不但我们在之交通线彼不得进，我们不在彼亦不得进，已进者须撤退，否则一定是内战。

(四) 交通线上可以双方不驻兵，彼方已驻者须退返原防，不能让其驻在我解放区。

^{*} 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五）双方军队撤离交通线后，应由解放区自治政府管理。

（六）不能同意组织交通考察团，应先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防）、伪军、自治三问题，亦即解决内战危险问题，由解放区负责恢复交通，目前则绝对不能恢复。

（七）不要急忙回答彼方所提六点，也不怕他们发表，实际上吴国桢已于四日向合众社发表，此间今晚发表批评。

（八）同意东北问题暂缓提出。

（九）关于揭发内战及美军干涉两点，已令几个机关动员来做，材料可大增加。

（十）西安息，蒋^{〔2〕}令胡宗南立即去郑州，发动大举进攻，彼方一不做二不休，深堪注意。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指周恩来、王若飞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的四项临时办法。电报说，为坚决避免内战，以实现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我们提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四项临时办法：（一）立即停止武力进攻。（二）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解放区进兵。（三）恢复各铁路一般情形，铁路线上不得驻兵（城市不在内）。（四）国民党军队在八条铁路（平绥、同蒲、正太、陇海东段、平汉北段、津浦、胶济、北宁）上无运兵必要。

〔2〕指蒋介石。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

毛 泽 东

合众社重庆三日电报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宣称，“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并提出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新华社记者为此询问中共方面发言人。

中共发言人告记者称：吴氏所说“守势”云云，全系撒谎。除我军已撤退的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五个解放区全被国民党军队进占、大肆蹂躏人民外，其他大多数解放区，例如广东、湖北、河南、苏北、皖北、山东、河北等省，国民党正规军已有七十余师开到我解放区及其附近，压迫人民，进攻我军，或准备进攻。正在向我解放区开进者，尚有数十师。这难道是取守势吗？其中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被国民党第一、第五、第六等三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

^{*}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的谈话。

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在晋绥察三省，也是如此。十月上旬，阎锡山指挥十三个师，攻入我上党解放区襄垣、屯留区域，被当地军民在自卫战斗中全部缴械，被俘人员中亦有军长师长多人。他们现在我太行解放区，一个个活着，足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最近阎锡山在重庆报道他如何被攻，而他则仅取“守势”，说了种种谎话。他大概忘记了他的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暂四十六师师长郭溶，暂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六十八师师长郭天兴，暂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等位将军，现正住在我解放区，足以驳斥吴国桢氏、阎锡山氏和一切挑拨内战的反动派的任何谎话。傅作义将军奉命进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已两个多月，曾打到张家口的门口，占领我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难道这也是取守势和未放“第一枪”吗？我察绥两省军民起而自卫，在反攻战斗中亦俘虏大批官兵，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进攻等等。在各次自卫战斗中，我方缴获大批“剿匪”和反共文件，其中有国民党最高当局所颁发而被吴国桢氏称为不过是“笑话”的《剿匪手本》、“剿匪”命令和其他反共文件，正在向延安解送中。这些反共文件，都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铁证。

记者又问中共发言人，吴国桢氏所提恢复交通办法，你的意见如何？该发言人答道：这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

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先解决交通问题，后解决三项问题呢，还是先解决三项问题，后解决交通问题呢？解放区军队艰苦抗日八年，为什么没有受降资格，而劳其他军队从远远的地方开去受降呢？伪军人人得而诛之，为什么一律编为“国军”，并且指挥他们进攻解放区呢？地方自治，《双十协定》上已有明文规定，孙中山先生早主省长民选，为什么还要政府派遣官吏呢？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为着迅速制止已经普及全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我们主张：（一）已经进入华北、苏北、皖北、华中各解放区及其附近的政府受降军队和进攻军队，立即撤返原防，由解放区军队去接受敌人投降和驻防各城市与交通线，恢复被侵占的解放区；（二）全部伪军立即缴械遣散，在华北、苏北、皖北者，由解放区负责缴械遣散；（三）承认一切解放区的人民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实现《双十协定》的规定。发言人说：只有如此，才能制止内战；否则是完全没有保障的。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战斗中所缴获的文件以及大举调兵和大举进攻的实际行动，已充分证明国民党当局所谓恢复交通是为着人民，不是为着内战，乃是毫不足信的。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减租和生产是 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

毛 泽 东

（一）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

（二）目前战争的规模很大，许多领导同志在前方指挥，不能分心照顾减租和生产。因此，必须实行分工。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作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在一九四六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

（三）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在减租中和减租后，必须帮助大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会中。

（四）使大多数生产者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是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政府发放农贷、工贷，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也十分重要。现在一面要为战争动员民力，一面又要尽可能地不违农时，应当研究调节的办法。在不妨碍战争、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部队、机关、学校仍要适当地参加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

（五）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为此目的，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

（六）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一切仍要从长期支持着想，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宣传与谈判方针 给中共代表团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八日）

甲乙戌虞致丙丁：

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1〕}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2〕}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东北方面，山海关三日已打响，第十五师在美军支持下由秦皇岛进攻，事先要求我军退出山海关及离开铁路线，当地我军没有接受，彼即攻击，被我击溃。沈阳得失，决于作战结果，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之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于我有，那时让国民党插一只脚，很好讲话。目前可以不公开自治军及全盘自治的宣传与要求，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作战不利，蒋得沈阳、长春，则我方只能获得边境二等地方。即使如此，也要用战争才能解决，洮南、龙江、佳木斯等地也不是谈判可以获得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一点，谈判时可以提得恰当些，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些不同，但华北问题的解决同样取决于作战。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我方宣传弱点甚多，你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但是总的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使将来不好说话的条件之下，可以保留伸缩余地。请你全盘考虑，写出一个详细条文，并加分析告我，以便研究成熟，再向彼方提出。

甲乙戌齐致丙丁：上电未发，接戌虞电，我们意见完全一致，即照来电办理。今日新华社发表国民党军队百余万向我进攻的详细番号，当有利于揭破彼方之欺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附：中共代表团关于谈判与 宣传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

甲乙：

戌微电悉。

（A）延、渝两地揭发美军率领国民党军进攻北戴河、山海关后，白宫马上发表魏德迈声明说：“如蒋请美军打中共，他将拒绝。”但同时他又说：“美军任务，仍为助蒋运兵、受降及运日俘。”此间拟再给以圆满说明，运兵、护路、受降，必不能与打中共分开，秦皇岛、北戴河即为例证。请再给这类材料。对美人及其政策的批评，宜取严格态度，批评宜真诚。如延安广播评其说谎，此二字用在基督国家等于骂其无人格，最

易生反感。延、渝两地英文稿都译为不合事实，很好。但国民党仍可靠中文稿挑拨之。外记者已有不满反映，请令宣传者注意。

(B) 现时宣传为转入主动，已以有效停止内战为运动中心，恢复交通已被掩盖下去。故今日谈判决强调此点，要求“政府负责向其所属部队立即命令，实行下列四事：1. 全面停战；2. 从解放区撤退；3. 从八条铁路线撤退；4. 取消各地剿匪命令，保证以后不再进攻。”因政府既已发动进攻，必须由其负责下令取消，前令代后令，否则无法停战。国方绝不能接受，于是我可发表蒋之申筱元电，胡宗南养电，及我们紧急提议，以明责任。这样既转了弯，且操主动，而对国内外宣传也被我抓着题目了。这是第一步。过两天，我们再提第二步全面解决办法：即停攻、撤兵、受降、解伪、驻兵、自治、交通等问题，同时提出，便可使大家易于了解接受。

(C) 各方对政治会议的希望仍大，在拖到一定时期后，恐会失理。讨论停止内战问题仍应列为议程，并借以难国民党。

(D) 十一月十二日就到，我已提出在内战停止条件下，国大至早于明年双十节开。如连延期都得不到协议，即行宣布，则一切责任及严重后果，全由国民党负之。

丙 丁

戊虞丑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苏联方面。

〔2〕 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转发晋冀鲁豫中央局 关于邯郸战役的通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九日)

各局、各区党委：

转晋冀鲁豫中央局戎支通报如下：

(一) 蒋介石国民党破坏双十协议，半月以前由胡宗南、孙连仲亲自指挥大军，沿平汉路向我豫北、冀南解放区进攻，我被迫忍让退至邯、磁地区，始行被迫自卫作战，现已于十一月二日，获得完满胜利。

各纵队、军区，望根据下述要点在各地，尤其是铁路线大小城市，广为口头宣传，并通过我之各种关系在国民党区域军队中宣传。

(甲) 原冀察战区总司令兼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挺进第八、第九纵队，河北民军全部万余人，于十月三十日在磁县之马头镇起义，成立民主建国军，高为总司令，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主张和平，反对消灭杂牌军，已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

(乙) 三十军、四十军全部于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被我消灭于磁县以东，漳河以北地区，我生俘顽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及副军长四个师长以下二万余，毙伤第二十七师长以下万余人，三十军三个师均美式装备全被我缴获，其它战利品极多，副长官及五个师长无一逃脱者。

（丙）我北路支队击退由石家庄向南增援之十六军，收复高邑及其以北地区。我漳河支队击退由南向北增援之三十二军，俘获一部。

（二）各地应开庆祝大会，发动群众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挑动内战的高度仇恨，继续动员参军参战，准备粉碎反动派向解放区继续进攻的企图，巩固抗战果实。

（三）高树勋就职民主建国军总司令通电，望即印成传单向各区附近之顽军伪军及城市乡村人民，广为散发。

中 央

戌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创造 战场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

子丑戌灰致寅卯：

(一) 戌鱼电佳日收到，有此结果甚慰。

(二) 目前只争半个月，半个月內黄永胜、文年生两部五千，梁兴初、黄克诚两部四万多必能到沈阳、锦州线。望令山海关我军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山东渡海部队须以主力集中营口、沈阳间，照林彪办法部署作战。国民党美械师战力不强，我刘邓⁽¹⁾已俘缴三个完全的美械师，望扩大宣传以振士气。

(三) 沈阳步枪既不多，须保留一部装备后到部队，能送一部枪弹去热河否？

(四) 石家庄李正先十六军三个师已开始北运，半个月內可能集中山海关附近，石觉十三军由上海海运，估计本月中旬可到山海关附近，五十二军由安南起运，估计本月底可到山海关，你们面前之敌只有这三个军约八万人，孤军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脱离群众，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点甚多。

(五) 十分注意控制长春等处机场，必须保证歼灭空运部队。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六）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指刘伯承、邓小平。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同意 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复电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

晋察冀中央局并告晋绥分局贺李^{〔1〕}：

酉感戎齐电悉。关于内蒙工作，同意你们先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宣布纲领，发动广大蒙民，准备将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方针。目前在各省区内之蒙民可成立地方性质之自治政府，分别归绥察热省政府领导，云泽^{〔2〕}同志可留你处主持蒙民工作。以前决定在归绥攻下后，以云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决定应加改变，绥远省府主席可改为杨植林担任。

书 记 处

十日

根据《党的文献》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刊印。

注 释

〔1〕 指贺龙、李井泉。

〔2〕 即乌兰夫。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 今后若干工作方针^{*}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毛 泽 东

最近时局发展很快，自从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后，三个月来有点手忙脚乱，国共两党加上美国都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列车上了轨道。过去的游击部队正组成强大的野战军。再就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派遣去东北的干部已在路上的就超过三万，彭真来电说已收到三千人，不包括山东去的。我们组建的野战军，算上已经走的和部分正在走的有：聂荣臻第一野战军原定七万人，现在不到七万；贺龙三万人，现在也不到三万；刘伯承七万；陈毅七万；李先念三万；粟裕五万。关内这六大军区，加上东北一个军区（林彪二十万），共七个大军区。六大军区三十二万野战军，东北算二十万，共五十二万，再过几个星期，组建工作大体可以完成。

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已到九万，正在走的十万。已到李运昌部一万、沙克部二千、曹里怀部二千、黄永胜部四千、刘转连部五千、杨国夫部七千、梁兴初部七千、萧华部二万、万毅部一万五千。黄克诚部三万五千，几天后就出关。李运昌到得早，部队已扩

^{*}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大为十万。现在山海关正在打，已打了一星期。从时间上我们还能争取本月的最后十八天，因为本月底苏军就要撤走了。黄克诚部如到锦州，这一线老兵就在六万以上。在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今天还未登陆，可能不登了。仗只在山海关打，时间是完全有的。蒋介石准备空运部队，但美国不出飞行员，苏军不走也不能空运。两星期内我们如能在山海关坚持住，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队不登陆，争取到这两条，我们就有办法。沙克以满洲人民自卫军名义不许美国中将巴贝登陆，他们就没有登陆。最近两星期是一个关键。

我们控制东北的可能性在增长。国民党军在葫芦岛、营口没有登陆，按苏军是允许他们登陆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要求共军撤退，苏军说这是中国的事。以后他们也可能登不了，只有山海关还能坚持争。国民党的兵力尚未集中，平、津要守备，石家庄那里的五个师又手忙脚乱。他们利用空隙进入石家庄五个师、进入济南两个师，但现在都动不得。现在他们计划从北平运一个师到长春，但天津司令部说共军在那一带有十万兵力，不能运走。现在他们顶多可能运三个军。

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有一部分政权我们接收了，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工厂也接收了一些。再有一两个星期，苏军撤走前，必须接收完。接收要有人有兵，现在真正在沈阳附近接收的不多，那方面很紧张，正在进行争夺战。现在差的是长春、哈尔滨，要有个把团，待苏军一走我们就接收。

我们正在调动十万兵力，罗荣桓部四万，叶飞部二万二千，谭政部五千，杨得志部二万二千，陈赓部一万二千，共十万零一千人，准备夹击国民党军。现在用海运，每次六千人，三天一次，迄今没有遇到过危险。东北三千多万人口，我们去了这么多干部和兵，也差不多了。

在关内，可以说国民党军的三路进攻已被我们打破了。今年八月，傅作义率部六万多人，沿平绥线东进，占领已被我们解放的城镇，来势很凶。晋察冀、晋绥两军区部队集结、整训约一个月后，第一个回击就把傅部打到了平地泉，以后一直打到归绥。昨天我们总攻归绥，计划一直打到五原、临河去。现在傅的原计划是被打破了，我们即使不能取得归绥、包头，他要再进攻也困难了。在上党战役中，阎锡山的主力被消灭了，将官被捉者二十七人。这一仗意义很大，我们已无后顾之忧。上党区是出兵出粮之地。平汉战役打了十天，是这几仗中主要的一仗，使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北进受阻了。现在潼关至徐州这一带有国民党军三十个师，因为这一仗，他们不能前进了，李先念的部队与苏北新四军也起了钳制作用。新四军调山东的只到了两个旅，就配合山东军区部队消灭了吴化文部，过几天，再到四个旅，共十八个团，力量就更大了。在同蒲路，陈赓纵队攻占了洪洞、赵城。陈赓部调离太岳，因此太岳还要组织几个团注意防范胡宗南。

蒋介石在重庆开会，实际上是研究如何对付我们。目前国民党对付我们的兵力，最多有一百二十七个师（四十九个军），实际上广州新一师只能出个把团，南京的新六军只能向浦口踱一下，所以充其量也不过五十个军。现在我们已搞掉了他们九个军，只剩下四十个军了。目前他们要再增加兵力是困难的，除守备要点外，能够进行野战的不会超出一半，而我们的野战军大体已组成了。这一时期，我们缴获的枪支有二十万。

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蒋介石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我们没有因谈判而影响军事行动，集中了军队，打了三个大仗，东北也派去了干部。

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

控制了东北，在华北占了优势。只有确实打下来了，才能说是我们的。到那时，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控制了东北，是不是不允许国民党插足？可以允许的。但他们却决不允许我们插足，现在美蒋一定要把我们整下去，给我们压力很大，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打。谈判是要谈的。我们不成立中央政府，蒋介石下讨伐令，我们也只是要他收回成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也可以开。如他取消第十八集团军，我们朱彭^①就搞解放军，我们还可以打电报要他收回成命，取消错误政策。也有一种可能是他不下讨伐令。

美国实际上在干涉中国内政，但也有弱点，必须声明不干涉。有消息说它要派二十万美军来，但没有得到证实，可能不致搞到这样。就是来二十万，分布在中国也相当稀薄，也弱得很。美国无产阶级声援我们，纽约举行示威是事实，周恩来同志已打电报去了。

蒋军的基本弱点有二：兵心不固、民心不归。还有弹药不济，粮食不足，打仗全靠火力，我们一个冲锋它就垮了，一个手榴弹可以缴它五挺机关枪。还有天时不利，蒋军中南方人多，去北方打仗冷得很。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军心与民心。另外还有杂牌军叛变的可能，如孙良诚可能过来，张岚峰也有可能。此外还有刘汝明、曹福林、商震、冯治安，再加三十八军。高树勋造成的影响很大，通电传得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破路也成了宣传战，他们说我们破坏复员，我们说这是制止内战的手段之一。我们组织了破路司令部，公私兼顾，群众得到铁轨和枕木，积极得很。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

打下去是否会引起世界大战？我看不会。苏联在战后必须休养生息，它不愿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要引起大战，除非有

谁去进攻苏联。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美国实际上是在干涉中国，但只要我们不断打胜仗，他也得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能取得胜利，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对我们能打胜，就更不相信了。白崇禧的秘书说，白无论如何不相信他们打不胜。如果我们能坚持半年，蒋介石和美国都可能重新考虑问题。

解放区现在要搞生产与减租，新区要搞大的减租运动，彻底地普遍地搞。如果做到这一条，人民群众的元气是会恢复的。对地主的土地是不是要没收？七大的方针还是减租减息，要彻底减，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

生产方面，明年要有组织地搞粮食和日用品。现在大兵团作战，消耗很大。搞工业生产，我们没有大城市，只有中等城市。

如果不彻底减租，群众的情绪不能提高，对生产也没有兴趣。现在要划分前方和后方，不要造成后方工作无人管。恐怕还要两个月，才能走上轨道。

在东北，经济工作是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本溪湖，什么抚顺，谁会搞？少奇^{〔2〕}同志前面说了，谁会搞谁就搞。现在平绥线上开火车的，还不就是那些老人。东北工业占全国百分之八十，要把这百分之八十的工业搞起来，用日本技术人员是可以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指朱德、彭德怀。

〔2〕 即刘少奇。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 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各局、各区党委、各级政治部：

国民党发动内战，动员百万军队向我解放区进攻，十月间主要的一路是从郑州向冀南的进攻，以原西北军之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共七个师，六万人，进占我邯郸地区。在战斗紧张之际，新八军突然起义，宣布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成立民主建国军，站在人民方面，给我军以顺利歼灭三十、四十两军的条件。高树勋十月三十日通电，已在重庆发生了很大影响，并将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和全国人民中产生它的影响。国民党不可能动员与团结在它自己指挥下的士兵和广大军官来进行反对人民的内战，更不可能动员全国人民来进行内战，这是国民党在内战中最大与最基本的弱点。高树勋新八军起义，及其在全国获得深刻影响，就是明证。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中，是有全国意义和一般性质的重大事件。因此，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扩大邯郸起义的宣传，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致命弱点上来痛击国民党，瓦解国民党军队，促成第二个、第三个邯郸起义的爆发，制止内战的无限期延长。为此目的，各解放区应即：

（一）召集部队的和群众的大会，报告邯郸战役的胜利和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新八军起义的意义，由各地民众团体和军队的负责人致电高树勋及其将士，表示慰问和庆祝，由新华社发表。

（二）将邯郸战役和新八军起义消息，高树勋通电和谈话印成传单，用一切方法向国民党军队，向一切大小城市的人民散发，并在国民党区域进行口头宣传，扩大邯郸起义的影响；在国民党军队中和人民中扩大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新八军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在战场上实行怠工，和八路军新四军联欢，到解放区来，回家去。

（三）晋冀鲁豫应努力协助民主建国军的建设，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在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中建立功勋。

中 央

戊文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以锦州地区为战略 枢纽布置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

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晋察冀局及黄梁^{〔1〕}：

以锦州为中心之地区为我主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冀热辽分局必须兼顾东南两面，除南面以粉碎从北平向承德进攻之蒋军为目标创造战场、布置工作前已电告外，望迅即派大批干部并有得力领导同志去朝阳建立领导中心，将干部分配于朝阳、凌源、阜新、绥中、兴城、锦西、锦州、义州各县，其任务为发动民众，镇压反动，组织民兵游击队及地方军，创造战场，援助锦州、山海关主力之作战，并为我军建立稳固后方，设立兵站线，供给粮食，收容伤病，输送干部，确保锦、朝铁路线于我手。在这一工作上，分局应接受东北局之指导意见。

中 央

戊寒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指黄克诚、梁兴初。

*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起草的。

毛泽东关于从内线 作战着眼分批歼灭国民党三个军 给林彪、彭真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林、彭：

十三日十九时电悉。顽十三军、五十二军正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一个军，至少集中三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1]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为避免此种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两部坚持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荫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二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2]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

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荫蔽集结，于正面主力举行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复。

毛 泽 东

戊删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注 释

〔1〕 指黄克诚、梁兴初。

〔2〕 即罗荣桓。

军委关于山海关失守后的部署 给黄克诚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克诚、程子华、李沙并聂萧罗、詹才芳并林彭^[1]：

据运昌铣电，敌约八九万向我进攻，山海关已失守。苏顽协定苏军撤退五天前允许蒋^[2]军空运并保障其安全。彼蒋军开始空运沈阳；蒋为陆空配合，主力必沿北宁路猛进。我必须尽量消耗、疲劳、迟滞顽军前进。在苏军走后，消灭沈、长、哈蒋之着陆部队，争取时间集结主力，再消灭其陆路主力。部署如下：

（一）李沙及杨国夫所部于山海关、锦州地区取积极运动防御，纵深配备，节节坚决抗退，既不死守，又不轻易放弃阵地，发现敌人弱点，灵活出击消灭敌小部，利用夜间分散袭扰，疲劳敌人，彻底毁坏铁道公路，破坏沿岸一切大小码头，发动群众坚壁清野。

（二）黄、梁^[3]两师迅速集结锦西县城以西山区，待敌深入锦西、兴城线，从敌左侧后突然攻击，求得消灭其一两个师。

（三）冀东主力应积极不间断向滦县、抚宁、山海关段铁道公路破袭。

（四）平津近郊发动有关伪军起义，积极进袭，并积极破坏平汉路，以阻十六军北进。

(五) 刘其人部及热河部队应立即向古北口、通县段铁道进攻，夺取密云、怀柔向北平北郊进逼。务使十六军及九十二军主力抑留北平。

军 委
戊筱午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 〔1〕 指李运昌、沙克，聂荣臻、萧克、罗瑞卿，林彪、彭真。
- 〔2〕 指蒋介石。
- 〔3〕 指黄克诚、梁兴初。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等 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寅卯：

（一）由于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1]军不能顺利进入满洲，国民党在满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国民党已声言拒绝接收，撤回熊式辉等行营人员，并说苏联供给我军武器反对政府，使中、苏关系处于危机中，空运部队似亦因此暂缓。最近苏军态度变化，暂缓撤退，当亦为此种情况之反映。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

（二）你们现在的方针仍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但应了解大局现在还是没有最后确定的。不过国民党人员从满洲撤退，苏军延长驻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是有利的。再有一个月我出动的部队和干部可全部到达满洲。但国民党从山海关、热河对满洲的进攻，当更加紧，你们必须切实注意。

（三）高岗、洛甫、富春^[2]即将到满，你们的工作应即分为前方后方来进行。组织野战司令部来指挥与训练野战军，另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外组织军区司令部来主持各地武装的发展及后方工作。东北局的东满分局与北满分局应即成立。

子 丑

戌皓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2〕 即张闻天、李富春。

中共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 及长春路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 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寅卯：

卽电悉。

（一）彼方^{〔1〕}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2〕}军，我们应做秘密工作布置，但请你们向辰兄^{〔3〕}要求两点：

（甲）锦州至山海关一带原系我冀热辽军区地区，我军在该地抗战七八年并建有根据地，我们可让出营口给蒋军登陆，但希望能不让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

（乙）由于我军及工作人员从大城市及长春路沿线撤退，须要解释及作各种布置须要较多时间，请辰兄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以便我能全部撤退和搬出一部分必要东西并保障蒋军到时秩序之安全。

（二）以上两项要求，力求辰兄帮助，如不能亦只好服从。但你们应根据新情况速作布置，东北局本身及林、彭^{〔4〕}应靠西满联系热河，部队主力亦靠西边；罗荣桓、萧华及山东部队靠东面，成立东南满分局；另派部队及负责人（如周保忠）到北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满佳木斯、嫩江一带组北满分局，现仍在路上。到东北的干部均在承德停止，请你们派一负责人到承德分配这些干部，何人留热河工作，何人仍去满洲并速再运一批枪支和炮到热河。

（三）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

子 丑

卅十二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 〔1〕 指苏联方面。
- 〔2〕 指蒋介石。
- 〔3〕 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的代称。
- 〔4〕 指林彪、彭真。

中共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后的 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寅卯：

（一）大城市退出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当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从城市退出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搬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将来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铁路除开军事上有必要者外，亦不要破坏。可以在人民中公开宣传为了避免内战，和平解决国共争论而退出城市。但我们要求东北人民实行民主自治。在国民党军队到达时，你们亦不妨经过苏军介绍在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派驻代表或设立党部。

（二）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在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减租运动。国民党将不能满足东北人民的要求，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三）锦州山海关段之北宁路如果苏军不能允许我军控制，请你们考虑是否加以彻底破坏，掘毁路基成深坑，使之短期不能修复，以便我能争取时间布置工作。但此点亦须辰兄^{〔1〕}不反对才做。

子 丑

寄十五时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的代称。

中共中央关于抓紧进行 减租运动和生产运动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各局、各区党委并各纵队部：

在一切解放区发动群众减租与发展生产，为争取当前斗争胜利的重要关键。中央已于十一月七日指示各地，执行情形如何，望摘要电告。所有各后方领导机关，除供应前线外，应以发动新解放区及尚未减租区域的减租运动与准备明年生产运动为中心任务。前方部队于不妨害战争与整训的条件下，亦应协助地方进行减租和生产。这一工作，望抓紧进行，万不可忽视。在战略上最重要及人口最稠密地区的减租运动，应由重要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干部亲自去指导。

中 央
戊 感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朱德关于中国共产党对 美军在华行动的态度答外国记者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窦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惠勒，美联社记者罗约翰，法国通讯社记者柔尔生，日昨访朱德同志，探询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军在华行动之态度，朱德同志发表声明如下：

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承认美国在中国近代化、民主化事业上的伟大重要性，并努力促进中美两大民族的互不可少的合作。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抗战中与抗战后，都是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与美国军民相处的，任何在八路军新四军中生活过的美国人都能不加思索的承认这一点。但是中国的反民主分子，极端害怕美国与中国人民的亲善，极端害怕美国赞助中国的近代化、民主化，因此竭力煽动美国出来压迫中国近代化、民主化的事业，甚至煽动美国在中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为他们“火中取栗”。不幸美国政府官员与海陆军官员中，正有一部分人听信他们的见解，他们想从不公平的干涉中寻找中国的友谊与美国的威信，从参加中国的大规模的因此必然是长期的内战中，寻找中国的统一安定与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和生命财产的安全。事实上这样做法，不仅伤害了中美的传统的友谊，而且损害了美国人民与世界和平的利益。

我应当坦白地说，在华美军，现在虚伪地借口协助中国受

降，而实则破坏中国受降，正是犯了上述的错误。围绕着受降的争论，是中国今天最重大最迫切的内政问题，美国在再三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时候，用飞机军舰大炮来剥夺那些忠实于同盟国共同事业——抗日战争与民主政治——的中国军队的受降权，不惜与中国一切最坏的封建军阀汉奸伪军甚至日军站在一起，来进攻中国人民，是任何主张中美友好合作的中国人民所不能谅解的，而且必然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与坚强抵抗的。我们愿意提醒一点，即中国人民仅仅要求美国恢复故罗斯福总统的政策，或执行杜鲁门总统的诺言：不参加中国内战，以免加深中国的分裂与中美间的误解，而采取政治步骤，促进中国的团结与民主，以恢复中国的统一与加强中美的亲善。

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解放日报》刊印。

朱德关于中国共产党 对东北问题的态度答外国记者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窦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惠勒，美联社记者罗约翰，法国通讯社记者柔尔生，日昨访问朱德同志，询问中国共产党对于东北问题的态度，朱德同志发表声明如下：

中共在原则上从不反对国民政府派兵到长春铁路去。中共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中的一贯主张是：在解放区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一切经过解放区的运兵应该经过协议，以免发生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国民党当局蓄意以武力消灭人民已经得到的民主权利（他们称之为“剿匪”）是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了。不幸国民党当局不经过与中共的正式协议而经过美军的援助硬把他们的军队开入自一九三八年初以来即由八路军与人民起义所创立的冀热辽解放区，这就是今天在北宁路上发生内战的原因。假使这种情况仍继续发生，自卫的抵抗亦将被迫继续下去。当然东北人民对于国民党政府统治方式与统治政策的不满明显的，对日寇侵入并长期占领东北应负严重责任的国民党当局，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东北人民相信他们将不再犯亲日仇苏与反对民主的错误，可惜国民党当局今天已经作和准备作的却只是继续加强东北人民的反感。站在加速中国的民主化的统一的立场上，中共希望国民党中央与东北人民的纷争，能

够迅速以政治方法和平解决，正如希望它与全国任何其他地方人民的纷争，都能够迅速以政治方法和平解决一样。解决这些纷争的根本原则，是彻底实现国民党与中共双十公告中的协议，并由此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在这个全国的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并为了促进它的成立，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应该得到合法地位。我们赞成东北人民成立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不但因为这是人民的意志，并且因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现在已经再三允诺它将结束一党专政，实现还政于民，推行地方自治，在这样的时候，当然更没有理由在东北这样过去并没有实行过一党专政的地方去开始一党专政。在东北的地方性的民主联合政府中，从九一八以来就在那里组织义勇军、地下军，坚持抗日战争十四年，因而得到东北人民普遍拥护的中国共产党，将有它的重要地位。国民党的民主诺言，应该首先在东北实现起来，这对于缓和东北人民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建立中国巩固的统一，将有极大裨益。

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解放日报》刊印。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 琼崖特委的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广东区党委：

中央基本上同意你们对琼特工作的检讨与布置，并有如下意见：

（甲）琼崖党自大革命失败到现在长期的独立工作，坚持了二十年的艰苦游击战争，发展成为在目前占全岛相当优势局面，在未来粤桂边以至南洋群岛人民解放运动上，必然要起着重大的作用，此点应予以足够的估计。你们对他们工作的检讨，过于偏重缺点的批评，缺少表扬和鼓励。应该少批评，不指责，多从积极方面建议，望加修改。

目前虽然由于顽军大部集结华北向我主力进攻，使琼崖仍然处在发展局面，但邓龙光师乃至广西军队在海口登陆，敌伪未放下武器，顽军在琼也有相当力量，豪绅地主长期的反共经验与准备，说明琼崖党政军民正面临着一个大的残酷的斗争（就使全国和平实现，琼崖也仍可能要作自卫战）。这斗争由于琼崖党孤悬海外，远离主力，将表现其更为困难、复杂、艰苦。因此琼党目前应如何利用时机加强与人民结合，足够地准备好对付国民党及其军队进攻的一切工作，是琼党当前不可忽略的紧急任务。

（乙）琼党今后在保存现有的力量，发展城市与海面工作，

展开民主运动的方针下，当前的中心工作应是：

（一）在根据地广泛进行减租减息，进行民主选举政权，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来检查政府工作，发动群众，吸引进步人士及中间人士参加政权工作，以免孤立。同时展开根据地周围的和平谈判运动，从具体的共同利益口号上争取华侨及地方势力同情我们，或互不侵犯，以削弱顽军进攻时助力，并利用他们向顽军展开谈判的宣传攻势，以阻止顽军进攻。从这些根据地中找出群众、地形、工作较好及封建势力薄弱地区作为我们基本地区，加强这些地区工作，作为长期斗争的支撑点。

为着保证在顽军强力进占我支点时我仍能领导群众与顽军作革命的两面政策斗争，支点的党目前必须划出或发展一小部不暴露的党员建立支部、区委的短小精干的平行组织，并在可能中搞秘密武装小组，围绕以地方形式的广大民兵，及准备好应付顽军的公开人物，以打破他占领后的清乡政策。应立即着手从群众中研究两面政策（白皮红心）的具体办法，给这些党员以教育。

对于可能发展而没有工作的山地地区（如琼西南及黎民地带），仍应派出党员或武工队去建立工作，从分散发展多样根据地及多样的群众武装来支持长期斗争。

（二）琼特常委中必须指定一人专管城市工作，应单独成一系统，短小精干而不要与支点党发生联系。城市工作一切可能放手的民主运动及群众运动，虽应大胆放手，但目的是为着求得增强群众力量而不暴露，以便埋伏待机。

（三）加强沿海渔民工作。可以分出部分武装在渔民中建立海面的小的根据地，逐渐与南洋的解放运动起配合作用。

（四）党政军民各机关，应作精兵简政，以提高质量和战斗力，以减轻民众负担而适合长期斗争的需求。精简的干部除部分分配开展新地区及参加不脱离生产民兵外，尽可能集中进

行整风学习，自我反省，总结经验。对干部的爱护与团结，应提到最高限度。

（五）财政经济政策，应从自力更生减轻人民负担而着重于发展农村的农业生产和小工业生产。如椰油、咖啡、杉木、香料的输出，再配以整理税收及建立运输业，才能立于长久不竭。

（丙）几个组织问题：

（一）冯白驹同志任书记兼政委，目前还是兼司令，至别的职务应逐步卸下，准备接替干部。

（二）黄会斋同志可参加琼特常委并在琼特委领导之下工作，不要作为区党委代表。

（三）琼特暂仍与广东区党委联系，接受区党委政治上的帮助，目前区党委应将中央几年来政策及党内整风学习精神，具体告诉琼特代表，使其彻底了解，帮助琼特恢复电台，建立与区党委及中央的联系。

中央书记处

二十八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应以控制 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 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萧华：

（一）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在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以及营口、锦州、吉林、龙江、安东等城市，则需准备被国民党军队占驻，我需作撤退准备，目前尽可能抓一把并布置秘密工作及群众工作的基础。但工作重心不要放在这些城市中。

（二）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将部队和干部速作适当之分配。你们部队如不能进行胜利的战斗，即应避免作战，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应将一部主力分散去控制各中小城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市、次要铁路和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但林彪在北宁路附近，罗、萧^{〔1〕}在东满均各须组织一支野战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

（三）罗舜初一万二千人戌感抵龙口，不日渡海。杨得志一万七千人十日后可抵玉田，恐须使用到热河方向。谭政两个团已在延安停止整训，另两个小团则令其到热河归程子华建制。陈赓部在太岳整训待命，叶飞部在鲁南整训待命。陈、叶两部及谭政两个团将看情况再决定行动方向。

（四）现在长春路沿线干部应大部转移到东满、北满。据程子华电，现在承德干部三千五百人，后继尚有二三千人，可分配在热河及西满工作。林彪速派负责人去承德会同子华分配这些干部。

（五）具体部署由东北局及林彪决定电告。

中 央

戌俭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罗荣桓、萧劲光。

中共中央关于中原我军行动方针 给中原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原局：

戊梗两电及郑李^[1]各电均悉。关于你们的行动方针，中央有以下意见：

（一）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的胜利，因而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使他们在打破蒋^[2]军第一次进攻后，得有休整机会，至今顽军不能组织二次进攻。可以说，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作用上是极大的。

（二）平汉、陇海两路将是蒋军与我军决战地带。冯治安、刘汝明两个集团军正向新黄河以东陇海线前进，我在平汉战役胜利后，许多杂牌军更加动摇。在将来决战中你们是处于外线，直接配合华北、华东我军作战，你们将有更大的战略作用。因此，我们意见你们仍在豫南、鄂北、鄂东、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广大地区回旋坚持至一年的时间，不作大的转移的打算。如此，敌情虽较严重，经费亦困难，部队可能缩小，但不脱离你们原来根据地，战略作用很大。渡过最关紧要的时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间，那时或许国共谈判有成功希望，或另作转移打算，那时华北八路军与华东新四军也许可能配合你们转移，将依情况决定。在目前你们主力如到鄂西，第一减少你们的战略作用，第二蒋军将不费很大兵力封锁你们在鄂西，难于出来，并与原来根据地隔离，第三鄂西甚贫瘠，不能解决你们给养。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向鄂西转移不好。目前你们应依托现有桐柏山根据地相机作战，加强地方工作，征粮筹款，整训部队，将来再相机向大别山行动，扩展地区。总以设法在豫、鄂、皖地区渡过时间，保存与发展力量，宣传组织群众，为一切工作和行动的最高目标。部队则适当的集中以进行作战，适当的分散以开辟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就食筹给养。如此，虽有很多困难，但总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望你们考虑决定。并望你们派人到武汉及上海、天津组织可靠的经济机关以便接收华中与华北对你们的经济帮助，他们是能帮助你们的。

中 央

戊俭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郑位三、李先念。

〔2〕指蒋介石。

中共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 策略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晋察冀中央局并告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冀热辽、晋绥各局：

一、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1〕}共之争。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尽力扶蒋、打共、反苏，而蒋之政策则在打共时企图中立苏，在反苏时又必望连上共。故苏联目前对华政策在形式上乃不得不与中共隔离，在对美斗争时有时中立蒋，在对蒋时亦常不联系美。因此，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一方面固应表示与苏联无关，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种程度的困难。但这种中立美国，只是在对抗蒋斗争中的一种策略，即是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借口，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相反地，对于美政府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应持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批评和坚强的抵抗以反对之，方能给以打击和教育人民。

二、本此原则，晋察冀对美国国务院情报局人员，不管其怎样友好进步，只能很好招待，给以必要的宣传材料供其报告，绝不应供给情报，更不应许其自由活动和建立电台，因国共两

方现处于内战状态中，而美政府又站在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且前方（张家口、承德等均在内）又属被国民党进攻的战区，故必须如此严格，方能自卫。该四美人如果真正同情我们，当不仅能谅解我们，且可向美政府提议改变政策，否则当有伪装嫌疑，应予以极大警惕。

中 央
戊 俭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 指蒋介石。

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陈 云

（一）苏联力量的存在，对我在满洲的工作方针，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根据三个月的经验，我们已可看出，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二）在美国积极支援下的国民党军队，现在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虽然国民党的处境甚为困难，但它的部队仍均集结，准备向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前进。苏联除要我们军队退出大城市外，现在更要我们交还已接收的政权，禁止我们在三大城市中一切足以妨碍他们公开执行中苏协定的措施。为了执行中苏协定，苏联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须的，是应该被我们谅解的。苏联军队原定于十一月底撤退完毕，现在又重新开回。这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将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正式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

^{*} 这是陈云主持起草，以陈云、高岗、张闻天名义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

(三)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我们必须经过战争及根据地之建立，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四)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同时迅速地把我撤出以后三大中心城市的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在那里，我们必须与苏军取得密切的合作，继续争取资材，克服我们在城市的过“左”措施，不使苏联在应付国民党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并使他们增加对我们的援助。应该预先布置在苏军退出、国民党进入城市后的工作。例如，开展群众运动，创办报纸，吸收人才、资材，打进国民党及其他各种合法组织，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五) 在北满，我们估计，哈尔滨及中东路某些主要城市将迟早由苏军交给国民党，更由于北满是处于南满的后方，因此，我们认为，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如以珠河、牡丹江为中心，以佳木斯、依兰为中心，以绥化、北安为中心，以洮南、三肇为中心，以讷河、龙江为中心，建立若干根据地。我们的兵力、干部、资材，必须主动地向那些地区转移，以造成

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六）我们认为，争取我党在满洲的优势是有着许多有利条件的，苏军对我们的援助即为有利的条件之一。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须经过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教育干部时时注意新地区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的工作方式，防止把老解放区的老经验机械地运用到新地区的倾向。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政治的和纪律的教育，密切军民联系。要十分注意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以及系统地培养本地干部的工作能力。

（七）在北满迅速建立根据地的最大困难，在于老部队的缺少。直到今天为止，北满的老部队不到一千五百人，新组成的部队已达二万五千人。在人力和武器方面说来，大的发展可能性是具备的，如果再有三个月的时间，东北局能够从南满抽调四个大团进入北满，组成五万人以上有战斗力的部队，是有把握的。否则，部队的数量虽大，不但不能战斗，而且其可靠性也是成问题的。最近宾县、北安被蒋匪攻占，某些新部队叛变，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警惕。这种情况，在国民党进入北满之后，必将更为严重。

以上各点，对迅速建立根据地有重大意义，望东北局帮助解决，并请转中央。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陈云文选》第一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形势及 今后方针的通报^{*}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各中央局：

最近两月来我进入东北之部队及干部，已新发展到二十万人，但未经整训，而我主力部队初入东北，甚为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蒋军第十三军及五十二军即由山海关乘虚突入，已于本月二十五日占领锦州，并正向沈阳急进。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苏、美严重的外交纠纷，全世界注目。苏联由于条约限制，不能不将东北各大城市及长春铁路交蒋介石派人接收，红军原定十二月三日撤退完毕者，为此，已在蒋介石要求下延期一个月撤退。因此我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控制各大城市已无可能。现中央正令东北同志及部队努力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以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及可能的优势。

中 央

戌艳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 这个通报是刘少奇起草的。

今后工作的新方针^{*}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彭 真

（一）由于我在东北之发展，使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及接收东北政权发生困难。美、蒋于本月中旬，对苏联发动外交攻势，东北问题已引起中、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为条约所限制，将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在苏军驻防之地，我军不仅不能与蒋军作战，且必须退出。同时我之主力现在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机进入，占领锦州，并将占领沈阳等城。因此，在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中，我军及已暴露之干部，特别是政权机关中的干部，须即撤退。

（二）这次撤退，并不是因为苏军之无理的限制或右倾，乃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顺利地对美、蒋进行世界性的外交斗争。同时现在情况已不同于一个月前之情况，我党已在部分城市中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与群众建立了初步的、而且较广泛的联系，培植了一批市民所知名的干部，取得了一些掌握城市的经验。现沈阳、长春、哈尔滨之政权干部虽已撤退，但我已利用省政权取得了大部乡村政权。我在东北已有了相当大的部队，已取得了先机。这就造成了我党进一步开展东北工作及对国民党进行斗争之有利条件。但由于主力未来得及适当集结休整，新部队未经整训，苏联不能援助我们，并须在某些方面限

^{*} 这是彭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指示。

制我们，美国不顾一切地积极援助蒋介石等原因，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计划。

（三）在过去的情况下，我们把主力干部和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及长春路沿线各大城市及其附近，是正确的。现在由于情况的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在各个战略地区，各省工委，必须选择一二个或二三个在政治、经济、文化、地形等条件上便于建立根据地的县份，集中力量，集中干部，开辟工作，并利用这些县、区的经验，推动其他县、区的工作，并安定这些县、区，提拔本地干部，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里必须注意，现在我们从长春路沿线之大城市中撤退，并不是连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也退出，尤其不是连一切平原都退出，直退到山沟乡村中去。我们要建立以次要城市及次要铁路为中心的，包括广大平原与山岳地带在内之强大的根据地。与过去所不同的，只是目前已无独占东北、独占大城市之可能了。

（四）在东北，我们面前之敌人，既不是抗战期间之日本帝国主义，也已不是内战时期之国民党。在地区上我将依靠次要城市、次要铁路与乡村，包围着国民党之孤立的城市与交通要道，我们不仅有华北、华中我军之配合，并已在东北制有先机。在武装方面，我军已改善了装备，已缩短了敌我在装备方面优劣形势的距离。同时在政治上，我党可以满足东北人民之要求，国民党则不能满足东北人民之要求，国民党之士气远逊于我们。因此我们现在在东北所要进行的战争，主要的已不是像抗战期间那样分散的游击战争，也不是像苏维埃后期那样被

“围剿”中的战争，乃是我们包围着国民党的，以运动战为主的战争，自然仍须力求游击战争之辅助与配合，特别是群众之支持。我们应该以此为目标，来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五）为了完成上述的任务：

甲、必须继续放手发动群众。由于国民党在东北也和关内一样，到处勾结汉奸、日特对付人民，而东北人民也最痛恨汉奸、特务，由于东北人民的阶级觉悟仍然远落后于其民族觉悟，因此从政治上经济上反汉奸反特务的斗争，目前仍然是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这是反日斗争之继续与深入，也是引导东北人民群众从民族斗争迅速转入反顽斗争之捷径。同时应该把反汉奸的斗争与工人、农民改善生活的斗争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组织与保持群众运动的高潮，在短期间迅速把群众组织起来，并建立深厚的联系，以创造巩固的根据地。

乙、放手地继续壮大部队。一面要继续扩大新兵，补充主力，并建立新的地方部队，一面要加紧整训已编成之部队，使之迅速成为拳头，成为突击力量。这乃是决定胜负的中心环节之一。

丙、继续坚决消灭散在东北各地的国民党武装或与国民党勾结之武装，以消除国民党主力深入东北时里应外合的进攻。我们之最低可能，可以消除将来我军腹背受敌的危险。过去我们这一方面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达到彻底肃清之目的。各地必须抓紧利用时机，最好迅速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对于没有政治背景或带群众组织性质的自卫武装，如联庄会等，务须审慎处理，勿过多树立敌人。

丁、现在我们一部分部队，或因在搜集资材中不顾政策地乱抓，或因部队干部战士发洋财的观念作祟，或因坏分子之混入等原因，致发生严重的纪律废弛之现象，目前在某些地区已

引起群众严重的反感，国民党已利用此种反感煽动群众武装反对我们。各级部队首长与各级党委，必须迅速协同采取有效的措施，整饬军队的纪律，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不然在客观上就是给国民党以帮助。

戊、在已经退出及将来可能退出之城市，应准备秘密工作，积极组织地下党，组织地下军，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并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形式与机会，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领导群众的斗争，蓄积力量，准备力量，以便将来配合进攻的主力，里应外合地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或在国民党统治下，能够继续坚持阵地，并开辟工作。

（六）现在东北问题，甚为复杂微妙，已成为世界性问题。东北自治军总部，东北局，及各级军区等，对外不宜公开，更不宜发表公开文件。此次林枫同志在人民代表会上以发言形式所提出之纲领，必须化整为零，以各种文字形式或口头的形式在群众中进行宣传，使群众了解我党之主张，但尚不宜以党委的名义或其他形式全文发表。各地部队与地方工作情形与经验，望随时电告，或写书面报告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彭真文选》刊印。

关于国共谈判^{*}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五日)

周 恩 来

一、七 周 谈 判

自毛主席离渝后，国民党由和偏战，谈判陷入僵持阶段，但中间也有起伏。

头一周（十月十二日—十九日）因国民党正在调兵北进，并企图在东北登陆，故拖延未谈。后因所图未遂，张群乃于十九日回渝，二十日续开谈判。

第二周（十月二十日—二十六日）会谈，一般无结果，而内战之幕已揭。当时仅解决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及名额，解放区意见仍旧，只得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对内战问题，彼此均认为严重，须求解决。

第三周（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三日）集中力量商谈如何停止内战。国方因华北失败，急求进入东北，故愿谈停止进攻。彼时我先提四条：一、停攻停占停进；二、停止利用敌伪；三、双方自铁路线撤退；四、运兵须协商。同时，各方反内战运动已起，但要求恢复交通，故国方乃有六条答复，并响应参政会及黄炎培之派交通考察团的提议。我当时指明：一、停攻须全面；二、撤出铁路线须双方；三、北宁西段、津浦南段必在内；

^{*} 这是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主要部分。

四、停止利用敌伪须确定。国方答考虑，我方答请示。

第四周（十一月四日—十日）为紧张期。我方以新四条谈判，要求其下令：一、全面停攻；二、退出侵占区；三、双方退出铁路线；四、保证以后不攻，并取消“清剿”命令。国方认我方态度强硬，唯仍要求谈前四条。邵表示可要蒋^①下令停攻，考察团亦可派，唯不用内战名义。张表示只要能进东北，军队数目可协商，并问我方对东北态度。我方答以要民主自治，未答运兵事。

第五周（十一月十一日—十七日）为国方反攻期。因国方要求停攻我未允，而我攻归绥甚急，东北彼既无进入可能，且苏联又表示撤兵前五天始能运兵去，显示我有强力后援，于是更加引动美国，国方乃决作撤退长春的示威，中间分子亦跟之动摇。

第六周（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四日）为停顿期。我因候机回延，谈判未再进行。而国方亦因苏联让步，顽军又得攻出榆关，于是乃采取宣传攻势，企图多所收获，《大公报》之恶化即在此时。

第七周（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一日）为变动期。由于苏联让步和美国支持并未能如国方所想，而接收东北又困难甚多，故国方又主动地找我方谈判，提出商榷东北问题，并催开政治会议。

总观此七周经过，可看出国方在早晚市价上的波动。当然，问题的解决系于美苏的关系和力量的对比，但掌握时机，进退攻守，仍为政治战、宣传战所应注意的规律。

二、反内战求和平的方针

反内战求和平，是目前最得人心的口号。黄炎培、章乃器

在国方反攻时期犹敢组织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十一月十九日开成立会），便是掌握了“人心厌乱，兵心厌战”的时机，提出了“内战必须停止，是非留待后论”的口号，以争取人心。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象征，现在仍看不出。尽管美国反动派在挑动，中国反动派甚至想以三年内战来求之，但美苏关系绝未紧张到想要爆发战争的程度。苏武官告我：三次世界大战，目前绝不可能。但美苏关系，一时也不会好转。这是新旧民主之争，也就是社会主义与独占资本之争。独占资本包庇它同胞兄弟法西斯残余分子来与世界人民争夺战争的胜利果实，这种局面一时不会定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动荡了五年，才来一个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这一次动荡会更大，恐世界局面大致定下后，有可能就是新的资本主义危机来了，而不会再有稳定。苏联只要两个五年计划，便可不战而定。那么，目前需要和平，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有利的。但苏联需要和平，不能从无原则的让步得来，而是从坚守条约信义、严保疆界安全与绝不损害世界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上得来。苏联目前不是怕打，而是不愿也不能以打求和平。由于是，加以世界人心所向，美国对苏的威胁，也常常是知难而退的，但苏联绝不给美国以借口，便其挑拨人民。因此，双方尽管是剑拔弩张，仍然要寻求和平解决之途的。

由于美苏的关系如此，必须要影响国共的关系。要蒋放弃反共思想和灭共企图而自动地做到国共亲密合作，这是不可能的；但要蒋目前下讨伐决心，宁进行长期内战而不惜，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共关系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摇摆不定，一时偏和，一时偏战，而在和之中便酝酿着战，战之中又酝酿着和，即使将来大致定了，也还会存在着严重的复杂的斗争，一直斗争到最后。

但是，不管蒋如何摇摆不定，我们必须有明确方针，才能

争取和平阶段的到来。而且也因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虽摇摆，也不能完全背道而驰。故和平阶段加以争取，终会到来。和平方针是矛，坚强抵抗是盾。战而遇到抵抗，使其知难而退，才会走向和。

但是既称和，便须有妥协，有妥协便须有价钱。早晚市价固可不同，但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基本价钱，好在有利时机，使妥协能够得到。否则，我有利，我涨价，他有利，他涨价，其目的便非求妥协，而是在求战。

定了价钱，也不是一次就能解决，更不会全盘解决。但是有了定价，而他不解决，其过在彼不在我。如解决了一部分，可使我们有阵地或有资本地进而解决另一部分，到那时另一部分的价钱，也就有可能提得更高些。抗战初，国方先解决军队数目，未解决边区问题，后来边区的价钱就自然提高了。这次，当然不能将解放区与军队分开解决。但即使这些问题能解决了，也还有新的问题会发生的。所以，和平时期的斗争会是层出不穷的，谈判乃至某时某地的武装斗争会是不断的。

三、美国的态度

胡政之回来说：在抗战时，美国需要利用一切力量打日本，故颇重视中共力量；现在抗战胜利，美国需要安定（实际上是独霸），故极力支持中国统一。这就是美国政策之最确切的说明。拿我们话说：抗战时是扶蒋用共；战后是扶蒋压共。照赫尔利的政策，是支援蒋用武力压迫中共到“不能为害”的地步。但这是“杀鸡取蛋”，做不通，而且会使美国愈陷愈深。由运兵、护路、租借、顾问已走到直接参加内战的边缘，即使真来二十万兵，也并不能求得安定和统一，反而是内战和分裂。于是国务院和国会的左派及共和党的报纸闹了起来，赫尔

利乃不得不咆哮而去。

继之而来的马歇尔，是不是会变更美国今天的政策呢？我以为至少在目前基本上是不会变的，可变的是办法。办法有三种：一种是武的，最多不过直接参战，其结果如上所说；一种是文的，最多不过如赫尔利的五条，其结果仍是旧民主的统一武力，蒋固不能完全同意，我亦不能完全做到；再一种是双方并压，一方面减少或暂停对蒋之军事援助，避免内战扩大，另方面对我们施以某种政治上的压力。这三种办法的目的均在支持中国统一，好便于美国取得优势或独霸。

马歇尔之来，可能取后两种办法，而不一定取前一种，但也不见得能使我们接受。我们所应强调的是民主的统一，这点美国能同意而蒋不能接受；反之，蒋以邀请我们参加政府为民主，美国也能同意而我们决不能无条件接受，因之仍然是斗争，但为民主而斗争是能影响美国的。

最后，是否能引导到美苏两国出面调解呢？邵力子曾以此问我。我看现在时机尚未成熟。我对美国态度是力求在某种程度上中立它，不挑衅，但根据毛主席四种区别（政府与人民、错的与对的、反动分子与进步分子、今天与明天）；对其错误政策必给以适当批评；对其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必给以严正抗议；对其武装进攻必给以坚决抵抗。这样，方可使其知难而退重新考虑政策。

四、苏联的态度

苏联坚持和平的原则已如前述，因此它不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而坚守中苏条约。但在可能条件与许可情况之下，它没有不愿意援助中国人民和支持中共谈判的。只是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远方^[2]朋友曾为

此向我们做过多次解释。新疆特别是东北的谈判，曾对国共谈判给了影响。张公权的窥测是对的：苏联不愿意在东北有军事纠纷，绝不愿美国军队开入东北，也不愿国民党派过多的兵驻扎长春铁路，而政治上更愿看到民主解决。（熊式辉说：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所以当着我们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的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便欢呼。但是当我们要独霸东北、华北而只许国民党搭一股时，他们便惊呼这里边有火药气。五天撤兵，在他们看来是支援我们，而我们看来，还认为有利国方。可见彼此见解的距离。国民党虽进行了示威，但蒋经国仍然告诉苏方友人，没有红军帮忙和保护，中国政府无法接收东北。东北行政只能以民选解决，决不能由派去的省府人员接收。现在苏联延期一月撤兵，又只许蒋派兵二万分扎长、沈，这都是对我们的发展和谈判直接支援。邵力子曾对我说：去东北的兵可以限定数目，整编后你们也可派两个师去驻扎。张群屡次问我：你们对东北究竟怎样打算？我说：中央无指示，但东北应民主自治。张说：你们参加东北行政是可以商量的。张公权也说东北行政可从长计议。我认为东北问题是可以谈的，而且也有局部解决的可能，因为国民党也知道东北是不能独霸的。当然这种解决，要于我们有利，并且不能束缚我们的发展。

五、国民党的态度

蒋在和战之间的摇摆，目前是偏于战，因之利用美国的支援、CC的叫嚣和黄埔的兵力，决心将我们赶出铁路线以外，但同时却又运用政学、英美及元老三系分子与我们进行不疲倦的谈判。

这是矛盾，但也是不矛盾。因为战的目的如果被达到，

他便要压迫我们接受只许在某几省框子内保有行政专员区，如果我们仍不接受，他便可暂时不理，或找到借口一直打下去；如果战的目的不能达到，且被我们打败，而美国兵又多撤走，要他和平解决，他便可经过谈判答应较高的条件。

什么是他较高的条件呢？二十个师不会再高；一般的解放区选举到行政区，热、察、冀省府由他加委，但不能清一色；山东省府改组，他为主，我们参加；东北各省或民选加委或改组参加；军队规定驻地，平、津、青、济由他驻兵。这是蒋所能答应的较高条件了，但也要在战的目的失败后。在目前，蒋至多只能答应东北地方自治，省府改组，华北划出热、察两省归我主持，其他则选至行政区，而铁路必须让出。

内战能不能停止呢？在蒋没有试验失败以前，他不会真正停止的。由于国内外的要求，一时的表面的停止是可能的。我们提议的前四条，再加以内战考察团的组织，如果真能做到，对我们是有利的。但他在目前条件下，仍不会答应的。并且停战以后，谈判不成，又会打起来的。即在停战之中，对华中、华南的“清剿”，恐也不会停止的。因此，边打边谈会成为今后相当时间的国共关系的特点。

黄埔、CC是要战的，但对战，尤其是军人，并无足够信心。政学、英美、元老三系是倾向和的，当然希望照他们能出的价钱和下去，对我们说来，太低了，则不能接受。王世杰在我临走前一次会议上说，如需要，他愿到延安来和毛主席谈，这说明他们是在做和的一面工作的。

六、各方的态度

人心厌乱，兵心厌战，的确是一般人的心理。毛主席到重庆，中外欢腾，特务动摇，而解放区担心，可见处境不同之

甚。毛主席回延，双十公告中未解决解放区问题，大众都担心。内战消息发表，大众更失望。反内战求和平，是大众的呼声。国民党反动派怕听，所以他们说是内乱。但只要是打，大众都不赞成，不管内战内乱。人民中进步分子，当然赞成把反动军队多打败些，不过包围归、包久了，他们也觉难于解释，有的更担心我们能否胜任。破坏交通，主要是中产阶级及公务人员不赞成，但内战不停，如何能恢复交通，所以他们很易被吸引到双方停止进攻和派人考察交通的要求上去。切断唐山—秦皇岛段铁路，停运煤至上海，这对上海及外侨是有影响的。

各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在内）一般地倾向于开政治协商会议，要求停内战，行民主，宁可赞成联合政府，重选国大，而不热心于为解放区争几个省和几师军队，因为除去进步分子外，一般的均认为这是中共本身的利益，只有民主才于他们有益。政治会议开，可使他们取得合法地位，联合政府可使他们有份，故连青年党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好反对。

工商业家反内战是积极的，但不敢作左袒，尤不敢批评美国，就是这样，国民党仍压迫他们。而批评美国，文化界较勇敢些，青年自更积极，且有罢课运动。

反内战必须与人民争民主的运动联系起来，否则不仅无力，而且也会无事可做。

东北及美国问题起后，中间层起了极大分化。青年党固然露骨反动，但也影响了许多中间人。国民党在归绥、东北及美国问题上采取了攻势，但在美国问题的宣传上是失败了。

一般人对谈判秘密进行，总是不耐的，尤其是磨延于解放区和内战的争论上，而未提全国性的民主自由，他们是不满的，故必须转入政治攻势。

地方实力派及杂牌部队听到高树勋起义，异常兴奋，故第

三种军事力量反蒋的酝酿，尤其是西北军系统较前更为积极。这类人是倾向于以内战求和平的。

七、政治协商会议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在国共会谈纪要中已有明文规定，说明是双方同意的，而且主张迅速召开。在毛主席离渝前后，预定于十月底开，因内战扩大延缓了。十一月初，因停止内战问题不得解决，民主同盟于十一日宴请国共双方代表，提议三事：一、双方停战；二、国大延期；三、政治协商会议在十一月二十日前后召开。国方代表表示三点均可接受，国大可延至明年五五。我方表示停战须全面，且须从侵占区撤退，国大延期至明年双十节，“政协”可早开，但日期须请示延安。结果，国方及民主同盟均同意我方将停战问题交“政协”作为第一个议程磋商。国大日期，民主同盟调解为七七，我恐受束缚，遂未成协议。嗣中央指示到，遂商定十二月一日开“政协”。现张表方^[3]、王云五等都因等开“政协”延迟离渝，梁漱溟、张东荪、褚辅成等都因开“政协”而来，故“政协”势在必开，不能久延，而且对我并无不利。

“政协”被规定为政府以外的机构，实质上便是党派会议，各党派均保有否决权，一致通过的议案，政府须负责实施。这样，“政协”本身并不能约束各党派，只有在各党派自己同意的决议上，方得约束自己。所以“政协”较之在政府以下（如国民参政会），或在政府以内（如过去拟议之政务会议）的机构要好得多，但也还不是政府以上的机构，因为它本身并非党治的代替物，而是可以讨论和决定取消党治和改组政府问题。

“政协”的议事范围，形式上确只定两项，但和平建国方案，所包甚广，已定者有：停止内战、解放区、和平建国方

针、共同施政纲领、参加政府及复员善后等问题。国民大会有关事项，亦包含有大会代表重选、修改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问题。故“政协”之开，应以政治问题尤其是施政纲领、改组政府、民选国大及宪草原则为主题，才能合于我们的政治攻势，自然，停战问题亦应有所讨论。

“政协”的人数定为三十八人：计国民党八人：孙科、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陈立夫、张厉生、陈布雷；中共七人；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常燕生、杨叔明；民主同盟九人：张表方、黄炎培、梁漱溟、张君勱、罗隆基、沈钧儒、张申府、张东荪、章伯钧；无党派九人：王云五、傅斯年、胡政之、邵从恩、李烛尘、郭沫若、缪云台、莫德惠、钱新之（或张奚若、陈嘉庚）。观此阵容，国民党并不能得到压倒的优势。以青年党作国方与党算，国方得确定的十三人。我方加上郭、章、沈、张（申府）亦得确定的十一人。但青年党在民主问题上不能完全同意国方，而国方内部在省制上亦大有分歧（孙、张、张、王、邵均赞成均权，只CC三人主集权），故国方不及我整齐。至其他十四人，目前居右者四人（胡、傅、莫、钱），居左者四人（罗、东荪、缪、李烛尘），余六人则居中（黄、梁、表方、王、邵、君勱）。若以赞成民主与否来分，则君主派不如新旧民主派占优势。

八、国民大会及其有关问题

国大问题的中心不是日期，而是选举与宪草，更确切地说是国大的性质。如果照原规定，国大只是制宪会议，而宪草原则又能在“政协”中商定，则国大只是一个形式上通过宪法的会议。最后来一个妥协，即让其原代表存在，加上东北及各解放区的新代表和各党各界的新代表，并使其数目超过原代表，

开一个制宪会议，然后再根据此宪法实行全国普选，成立新国会，选举总统，实施宪政。如此，旧代表的作用就不大了。制宪会议开在明年五五，而并不行宪，不选举总统，只要事先能协商好，也无大碍，并且可永久保留我们批评旧代表的权利。如果不照原规定，要将制宪会议改为行宪会议，那就非重选不可，旧代表绝对不能参加行宪，而国大日期，也非延到明年年底不可。

宪草本身的争论，在五五宪草及省制问题。为适应目前情况及削弱独裁统治起见，中国不仅需要中央与地方均权及民族自决权，而且需要国会制，前两项主张对我们无问题，后一项需要讨论。

关于国大代表，我们在原则上应主张重选。但如果只为制宪，大可以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参加进去，使之一举两得。如果全国重选代表，解放区也应该重选，则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仍须召开。我还有一想法，即解放区问题让其悬而不决，一方面看打得如何，另方面看谈得如何。如果打而胜，谈而确定宪草中采取中央与地方均权制，则解放区等到宪法颁布后，即可实行民选，由乡到省，自订省宪，自举省长。这种可能，在将来也不是绝对没有的。

九、今后的谈判

我们今后谈判的方针，应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基本方针，实行政治进攻、军事自卫的原则，确定双十会谈纪要我方提案为基本价钱，来进行“边谈边打”的谈判。

在内战尚未停止的条件下，三人军事小组自无协商之可能和必要。在目前，应以政治协商会议为我方进行政治攻势的主要讲坛，辅之以国共的幕后商谈。不要希望这次商谈有什么大

结果，要准备在“政协”中以政治攻势和国民党厮杀一场，也可能在厮杀中得到一些结果。

为在“政协”中采取政治攻势，其提案应着重于民主问题。国共商谈，亦当以此为标准，现特分提如下：

一、停止内战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原先的四条是可继续商谈的：一、停攻、停占、停进；二、停止利用敌伪；三、双方撤离铁路线；四、运兵须协商。

关于停攻，须是全面的，有一处不停，即不算停，我方保有自卫之权。关于停占，第一步须从已占之铁路线——北宁西段、正太路、平绥路、同蒲路、胶济路、津浦路、平汉北段、陇海东段及其附近各地退回原防，然后再议其他。关于停进，在我解放区包围的城市和海口，不论海陆空运，均不得再增军队。

关于敌军，必须在本月内全部解除武装。对伪军，必须公布解散办法。绝对禁止敌伪军进攻我们，划定我军受降地区并参加一切受降工作。

关于交通，在国军从上述各铁路线及其附近各地退回原防后，方能着手恢复。以后在上述各铁路线上运兵，必须经过协商。

关于内战考察团，如中间分子对我们提议愿意响应，我们应主张成立全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组织考察团分赴全国各地，不能单往华北。此项提议在内战无法停止的条件下，可能为“政协”所采取，我们应有所准备。

二、关于东北问题。我们不一定急于求解决，但国民党既然多次询问我们意见，我们不能永远缄默，应从原则上主张：（一）东北应实行民选，由乡到省，成立地方性的联合政府；（二）长春铁路线上，应容许双方驻兵；（三）人民自卫武装，应归各地民选政府管辖整编；（四）东北经济建设，应由民主

联合机构管理，保证不使用于内战。如果国方对此四点有商榷的意思，我们可不拒绝商谈。

三、关于施政纲领及改组政府问题。我们应于“政协”中，提出民主施政纲领及取消党治、改组政府为联合政府的议案。在纲领中，我们应提出在宪法实施以前的过渡时期的联合政府施政方针，内容应包括和平保证、国际合作、人民权利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改革和复员善后等问题。在取消党治、改组政府案中，我们应主张在通过的民主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改组政府成为各党派、无党派合作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关于国大问题。我们应主张国大代表重选，同时应着重于宪草原则的讨论。而讨论中必先确定中国民主宪法的几项主要原则，如人民无限制的权利，革命民权与普选，直接民权与国会制，中央与地方均权制，民族自决权与自由联合，及新民主的军事、经济和文化建设等项，必须坚持。只有有了在这样原则之下通过的宪草，我们才能赞成召开制宪会议的国大，或进行普选，召开行宪的国大。

五、关于解放区及军队问题。内战不能真正停止，全国军队不能整编，解放区军队的缩编，自也无从谈起，故叶^{〔4〕}参谋长不去具有充分理由。

关于解放区，我们不再提单独议案。民主施政纲领中关于政治改革应提到地方自治。由乡到省，凡一县过半乡区已实行乡区自治的，即实行县自治。凡一省或行政区过半数县已实行县自治的，即实行省或行政区的自治。省得自订省宪，自举省长及省级政府。如果能通过此种省制的纲领，解放区问题即迎刃而解。否则，只有悬而不决。

六、关于双十会谈纪要问题。我们应在“政协”中提议，凡双十会谈纪要已得双方同意的事项，应即付之实施，如人民

自由、释放政治犯、党派合法、废除特务机关、地方自治、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项，应由“政协”加以督促。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刊印。

注 释

- 〔1〕指蒋介石。
- 〔2〕指苏联方面。
- 〔3〕即张澜。
- 〔4〕指叶剑英。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 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

东北局并林彪、程子华：

（一）亥微彭罗^[1]电悉。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2]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们亦不能完全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即使在苏军撤退后，我们消灭进入东北之蒋军，占领东北大城市，美军还有可能进入东北。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这是一个工作方针问题，望你们迅速考虑成熟加以确定，否则，动摇不定，妨害工作，丧失时机。

（二）请你们注意这种事实，杜聿明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沈阳几乎未遇严重抵抗。我之东北新部队还不能作战，黄、梁^[3]、杨国夫等部因疲劳，没有地方群众配合及各种困难，如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阻断北宁路及大量歼灭顽军，暂时不可能。林彪冬电部署以旅为单位分散打土匪做群众工作，是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对的。又北平之九十二军已向密云集中，有进攻热河之势。聂^{〔4〕}部尚在归绥附近，暂不能东调。程、萧、罗及詹、张^{〔5〕}部队，必须用以保卫热河，不能用于山海关及绥中之线。因此，目前与顽军决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但我们必须利用东北一切对我有利的条件迅速准备，以便明春能够胜利的决战。

（三）东北问题或许有和平解决可能。国民党已知它接收东北的困难，表示愿与我谈判东北问题。如苏联能加以帮助，长春、沈阳、哈尔滨或有我、蒋共同驻兵之可能，如蒋能再答应省、县政府民选，东北工业和资源不用于内战等条件，我亦可与蒋妥协。但这种妥协除开我迅速组织强大力量外，还必须要有苏联帮助，最后还必须美、苏有一般的妥协才能成功。中央准备在重庆与国民党试谈，但最后还须由你们在东北与国民党行营谈（如能有苏联居间折冲就很好）。因此，我们准备公开宣布彭真、陈云、林枫三人到达东北，以便你们能公开出面接洽一切。此点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中 央

亥虞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罗荣桓。

〔2〕指蒋介石。

〔3〕指黄克诚、梁兴初。

〔4〕指聂荣臻。

〔5〕指萧克、罗瑞卿，詹才芳、张明远。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关于开辟与坚持赣南粤北工作 给广东区党委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

广东区党委并告北江同志：

关于赣南粤北工作有数项意见，特告如下：

（一）东纵北上支队既经冲破顽军堵截、“围剿”，到达粤北、赣南，并已开始联系群众，立下站脚地，重新整训队伍，自应不顾二王^[1]北返，而自己立下决心，依靠群众及险恶地形，坚持在此一带活动发展，如何使干部党员以及每个武装队员认识这一任务的严重艰苦、光荣伟大以及胜利信心的教育，望采具体办法进行。

（二）赣南三年游击战之所以能坚持，抗战后期之不得不被迫退出，其经验教训必须很好总结，作为今后开展工作借鉴。据此处所知，前者优点在于联系群众，善于隐蔽发展周围小据点工作，而后者则错在于保守一点，暴露力量，而又不善于领导群众日常生活斗争，欠缺阶级警惕性（没有情报工作），以至在小蒋^[2]的军事进攻与欺骗并用时，打不得藏不得，而群众又不卖粮食接济我们，要我们撤走。故目前应注意如何使用短小精干武工队散布各个小据点中联系群众，利用保、甲长以革命两面政策，保护群众利益，谨慎进行必要而在群众不受摧残条件下之肃杀最坏顽派的工作，建立无数荫蔽据点，这些都

应详细研究，并在实际中向群众学习而贯彻之。

（三）接近始兴、南雄较平原工作，似须与据点划开，尽量采取合法斗争方式，组织群众，帮助风渡队利用张发奎家乡父老，缓和斗争局面，在这方面取得和平，以避免两面作战，而便于你们集中力量，好应付赣南团队。

（四）赣南特委过去退出的干部（如严重），可否大部派回去，配合武工队行动。

（五）上述四项当否，由你们根据实况酌量行之。

中央书记处

亥虞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王震、王首道。

〔2〕指蒋经国。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粉碎国民党军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华东局山东（前方及后方两处）、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并贺李、聂^{〔1〕}、热河分局、中原局（五师）、东北局、冀东、太岳、冀鲁豫、林彪、杨苏^{〔2〕}：

（一）国民党正以强大兵力布置进攻解放区，已到进攻准备位置者，计有四十四四个军，另有若干个独立师；尚在战略开进中者计有十个军。除伪军及独立师外，共有五十四四个军。其中有三个军对陕甘宁边区，五个军对东北，五个军对豫鄂李先念区，实际进攻华北、苏北者还有四十一个军及若干个独立师，并准备空军广泛使用，企图控制所有铁道线和沿线城市，分割我解放区使我处于不利情况下，来逼迫我接受他的苛刻条件，这一反民主、反人民、反和平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即将爆发。不粉碎国民党军这一严重的反革命军事进攻，中国的和平民主即很难实现。为了和平、民主，为了人民利益，我们必须紧急的动员起来，作一切有效的准备，粉碎国民党空前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为保卫解放区、保卫民主、保卫人民既得利益而奋战，为争取和平民主新中国而奋战。

（二）为贯彻和平民主的方针，为揭发国民党发动内战的

罪行，必须在全党、全军中，各机关、学校、民众团体中广泛开展反内战运动，发动广泛深入的民主讨论，使解放区每个人民，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深切了解发动内战者是谁，从历史事实说明：国民党一贯的内战反动政策，在抗战中消极等待胜利，且无数次发动内战，八路军、新四军处在敌后毫无接济，坚持八年艰苦抗战；但在抗战胜利时，又不要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与进入大城市，不承认人民流血换来的解放区，不缴敌伪武装，反而集中强大兵力，使用租借物资，联合敌伪军进攻解放区，借外力并联合敌伪屠杀中国人民，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三）国民党反动头子，贪污腐化发国难财，弄得人民饥寒交迫，士兵受冻挨饿，不死于抗日而死于内战；应抓紧国民党一切罪恶行为与铁的事实，坚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向国民党军有系统的、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与争取杂牌、中间实力联系起来，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逃跑回家和到解放区来，参加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事业。

（四）顽军和平汉、上党两役惨败教训后，今后可能避免冒进。且其主力进攻方面是平汉、津浦两线，次要方面是同蒲、平绥、北宁各线。地形平坦，多大村落，这一自然条件比较有利于顽军作战，因其素质是火力强、战斗力弱（但不是一击即溃）。平原易侦察、警戒、连络与发扬火力，村落易变为堡垒，且便于大兵团行动。但他有许多不利条件：如后方不巩固，进攻的四十一个军中还需相当大的兵力担任守备，且因待遇不公，杂牌不满，纪律败坏，人民反对，补给困难，兵心不固，南人北地，地理民情不熟。而我则有广大解放区与万万以上民众作依靠，百万主力军与地方军以逸待劳，二百万以上民兵协助，补给方便等有利条件；只要我有团结一致的决心，有很好的指导和准备，我便能粉碎其进攻。然而我装备差，火力

弱，不大熟习大兵团正规战，战术素养不强。为克服我这些弱点，必须提高战术，加强相互间、步炮间的协同教育，尤其夜间战与村落战的练习，在平汉、津浦线我主力兵团更须特别注意，并须尽可能争取时间对主力兵团整训补充，建设必要的后方工作、军区工作，作长期打算。

（五）为了粉碎国民党军这次严重的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必须取得各方面工作的有效配合，尤其地方兵团、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等的密切配合。除对他们一般的政治动员与军事训练外，还须着重于普遍的破袭爆炸教育。各主力兵团、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要认真去注意这一工作。准备顽军全面的大举进攻时，进行一次统一的全面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破袭（如百团大战时之一致协同动作，时间另行电知），将所有铁道、公路、桥梁、电线、仓库、飞机场等给以广泛的摧毁，使一切交通动脉在同一时间断绝。为完成这一任务的技术准备，各局必须通令各部队、各军区认真准备，如炸药、工具、侦察、分工、组织等。忽视这些具体工作的进行，即是空谈，并须在来年一月中旬准备完毕。同时，也不应因准备大破袭，而妨害或放弃现在的破袭。

（六）动员群众帮助运输粮食、弹药、救护伤员外，在预定顽军可能进攻地区，适当时期进行空舍清野，广泛埋雷爆炸，把抗战中许多宝贵经验集中起来，普遍发扬。从反顽进攻中教育锻炼广大人民，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了解到战争同切身利益是一致的。

全党、全军同志，紧张起来！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中央、军委

十二月十二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 〔1〕指贺龙、李井泉，聂荣臻。
- 〔2〕指杨得志、苏振华。

对创造东北根据地的意见^{*}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罗 荣 桓

一、二日电今天见到，东北局三日与九日发出之电你们是否看到，望告，并请考虑即复。

二、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将为国民党所接收。但我争取控制长春路两侧之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次要交通线及某些工业原料地区，仍然来得及，这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地位之可能。东北城市与乡村，既不同于关内各地，与资本主义国家亦有区别。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工业已受破坏，而海上交通之门户旅顺、大连，为苏方所控制，南满其他海口仍在我控制中。因此，我若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将使各大城市趋于孤立，其优势地位将明显下降。反之，如果我们没有掌握中小城市和次要交通线，将会发生困难。这一问题之提出，我认为有非常之必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今后能否在东北坚持以及我们能否在同国民党或战或和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我们努力争取控制住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我们将来便有可能同国民党争夺大城市。

三、国民党接收沿长春路各大城市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它在华北不能击破我们，这样就造成了它对东北进军之相当陷于孤立，同时它进入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在其军事行动上亦将受

^{*} 这是罗荣桓从山东到达沈阳后，给林彪及吕正操、李运昌的电报。

中苏协定的束缚，但可能沿北宁路继续增兵，以配合从北平向喜峰口之进攻，与我首先争夺辽热地区，这一大规模之战事可能在明春。

四、我们应争取在一个月內展开创造根据地的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之组织。

五、西满野战军之分布请你们考虑，速决。此间很难照顾，现彭^{〔1〕}已去辰兄^{〔2〕}处。

根据解放军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罗荣桓军事文选》刊印。

注 释

〔1〕 指彭真。

〔2〕 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的代称。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毛 泽 东

过去几个月内，我党领导人民在肃清敌伪和粉碎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激烈斗争中，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全党同志齐心协力，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一九四五年即将过去，一九四六年各解放区的工作必须注意如下各点：

（一）粉碎新的进攻。国民党自从在绥远、山西、冀南三处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被我军粉碎后，又在调动更大的兵力，准备新的进攻。假如没有新的情况足以使国民党迅速停止内战，则一九四六年春季的战斗，将是紧张的。因此，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

（二）开展高树勋运动。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三）练兵。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一九四六年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各地民兵，须按目前条件，重新组织。军队的后方勤务工作，须重新调整。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重技术人才的训练。

（四）减租。按照中央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指示，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五）生产。按照十一月七日指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一九四六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人民中发生的疲劳情绪，只有在认真实现减租和生产两项任务，并有了显著成绩之后，才能克服。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

（六）财政。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一九四六年中，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

（七）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一九四六年，这两项工作，必须比过去几年做得更好些。这对于粉碎国民党进攻和巩固解放区，将有重大意义。军队中应当从每个指战员的思想上下功夫，使他们彻底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性。只要军队方面做好了，地方对军队的关系必会跟着改善。

（八）救济。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亟待救济。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法外，主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此种互助救济，应由党政鼓励群众组织之。

（九）爱护本地干部。现在每个解放区，都有大批外来干部做各级领导工作。东北各省，此种情形尤为显著。对于这些外来干部，各地领导机关，务须谆谆告诫他们，以充分的热情和善意，爱护本地干部。将识别、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只有这样，我党在解放区才能生根。外来人轻视本地人的作风，应当受到批评。

（十）一切作持久打算。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同时，我党

代表团即将出席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和国民党重新谈判，为全国的和平民主而奋斗。但事情可能还有曲折。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例如新区域、新部队还不巩固和财政困难等。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在一切工作布置中作持久打算，十分注意人力物力的节省使用，力戒侥幸成功的心理。

以上十项，为一九四六年尤其是上半年工作应加特别注意之点。望各地同志根据当地情况，灵活地实现上述方针。至于各地政权建设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从党内外推广时事教育的工作，解放区附近城市的工作等项，都是重要的，这里不多说。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军委关于争取张垣战役胜利 给聂荣臻等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聂刘，程萧罗并告贺李^{〔1〕}：

（一）十六军正在向南口居庸关集中，该军防务由九十二军接替，在保定之二十二师亦正向北开中，新六军似还未到平津或在海运途中。十六军三个师并军直不超过一万八千人，惟新六军可能有二万四千人以上，如进攻张垣，当有一场恶战。这一战役与国共谈判及各党派会议的成功关系很大，由于我三个月来的自卫战，已使赫尔利在美国倒台，并使杜鲁门发表停战与和平的宣言。如我能再歼灭该顽两个军，不仅能保障察热两省之已得基地，而且与全局谈判有利。否则我解放区仍将陷入国民党分割包围中，战争将延长与更残酷，我们必须用一切办法与努力争取这一战役的胜利。

（二）为了这一战役胜利，必须注意战场选择及战场准备，注意休整部队提高士气，注意对顽军的政治攻势及组织顽军起义以及注意如何打法。平津近郊以及其他战场如何配合，我们最大限度集中的兵力等，以上希详加考虑电告，你们部队的位置及各部队之部署亦希电告。

军 委
亥筱戌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刘澜涛，程子华、萧克、罗瑞卿，贺龙、李井泉。

协商解决关系中国民族前途 的重要问题^{*}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周 恩 来

中共代表这次来渝，一方面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一方面是要继续进行国共之间的谈判。这许多问题是各方所关心的，也是诸位所要知道的，因此我们很愿意把与此有关的情形适时地报告诸位，今天是第一次。

我们这次来渝，抱着很大愿望，要和政府和各方协商解决关系中国民族前途的诸多重要问题。

首先待解决的是停止内战问题。目前中国内战之严重，这是大家所深知的，不管用任何方法解释，武装冲突是事实，因之我们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用全力向政府提出这一问题，并且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要得到中国老百姓的赞成，才能有效。更重要的是先不要打，不要动手，才好谈一切问题。

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停止内战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要讨论出一个和平建国方案，这个方案将包括共同纲领、政府改组、复员善后问题等。我们对于这些都有具体的意见，但仍愿征求各方意见后，再作为正式方案提出。这里所说各方也包括新闻界在内，希望诸位提出对中国以后施政纲领的意见。

^{*} 这是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和答记者问。

其次，我们将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包括国民大会代表的改选问题、会期问题、宪法和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等问题。

最后，我们将提出关于今年国共会谈纪要中双方获得协议并应付诸实施的许多项目，如保障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党派合法、废除特务机关、地方自治、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政府应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报告，同时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对于这个协议的实施，也能加以督促。

实现上述要求，这就是我们来渝代表的共同责任，这样才能达到停止内战，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我们相信我们这种希望是符合于中国人民的要求的。我们也相信在协商会议中参加的各党派代表、社会贤达、无党派人士，只要能诚心诚意于建立一个民主和平富强的中国，都会赞成我们这种意见的。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是否要在解决了停止内战问题之后，再开政治协商会议，还是在政治协商会议中，首先要谈停止内战的问题？

周恩来答：（以下简称答）停止内战问题，在会前由国共会谈，我们希望能够解决，否则，在开会时首先要谈。国共会谈与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平行进行。

问：停止内战问题，是否将在三人军事小组会议中解决？

答：不是。停止内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须先要由国共会谈和与其他各方商谈出解决方案后，再由三人军事小组会议去讨论实现这个方案的具体问题，因为三人军事小组会只是一个讨论技术性问题的组织。比如由政治商谈决定了停止内战的具体方案后，三人军事小组会再根据这个方案去讨论实施的详细办法。

问：假使在政治协商会议中仍不能停止内战，那么，这是否将造成会议的决裂呢？

答：我们不愿作此预测。我们希望在会议中能解决，而且更希望能在会前解决，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也是世界人民与同盟国政府的希望，尤其是解放区一万万人民现在处于被进攻的状态中，更是迫切地要求停止内战。

问：贵方的建议是硬性还是有收缩性的？政治协商会议中通过的议案，对各方是否有约束性？

答：凡是建议总要经过各方协商的，因为既是协商，总要经过双方同意才能得出决议。一切决议对各方面都有约束性，包括对政府党在内。

问：（一）关于受降问题与解放区问题，中共是否仍要在会议中提出？（二）是否将改变以前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要求？

答：（一）关于受降问题，是要在停止内战的具体问题中去解决；关于解放区问题，是要在讨论全国实行地方自治问题下去解决。（二）在原则上不打算改变，也不应该改变。关于解放区问题，也和受降权问题一样，政府在原则上都曾答应过的，现在是如何讨论实施具体步骤问题。

问：会议中若果仍不能解决，那是否将有责任问题？

答：我们总希望能够解决。万一不能解决，我们主张再谈而求解决，无论如何要用政治解决，而不能用军事解决。至于责任问题，这抽象地说，就要诉之于舆论了，尤其是公正的舆论。这里我们要插一句，就是言论要自由，此刻重庆还没有言论自由。现在政治协商会议要开会了，重庆应该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这个要求诸位也定会赞成的。这里我想《新华日报》有权向诸位控诉，它没有得到像别的报纸一样的自由，目前它的发行遭受极大的阻碍，报童被捕被打，读者没有看报的自由，寄往外埠的成万份报被扣，整批报纸被撕毁焚毁。

问：中共对于实现军队国家化的程序如何？

答：这个问题有过两个方案，国民党一部分人也提有一个

方案，共计三个方案。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把抗日的军队交给这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也就使人民抗日的军队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于是政府再用请客方式，请几个人去参加政府。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也是我们所反对的。第二个方案是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这是美满的和彻底的办法。我们坚持这主张一年多，政府未赞成，现在我们仍不放弃这个主张。第三个方案是政治民主化做一些，军队国家化做一些，两者平行，逐渐达到一个民主宪法的政府。这个办法，从毛泽东同志来渝谈判到我上次返延时，仍未得到结果。虽然这个办法在原则上政府已经同意，但在作法上是要求单方面对政府有利，而在另一方面是把解放区军民权利剥夺与消灭。当然我们这次来，在谈和平建国方案问题中，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求得解决。

问：中共对政府接收东北的问题的看法如何？

答：东北是中国的东北，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去接收东北主权，这是应当的。但如何建设东北，却是内政问题，是另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 和我党对策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各局、各区党委：

由于我三个月的坚决自卫斗争，已使赫尔利在美国倒台，使杜鲁门在本月十五日发表对华政策的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要结束，并约束在华美军的行动，使不影响中国内争的过程；这就是说，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虽然美国政策在基本上仍然是扶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在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新的变动下，马歇尔即将来华，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开幕，恩来、剑英^[1]同志等已到重庆，我们准备利用杜鲁门的声明，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向国民党展开和平政治攻势，以配合解放区的自卫斗争。在此情况下，各解放区务须注意下列各项：

（一）我军应坚守阵地，对国民党军队暂时不作一切战略性的攻击及一切规模较大的进攻行动，以免国民党作为借口来进行宣传，延长中国的内战，以便我能在全国展开和平攻势及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马歇尔来华后之和平谈判。但在国民党军队来攻时则仍须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予以公布。对于日军及伪军的作战自然不受限制。

（二）关于我党代表在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提案和演说，各解放区应广为宣传响应，并用一切方法散发到国民党地区的人民中去，以便能动员全国人民及各界、各军来反对内战，要求民主。

（三）对于在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采取友善态度，避免冲突，以免反动派作为挑拨的借口。对于美国飞行员之降落我区者，应加救护，给以热情招待和宣传后送其回队。对于美国人员之进入我区者，应给以善意的招待。对于美国记者及其他外国记者之来我区者，应帮助其自由采访及报导我区的真实情况。使美国人员对我获得友好的印象，是能给美国对华政策以较进步的影响的。

中 央

亥皓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即周恩来、叶剑英。

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西满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林彪、黄克诚、李运昌并告东北局转吕、李并告程、萧、罗^{〔1〕}：

(一) 东北局亥删电，林彪亥寒电，黄克诚亥筱电均悉。

(二) 中央感觉西满尚未形成统一的领导中心，对西满全般工作尚无统一的计划与部署，一切还很混乱。又由于顽军占领北宁路，各地土匪蜂起，我集中部队过多，各种困难不能很快解决。若在此时顽军再来进攻，则我有遭受更大损失危险。为了迅速终止这些现象，并创造西满根据地，中央特决定下列各项，望迅速坚决执行之。

(甲) 加强西满分局，以李富春为书记兼西满军区政委，以黄克诚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以林彪兼西满军区司令，吕正操、李运昌为副司令。由李、黄、林、吕、李再加张平化组织西满分局常委，其他委员不变。由西满分局全权的也是负全责的统一指挥与领导哈尔滨、营口以西，哈尔滨、昂昂溪以南及热河东部地区内之一切党政军民工作。在热河东部与冀热辽分局辖区分界线及铁路管理问题，由西满分局派人携带意见到承德与程、萧、罗商定电告。吕、李立即到林、黄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处工作，组织分局机关。在吕、李未到前，由林、黄召集会议，立即部署法库、彰武及热河东部地区的工作，不必等待。

（乙）西满分局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建立西满（包括热东）根据地，统一的合编西满一切部队，保卫热河，有计划的肃清土匪，统一的筹措给养经费，划定军区、分局，建立地方党政，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锄奸增资等运动。分局对于这些任务应立即定出具体计划，召集干部会，分配部队与干部去进行，不得延误。

（丙）同意东北局意见，即由西满抽调二个至三个旅的老部队（如罗华生部）到北满东满去开辟工作。其余西满一切新老部队立即合并编制。由一个至两个老旅配两个或一个新旅编为一个纵队，然后再以一个至两个老团配两个或一个新团编为一个旅。老营与新营的配合编制亦可采用。各纵队及各旅首长的配备由分局决定电告。各部队合编后，所有仓库、武器、资财，均作统一分配，并须逐渐实现财政经济之统一收支。部队除留三个得力的旅在义县朝阳方向警戒顽军进攻外，其余分散到一定地区剿匪，建立根据地。

（三）很多部队集合一处，常易造成各个部队之间隔膜、不融洽的现象，妨害部队的合编及以后之共同作战。除号召各部队相互学习发扬长处外，应在部队中禁止一切干部和战士批评与议论另一部队的缺点和错误。关于友邻部队的缺点错误，只能善意向该部队首长反映，不准在群众中随意批评议论，而应着重于自我批评。关于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关系亦须外来干部多加切实注意。

（四）以上各项你们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中 央

亥 寄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吕正操、李富春，程子华、萧克、罗瑞卿。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东北局：

亥齐亥删电悉。同意你们的部署。但请你们注意东北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立。即在通化、延吉、宁安、东宁、密山、穆棱、佳木斯、嫩江、黑河、洮南、开鲁等地区，必须派必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够源源供给前线，有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望即指定部队和负责干部并规定办法去进行这些地区的工作，作长期打算。目前你们部队和干部集中在南满长春路附近工作是对的，因为顽军未到，我尚可在这些地区抓一把，但必须同时加强长春路两边深远后方的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在平原情况严重时有巩固的后方可以进退回旋，否则是危险的，如我在锦州在第一线被击破后，即因无巩固后方而不得不陷于混乱。将来我之主力如不能在长春路附近消灭敌人，而必须诱敌深入来消灭敌人时，则我现在必须在深远后方去开展工作，准备战场。这点你们现在必须看到，并根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据这点来部署你们现在的工作、干部和部队。你们部队和干部应该更高度的分散到内地去建立工作。看到现在，还要看到将来，看到顺利的情况，还要看到困难的情况。你们应抓住现在有利的时机以发展力量，同时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以准备将来。国民党军队大批到达东北后对于你们的困难，应充分估计到。

中 央

亥马

附一：东北局关于新作战部署 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

林陈高吕李^{〔1〕}并报中央：

我们独占东北目前已不可能，沿长春路各大城市等为国民党所接收，我在北宁线作战因主力初到已不可能阻止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之前进。因此，我们同顽军的斗争应有长期的准备，同时为了解决目前主力没有后方与扩大的阵地作依托之困难，以及加强新编兵团之作战指挥能力起见，为了使军区有力之基干部队，及县区武装，使我们既可迅速创造根据地，又有机动之野战兵团起见，我们必须迅速适当的配制力量，把主力与各新成立之兵团合并指挥单位，组成野战兵团，并成立军区基干兵团及县的武装，划分地区，统一建设施政，创造扩大的阵地，以造成我军与顽军战和之有利条件，已成为目前紧急措施。因此提出以下之部署：

（一）以黄克诚师与李运昌部合并指挥单位，担负山海关至锦州大凌河以西沿北宁线之作战，并由李、黄负责另组成一

地方性之基干兵团，以共同创造辽热边根据地。

（二）暂以梁、罗、杨^[2]三师组成一纵队，与李、黄均直接归林指挥，以吕、李组成之后方为后方，担负由大凌河以东至奉天沿北宁线之作战，并协助创造辽西根据地，此一部队将留作为作战重点转移之机动力量。

（三）邓克明旅，赵承金旅，与二十四旅直属于吕、李指挥，除参加沿北宁线作战外，首先集中力量解决新民、彰武、法库之土匪并担负掩护根据地工作之开展。

（四）最近登陆之罗舜初部（约一万四千人），将布置于沈阳以南、辽阳以西地区（包括辽阳、鞍山），与程、曾、唐^[3]部合并指挥单位，担负沈阳东北铁岭、清源线以南，沈阳以南、辽河以东广大地区，形成三面包围沈阳之局面，创造以奉安线为基线控制大块山区及中小城市之根据地，保安三旅即作为该区域之地方基干兵团。

（五）万毅部与聂、张^[4]部合并，三五九旅与周保中部合并，除留相当数量建立地方基干外，组成两个纵队（至少五个旅），统归高、陈指挥，并适当布置开展东北满之根据地（包括吉林）。

（六）萧华部（包括吴克华部）就现划定地区创造安东省大块山区根据地，并以适当的力量控制安东至普兰店之线确保各海口外，应加强海城至营口线之机动作战力量，准备向北及其东北之机动作战。

（七）北满、西满各军区之划分，地方部队之组成及作战重点之确立，请高、陈、吕、李合并具体部署并电告我。

（八）各军区必须以大力建设地方武装，并得从各野战兵团中抽出个别连队作骨干，在没有野战兵团之新开辟或偏僻地方，军区一级尤其必须设法培养出地方基干兵团，以肃清当地之成股的反动武装。

（九）以上之部署请中央指示，并望林、高、陈、吕、李提出意见，以便立即实施。

东 北 局

附二：东北局关于目前东北形势 与部署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林吕李（转陶铸）、高陈（转洛）、周张万周刘朱姜郭朱吴程唐曾舜初萧江吴彭、克诚、运昌、陈光（转梁、杨、罗、邓）^{〔5〕}并报中央：

（一）由于微妙复杂的国际关系，由于苏联受有条约之限制，由于我们尚有许多缺点，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当前任务，只是力求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力争我在东北之优势，并准备明春的大规模作战。

（二）国民党已进入北宁线，将从苏联手中接受长春沿线之城市，首先是沈阳、长春，并在这些地区取得合法地位时，群众盲目的正统观念，必愈明显，散在各地之反动武装，必纷起响应，由于东北人民错觉幻想，所造成的国民党之声势，那时当可达其最高峰。但国民党之弱点与困难颇多，在外交上，苏联依据中苏条约之权力，断不允许东北成为美蒋^{〔6〕}反苏之根据地，顽军在旅顺、大连之活动（可能还有对长春路之使用）受条约之限制；兵力不足，接济不及；同时我军在长春路四侧，已获得先机之阵地，敌顽将相当陷于孤军深入之境地；加以国民党之反动本质，与东北人民利害矛盾，并将组合万恶宪警、汉奸、特务、大肆敲诈、勒索，大抓壮丁，如在锦州地

区，群众的要求，必一个也不能解决，铁一般的事实，将迅速打破东北人民对国民党之幻想，国民党之政治影响，必从此日益下降。

（三）近三月中，我在东北之工作是有成绩的。发展了部队，发展了力量，取得了若干有利之阵地。但以干部及主力到达较迟，且不敷分配，各种工作，顾此失彼，山海关到锦州线之作战，我未能阻止顽军之前进；迄今老部队还多未补充休整，新部队或尚未整训出战力，甚至尚未整理，很不巩固；群众才在部分地区开始发动，根据地与战场才开始创造，军队纪律不好，与群众联系尚浅，派出干部尚未生根（多半于十一月下旬方到达工作岗位），而各地大批反动土匪，尚未肃清，以及东北人民盲目的浓厚的正统观念等，都成为我之缺点与困难。在山海关锦州一线，我们仅避免了被迫的作战，始终未能转入主动的有效的打击国民党之前进，以我现有之力量与阵地，纵然在苏军退走之际，仍不可能与国民党进入东北之部队进行决战。自然以国民党已到之力量，亦难与我决战。同时还必须预计到，我新组成之部队，及老部队之新成分，不仅混有大批动摇投机分子，并混有不少的奸细（国民党有计划的采取红旗政策，他们称之为挖底政策），当国民党进入长春线时，一有机会，纷纷逃亡，或有组织的叛变，不但我之政治影响将因此遂受损失，已有之部队发生相当之减员与缩小。因为我在东北是暴发户，力量阵地并不巩固，这必须作充分估计（同时亦应估计经过此一度自然淘汰与考验后，我之力量将逐渐巩固发展并精干起来）。

（四）目前我们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线两侧庞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

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准备于明春争取大规模的作战。目前对于沿长春路大城市城内的争夺作战，基本上应该放弃，但对个别大城市如哈尔滨或齐齐哈尔，如果国民党兵力不大，兵力不够分配，我军可能夺取的情况下，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对沿长春路两侧及沈阳以南之次要城市，工业燃料产地，与总的动力供给地，我应争取控制之。

（五）西满、东南满（旅大蒋顽不能进兵），为我与国民党夺取东北之主要战略与依托，如为国民党所控制，我军退出，东满、北满亦将偏促一隅，处境将极端困难。北满、东满，乃我与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所不可缺少之根据地，如被国民党控制，则西满特别是东南满将陷于孤立。另一方面，东北之交通已相当发展，经济人口已相当集中（不如欧美各国，但远较关内各省为高），如果主要铁道与大城市为国民党所有，次要铁道与中小城市为我所有，则双方优劣之势，尚待争夺。如果次要铁道与中等城市也为国民党所控制，则我将完全丧失优势，处境必甚困难。

（六）只有：

（甲）应以大部主力配置于西满、东南满外，还须抽调部分主力增强东满、北满，除现有之十八团、黄仁海部、三支队、万毅纵队及已开动之余旅外，应再由西满抽调二个或三个团兼程赶去。

（乙）一师、三师应留作策应西满或东南满作战之机动力量。

（丙）万毅部仍集中吉林附近，及时力争并控制吉林，并协同周保中造成对长春之威胁。

（丁）三师、程、曾、唐所部，仍在现地不动，控制辽阳抚顺两点，以分散性的小部队向沈阳进逼。

(戊) 北满部队应集中相当力量，相机争夺哈尔滨或齐齐哈尔。

(己) 西满部队应力争控制辽源、洮南，以便控制西满之大地区。

(庚) 散在各地之反动土匪，不仅为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之莫大障碍，且为顽敌之有力别动队，务须用尽一切方法迅速肃清之，以孤立顽军。

(辛) 不稳之部队，应迅速作适当处置，应切实保证已有武器能完全掌握，而不至丧失资敌。

(壬) 各主力兵团，除执行上述部署外，应接洽以一团或一旅为单位，参加做发动群众工作，并求得休整自己。

东 北 局

亥删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林彪、陈云、高岗、吕正操、李富春。

〔2〕指梁兴初、罗华生、杨国夫。

〔3〕指程世才、曾克林、唐凯。

〔4〕指聂鹤亭、张秀山。

〔5〕指林彪、吕正操、李富春，高岗、陈云，张闻天，周保中、张启龙、万毅、周赤萍、刘转连、朱瑞、姜信泰、郭峰、朱军、吴溉之、程世才、唐凯、曾克林、罗舜初、萧华、江华、吴克华、彭嘉庆，黄克诚、李运昌，梁兴初、杨国夫、罗华生、邓华。

〔6〕指蒋介石。

刘少奇关于应以主要 力量建立东、西、北满根据地 给彭真的电报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彭真同志：

（一）毛主席因疲劳过度，已休息一个多月，现仍在休养中。

（二）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是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姿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着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你们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没有友方^{〔1〕}的直接帮助，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夺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友方如肯帮助我可不费大力即可得到大城市）。在东北今天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保持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在友方必须执行条约的情况下，你们只有这样作才是稳当的、没有危险

的、不会陷于被动的。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

（三）我提议你们应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那些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背靠苏联、外蒙，而把双手伸到三大城市附近去尽量抓一把。如此，我可随时缩手，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你应了解，主力从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气是高涨的。而主力在紧张情况下从城市撤走，是困难的，必将引起混乱。你们应趁顽军尚未到达时，将主力从容移至安全地带，好好在冬季进行几个月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你们务必在今冬能建立几个可靠的根据地，明春才有办法应付。黄克诚及梁、罗^{〔2〕}等部，亦须迅速分散到全西满各地，才能过活。否则，严冬一到，即是分散与剿匪亦难进行，冬季工作将不能获得很好结果。以上意见，请你考虑。如你同意的话，请向东北局提议迅速适当的改变若干部署。

刘 少 奇

亥敬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苏联方面。

〔2〕指梁兴初、罗舜初。

中共代表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 致国民党政府代表的三项提议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鉴于前次会谈，双方关于停止内战的条件之争执，迄无结果，故中共代表于此次会议开始，特向政府方面，先行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办法三项，以副国内外人士殷切之望，以利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

（一）双方应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

（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

（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战事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

根据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中原军战略 转移方向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刘邓、陈饶、张邓粟并告郑李^{〔1〕}：

（一）五师部队自与王戴、王王^{〔2〕}会合后在鄂豫边的行动，已发生很大战略作用。但原根据地大部丧失，新开辟地区尚未巩固，敌之五、六战区即以强大兵力向其进攻，蒋介石有限期肃清该处我军之命令，我军因在新地区作战不惯，有四次战斗未能大量消灭敌人，不能阻止顽军进攻，而给养已陷入无法解决之状态。因此，中央同意五师主力即作战略上之转移，只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部队坚持原来根据地。

（二）五师主力转移或向东到新四军，或向北到冀鲁豫。据华中电，桂军尚有两师在大别山，另一部已向淮南路及向津浦路之定远一带进攻。五师向东转移较困难，建议向北经水东到冀鲁豫。但向北路线情况亦不明，渡过黄河的困难不知能否克服，望郑李及刘邓迅速查明电告并告五师。关于五师向东或向北转移问题，由郑李自己考虑决定。王戴电台应即与刘邓通报。

（三）五师向东，华中部队须作有力而负责之接引与配合，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向北则需刘邓作有力负责之接引与配合，望华中与刘邓提出意见。

中 央

亥俭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

注 释

〔1〕指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饶漱石，张鼎承、邓子恢、粟裕，郑位三、李先念。

〔2〕指王树声、戴季英，王震、王首道。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毛 泽 东

（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二）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

（三）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

^{*}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

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最近热河省委的发动群众斗争的指示，可以应用于东北。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

（四）我党现时在东北有一项主观上的困难。这就是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干部对于不能占领大城市表示不满，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表示不耐烦。这些情况，都是同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相矛盾的。必须反复教育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应向干部说明，即使大城市和交通线归于国民党，东北形势对于我们仍然是有利的。只要我们能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够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必须告诉干部，对于国民党势力切不可估计太低，也不可以为国民党将向东满和

北满进攻，因而产生不耐烦作艰苦工作的情绪。这样说明时，当然不要使干部觉得国民党势力大得了不得，国民党的进攻是不能粉碎的。应当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这就给我党以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但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正向热辽边境进攻，如果没有受到打击，他们不久即将向东满和北满进攻。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五）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 and 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一切军队，均须有确定的地区和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六）此次我军十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余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一九四六年决不可空过，全东北必须立即计划此事。

（七）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因此，我党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应当充分注意。鉴于抗战初期我党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注意不

够，此次东北党组织除注意国民党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外，还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鄂豫皖地区斗争 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郑李并中原局：

（一）莫斯科三国会议对中国问题已有决议，国民政府一切各级机构必须广泛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并停止中国内战。我党在重庆已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建议，取得了中外各方同情，国民党亦只拖延而不好加以拒绝。估计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只是具体实现和平还有许多曲折。因此我们在鄂豫皖多年奋斗所创造的成绩，必须保持，也可能保持，以便在和平实现时能争取我在豫鄂皖地区一定的地位。目前因为各种困难，你们主力之一部应该转移，但必须留有力之一部（能作分散游击战争者）在各根据地坚持，李先念同志最好还是留下，万不可全部开走，只要我能坚持下去（时间可能也不会很长），就不独能增强我在谈判中的地位，而且可能争取到我在将来湖北、河南、安徽政府中的某种地位。望你们根据这种考虑来布置你们的工作，并将布置电告。

（二）你们部队转移，是否以分作两三股分路转移为好，还是集中作一次转移为好，请你们根据情况决定。

中 央

亥艳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美英苏外长 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协议的谈话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关于莫斯科三强外长会议公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言人今日谈称：三强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中所达到的协议，对于建立巩固与持久的和平，开创了新的局面，值得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热烈欢迎。中国人民尤其欢迎关于远东方面各项问题的协议，包括建立远东委员会及对日委员会，建立朝鲜临时民主政府及在中国问题上的协议。这些协议，对根绝日本侵略势力的死灰复燃及巩固远东和平是有重大意义的。

外长会议中，关于中国的决议，发言人指出：这是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的。这便是：（一）中国一定要是团结的和民主的中国；（二）国民政府必须改组，必须广泛地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三）中国的内战必须停止；（四）列强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外国军队在最短期内撤离中国。

发言人最后指出：国民党发言人对三强会议关于中国的协议表示抗拒式的沉默是值得注意的。中国共产党愿乘三强外长会议公报发表的机会，再度向中国国民党呼吁，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与三强对中国所一致表示的愿望的基础上，迅速以政治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一切争论，以求实现团结与民主，首先是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并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来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吸收一切民主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希望国民党当局盱衡世界大势，迅下决心，抛弃武力解决的意图，诚意地以和平友谊的态度和国内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商决一切国家大计。

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
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集中全力放手发动 群众给东北局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运昌、程子华：

亥迴关于群众工作指示，很好，望切实督促全党全军迅速贯彻执行。如果你们在今冬明春能发动东北广大深刻的群众运动，如像大革命时南方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那样，又有十余万主力部队二十万地方部队与之配合，那你们就不独能够在东北站住脚，而且能争取对国民党的优势。否则你们在东北的地位就将是很危险的。望你们抓住这一决定的环节，集中全力，加以解决，你们就取得了第一个决战的胜利。你们必须放手发动东北伟大的群众运动，不要害怕过左而束缚自己手脚。我们军队不论到任何地方，必须帮助群众剿匪，帮助群众反对汉奸、特务及进行减租、增资，群众才不会讨厌军队。任何军队都必须用心进行群众工作，即新军队亦必在群众工作中才能巩固起来。东北各地发动群众的具体情况望经常电告，中央很关心这一工作进行的情况和程度。

中 央

亥世

^{*} 这个指示是刘少奇起草的。

附：东北局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为了在东北建立我党巩固的根据地，确立我对国民党之优势，以便与国民党进行持久的斗争，各级党与军队必须不失时机、雷厉风行的进行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整训部队、改造政权、组织生产、建设后方等项大工作。

（二）在目前东北情况下，发动群众与整军剿匪，已成彼此不可分离的连带任务。凡是群众尚未发动、股匪尚未肃清、而军队纪律又不好的地方，则群众阶级意识仍极模糊，正统观念仍极浓厚，甚至对于我军与反对股匪之斗争，亦采取观望态度，反之则群众的正统观念即逐渐打破，并逐渐亲共党，我党各种困难，亦因而较易解决。故争取群众，发动群众，乃各项工作中决定的一环。它作的不好，其他一切工作便都不可能作好，我党在东北便不可能取得公开。

（三）现在各地发动群众的初步经验证明：反对汉奸、特务、警探的控告与清账运动，仍然是最容易发动群众的口号（有土匪的地方，必须打土匪，并组织人民防匪）。有的地方一两个星期即可把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因群众是在怨望中，有的是以反贪污、索欠薪、要求救济金、退职金等开始，有的是以反对把头剥削，反对克扣储金等开始，在乡村中则多是控告或反贪污算账开始，只要工作人员一到群众中去，选定一、二个群众痛恨之汉奸、特务分子，发动群众，采取召开群众会议，揭发其罪恶，清算其账目（伪组织头子不贪污者甚少），往往立刻引起群众的愤恨，只要一使群众惩治汉奸、特务，退出赃

款，得到实际的经济或政治利益之后，一倍十，十倍百的运动，即会很快的开展起来。

（四）控告、算账、反贪污运动中，不仅劳苦人民是积极的，连富农与伪满时代在野的地主士绅亦多参加。所反对的仅系少数最凶恶的汉奸、特务分子或警察（这些是今天国民党在东北与我进行斗争的主要依靠），往往可以很快的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很快的可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间接给国民党以严重打击。这一运动能够充分的利用并发扬东北人民十四年来所蓄积的怒火怨气、民族义愤，能够和阶级斗争与反汉奸的民族斗争之中使二者密切结合起来，很适合于目前东北人民的政治状况和我之斗争需要。

（五）农民控告（伸冤报仇）、算账运动，一展开，很快即转入土地问题，如没收汉奸土地（有的农民问汉奸土地分不分），收回强占土地，改先缴租为后缴租，反对增租，要求减租等（个别的地方因为地主要增租或强改租，减租问题一开始即成为发动群众之有力口号）。各地情况复杂，应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之。但总的原则，是坚决的站在农民方面，赞助农民的要求，放胆的援助农民大翻身，让群众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但不要恩赐，不要代替农民斗争，要农民自己起来斗争。但同时必须注意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不要不必要的过多树立敌人，使自己陷于孤立。因此运动一开始的一个时期，先进行反对敌伪残余势力的控告、算账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反对汉奸特务，打击敌伪残余势力，先解决汉奸土地及敌伪强占土地问题，然后再适时的转为普遍减租运动，是有利的（也要按各地具体情况决定）。但也只有普遍求得实行了减租（已缴的退回），才能使农民真正认识并拥护我们。至于日本人，现在已不是东北的统治者，但他们在某

些部队与地区中，都仍有着传统的优越地位，群众一起来之后，应该附带的让群众自己动手来彻底打破它，使中国人民从被压迫地位翻上来，成为主人。但同时应坚决联合日本人民，反对法西斯分子的方针，不要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倒一切。

（六）在东北，敌伪有一套完整的法西斯国家机构，现在除日、伪军已被缴械外，这付机构的其他部分并未彻底粉碎。同时敌人法西斯统治与奴化教育，曾把东北人民制服成奴隶，并造成了敌伪的旧秩序，顽敌正用一切手段企图继承这付旧机构，维持这种秩序，我们必须彻底的发动群众粉碎它，才能另建立人民的民主新秩序，即建设民主政权，不然东北人民是不可能翻身的。因此在我军所辖之区（红军驻扎区应服从其行政），必须放手的大胆的发动群众起来造反，使人民群众为所欲为，有领导的有目的的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窃国汉奸、特务，实行报复，打掉一切压迫者的威风，这样人民才能大翻身，并成为自觉的主人翁。

（七）在干部、部队不够分配的情况下，尤其不应延期使用自己的力量，应采取重点主义。在一个区域，应选择可能作为巩固后方的地区，和容易影响其他县、区、乡的县、区或村庄，集中干部与力量首先突破，先建立后方，或取得经验，并推动其他县、区、乡的工作。同时基本群众在尚未起来之前，多半畏缩怕事，而游民分子则顾虑较少，因此在开始发动群众的时候，在地方工作中，除抓紧培养群众中之积极分子外，应大胆的使用那些敢于向汉奸、特务挑战，敢于向土豪、恶霸发难的游民分子，这在开始发动群众的领导上有很大的作用。但同时要注意防止其为非作恶，扰害群众的消极作用，及时给以纪律与教育。但在群众运动中，特别是工人农民生活改善的斗争中，应注意吸收积极分子，个别的慎重的介绍其入党，并注

意健全群众组织，使真正的群众中积极分子成为这些组织的骨干，并不断的培植教育他们。

东 北 局

亥迴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刊印。